路之明光

週報

第三十一期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日出版

紅旗週報 三十一期

目錄

革命的民族戰爭怎樣才能夠勝利？
規定口號的藝術
談談工廠小報和羣衆報紙
一九三一年職工運動的總結
從馬占山到蔡廷楷
蓬勃勃的中國蘇維埃運動
蓬一、湘鄂蘇區省委報告
二、湘贛蘇區土地和商業累進稅暫行征收條例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

革命的民族戰爭怎麼樣才能夠勝利？

中國的革命兵士羣衆在上海和日本帝國主義打仗，已經打了一個多月了。中國的軍隊每天都打勝仗。這難道是國民黨軍閥指導得好？不錯，國民黨軍閥蔡廷楷光鼎等，到如今還霸占着上海軍隊的指揮機關。但是，他們幷不想打勝仗，他們而且存心要打敗仗，國民黨在這次對日戰爭裏面抱定了一個失敗主義的宗旨。事實上的證據多得很：

第一，國民黨軍閥禁止兵士羣衆衝過租界去消滅日本的軍事根據地。他們已經屢次下命令叫衝過租界的兵隊退回來。因此，打了一個月的勝仗，永久是個『我軍保持原有陣線』。

第二，國民黨軍閥是故意保存敵軍的根據地，是故意讓敵軍天天可以從密布在中國的兵士，來轟炸中國的勞動民衆。他們故意讓日本的援軍可以安安穩穩的一批一批在租界登岸，來打敗中國的兵隊。

第三，國民黨軍閥屢次接受英國等的所謂調停的條件。第一次是二月三十一日到三天休戰，他們當時表示同意於設立上海中立區，請國際帝國主義來共管。這三天中間，他們是讓日本的海軍陸戰隊整理好了隊伍再來進攻。第二次是他們接受法國

總領事的提議，說是休戰半天，以便救濟難民。而事實上難民只救濟出幾百人，而那天正是大批的日本陸軍趁此安全的上岸。第三次是最近二月底他們又接受英國示同意於華軍撤退十里而停戰的條件。每次的妥協表示，都是故意讓日本軍充，安排陣線，再來進攻。這樣，一直到打敗中國爲止！

第四，國民黨軍閥唯恐怕自己的兵士墜衆不打敗所以，事實上完全禁止民衆義勇軍去幫助兵士作戰，而且天天解散義勇軍，勇軍的工人和革命學生，吞沒民衆捐助給兵士的捐款物品。甚至於像胡漢民居然公開的出來主張命令解散全國一切義勇軍。

第五，國民黨軍閥尤其注意的是所謂勦滅『共匪』——紅軍。他們是唯恐怕中國勞動民衆自己的軍隊——紅軍打到上海，武漢，滿洲……，直接去驅逐日本軍隊，驅逐一切帝國主義的力量。

國民黨軍閥現在存心要打敗的指揮看上海的反日戰爭。既然打仗，又存心要打敗仗，這不是奇怪之至嗎？一點也沒有什麼奇怪！

國民黨的國民政府原本是絕對不要打仗的，他早就叫上海市政府接受日件，答應完全禁止抗日運動。國民黨軍閥蔡廷楷蔣光鼐等也是不要打日本的一切條漢民孫科和汪精衛蔣介石爭奪中央政權，只因爲他們自己怕顧祝同的蔣派軍隊來奪他們

上海的地盤，所以才假裝着抗日。上海的戰爭原本是兵士羣衆不肯接受退却的命令而發動起來的，原本是勞苦民衆的熱烈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發動起來的。等到戰爭成了已經事實，汪精衛將介石方才說什麼『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胡漢民孫科，方才主張什麼『收復失地，全國抵抗』；蔣光鼐蔡廷楷方才勉强指揮作戰，說什麼：『日本一日不罷兵……中國卽抵抗一日』。

國民黨的詭計是：上海戰事既然已經爆發，就借此利用兵士和民衆的性命，自己出來冒名頂替的騙得一個『愛國英雄』的名頭，好來欺騙革命的兵士，維持住自己對於這些兵士的指揮權，而同時利用這種指揮權而實行狡猾的秘密的失敗主義的陰謀。國民黨的打算，是想用這種種計策，弄到了一個失敗的局面，然後出來說：——並非我們不抵抗，而是抵抗失敗了，現在只好『暫時』忍痛妥協，禁止抗日反帝運動，從此『臥薪嘗膽，靜悄悄準備報仇罷』。這樣，他們的賣國計劃便可以更進一步實行了！

所以，反日戰爭的軍隊的指揮權還在國民黨手裏的時候，這個戰爭的眞正勝利是絕對不可能的。而且一定要失敗的。現在上海每天打的勝仗，不是國民黨軍閥的功勞，而是兵士羣衆的勇敢，勞苦民衆熱烈的擁護。而且正因爲國民黨軍閥還霸占着軍隊的指揮權，所以這些『勝仗』都還只是半吊子的勝仗。眞正的勝仗一定要能夠完全打退日本軍隊，一切中國的領土。而且要完全取消日本帝國

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一切不平等條約……。現在的國民黨怎樣呢？汪精衛蔣介石說：一面交涉起來，只要日本軍隊不再開炮，只要日本軍隊不再開炮，中國軍隊也可以退十華里，就可以休戰』。蔡廷楷等也說：『只要日本罷兵，中國抵抗』！

因此，中國的革命的民族戰爭要能夠勝利，就必須：

㈠上海的一切兵士立刻不顧國民黨長官的命令，追打日本軍隊，一直要打去，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根據地；兵士羣衆要一致起來反對退却，反對停戰，反對『中立區』，反對把上海交給任何帝國主義。

㈡一切民衆都要一致起來反對國民黨的壓迫，自動啓封革命的團體，大批的武裝工人和一切勞苦羣衆，組織民衆義勇軍和游擊隊，和兵士羣衆共同去打日本軍隊，并且保護自己的團體。

㈢革命的兵士立刻組織起每一營每一連每一戰壕的兵士委員會，審查長官監視陰謀破壞進攻計劃的長官，并且逮捕他們，自己直接接受民衆的捐款和慰勞品，自己直接來分配這些捐款和物品，並且加入民衆的革命團體。

㈣民衆義勇軍——武裝的工人農民店員……和革命的兵士委員會，立刻共同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來領導這個革命的民族戰爭。

㈤革命軍事委員會立刻沒收一切日本帝國主義的銀行，工廠，商店和交通工具，拿來供給革命的民族戰爭的應用。并且用同樣的辦法對付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其他帝國主義。

㈥革命軍事委員會立刻騰出一切公共屋給失業工人和難民災民居住；沒收一切日本帝國主義的房產交給工人和災民的團體；革命軍事委員會要大批的徵發大資本家大商人的糧食衣被分配給失業工人和難民災民，要沒收一切帝國主義走狗和投機的資本家的財產；革命軍事委員會立刻宣佈八小時工作制和社會的勞動保險，改良失業工人的生活，革命軍事委員會宣佈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貧苦的農民羣衆

㈦革命軍事委員會，用臨時政權的資格，召集工農兵以及一切勞動民衆的代表會議就是正式的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就把政權移交給他。

這樣，不但在上海，而且在全國行動起來，然後才能夠打勝日本帝國主義，以至於驅逐一切帝國主義的勢力，因爲這樣方才有眞正的決心推翻帝國主義的勞動民衆自己的政權來領導這個革命的民族戰爭。

這樣，革命的民族戰爭之中，才能夠從勞動民衆的義勇軍，產生出强有力的工農紅軍出來，他們和現在內地各省的紅軍，將要共同組織眞正打勝日

本帝國主義的中心力量。他們像蘇聯一九一八——二〇年的時候一樣，不但能夠打勝日本，並且能夠打勝六七國，甚至於十四國帝國主義的聯軍。中國的解放完全要靠民衆和兵士自己的組織和鬥爭，完全要靠勞動羣衆自己的武裝力量——紅軍。

因此，革命的民族戰爭要打勝，就必須推翻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閥和政府。假使沒有國民黨的壓迫和屠殺，江西湖北的紅軍早就可以在武漢，在上海來打日本帝國主義了，安徽山西陝西的紅軍，早就可以打到滿洲去驅逐日本軍隊了。假使沒有國民黨的壓迫和屠殺，上海的工人和兵士，青島，天津，汕頭……的工人民衆和兵士，滿洲的工人民衆和兵士，早就可以組織義勇軍和紅軍，去打掉日本帝國主義了。而國民黨現在正在更加出力的替日本和列强帝國主義『剿伐』紅軍，屠殺民衆……，而且還假裝着『抵抗』，來欺騙民衆和兵士，霸占住軍隊的指揮權，以便他們製造一個失敗的局面，好借日本和列强的槍砲更加屠殺一般中國民衆和兵士，使他們可以安安穩穩的把中國雙手奉送給列强和日本瓜分！

革命的民族戰爭要勝利，就只有推翻國民黨的統治！

三月一日

規定口號的藝術

華岡

口號是甚麼？口號就是某種豐任或目的之簡明的[illegible]語。

一切羣衆鬥爭之時，口號占着極重要的地位。『戰爭或個別的戰鬥之末，往往僅只這一標明戰爭目的的命令足以決定這次戰爭的成敗，因爲這種命令是振作兵士的精神，統率全軍戰士等的方法。政治鬥爭，如果能很正確的標明戰爭的目的，便在軍隊之中，這種標語人人都知道，那及於幾萬幾千萬各有各的要求和需要的人民』（斯達林）。既然如此，可見一種口號的作的提出與規定，對於羣衆鬥爭的勝敗，顯然是極大的關鍵。口號一有錯誤或不及時轉變，往往會使羣衆失去鬥爭目標或混淆鬥爭的內容，使鬥爭發生危險，或竟因此成爲致命之傷。因此，規定口號的藝術，實可說是我們領導羣衆藝術之主要前提。最近我們在宣傳鼓動工作的檢閱中，發見我們在這一方面實在還有不少的缺陷，根據我們最近的一些實際經驗，對於規定口號的問題，加以必要的研究，綜合出重要的教訓以教育我們自己及羣衆，這對於轉變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加强我們對於羣衆鬥爭的領導，一定有很重要的幫助。底下我們即按照問題的主旨脈絡，分爲幾個要點來說明：

第一、口號對於羣衆鬥爭既然有如此重大的作用，所以我們要定出口號來，必定要很謹愼的研究總的形勢，很明確的估計當時的職任及目的，否則，如果祇憑我們主觀的想像或根據一些不盡不實之報告，便冒冒失失來規定各種口號，結果往往鬧成笑話，猶其餘事，有時甚至因此造成種種惡果，不但不能動員羣衆，而且脫離羣衆，斷送羣衆鬥

爭。對此最明顯最殘酷之教訓，莫如四川黨部對於反日運動之錯誤領導。他們最初對於反日運動是採取『左』傾關門政策，甚至武斷地說『反日運動是落後羣衆意識之表現』。因此對於民衆自發的各種反日鬥爭，完全旁觀漠視。當雙十節成都舉行雖還在國民黨控制御用之下而確有羣衆參加的反日市民大會時，我們四川黨部却決定同時同地另外舉行所謂反帝飛行集會與之對抗，而不積極動員廣大羣衆去參加反日市民大會，去轉變反日市民大會到我們領導之下來。結果自己的飛行集會流產，而派去參加市民大會的少數幾個同志，因爲只在大會上單純地高喊一些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蘇維埃萬歲的根本政治口號，反被他們當作『亡國奴』趕出來，這是標本式的以『左』傾關門主義掩蓋着對反日運動的機會主義的消極！後來四川黨部覺察到自己這種消極態度的錯誤，但是一轉却又轉到極右。而且反革命的去號召『援馬反日』運動，把我們自己的革命主張完全放棄，這種可悲的事實居然在共產黨中發見，不能不使我們嚴重警惕的了！又如不久以前，上海滬西申新第一紗廠的一次工人鬥爭中，在開始決定鬥爭口號時，區委同志中竟有人提出二十二條要求，結果被工人一致反對，於是這位『同志』一時『心血來潮』，立刻改變策略，主張先只提三個口號（在工廠中組織反日會，要求廠方發給辦公費及反日會職員請假不扣工資）去『試試』工人，看工人是否跟着我們走，結果因爲沒有抓住工人切身要求去發動羣衆，自然無從取得勝利，這種希奇古怪的所謂口號『試試』論，很

明顯的也是根本不了解從『謹愼的研究客觀形勢，明確的估計當時的職任及目的』來正確規定口號的重大意義。從上面所舉兩個可悲的事實中，可以給予我們許多重大的教訓，我們應該堅決克服這種錯誤，細心的去體會羣衆的迫切要求，去感覺『國內全部政治生命脈搏的跳動，尤其是廣大無產階級的運動與情緒』（列甯），從這種體會上與感覺上提出能夠動員羣衆的要求與口號。

第二、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因此，我們提出與規定各種口號，不僅要謹愼的研究客觀形勢，而且處處要從無產階級的觀點出發。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我們共產黨都應該保持自己工人階級先鋒的獨立的政治面目，就和那最急進的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面目也須劃分清楚，當我們審定口號的時候，無論這個口號關及全國或部分羣衆，我們都必須嚴格的檢別它的階級性，切不可以再像阿喬同志那樣，居然把資產階級的『抵制日貨』的口號看爲我們共產黨的基本口號。又如過去在江蘇省委宣傳部做工作的張高生夏之西同志，竟在省委宣傳品上提出『反對蔣介石包辦國民會議』，『反對羣固一黨專政的約法』，『反對南京政府的賣國外交』等口號，與最近上反同志提出『反對國民黨設立政治分會』的口號，很明顯都是離開無產階級觀點的口號，結果都必然要做改組派第三黨取消派等資產階級的俘虜。此外，前面所舉四川黨部在反日運動中提出『援馬反日』的實例與最近上海民反報紙把我們的『召集工農兵及一切革命民衆代表會議』的口

號修改成爲『召集工農商學兵代表會議』的口號，也無疑的是根本錯誤的。

第三、具體的口號必須在具體的環境中提出來，而不應死死守着一些空洞的原則。例如去年『九一八』滿洲事變發生時，滿洲省委的決議和宣言中竟沒有一個反日的單獨口號，以指示出羣衆憤激反日的出路。他們僅僅提了這樣兩個口號：一個是『反對帝國主義佔據滿洲』（決議案與宣言都如此寫，不能是筆誤），另一個是『驅逐日本與一切帝國主義佔據滿洲』的口號抽象化了，後一個在滿洲也不比『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海陸空軍出境』更容易動員羣衆。我們在反日運動中固然不容許對其他帝國主義發生幻想，或忽略了反對其他帝國主義，但滿洲事件的中心，總應以反日爲第一位，那有因恐懼羣衆忽略其他帝國主義，就連一個反日的單獨口號都沒有的道理!?這一經驗特別是在工廠，兵營，農村，與學校中決定具體的鬥爭網領時，應當嚴重注意；當我們提出與規定這種具體鬥爭口號時，必須切實細心考察，體會並抓緊自己環境的具體條件，只有依據這種具體條件才能提出能夠動員羣衆的要求和口號，去爭取鬥爭的勝利，要極力避免現在有些地方黨部提些空空洞洞到處通用的口號來空談鬪爭的毛病。

第四、口號不但應當明顯，應當是指示職任範圍中的整個兒的標語，而且應當要在

適當的時機發出。不可過早，過早了羣衆不能接受或驚疑甚至將羣衆嚇退（左派幼稚病）。不可過遲，過遲則時機一過羣衆的氣勢即不免低落潰散或羣衆自動亂幹每易遭失敗（尾巴主義）例如現在上海反日鬥爭中，我們有些同志不願意執行堅苦的宣傳羣衆的工作，而立刻提出『準備上海第四次暴動』與『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前一個口號在滬西區委有同志這樣主張，後一個口號是在江蘇省委二月三日所發宣言上發見的）的口號作爲黨行動口號，就很明顯犯了過早的錯誤。但如果當此日本帝國主義橫暴估領上海，野蠻屠殺中國民衆，國民黨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更加殘暴，民衆反日反帝反國民黨情緒十分高漲之時，我們還不勇敢及時提出『民衆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革命兵士與民衆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等中心口號去動員羣衆，則無疑的就要成爲廣大羣衆之尾巴。斯達林同志在一篇著名的論文『因勝利衝昏了頭腦』中曾說：『領導的藝術，這是一件嚴重的事情，不能落在運動的後面，因爲落後就成爲尾巴，但也不能跑前，因爲跑前，就要脫離羣衆。誰要領導運動而同時又要同千百萬羣衆保持聯系，那他就應該做兩條線的鬥爭，反對落後的與反對跑前的』這在口號的藝術上，也就應當反對過早或過遲，而銳敏的抓住適當的時機發出，因爲只有這樣才能領導羣衆而同時又和千百萬羣衆保持聯系。

第五、口號的性質有宣傳的口號，吹動的口號，行動的口號，最後就變成指令。如果黨所定出來的口號，是關及整個兒的時代的，換言之，這種口號是爲實現戰術職任的，那麼，這種口號便帶着宣傳口號的性質，例如現在時期我黨所提『土地國有』『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武裝擁護蘇聯』等口號，都是這種性質。到了實現這些口號的時機已經成熟，征取廣大的羣衆到這些口號之下並組織他們預備去實現這些口號時，那末，這些口號就變成鼓動口號也就進到『行動口號』的性質。再進到運用實力，推動羣衆直接行動實現上述職任時，於是這些口號，就變成當時的實際指令了！有很多人不懂得這種口號性質的區別，所以往往將各種口號相混，或者將口號與指令相混，所以常常發生强迫羣衆鬥爭與落後，做尾巴的現象。再則，口號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可以隨着鬥爭的發展，從這一口號轉變到那個口號。有時，往往某一個口號在昨天還是正確，而到今天因爲政治環境與歷史條件已經變更，而『突然』失去其意義，這樣的事實在歷史上也屢見不鮮的，例如在俄國二月革命後，『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請參看中央『十月革命十四週年紀念提綱』）。在鬥爭的過程之中，有的時候還會造成這樣的形勢，即：『逼得黨非在二十四小時

內取消或變更已經決定的及已經成熟的口號（或指令）不可，以求避免敵人的陷阱；或者呢，暫時延宕指令的執行，以待較適宜的時機』。（斯達林）例如當一九一七年七月示威運動失敗後，俄國共產黨就曾暫時的取消『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因爲蘇維埃已經投降了反革命之故。又譬如一九二七年二月間上海第二次暴動雖然已經發動，但卒因北伐軍隊暫停進攻上海，使總罷工與革命軍事行動缺乏銜接，亦曾暫時延宕暴動指令的執行。

黨又應聯系政治的與經濟的口號，使羣衆日常經濟要求的鬥爭聯系着黨的政治口號，但是這種聯系却不是機械式的，一方面我們應該使經濟鬥爭轉變爲政治鬥爭，另一方面政治罷工中，我們仍應提出接近一般工人階層的，一直到最落後的工人羣衆生活的，一直到最落後的工人羣衆生活的，一直到最落後的工人羣衆生活

同志尤其是擔任宣傳鼓動工作的同志都能夠隨時注意研究，不管整個的與部分的經驗都可寫出來『宣傳者』發表。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談談工廠小報和羣衆報紙

范亢

工廠小報是宣傳最廣泛的羣衆的工具。雖然這一定只是一個工廠的報紙，而且現在還大半只能夠用牆報的形式，可是，這是最能夠接近到最廣泛的工廠裏的每一個工人的報紙。所以工廠小報實是黨和工會的很重要的工作。

第一，工廠小報用什麼話來寫呢　用羣衆日頭上講的普通話來寫呢，還是用智識份子的新式『白話』——不成其爲白話的白話來寫呢？答案是很清楚的。可是，現在一般同志差不多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簡直沒有想到有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必須糾正這種錯誤。一定要用口頭讀出來普通工人可以懂得的話來寫。工人之中有很多是不識字的，識字的也很不容易懂得那種封建餘孽的半文不白的白話。而且，他們大半不能夠懂得比較複雜的眞正白話的句頭和字眼。因此，如果用那種新式白話寫工廠小報，那就等於用英文寫了工廠小報去貼在法國巴黎的工廠裏的。必須用眞正的白話，而且是淺近的白話，每一次用到新名詞一定要順便的解釋；句法要簡單，明瞭，短俏，代名詞要確

切，清楚，如果不能夠，那麼，寧可多用幾次名詞；縮短語越少用越好等等……這雖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却是第一個問題，最先決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工廠小報的內容即使好到萬分，仍舊和極廣大的羣衆不相干。

第二，工廠小報必須着重在具體的切實的絕對不誇大不吹牛的消息。工廠小報首先要能夠領導起工人羣衆的經濟鬥爭。因此，單有口號的宣傳是不夠的，尤其是一般口號的宣傳，例如扣工錢，增加夜班時間，扣除工房的房錢，罰金，挨打，挨罵……關於工廠的『事件』，例如減少工錢，……總之工廠管理處的每一個舉動，都要正確的迅速的記載到工廠小報上去。不但如此，關於政治的消息，也要簡明清楚的敍述。首先要注意的是：工廠小報要提出關於本工廠最切身的政治問題，這是不夠的，要經過工廠小報，領導羣衆去注意當地的市政問題（例如上海的租界的西董華董，納稅會等等），去注意這一區域的政治問題（例如上海浦東的什麼保衛團，什麼自來水，什麼房捐等等……）。這裏，有許多直接關涉到讀者本身的日常生活的。這裏，應當準備羣衆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認識和力量。將來的區蘇維埃的政權機關，假使沒有這種準備，是不能夠切實組織起來的。總之，工廠小報要會經過正確的記載客觀的具體事實，去鼓動羣衆起來鬥爭。

第三，工廠小報要根據黨的政策，運用這些具體的事實，去動員羣衆，這就是要登載簡單明瞭的論文。有了具體的事實記載之後，這些論文的力量將要增加十倍二十倍。這些論文應當是最通俗的，根據工廠裏工人讀者所知道的事實，去解釋黨的政治鬥爭和的指出這一工廠的工人可以怎麼樣怎麼樣去實行這些口號。所有這些，都是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裏面所必須的宣傳方法。而且工廠小報要想能夠執行自己的組織羣衆的責任，還必須迅速的反映這一工廠的每一件事變。這是要支部幹事會負責的，不能夠等待區委省委，而自己消極的做旁觀者。譬如說，昨天晚上某一個工人或者女工受着了打罵或者侮辱，那麼，今天就要有這個消息揭露，今天就要有評論的文章，具體的而不是籠統的指示全廠工人應當幹些什麼，應當怎樣保護自己的權利，這樣去動員羣衆的鬬爭。

第四，工廠小報要組織自己的訪員，自己的通信員。最好要在工廠的每一個部門（例如細紗間，粗紗間），在這一工廠的工人住宅的每一個區域（例如一個街堂，一個胡同），都有自己的訪員，要他們能夠按時的報告當地的一切事變，要他們學習着自己寫消息，寫簡短的文章。工廠小報的編輯委員會要在自己的訪員通信員之中做有系統的教育工作，逐漸的擴大他們的組織。工廠小報的編輯委員會要吸收非黨的工人參加，要討論而共同決定對於每次事變的態度和政策，而寫成功指導羣衆的社論。然後指導自己的訪員和通信員根據這篇社

論，到工廠的各部門去，到工人住宅的各區域去，——發展羣衆之中的討論，反映羣衆的意見。對於羣衆的意見，要會正確的批評，給他們相當的教育。單純的咒罵落後羣衆的『消極』，甚至於『工賊』等等，是不容許的。對於工賊走狗的暴露和攻擊，必須要使最落後的羣衆也看得見工賊的眞面目。

第五，講到羣衆報紙，只要有正確的策略，必須要使最落後的羣衆也看得見工賊的眞面目。

擴大到整個城市；以至於全國。暫時，全國性質的羣衆報紙是很難發行。羣衆報歷？不是上海流行的小報，而要是眞正勞動羣衆讀得懂；聽得懂的報紙。暫時，紙在白色恐怖之下，要求公開的存在，必須有一種所謂『灰色性質』。但是，這遮蓋住我們的政治立場。固然公開發行的羣衆報紙，比工廠小報更加要留的檢查和注意。而實際上這種報紙發行的可能決不是沒有的。可惜的是：九一八多革命的公開發行的刊物（雜誌，或者小報），都是給智識份子看的。我們必須把範圍給羣衆看的報紙，至少，首先在上海要開始這個工作。不久以前，有一種革命報紙是甚備給羣衆看的，而且是每天出版的『號外』，可是，這個報上，居然會發現『某某號』的標題。這種左傳古典，現在連年青的一輩智識份子都不懂得的了；但是，羣衆的報紙上——這不客氣的說，實在是對於革命的一種罪惡。這裏；可見文字重要。羣衆報紙關於政治，經濟，革命運動，國際新聞等等都要有確切的事實，完全用

白話簡單明瞭的『譯譯』出來；然後羣衆報紙的論文，指導性質的社論，方才能夠有力量去通俗的解釋和傳播正確的行動口號。這種羣衆報紙，還可以吸收大衆文藝的作品，使現在大半還只有讀武俠等類的舊式白話小說習慣的勞動民衆，能夠更加容易的迎受革命的宣傳，經過革命的大衆文藝（演義武的小說，短篇紀事，以及唱本，小調等等）而蕭滑他們人生觀宇宙觀之中的封建意識和資產階級意識的毒汁。

第六，羣衆報紙和工廠小報都需要發展工人通信員運動。這種工作，應當是黨的一種重要工作。這不能夠交給無產作家聯盟或者革命文化運動總聯盟之類的機關去做的。這些團體自己有自己的特殊任務，而對於這種任務顯然是不能夠勝任的。必須黨經過赤色工會去大規模的發動這個運動，而且必須有公開的羣衆的報紙的存在。這些通信員應當是赤色工會在每個工廠小報的週圍去組織，使他們逐漸的和公開的羣衆發生直接的公開的聯系。

第七，羣衆報紙和工廠小報都應當組織讀者的讀報會。這種組織應當和報紙發生密切的聯系。報紙的訪員，尤其是通信員是開始組織讀者的讀報會的最方便的區紐，隨後，應當領導羣衆自己發展下去。中國識字的勞動者這樣少，讀報會的作用更加大。而且，這些組織都是黨和工會的外圍，他們可以把黨的口號政策廣泛的傳播到不識字的勞動羣衆之中去。

總之，羣衆之中的宣傳，首先是要「臉向着羣衆」。工廠小報和羣衆報紙是在眞正廣泛的高的人看的，這是給眞正廣大的工人勞動者讀的，甚致於不識字的人聽的。所以一般同志都要切實的注意這個問題。

三月一日

一九三一年職工運動的總結

中央職工部報告的一部分

最近的工人鬥爭和黨與赤色工會的領導

一

中國工人的生活水平進攻，本來是極可憐的經濟恐慌繼續的深入，資本家更利害的向工交所產生的痛苦，幾乎全部是加在工人勞苦羣衆的身上（由經濟絕交而營業發達的民族工業，藉口「國難」更加重工人工作，延長工作，也藉口「國難」來減低工資，延長工時，我工人，以至關門停業不給工人救濟等）。因此推動工人階級的鬥爭不斷的向前發展。同時反帝運動的高漲，紅軍和蘇維埃的勝利與發展，也給了工人鬥爭一種有力的推動。但在另一方面，資本家與國民黨帝國主

義更加聯合一致來壓迫工人的鬥爭，更加採用一切的暴力與殘酷的方法來鎮壓鬥爭的工人，黃色工會更與資本家國民黨打成一片來破壞工人的鬥爭，因此使鬥爭遇着很大的困難，罷工的失敗經常威脅着壓迫要求鬥爭的工人，赤色工會還沒有來得及準備羣衆的力量去克服客觀上所給予的這一切困難。

目前的革命鬥爭的形勢是：工人的鬥爭更困難了；可是鬥爭的內容，更豐富了普遍了（不僅上海的黃色工會有四十九件未決的勞資糾紛，差不多每個產業部門每個工廠中都醞藏着羣衆極大的不滿與憤怒，都有許多迫切的要求），鬥爭的鋒芒更尖銳了（都有一觸卽發的形勢，一爆發就成爲武裝衝突），一切鬥爭都帶着極濃厚的政治性（一切鬥爭都是違法的，都與國民黨的統治直接衝突）。目前最主要的就是赤色工會的正確領導，和羣衆的組織力量，去衝破客觀上一切的困難，打開階級鬥爭的順利的前途。

最近有同志估計「工人鬥爭的情緒還不夠」，取消派在困難的前面投降，要工人不應罷工，和立三主義者不估計到客觀的困難與主觀的力量，去玩弄罷工，都是發展工人鬥爭的前途的障礙。最近的事實完全可以證明：工人羣衆雖然處在萬分困難的壞境之下，勝利的希望那怕是如何的微小，可是工人還是要不斷的起來鬥爭。統治階級所給予鬥爭的困難是完全消滅不了工人的鬥爭。同時工人羣衆絕不願意玩弄罷工，不輕易發動

罷工，我們的煽動家許多次得到工人這樣的回答：「你們所說的是對的，可是我們暫時還不能照你們說的那樣做。」

二　資本家國民黨用一些什麼辦法來對付工人的鬥爭呢？主要的更多的是採用赤裸裸的暴力的壓迫，但統治階級的欺騙的宣傳并沒有減弱，而且是加緊了。尤其在滿洲事變以後，國民黨幾次命令和佈告禁止工人罷工及一切勞資糾紛，甚至以死刑來鎮壓工人（漢口），同時國民黨「勞資一致共赴國難」的宣傳，更加緊了。改組派及黃色工會更在工人中提出許多欺騙工人的綱領（如上海總工會主張民衆運動的獨立與自由，取消工會法，一切工人有組織工會的權利，救濟失業，工人有罷工自由等）（取消派認爲這是改組派黃色工會的「一個進步」）

每一個罷工和鬥爭，資本家和國民黨都採用以下各種辦法來對付：㈠當工人準備鬥爭還沒有好的時候，就堅決向工人進攻，開除工人領袖，分裂工人；㈡宣佈工人的罷工是「無理取鬧」，「搗亂」，「不顧困難」，「破壞勞資合作」，「摧殘民族工業」，把罷工的責任加在工人身上；㈢宣佈罷工是「少數不良份子」的搗亂，大多數良善工人是被威脅，使工人與領袖分離，把罷工責任加在少數領袖身上；㈣宣佈罷工息工是「違法」，佈告禁止工人罷工，命令工人復工；㈤如果還不能屈服工人的話，就限期工人復工，過期全體開除，另招新工；㈥警察巡捕保護工賊及新工上工，逮捕工人領袖及

積極的工人；㈦如果工人反對逮捕，對付工賊及包圍資本家和示威等，國民黨帝國主義不惜以大隊武裝來槍殺大批工人，施行軍事戒嚴；㈧在工人中組織法西斯蒂隊伍，收買流氓工賊及失業工人，破壞罷工；㈨再沒有辦法就答應一部分工人的經濟要求，分裂工人。或者佈告答應工人的經濟要求，否認工人的代表權，不與工人代表談判，打擊工人的團結；㈩資本家互相間成立共同對付工人罷工的契約（如上海華商紗廠與英日紗廠）資本家彼此間的相互援助；(十一)在報紙上作宣傳，在工人中製造各種謠言，製造假的共產黨的證據，動搖工人的要求，等資本家準備好了，否認自己所承認的條件，開除工人領袖，向工人進攻。(十二)用關廠政策來對付罷工。

除開上列各項資本家所通常採用的辦法之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國民黨的勞資調解仲裁機關。國民黨宣佈一切的勞資糾紛只能由他的調解仲裁機關來「解決」，宣佈「能公平解決一切勞資糾紛」，但勞資糾紛一到國民黨的機關裏去，就保障資本家的勝利。國民黨在調解仲裁機關裏這樣來對付工人：㈠要工人立即復工，不作軌外行動，靜候解決；㈡要工人遵照國民黨的指導及工會法成立工會之後，才有資格派出代表，提出條件，來請求調解或仲裁；㈢拖延至很長的時間（常至六個月以上）不解決，來請求調解或仲裁；㈢拖延至很長的時間（常至六個月以上）不解決，以便資本家有充分的時間來準備對付工人；㈣用各種的恐嚇及花言巧

對付工人；㈤調解不成可以完全不顧工人的願意與否，執行強迫仲裁：㈥調解仲裁機關之後，一方面決定解決糾紛的條件，一方面又要資本家不履行這些條件，使工人受盡各種犧牲無所得。

除此以外，國民黨資本家還在工人的內部造成很多的黃色工會和狡滑的黃色領袖，來擁護并執行上面各項破壞工人鬥爭的辦法。

國民黨資本家壓迫和破壞工人鬪爭這一切的系統，是非常嚴密的，是從工人羣衆的內部與外部齊來的。在工人一方面如果不能擊破資本家國民黨這一切的進攻使之失敗，那鬥爭的勝利，就是很難得的。試問在工人羣衆一方面，在赤色工會一方面是不是能夠對付資本家國民黨這一切的進攻呢？

三　國民黨資本家向工人階級的進攻，是過着了工人羣衆不斷的反抗的，工人羣衆還是不斷的提出要求向資本家國民黨舉行鬥爭。工人鬥爭的反攻帶着了更多的進攻的性質，上海工人是用許多罷工怠工（印刷，市政，紗廠等）來答覆國民黨禁止罷工和糾紛的命令——用搗毀工廠與巡捕武裝衝突來答覆國民黨帝國主義的武裝壓迫（永安紗廠，大新織廠，商務等）特別是工人反黃色工會的鬥爭更不斷的燃發起來，工人對於反帝運動已開始積極的參加，反帝鬥爭正在醞釀着，主要產業工人牽入鬥爭中間，同時那些小城市的手工工人也不斷的舉行罷工（如陝西，直南），而且還更多的得到勝利。但在工

人鬥爭中還表現了許多缺點，這些缺點是：

㈠鬥爭還是各個的爆發，工人羣衆還沒有自覺的組成廣大的下層統一戰線，聯合許多工廠起來同盟罷工，並在工人中還流行「等人家勝利之後再說」的情緒，所以敵人就得以各個擊破；㈡鬥爭大部分是自發的，沒有很好的組織和領導機關；㈢在工人中還保存一些「合法」的觀念。比如：以怠工來代替罷工（怠工雖然也是工人必要的鬥爭手段，但最近的許多怠工，並不是根據羣衆的需要而採用怠工，而是因爲怕罷工犯法更大，所以才怠工）以退職來代替反日罷工，在罷工後宣佈「嚴守秩序」，「靜候解決」，「不作軌外行動」最重要的最能打擊資本家的部分不罷工（如英電怠工照常供給電燈電車等），不作游行示威，不向各廠工人請求援助及鼓動各廠工人罷工等。㈣不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向敵人的武裝作鬥爭，許多武裝衝突都是無準備的突然的爆發。工人中的這許多缺點，表示黃色綱領在羣衆中還沒有完全被羣衆所拋棄，是許多鬥爭失敗的重要原因。

最近兩月來，工人是更多採用直接鬥爭的方式，罷工，怠工，包圍和搗毀，是數過從前，請願派代表交涉比以前要少。鬥爭的發動還是一個企業或一個企業的一部分工人，下層統一戰線在工人方面是完全沒有作到，甚至整個產業的工人都有鬥爭（如上海印刷，水電，紗廠等），但完全沒有聯系起來，只是分開個別的發動。鬥爭的大部分是失敗的，尤其是那些主要的產業工人的罷工和怠工，勝利的是很少，但是那些部分的

小的鬥爭倒是有許多勝利的（如工聯和海總所領導的），要求條件有很多的鬥爭，極大多數是失敗的。工人經過武裝衝突及屠殺之後，工人情緒更高漲，鬥爭更擴大的是沒有，都是工人散漫，沒有繼起的領導者，由國民黨包辦來「解決」。這是我們統計最近幾個月來的工人鬥爭所得到結論。至於由日本企業中退出來的工人，除開彩印還有組織外，其他的工人都散走了。（參看鬥爭統計表）

四 赤色工會和黨領導工人鬥爭的情形是怎樣呢？完全在我們領導下的五個主要企業的罷工（上海大東，公共汽車，冷作和彩印與河南兵工廠），只有冷作勝利外其他都是失敗的。而冷作工人的勝利，是因爲工人全體罷工，幾次包圍，只是向大包頭要求加工資。以後工聯所給予工人的指導大體上雖是對的——不過罷工委員會有許多沒有執行。但在後來（十三號以後）恰是罷工要勝利時，工聯疎忽了對工人的指導，而且是錯誤的指導，以致完全失敗，本來資本家以罷工損失太大，無法雇用新工，各股東責備經理處置失當，巡捕房也警告經理不要延長罷工，各方對工人均表同情，客觀上工人完全站着優勢，只要能堅持罷工，資本家是可以屈服的，但在這時候工聯沒有看見資本家的陰謀。黃色工會與資本家的勾結，恐嚇工人不應參加十三號的示威，將領袖嚇走，將工人從房屋中逼出來，斷絕工人的火食，工頭就來（資本家叫他來的）號召工人跟他去，他給工人房子住和飯吃，領導工人退出黃色工會，對工廠復工。工人復工後還抱怨我們。

工聯此時沒有將工人領袖拿住，沒有反對黃色工會趕工人出來，沒有揭破工頭的陰謀，并且還贊成了工人退出工會。

河南××廠的罷工，我們是完全沒有運用罷工的策略，完全沒有組織工人，完全沒有準備工作，而得到失敗。這個罷工如果在主觀上不錯是完全有勝利的可能。公共汽車罷工的失敗雖然主觀是有錯誤，但新工人的上工，資本家破壞罷工的利害實是給我們很難解決的困難。彩印罷工雖然現在是無法解決的，但我們在組織上政治上還是勝利的，但是現在事實上完全證明了，工人有個時期不聽我們的話跑到國民黨去，但是現在事實上完全回來了，認爲我們的話是對的，表示完全願聽我們的指揮。

研究上面幾個罷工失敗的原因，主要還是我們主觀上的策略上的錯誤。

此外還有許多與我們有關係的工人鬥爭，我們總是不能把工人的鬥爭組織起來，表現我們組織鬥爭的無能。比如上海法電的鬥爭，電話的鬪爭，商務，民智，報館的年關鬥爭，海員駁船的鬥爭等等。這些鬥爭經過我們很長時期的準備，至今不能發動起來，實際的準備工作還是一點沒有。固然在企業中沒有我們很大的困難，但我們也就不能夠說服那些活動份子，說服工人，告訴工人許多具體的辦法，把鬪爭的策略等等。工聯和海總的同志還不能夠對每一前前後後的告訴工人，很好的來運用罷工的策略，把鬪爭勝利說服工個鬥爭來從各方面作全般的估計，不能從各方面告訴工人要如何才能使鬥爭勝利說服工

人，缺少具體的實際辦法。

「工聯」對於工人鬥爭的領導和佈置，比以前是進步些」，（工聯報告）我認爲這是對的。開始他們已把領導工人鬥爭問題作爲自己的中心工作，不比以前專門忙於紀忿節的工作，有幾個同志已開始來運用罷工策略，說服工人，開始用些實際的辦法告訴工人，經常在工人中指出到國民黨去調解仲裁是毫無效果的。實際上領導了一些小鬥爭得到勝利，并且他們還開了一個工作（如大東冷作及青工等），運用公開路線等。但他們還只是在開始轉變，在鬥爭來學習國際路線的實際運用。

我們是領導了許多鬥爭，還有許多鬥爭與我們有關係參加了我們的領導，但一般說來，我們是領導的不好，尤其我們在組織上沒有收到顯著的成績。學習領導和組織鬥爭，是黨和工聯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我們在領導鬥爭中發現了些什麼缺點：

㈠不會準備鬥爭，沒有一個鬥爭我們要羣衆在各方面都有過準備工作的。有些同志還以發動鬥爭爲目的，甚至藉口不要「等待」來反對在罷工之前有充分的準備工作。固然有許多臨時間題的爆發使我們來不及準備就要發動罷工的，但在目前這樣困難的壞境下我們是要愼重的來準備罷工，選擇時機來發動。比如有許多罷工已經醞釀了幾個月至半年，當工人已決定罷工，要工人有幾天在罷工之前進行某些必要的準備工作，這完全不是等待主義。在目前沒有準備的罷工，是很難堅持到底的。相反的，在許多臨時間題

上可以發動罷工的，我們又常常拿不住，把機會放過了。

㈡對於工人自發鬥爭的領導是不夠的，大半是沒有去領導。我們沒有對每爭來討論分析提出許多辦法告訴工人。我們的工作還有些限制在狹小的祕密組不能深入到羣衆中去。

㈢我們的組織還不澈底了解企業中的情形，不能提出羣衆最迫切的要求。志以為要求愈多愈好，尤其河南省委提到兵工廠的鬥爭綱領，有十幾條，把擁等口號都寫在綱領上。

㈣沒有提出共同的要求綱領來組織同盟罷工，沒有說服工人必需鬪爭的配能屈服敵人。不能把許多個別的鬥爭配合起來。我們還限制在領導那些零碎的上。相反的，有同志忽視小的部分鬥爭的發動，專門來「空叫」同盟罷工（如會等。

㈤我們還沒有能夠組織起有工作能力的與羣衆有密切聯系的罷工委員會，㈥我們還沒有調集一切的力量來爭取某些罷工的勝利，組織同情罷工，擴我們還沒有過任何成績。

㈦組織失業工人來同情和援助罷工，還沒有成績，只有大東罷工，上工的動辭工了。

㈧我們還沒有系統的向工人提議，要工人有組織的有準備的與國民黨帝國主義的武裝作鬥爭。我們只是簡單的要工人毫無準備的去示威包圍和武裝衝突。

㈨我們還沒有充分的揭破國民黨調解仲裁機關的作用，沒有告訴羣衆怎樣去反對調解仲裁。

㈩我們不會擊破敵人一切陰謀和進攻，不會利用敵人的弱點，不會臨機應變。不會補救自己的弱點。

總而言之，我們領導鬥爭的能力，我們的方法，還遠不足以應付敵人，我們並且還落在羣衆後面，羣衆到處起來鬥爭，我們不能站在前面去領導，還與羣衆聯系不起來。

五 黨和工會動員工人羣衆來參加反帝運動，還非常不夠，工聯海總最近才有一些工作。從日本企業中退出來的工人，除上海彩印外我們組織反帝罷工，還沒有一個地方有成績。在工人中建立反日組織我們都沒有工作，日華紗廠的罷工我們的工作也很弱。在工人中已有了公開的羣，在最近上海才有一點成績，如申一，永安，駁船，碼頭和印刷工人中已有了公開的羣衆反日會，并加入了民衆反日聯合會起了相當的作用。幾次動員工人來參加反帝游行示威，雖然沒有很多的羣衆，但是每次都是成功的，參加的人情緒更提高了。不過大東工人參加十三號大會後因爲黃色工會的恐嚇和罷工的失敗，沒有好的結果。反帝運動與工人經濟鬪爭的聯系，我們還作的不好。開始我們沒有有力的來反對國民黨資本家藉國難

來職追工人經濟鬥爭的理論，沒有提出許多經濟口號來發動工人的罷工。沒有作廣大的宣傳號召和組織工作來準備反帝罷工。對於黃色工會在反帝運動中所宣傳的口號，我們沒有給以致命的打擊。對於國民黨的改組派企圖引起工人與學生運動對立的陰謀（如油頭，山西，北京，上海兵工廠等），沒有在羣衆面前揭破。

二　赤色工會的組織狀況

六　赤色工會的會員，因爲沒有材料。無從作出完全的統計，現就各地報告有數目字的，統計有會員一千一百四十八人。計上海六百六十六人，廈門七十二人，津浦濟南站有線索四十一人。附屬組織上海有六百九十二人，青島二十人。連十九人（碼頭駁船在內），哈爾濱七十一人，膠濟路二十人。除此以外，海員有線索三十六人，與我們有聯系的大約有三千人，我想會員線索，附屬組織共一千九百三十七人。這個數目是除開河南，滿洲各地，及鐵路，鑛山未計算在內。在全國估計有三百萬產業工人，這不會過份的。當然還除開有些黨的支部不算在內。

我們在企業中的支部有很大的領導作用的，有河南兵工廠，北甯路關外，及膠濟路。只有這幾個支部能領導幾百上千的工人。其他我們有領導作用的如上海的印刷，海員均駁船，法電，哈爾濱的皮鞋工人等。在上海工會的會員非黨員佔多。會員還是流動的

。同時還有些工廠雖然沒有我們的組織，但到關爭的時候工人還是來找我們領導（如大東）。工會支部和小組大半是沒有經常生活的，與上面的關係又不很好，作用是非常小的。在城市除上海工聯外，有哈總，廈門和奉天都預備成立總會，而哈總大半是在業工人來參加工作。在天津，北京，漢口，香港，廣東，唐山等工人多的地方，沒有我們的組織。香港派去恢復關係的人又被捕了，天津派去了人還無成績可言，武漢雖然蘇區派了人去，但與我們無關係。

會員流動的原因：工人個別的入會又出會的現象還少，主要的是整個支部的建立和場台。比如有些工廠我們的基礎很好，但過一個時期，我們的基礎完全喪失這些支部的原因：是由於我們的錯誤使鬥爭失敗，由於敵人的破壞，或者是同志會員的消極。在立三時代許多支部的場台是由於盲動。至於新支部的建立，大半是由於領導和幫助工人的經濟鬥爭，或者是得力的同志參加了生產。這些現象在上海表現得很明顯。是值得嚴重研究的。但我們在海員方面的現象，會員還是保留在舊的基礎上。我們現在對於那些好的支部如河南兵工廠膠濟路等，更應愼重的指導他們；使基礎能更加鞏固擴大並向各方面開展工作，不要一下子又使這些好的支部場台了。

在企業中的是非常少。工會和黨又沒有注意來培養企業中的幹部（須要整個的計劃），派同志參加生產的成績，現在還很少能看得見。

發展赤色工會的方式，我們現在還是一個一個的介紹加入小組支部的辦法，黨員差不多。我們還沒有能夠利用各種可能來建立工廠委員會及羣衆的工會。上會經企圖在冷作彩印建立包括大多數工人的工會，但現在還沒有成功。許多同志組」還不認識，常把他獨立起來。怎樣來爭取企業中工人的大多數？怎樣來建立組織，我們同志還是很少辦法的。

附屬組織我們所收到的效果很少。許多附屬組織還是不公開的，羣衆很少的我們沒有派得力的同志去擔任這個工作。如上海組織了有四五十人的工人學校，或者在組織上收到效果。我們沒有組織起適合羣衆需要的有很多羣衆加入的公開的附屬組織。

發行工作是最不能令人滿意了。發行的東西是很少的，還不能發到羣衆中去不看我們的東西，影響幾於沒有。但在哈爾濱那些地方是比較好點。工會和黨的工會支部小組中很少看見，甚至工會工作人員不看上面的文件，至於研究這些文件，更是少極了。

七　黃色工會下面的羣衆最近是到處起來反對黃色工會，改組派利用羣衆的奪取黃色工會的機關。可是我們的綱領和口號在羣衆中還是看不見。僅僅只有空洞的工人組織自己工會的口號。我們提出從工會中驅逐一切國民黨員！工會與國民黨各派脫離

關係！剝奪國民黨員在工會的選舉權！等口號，下層是還沒有來執行。工聯也沒有提出自己的綱領來對抗國民黨上海總工會的綱領。甚至還有人去聯絡改組派（如商務黃色工人）。

反對黃色工會在膠濟路北常路我們是得到勝利的。同志對黃色工會的策略還有許多錯誤觀念未弄清楚。有人不去個別的分析某個黃色工會一概的主張加入，就是沒有羣衆的黃色工會；在黃色工會裏面組織赤色的黃色工會也加入。又有人主張退出那些有羣衆的黃色工會的支部小組（五次勞動大會決議），在裏面組織革命職工反對派（職工國際五次大會），建立工人自己的工會（獨立工會），三個口號我們各地都在應用，并且同時提出，寫在一張傳單上。同志還分不清這三個口號有什麼不同？要用在什麼時候才恰當？我們還沒有在那些有力的黃色工會中建立有力的有組織的革命職工反對派。

三　蘇區工會

八　在蘇區組織工會是有了不少的成績，工會數目已統計有九萬七千多人，這是除開中區，鄂豫皖，閩西三個主要區域未計算。我們估計會員數目總要超過十萬人，至十五萬人。在蘇區那樣閉塞的地方，組織十多萬人在工會裏，的確不是一回容易的事。在蘇區差不多每個地方都有了工會的組織，雇農工會是最好的，湘鄂西與鄂豫皖又要好過

其他的地方。工會在平分土地運動中起了相當的作用，并領導了一些工人的經濟鬥爭，派遣工人到蘇維埃和紅軍中工作及徵調工人到紅軍，也有相當的成績。過去工會被AB團社會民主黨及改組派把持的，現在差不多都肅清了。換上眞正工人來工會負責。但是缺點還是非常多。嚴格的說來，許多還不是階級的工會，沒有嚴格的執行階級的路線，老板富農還沒有完全清出工會，小販，獨立小生產者還有些是加入工會的。八小時工作在許多地方還未實行，澈底改良工人生活，工會還未努力作到，我們簡直得不到一個報告詳細說到蘇區工人生活狀況的，如工資問題，工時問題，社會保險及失業救濟工人住宅等問題，我他還不能詳細知道，蘇區工會還沒有在這些問題上來建立自己的經常工作。蘇區經濟破壞是給了改良工人生活很大的困難，但工會應保障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失業救濟，建設生產合作社，社會保險，勞動保護，及監督生產等還完全沒有舉辦。在組織上只有雇農工會是按生產來組織的，其他工會都是按地方來組織的。蘇區工會這許多問題的解決，是應該得到城市產業工人和全總的幫助，但是我們所幫助的還很少。職工部已有一個蘇區工會任務的決議，全總也起草了蘇區工會組織法大綱和僱農工會的小冊子，並且正在研究社會保險，生產合作社及蘇區工會經濟鬥爭等問題，預備弄好之後寄到蘇區。（下略）

九月半起至十一月止中國工人鬥爭統計表

（此表是憑我的記憶和各地報告作成的）

地方	廠業	鬥爭方式	人數	結果	領導
上海	鉛印	仲裁同時自動實行八小時	二〇〇	半勝利	黃
上海	英界公共汽車	罷工	八〇〇	失敗	赤
上海	冷作工人	怠工（停止工作）	一二〇〇	勝利	黃
上海	中華書局	罷工	二〇〇	失敗	黃
上海	民智書局	怠工	一〇〇	勝利	自發
上海	華界電車	同上	職員一〇〇	無結果	自發
上海	同興紗廠	退職	三〇〇	無結果	自發
上海	電桿業	退職	四〇〇	無結果	資本家停航
上海	海員	退職	二〇〇	無結果	黃
上海	碼頭	不起卸日貨	二〇〇	無結果	自發
漢口	大安紗廠	包圍	三〇〇	無結果	自發
天津	裕元紗廠	罷工	七〇〇	無結果	自發
唐山	鑛工	罷工	三〇〇	不明	自發
馬家溝		關廠			
		罷工			
		鬥爭			
		加工資八小時工作			
		加工資改良待遇			
		加工資要求被開除工人復工			
		同上加工資及開除工人			
		反日			
		反日			
		反日			
		反對開除			
		求救濟			
		反對開廠			
		反對黃色工會			

買旺鑛	罷工	反對苛章及	恢復被開除	二〇〇〇	半勝利	黃
鎮江榮昌火柴廠	罷工	開除工人復工	工人工作			
南通復興麵粉廠	怠工	加工資及例假	反對開除，減工資	二〇〇七〇〇〇	勝利	赤色工會有關係
漢口兵工廠	請願罷工打廠	要求年賞	年賞	二〇〇	加二天工資	赤有關係
上海英商公共汽車	罷工	要求花紅	年關雙薪	四〇〇〇	失敗	自發
上海英商公共汽車	怠工	加工資	反對黃色工會	五〇〇四〇〇	勝利	黃職員工會自發
上海日華紗廠	罷工	二〇〇〇	加工資改良待遇	三〇〇	失敗	赤
上海英商電汽	交涉交涉	半勝利	失業救濟費	六〇〇	半勝利不扣了	自發有黃會
上海招商局職員	怠工	勝利	反對合作社扣工資			赤
上海兵工廠	包圍打毀怠工	二〇〇	要工資	五〇〇	勝利	
商務印書館	罷工	失敗				
上海大東書局	與巡捕衝突打黃色工會包圍	四〇〇				
大新染織廠						
滕濟鐵路						
北京路皇姑屯						

哈爾濱電車	罷工	要求成立工會及保障加工資	七〇〇	半勝利	赤		
河南兵工廠	罷工	反對開除	二〇〇〇	失敗	赤		
信陽土木工人	罷工與警察衝突打和包圍	反對頭子吃錢加薪	一三〇〇	勝利	赤		
海員阿旦母斯船	包圍	反對去大連改良火食	八〇〇	半勝利	赤		
上海駁船七次門爭	包圍	組織工會及恢復被革工人	一〇〇	失敗五次勝利	赤		
上海碼頭	罷工	與學生聯系工人幫口衝突	二〇〇	失敗	赤		
香港煤炭工人	搶米打國民黨部		二〇〇	失敗	赤		
芝罘船海員	罷工		七〇〇	無結果	自發		
俄皇后船海員	罷工		七〇〇	無結果	自發		
天津肥料廠	罷工	反對巡捕打人	三〇〇	失敗	赤		
門頭溝失業鑛工	罷工	反對開除工人	三〇〇	無結果	赤		
山西太原工人	罷工	出廠吃飯	三〇〇	勝利	赤		
陝西印刷工人	罷工	吃飽飯	三〇〇	勝利	自發		
陝西鹽攤工人	罷工						
上海炭駁汽車公司	息工	反對開除	七〇〇	無結果	自發		
上海法界公董局工人	搶米打國民黨部	反對開除	二〇〇	失敗	赤		
上海法電	罷工						
上海彩印工人	罷工						
上海申一紗廠青工	罷工						
上海北門公司青工	罷工						

上海黃浦鐵廠青工　加工資不許打罵　勝利　赤
上海光陸印廠　反對關廠　勝利　赤

從馬占山到蔡廷楷

范　亢

不久以前馬占山曾經出過一陣風頭，據說他是個『愛國將軍』。但是，現在馬占山怎麼樣呢？

『馬占山張景惠熙洽湯玉麟臧式毅與蒙古二王公署名發出佈告，以東北四省連哈爾濱區獨立』（申報二月十八日）。

所謂滿蒙獨立國成立了，朝鮮第二的滿蒙國成立了！而馬占山將軍也是『發起』滿蒙國的日本奴才之一！當初，爲着要大家迷信馬占山的原故，一切反動派：從國民黨到研究系，從國家主義派到第三黨……，都借着馬占山的名義，宣傳迷惑羣衆的英雄主義，那時候，我們已經指出馬占山的眞面目。馬占山的通電裏自己曾經說過：『奴耕婢織各盡其責，禦侮殺敵職在軍人』。他早已明白表示他是地主紳商的代表　他的宗旨是維持『奴婢制度』。中國的工農兵士羣衆不但不能夠靠他這一類人去求得什麼解放，去打退日本帝國主義，而且只有羣衆自己的鬥爭，自己選舉出來的代表會議的政權，只有推

翻馬占山等類的地主資本家的軍閥，然後才能夠得到放解，然後才能夠打退一切帝國主義的勢力。

馬占山當初的所謂『禦侮殺敵』本來就只是和張海鵬搶奪黑龍江省長的地位，供給他軍火等等。帝國主義看見他打退了張海鵬，立刻就答應派他做省長，本來可以不必再打了；可是，日本帝國主義爲着要找一些藉口來調動軍隊到故意叫馬占山再『抵抗』幾下。果然，等到日本軍隊進了齊齊哈爾之後，馬了，就不再『禦侮』了。過不了幾天，不但日本軍隊截斷中東路，布滿了北馬占山也加入『獨立運動』，宣布所謂滿蒙獨立國了！所有這些都很明顯的進攻蘇聯的步驟。中國民衆的利益和蘇聯的利益是一致的。日本帝國主義拿蘇聯的戰場，同時，正是侵佔中國民衆……的滿蒙，屠殺滿蒙的中國民衆，高麗民衆！民衆應當在這個問題上得到嚴重的教訓。

最近，上海勞動民衆熱烈的反帝鬥爭，軍隊裏的兵士羣衆英勇的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逼得蔡廷楷等曾經把蔡廷楷等捧上天去，這又是一批所謂『愛國將軍』了。其實，第一、蔡廷楷兩次傳令停戰，而兵士不肯服從，他們爲着勉强維持自己的指揮地位，只有表面上裝出許多『愛國』的姿勢，企圖蒙蔽民衆，阻止兵士和勞動民衆的革命化；第二、

等爲着保存自己在上海的地盤，抵制蔣派顧祝同的軍隊，使他們不能夠來換防，因此，落得借這頂『愛國』的大帽子來做擋箭牌。只要有一點兒可能，譬如說：方面日本的或者英美的帝國主義允許蔡廷楷等維持他們在上海的地盤，別方面蔡廷楷等能夠用狡猾的手段欺騙過兵士羣衆，那麼，蔡廷楷等，『愛國將軍』立刻可以不再『懊悔』！甚至於現在，他們已經努力阻止兵士衝到租界去消滅日軍的大本營。他們已經兩次接受英美領事的『調解』的條件。他們正在準備着出賣兵士，出賣民衆，出賣中國！問題只在他們軍閥自己的地盤！

勞動民衆和兵士們，千萬不要再相信地主資本家的軍閥之中有什麼『愛國英雄』，千萬不要相信國民黨的將軍之中有什麼能夠眞心反抗帝國主義的人。解決一切問題的力量——打退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驅逐一切帝國主義勢力的力量，推翻地主資產階級政權的力量，解放工人兵士農民貧民的力量——在我們自己。只有勞動民衆和兵士羣衆密切的聯合起來，自己選舉出指揮作戰的領導機關，自己選舉出工農兵代表會議來做政府，自己英勇的堅決的鬥爭……方才能夠解放自己，方才能夠解放中國！

蓬蓬勃勃的中國蘇維埃運動

湘贛蘇區省委報告

中央：

去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央給我們的信收到，所指示我們目前的工作和過去工作上的錯誤與缺點，均是萬分正確，我們誠懇接受，並堅決發動全體黨員領導廣大羣衆執行。現將省委代表大會以後的各種工作的執行程度報告中央，並送來各種文件，望詳加指示。

㈠省委代表大會後，我們除堅決執行大會的一切決議執行實際工作的轉變外，並規定了十一及十二兩月工作計劃，主要的是改造與建立革命的羣衆工作，並規定了赤色工會雇農工會五濟會反帝大同盟貧農團婦女代表會暫行組織法，從縣至下層均已建立與改造完畢，省一級尚是籌備委員會沒有召集代表大會正式成立，現在進行這一工作。但這些羣衆團體的組織，多半還是登記式的沒有發動羣衆的鬥爭，不是由鬥爭中而加入的，他的實際工作沒有單獨的建立起來，尤其赤色工會的工作做得極不令人滿意，工人羣衆

對工會沒有深刻的認識，工會影響不擴大，獨立勞動在手工業者尙沒有完全洗刷出去，做工會工作的缺乏，在村鄉工會工作更是找不到出路，黨在工會中間領導非常薄弱。勞動法令除省蘇管轄的只工廠石印局等開始實行了，主要的原因是富農意識的障礙，同時我們的蘇區內沒有大的作坊工廠。村鄉中的手工業工人過去大部份分了田，實行增加工資，但工人還是不分田，他們做工的日子還要少，現在的工資只能按照蘇區內的生活程度（每升米只有四個銅板），如果加多了，農民是不滿意的（永新縫工在ＡＢ團領導下每身單服工錢五角，泥水匠每天三角，做一天吃得十天）。雇農多半失業，現在都分了田。因此一般同志就認爲勞動法是『行不通』或『宣傳口號』了。省委雖曾向這些傾向作過鬥爭，但至今尙未收到好的效果。

㈢蘇維埃的工作，自省蘇代表大會後才開始建立他的工作，省對各種工作都有相當注意，但各蘇維埃政府執行程度不夠，所收得的效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各級蘇維埃的單獨工作還是沒有建立起來。蘇維埃的負責人能力薄弱，找不到他的自己工作出路。有些蘇維埃的一切大小事情，都是由黨包辦，甚至於蘇維埃天天忙於打條子招待來往人員的事情（攸縣萍鄉）。省委最近堅決與這些作鬥爭，各種工作是在開始轉變。省蘇各部都已組織，但不甚健，有的負責人担任了其他職務，不能單

獨進行工作，一切事情多是集中常委會，經常派去下層巡視工作，在政府機關工作的只有一個到兩個常委，常委開常委會都成問題。省委書記蘇在本月五日召集一次常委擴大會，各縣主席及執委均到會，對全省工作有一個詳細檢閱和新的工作佈置。

㈢土地問題本來在去年底就重新分配完畢，檢查這一工作，大多數地方是已平均分配了（永新蓮花吉安茶陵），但有些地方因敵人占據（如北路萍鄉攸縣）不能進行分配，以致放棄分配土地的工作，以全力去應付敵人。分配土地的主要方法是以鄉或村爲單位，現在一般情形都是按照人口多少平均分配。省委主張混合爲標準，下級未能很好的實行，但富農無論如何以勞動力爲標準，雇農貧農中農按人口分配，省委也未呆板的反對。分土地時呆板的分上中下三等，使一家人三種田都勞了一塊，以致把田分成塊不便耕種，並且這樣分田手續是很麻煩，農民得東一塊西一塊的田地不願意，這是過去所謂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遺毒。有少數地方提出雇農貧農分好田，中農分得中田或壞田，違犯了中農的利益，甚至中農誤認爲富農，同時少數地方對富農分給壞田沒有按照其『勞動份田』分給較壞的田地。尤其最嚴重的問題，分配土地都是蘇維埃命令，是很和平的，沒有發動廣大農民羣衆的鬥爭。對於組織農具站犁牛站，尚沒有做到，只是沒收了豪紳地主家屬的農具牛及抽出富農有餘耕牛農具分給雇農貧農。反富農鬥爭尚未深入，有些地方把中農當做富農，以爲有田幾錢或兩擔谷借給別人就當作富農，使中農發生搖

動。以上這些錯誤，一方面是ＡＢ團改組派搗鬼，他曲解利用省委省蘇的指示，省委省蘇曾在各種文件中指出了ａｂ團改組派的陰謀，並與下級作過激烈鬪爭，現已有局部改正過來了。

㈣驅逐豪紳地主反動家屬的鬥爭，已經發動起來，各縣能夠號召廣大羣衆起來站在階級立場上，堅決的將這些豪紳地主反動家屬分別驅逐出去。有反動能力的在各縣得到羣衆同意條件之下大部份殺掉了。但在執行這一工作中各縣仍發現不少的錯誤，有些地方完全是蘇維埃下驅逐令，沒有發動羣衆執行；有少數地方發現右傾的辦法，中農以下經濟地位的農民因被迫逃出白區的家屬都捉起來，引起羣衆的反抗與恐慌；同時有些地方豪紳地主的子女又不驅逐出去，這是妥協豪紳地主反動的家屬尙沒有統計，大概在五千以上。這次敵人進攻，有許多豪紳地主家屬反動難民進來搶東西，更引起羣衆仇恨，因此在襲擊敵人中捉獲的豪紳地主家屬難民均交羣衆大會處決，對被欺騙脅迫逃出去的貧苦工農，經蘇維埃准許他們回來，同樣的給以土地。在ａｂ團最多的湘贛中區，發動逐驅豪紳地主反動家屬的鬥爭更加深入，

㈤經濟政策最近有相當的轉變，累進稅大部份已開始進行征收，省蘇頒發累進稅征

收條例，進行征收土地累進稅並組織徵收委員會。對於蘇區產生之棉花豆子生烟大米農村生產品，以家爲單位，除每人需用各種附產品價值兩元外，其餘剩餘量按照土地累進稅征收條例征收，以防止富農投機來盡量栽種這些附屬品，發展個人企業。土地累進稅的重擔是在富農及富裕中農身上，雇農紅軍家屬盡可能的免收。商業累進稅今年才開始進行徵收，但有些隱瞞弄弊情形。省蘇爲着挽救湘贛蘇區的經濟困難，衝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發展農村經濟，改造貧苦羣衆的生活，在省蘇成立後，即用大力創造有省工農銀行，定一月十五日正式開幕，這個銀行的基金，在前有二萬元，準備擴充到十萬元以上，暫發出各種票幣二萬元，並號召羣衆起來貯蓄入股，彙集各級蘇府各革命團體的金銀貨貝送到銀行來。

湘贛蘇區的商業尚沒有很好的起來，大小城市最近被敵人搶劫搗毀，白區的商人雖然我們用了種種方法去宣傳但總有些怕到蘇區來，因爲敵人在赤白交界道路封鎖得特別利害，如有商人挑貨的進去即將其沒收，甚至性命都難保存。近來已有相當進步，白區的中西藥我們的需用品有時買進來。

省蘇財政經濟委員會，過去沒有組織，只設一個經濟財政部，現在才組織起來，尚沒有建立其工作，沒有整個的計劃經濟來源與開支，只是簡單的保管金錢。各縣的財政經濟委員會尚沒有建立，最近省蘇常委對經濟的整理和節流開源是收了很大的成効。蘇

區的鑛山工廠沒有開辦，各縣的經濟來源是專靠打土豪，現在各縣的土豪打完了，有些地方因赤白對立不能深入白區去捉土豪，捉了湘南方面土豪反動派，不能解款子，以致各縣的經濟都發生困難。

合作社各縣雖然開辦一些，但不大發展，有些地方合作社爲富農所把持，抬高價格，藉以剝削貧苦工農，各級蘇維埃沒有注意領導與監視。

㈤湘贛蘇區的紅軍只有獨立師三師，現在爲要統一指揮，有計劃的進攻敵人，已組織湘贛總指揮部，在省委下成立前委，指揮一三師的行動。在最近有些縣份（茶陵永新蓮花）徵集紅軍士兵的工作，比較有進步，這些志願新兵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模範少先隊，一般成年的赤衛隊，家庭觀念牢不可破，不願意到紅軍工作，但我們對擴大紅軍的宣傳鼓動做得不充分，有些地方仍然以欺騙强迫的手段壓迫羣衆來當紅軍（如萍鄉蓮花）。

各縣慰勞紅軍工作做得有相當的成績，特別是蓮花能增加紅軍洗衣補衣，永新的羣衆亦能自動的送布鞋草鞋送茶水花生給紅軍，這樣替紅軍作戰勇氣。紅色醫院附近的羣衆在敵人進攻時，幫助搬移醫院，都是幫助紅軍的力量。優待紅軍家屬的工作亦做得有相當效果，大多數後方的蘇府動員羣衆替紅軍家屬新田，並分給了很好的田地，紅軍家屬困難的問題可以幫助解決一些，舉行一個鋼元來運動擁護紅軍也表現了羣衆的熱烈。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紅軍中的政治委員制度尚沒有很好的建立起來，黨在紅軍中的領導作用非常不夠，黨員的政治水平和正治積極性很低落，政治部的工作沒有建立起來。紅軍幹部缺乏更成嚴重問題，獨立一三師都只有一個師長，並且師長的能力也不能抓住有這樣大的隊伍。獨一師政委譚思聰最近陣亡，政治部主任負傷，團連政治委員更加缺乏，紅軍學校雖然開了兩期，現又招入了入伍生三百名，但只能造就下級幹部（排長）。士兵是新兵占多數，老兵多半打死了，帶花了，戰鬥力不甚強，不能作大規模的戰爭。遊擊戰爭的殘餘尚沒有完全消失。這幾次與周至柔羅霖匪部數戰，雖然得了不少勝利，繳獲敵人二百餘槍支及軍用品，但我們死傷的也有。

㈦地方武裝在最近兩個月來是有相當的進步，鬥爭力日益强大起來，在這次敵人嚴重進攻時，各縣都動員了廣大的羣衆做騷擾敵人工作建築工事擔任防務幫助紅軍進攻敵人，都表現了相當的力量。茶陵的武裝能繳到敵人的槍支。蓮花的羣衆武裝配合作戰得到相當的勝利。吉安的地方武裝打坍了幾個地方的保安隊善後委員會等，得到了許多槍支。永新經常能夠集中四千多武裝羣衆不分日夜去騷動敵人。安福的武裝羣衆亦能堅決進攻敵人。在兩個月來各縣地方武裝所繳到敵人鎗支在二百以上。

爲要統一全省赤少隊的指揮，加緊其訓練，省蘇大會已決定成立東西南北四路指揮部，現已成立有東路指揮部指揮吉安安福兩縣的赤少隊，西路指揮部指揮道，攸，萍，

×，醴五縣赤少隊，各縣組織指揮部統一全縣赤少隊的指揮，以區爲單位組織各路指揮部或師團營部。

羣衆武裝，土炮鳥槍雷×槍等非常不夠。ａｂ團領導的時候，做了許多殺人不死的鳥槍梭標，省蘇數次通令各縣設兵工廠硝磺局，現在大多數的縣份已經建立兵工廠，開始製造大炮梭標鳥槍等武裝。省蘇已建立一個比較大規模的兵工廠，修理所有壞的槍支，并能製造步槍子彈，現在除修理壞槍外，開始收集彈壳製造子彈。

㈧湘贛蘇區的肅反工作，自建省政治保衛處以來，確實收到了很大的成績，各縣區肅反委員會均單獨的建立起來，只有萍鄉還沒有建立。與政治保衛處比較密切，建立了肅反系統工作，能夠站在階級立場上堅決向ＡＢ團改組派進攻，防止與反對肅反的盲動路線。對於自管工作已有相當成績。永新蓮花吉安攸縣甯岡安福各縣都舉行過公審大會，公開在羣衆大會宣佈了ＡＢ團改組派的罪惡，羣衆對肅反工作比較有相當的認識。在最近兩個月來繼續破壞了許多ＡＢ團的組織，特別是蓮花破壞了一大批，但是ＡＢ團還沒有澈底肅清；在此敵人進攻時，到處仍表現其反革命活動。萍鄉攸縣的警衛營及永新指揮部均發現有拖槍反水的以及勾通敵人暗通消息造謠惑衆搗亂的事情時有發生。

同時有些肅反委員會的委員或主任亦發現ＡＢ團份子，現在已將這些肅反委員會改組了，但它的工作是非常不健全，幹部的肅反經驗太差，技術不好，有些狡猾的ＡＢ團

份子强硬，沒有辦法審出供來，不過省政治保衛處的審訊技術比較有進步，主要是運用自首政策，從ＡＢ團份子中拿住其弱點使他無法辯脫而直供出來。肅反的偵探工作，建立起來，現已決定成立特務隊（已訓練幾個幹部），並幫助下級建立這些工作，建立巡視工作制度。肅反的宣傳鼓動工作做得極不充分、省政治保衛處出版了一二次肅反特刊和革命法庭，但不能按期出版。

㈨婦女工作最近有相當的轉變，過去黨忽視婦女工作及離婚結婚絕對自由無政府態度以種種强迫或限制婚姻自由的現象，部份的糾正過來。開始發動了婦女羣衆的鬥爭。婦女代表大會已經從下而上的建立起來，省委規定了婦女代表大會暫行組織法，規定召集婦女羣衆大會滿十人至廿人者選舉代表一人組織鄉婦女代表大會；區婦女代表大會由各鄉婦女代表會在各鄉婦女人口總數每五十到一百人選舉代表一人組織之；縣婦女代表會按全區婦女人口總數每二百人到五百人選舉代表一人組織之；這種婦女代表會的組織，只鄉設鄉區縣婦女代表會組織員一人，候補組織員一人，經過黨與蘇維埃的領導去進行一切工作。省婦女代表會已定於「三八」紀念節舉行。各級蘇維埃的下面設改良婦女生活委員會，專門討論改良婦女生活與要求的問題，交蘇維埃執行。婦女代表會的組織員是參加改良婦女生活委員會和黨的婦委會或婦委會發生工作的關係。省委和縣委的婦委會都已組織，能夠經常深入下層去

巡視婦女工作，并收到了相當的成績，相當的提拔了勞動婦女幹部參加蘇維埃工作，並加入了赤少隊和各種革命羣衆團體的組織。尤其參加少先隊的婦女能夠放哨檢查甚至參加紅軍作戰。蓮花的婦女能夠繳到敵人的槍枝以及反舊禮教反童養媳等鬥爭部分的發動了。婦女的慰勞紅軍工作比較做得好，各地都有組織慰勞隊洗衣隊。對於婦女的文化教育工作是沒有開始進行，沒有執行勞動婦女的勞動保護法。對於婦女代表大會組織，我們是從來沒有做過，請中央更具體的指示。

㈩略

㈩一兵運工作，只有俘虜兵士的工作做得有相當的效果，我們在襲擊敵人的當中提過來的及拖槍反水過來的白軍士兵都集中在一處訓練他們，號召羣衆開歡迎會茶話會，發給歡送證及各種鼓動宣傳品，同時發給兩元至三元的路費大胆的放心回營或還家，願意在紅軍的歡迎他們做紅軍工作，這些俘虜兵都非常高興，對蘇維埃有點認識。同時在白軍官兵自動拖槍反水過來的時候，嚴防敵人的鬼計，故意派遣偵探來蘇區偵探消息或來紅軍中活動，這些過來的官兵發給洋圓五元到十元，要他們在一個地方休息，使敵人退出時再遣送歸家。

白軍和挨戶團的黨的組織，完全沒有注意，同志害怕接近白軍士兵，過去茶陵本來在挨戶團裏面的黨的基礎沒有很好建立起來，舉行

兵變，結果只拖了幾條槍出來，就再沒有辦法保存其組織了。

白軍士兵的宣傳工作，有些地方做得比較好，到處用石灰寫滿了對白軍士兵的標語口號，在作戰時紅軍士兵和赤少隊隊員，有些能夠向敵人作口頭宣傳與武裝宣傳及放孔明燈和河流宣傳均做了許多，在敵人駐紮半里路的周圍，均散發了我們的宣傳品，確實收到了相當的效果。

㈢贛南的工作過去同樣在ab團領導之下，一切工作，都沒有建立起來，指導機關完全被ab團操縱把持。在去年十一月間省委派了幾個同志和獨立師開到贛南，工作一個時期，ab團上層的組織已大批破壞了，正在積極的採取跟蹤追跡的辦法澈底破壞ab團的組織。贛南的羣衆是很好的，這次獨立師在贛南工作，確實發動了羣衆的鬥爭，打破羣衆的消沉現象。贛南之崇義上猶萬安信豐四縣有蘇區，現已成立上猶中心縣委指揮這一塊蘇區的工作。因交通關係，他們工作的轉變程度尚不詳知。

㈣湘贛蘇區黨的組織經過。一次的普遍改造，確實取消了立三路線機會主義ab團的領導，我們工作方式有了初步的轉變。共產黨禮拜六革命競賽，識字班讀書班列甯室等新的工作方式開始建立起來了。在省的直屬[illegible]都已是收到很大的效果，提高了黨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現在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下級不能堅決的迅速的執行上級一切正確的決議與指示，尤

其是萍攸遂酃縣委對省委一切正確指示還是陽奉陰違，繼續機會主義的路線，支部生活一般的缺乏，一切國民黨的工作方式尚未澈底轉變過來。

各級黨的組織不健全，ab團改組派階級異己份子尚沒有完全澈底肅清，幹部特別缺乏，以致有許多工作無法推動。現在仍是繼續的在鬥爭中進行改造黨的組織，健全地方黨部。幹部問題除在鬥爭中經常培養與提拔工農分子外，省委已開辦一個短期訓練班，有學生一百個，時間一個月，訓練材料主要的是國際中央和省委的各種文件，採取啓發問答的教育方式。茶陵永新攸縣安福甯岡各縣亦開辦了訓練班。（下略）

㈣在去年十一月間湘贛敵人有整個計劃的向湘贛蘇區進攻，周至柔進至永新域，羅霖占據遠城，陳光中積極的向茶陵蘇區進攻。這些敵人進攻蘇區，主要的策略是首先集中力量佔據縣城及交通要道和重要村莊，建築堅固工事以圖死守陣地，經常派出部隊到各處騷擾，實行穩打穩紮逐漸推進的策略。同時實行捕捉革命羣衆，搶刼谷米糧食，姦淫婦女，火燒火殺的白色恐怖政策，另一方面欺騙壓迫羣衆組織守望隊，義勇隊，利用ab團及豪紳地主家屬富農等通消息帶路搜山捉人。但是白軍士兵接受過土地革命的宣傳，衆之五六個月沒有餉，現在沒有棉衣穿，甚至挨打挨罵，士兵生活非常痛苦。同時各處羣衆的勇氣還是很好，能夠繼續不斷的騷擾襲擊紅軍，配合廣大羣衆，幾次打倒敵人的游擊部隊，敵人更加表現非常恐慌，固守城市及工事，少數部隊不敢輕意出來騷擾

。因此，士兵及下級官長拖槍逃走投紅軍的事件時有發現。我們對於應敵的根本策略是堅決執行動員羣衆的進攻路線，加緊宣傳鼓動工作，揭破敵人的欺騙陰謀罪惡，堅決的組織羣衆動員民衆實行四方八面的騷擾敵人圍困敵人，保障鄉村政權，鞏固作戰的後方，靈活運用遊擊戰爭，實行各個擊破敵人。這一策略確實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永新敵人數人尙未撤退。（下略）

中共湘贛蘇區省委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二日

湘贛蘇區土地和商業累進稅暫行征收條例

一　土地累進稅

一，蘇維埃政府爲保障土地革命的利益，澈底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組織工農紅軍，保衞革命政權，以及創辦郵政修築道路等交通事業，改良農村水利，建立學校醫院殘廢所養老院貧兒院等公益事業，由蘇維埃政府正式決定，向富裕的農民征收極低的土地累進稅。

二，凡蘇維埃政府爲實現貧苦農民的利益，宣佈過去反動政府所有之一切捐稅厘金完

全無效，實行站在貧苦農民的利益上征收統一的累進稅。

三，凡屬參加紅軍的革命戰士，及每家平均每人每年收穫乾谷六百斤以下的貧苦農民，得由蘇維埃政府免稅。

四，土地累進稅一律以重量計算（統一每斤爲十六兩），由政府征收生產品或由農民自願扣成銀幣亦可。

五、土地累進稅率根據目前蘇區經濟情形，暫以百分之十爲標準率。

六，土地累進稅以戶口爲單位，按照農民每年每家的收穫量（卽收穫的谷石）和消費量（卽食用的谷石）的多少，除去一年全家食用（以每年每人須食用乾谷六百斤計算）外，將所剩餘乾谷按百分率累進計算，實行徵收土地累進稅，具體規定累進稅分率如下：

全家總剩餘量	稅率	實收稅
一百斤以下的	百分之〇〇•〇	〇斤
一百斤以上至二百斤以下的	百分之一〇•〇	一〇斤
二百斤以上至三百斤以下的	百分之二一•五	二三斤
三百斤以上至四百斤以下的	百分之三三•〇	三九斤
四百斤以上至五百斤以下的	百分之一四•五	五八斤

五百斤以上至六百斤以下的 八〇斤
六百斤以上至七百斤以下的 一〇五斤
七百斤以上至八百斤以下的 一三三斤
八百斤以上至九百斤以下的 一六四斤
九百斤以上至一千斤以下的 一九八斤
以下每一百斤增加百分之一六•〇
七，以各縣各直屬區蘇維埃政府爲該地最高百分之一七•五
八，徵收期限以年爲一期，限每年秋收後，百分之一九•〇
，至遲不得超過十二月。百分之二〇•五
九，各級政府所征收的累進稅，由該縣政府統一支配，作爲當地建設教育社會百分之二二•〇
各種公益事業，必須以百分之三十繳歸省蘇維埃政府。
十，凡菜油苧麻紙張木材樟腦油茶葉等大宗農業出產品得由各縣或直區蘇維埃政府徵收之
另訂極輕之稅則交省蘇批准徵收累進稅，其餘農業附產一律免稅。
十一，征收辦法，由鄉蘇維埃政府召集工農兵代表大會或羣衆大會詳細解釋征收稅務之意義及辦法，大會選舉有信仰的貧苦農民五人至七人組織稅收委員會負責辦理徵收之，如發現隱瞞不報或以多報少者，由省蘇維埃製定累進稅懲罰條例，由羣衆監督執行完畢，

實行嚴重懲罰。

十二，本稅則經全省工農兵代表大會或三分之二以上縣蘇之請求，得隨時修改之。

十三，本稅則自公布之日施行。

二　商業累進稅

爲着整理蘇維埃區域的貿易，在准許商人自由營業，與保障貧苦工農及小商人的利益，抑制私人資本超度的發展，而走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蘇維埃政府特規定下列條例爲目前蘇維埃區域商業累進稅徵收稅則。

一，凡准許在蘇維埃政府下營業的商店，須依照本條例繳納商業累進稅。

二，取消過去反動政府一切厘金關卡與各種苛捐雜稅，實行征收保護貧苦工農小商人利益的商業累進稅，作有利於貧苦工農各種社會建設事宜之用。

三，按照商店資本之多少（金錢貨品舖店等統計），以五十元起碼利潤。

四，稅收的標準按照商店種類而決定，商店共分爲下列三種：

㈠必需品——茶油食鹽洋火藥材等一律免稅。

㈡普通品——洋油粗布文具紙張等，以平均年利二分計算，其徵收稅率如下：

資本總數	征收率	實收數

如下：㈢以

資本總數	徵收率	實收數
五十元以下的	百分之〇	〇
五十元以上至一百元以下的	百分之三	三元
一百元以上至二百元以下的	百分之四	八元
二百元以上至三百元以下的	百分之五	十五元
五十元以下的	百分之〇•〇	二元
五十元以上至一百元以下的	百分之二•〇	五元
一百元以上至二百元以下的	百分之二•五	九元
二百元以上至三百元以下的	百分之三•〇	十四元
三百元以上至四百元以下的	百分之三•五	二十元
四百元以上至五百元以下的	百分之四•〇	二十七元
五百元以上至六百元以下的	百分之四•五	三十五元
六百元以上至七百元以下的	百分之五•〇	

下每一百元增加百分之零五，征收率照推。

奢侈品——洋貨煙酒等，按照資本多少，以平均年利三分計算，其徵收稅率

五，三百元以上至四百元以下的 二十四元
六，四百元以上至五百元以下的 三十五元
期不交。五百元以上至六百元以下的 四十八元
七，六百元以下每百元增加百分之一，征收率 六十三元
以各縣及直區蘇維埃政府，爲該地 百分之六
征收期限一年分三期，每四個月爲 百分之七
一期，每期繳納全年稅率三分之一，不得逾 百分之八
廢社會交 各級政府所徵收之累進稅，集中縣 百分之九
八，通外，以百分之三十彙送省蘇維埃
報蘇維埃 店員工人學徒及貧民有監督商店資
九，政府後照累進稅懲罰條例嚴行處罰
十，本條例經全省工農兵代表大會三分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之二以上縣蘇之請求，得隨時修改之。

路光明週報

第二十二期

一九三二年三月卅日出版

紅旗週報 三十一期

目錄

論布爾塞維主義史中的幾個問題

國民黨出賣上海的無恥勾當

日內瓦的『軍縮』會議

某某兵工廠罷工鬥爭的經過和教訓

工會組織問題

每期定價大洋三分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出版

論布爾塞維主義史中的幾個問題

（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

親愛的同志們！

我堅決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雜誌（一九三一年第六期）登載斯路斯基所著的反駁的牛托洛斯基的論文：『布爾塞維克論戰前危機時期內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作爲討論的論文。

斯路斯基武斷的說，列甯（布爾塞維克）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及一般的戰前社會民主黨內的中庸主義的危險，即對於掩藏的機會主義的危險，對於對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的危險估量不足。換句話說，斯路斯基認定列甯（布爾塞維克）沒有對機會主義作不調和的鬥爭，因爲對中庸主義估量的不足，就是實際上等於放棄對機會主義的鬥爭。所得的結論是：在戰前的時期，列甯并不是一個眞正布爾塞維克；他不曾變爲一個眞正的斯路斯基在他的論文中所說的。一直等到帝國主義戰爭時期，甚至等到這個戰爭結束的時期。這便是對『史家』是一個造謠汚蔑的人，反來

和他討論，供給他說話的講壇。我不能不反對把斯路斯基的論文，登載在你們的『編輯部聲明』，承認編輯部登載斯路斯基的論文，因爲我們不能把列甯的布爾塞維克主義作爲問題來討論，不能討論列甯是不是一個布爾塞維克。

十月二十日，你們給中央的一篇『編輯部聲明』，作爲討論的論文，犯了一種錯誤。這自然是對的，雖然你們編輯部的聲明，經過好久的時間才發表出來。但是在你們的聲明中，又犯了一個新的錯誤，因爲你們的『編輯部，認定對於戰前布爾塞維克與第二國際的關係的整個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雜誌中繼續審查，在政治上是極端迫切和極端必要的』。這樣，你們想把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公理，當作問題來討論。這樣，你們想把列甯的布爾塞維克主義，從公理變作問題，來加以『繼續審查』。爲什麼？理由在那裏？我們都知道：列甯主義是從反對各種機會主義反對其中的西歐的中庸主義（考茨基）與我們國內的中庸主義（托洛斯基等）的無情鬥爭中產生，長大，和强固起來的。這一點甚至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直接敵人，也不能否認的。這是一個公理。但是你們想開倒車，把公理變作問題，加以進一步的審查。爲什麼？理由在那裏？也許因爲不知道布爾塞維克主義吧？也許因爲着魔爛的自由主義，使斯路斯基之流與托洛斯基的其他高足弟子們，不敢說他人褻着他們的唉香吧？這是十分奇

怪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的實現，確妨害了布爾塞維克的重大利益。……

斯路斯基的論文中，編輯部認爲有什麼眞值得討論呢？

一　斯路斯基說，列甯（布爾塞維克），沒有執行一種路線，和戰前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與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實行分裂。你們要討論來反對斯路斯基的托洛斯基理論。討論什麼？斯路斯基汚蔑列甯——布爾塞維克，這還不明顯麼？應該把汚蔑加以申斥，不應該將牠當作討論的題目。

每個布爾塞維克，只要他是一個布爾塞維克，知道遠在大戰以前，從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四年以後，那時俄國布爾塞維克的團體成立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也才出現，列甯便執行一個路線，企圖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國際內，尤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實行分裂。每個布爾塞維克都知道，恰巧因爲這個緣故，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才於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賜予布爾塞維克一個『分裂者』與『破壞者』的綽號。第二國際的左派社會民主黨，尤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左派，簡直沒有能力，組織力量既是薄弱，思想準備也很不夠，甚至分裂的話也不敢提，那末列甯怎樣辦呢，布爾塞維克又怎樣辦呢？自然不能要求列甯，要求布爾塞維克在俄國替西歐黨的左派執行分裂的辦法。而況左派社會民主黨，不僅在戰前表現組織上與思想上的弱點，就是在戰後也還是這樣的。我們都知道列甯的著名論文「關於盧森堡小冊」中對於德國左派社

會民主黨的估量。這篇論文，是一九一六年十月，即是說，在大戰開始兩年多以後所發表的，列甯在論文中批評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所犯的一些錯誤，他指出了『一切德國左派的弱點，他們（左派）陷入考茨基主義的虛僞與腐朽的羅網中，對於機會主義者採取「和睦」的態度。盧森堡沒有完全從德國社會民主黨甚至左派的影響底下解放出來，他們（左派）不敢澈底叫出革命的口號來」。（見列甯全集第十九卷二二七至二二八頁）。

在第二國際的一切政黨當中，那時只有俄國的布塞爾維克，由於他們的組織經驗與思想準備，才能夠走向分裂的道路，和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一切機會主義者實行脫離。假如斯路斯基派不企圖證明而只是假定：列甯與俄國布爾塞維克，沒有用極大的努力，來組織脫離機會主義者（蒲列漢諾夫，馬爾托夫，唐恩），來驅逐中庸主義者（托洛斯基等），那末駁詰列甯的布爾塞維克的布爾塞維克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是可能的。但是關於這一點，斯路斯基等不敢作這種離奇怪誕的假定。他們不敢這樣做，因為他們知道一九〇四到一九一二年俄國布爾塞維克執行了脫離各派機會主義的堅決政策，和這種假定恰恰相反。他們不敢這樣做，因為他們知道會受馬上受公衆的辱罵。

但是這裏有一個問題：俄國布爾塞維克能否在帝國主義戰爭前，即一九一二年，實行脫離機會主義者與中庸主義者調和派，同時却不脫離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

者與中庸主義者呢？誰人能夠懷疑：俄國布爾塞維克認定他們對於機會主義的政策，是西歐左派應效法的模範呢？誰人能夠懷疑：俄國布爾塞維克督促西歐社會民主黨左派，尤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來脫離機會主義者與中庸主義者以後，沒有成熟到追隨俄國布爾塞維克的背後，這不是列寧與俄國布爾塞維克的過錯。

二　斯路斯基指斥列寧與布爾塞維克，沒有堅決地擁護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只允在嚴重的保留條件下來擁護他，因爲有派別的鬥爭，不能無條件的擁護。你們要討論反對這個造謠的說法嗎？到底要討論什麼呢？斯路斯基用欺詐手段，籍口指斥列寧與布爾塞維克，來掩護德國左派地位中的缺點，難道這還不明顯嗎？布爾塞維克對於德國的左派，對於動搖在布爾塞維克主義與孟塞維克主義之間的左派，非有嚴重的附帶條件，非有嚴格的批評他們的錯誤，便不能擁護他們，這樣才不至出賣工人階級與牠的革命，難道這還不明顯嗎？對於虛僞的造謠，必須加以申斥，不可把牠當作討論的題目。

不錯，布爾塞維克只在嚴重的附帶條件之下，才擁護德國的左派社會民主黨，而批評了牠半孟塞維克的錯誤。但是爲了這點，應當對布爾塞維克表示敬意，不應該加以責備。

有人懷疑這點嗎？

讓我們檢閱歷史上最顯著的事實。

A

一九〇三年，俄國的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關於入黨的問題，有激烈的爭執。布爾塞維克，提出了入黨的條件，意在於組織上建立一個障礙，防止非無產階級分子，大批地混入黨內。那時俄國革命，尚屬於資產階級民主性，這種大批的混入黨內的危險，再切實沒有了。俄國的孟塞維克，採取了相反的立場，大開黨的門戶，讓非無產階級分子進來。因爲俄國革命的問題，關於世界革命運動頗關重要，所以，西歐社會民主黨，決定干與了。結果怎麼樣呢？他們兩者都反對布爾塞維克，申斥他們爲極端的集中主義與布郎基主義傾向。嗣後，這些皮相的小資產階級的官衙，被孟塞維克抓住了，傳播於全世界。

B

一九〇五年，俄國的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關於俄國革命性質的問題，發生了意見上的爭執。布爾塞維克主張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聯合的思想，他們肯定的說：要把事變向前推移，進到工農民主專，政以便在貧農的擁護之下立即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到社會主義革命。俄國的孟塞維克否認資產階級聯合的政策，並宣佈了工農革命民權的觀念，否認工農聯合的政策情願和自由資產階級革命發展相矛盾的。關於這一爭論，暴反動的布郎基主義的公式，而與資產階級革命發展相矛盾的。關於這一爭論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巴爾孚斯與盧森堡，拉拉邦的半孟塞維克的不斷革命的公式（對於馬克斯革命觀的曲解）其中充滿了孟塞維克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對立起來。後來托洛斯基（馬爾托夫也接收了一部分）接受了這一半孟塞維克的不斷革命觀念，并且使用牠做一個反對列甯主義的武器。

C 戰前第二國際的諸政黨所急待解決的問題，便是民族與殖民地問題，解放被壓迫民族與殖民地問題，反帝鬥爭的方法問題，推倒帝國主義，提議擁護被壓迫民族與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要民族自決，並且提議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與被壓迫國家的革命解放運動，建立聯合戰線。因爲這個理由，各國的機會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都毫不猶豫地攻擊布爾塞維克。把布爾塞維克當作瘋狗。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左派，採取了什麼態度呢？他們規定了一個烏主義理論（直至民族的分立與獨立國家的成立，拒絕馬克斯所主張的民族自決權的原則（直至民族解放運動組成聯合戰線的可能，並且把這個半孟塞維克的混合物，即是說，把這個輕視民族與殖民地與被壓迫國家的解放運動的嚴重革命意義，否認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解放問題的估量，和布爾塞維克所代表的馬克斯觀念對立起來。應該記得：後來

托洛斯基撿拾這個半孟塞維克的混合物，把牠當作一個武器來反對列甯主義。

這些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的錯誤，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不必說起德國左派的其他錯誤，因爲列甯在他的論文中加以嚴格的批評了。

他們（左派）估量布爾塞維克在十月暴動時期所執行的政策，也犯了種種錯誤，我也可不必提及。

德國左派的這些錯誤，是戰前時期史的一部分，這是否證明：左派社會民主黨，雖然帶着左傾的色彩，還沒有從孟塞維克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呢？

不錯的，德國左派，不僅徒然犯了一些錯誤。他們的紀錄，包含着偉大的與眞正革命的行爲。這就是暗指着他們在國內政治問題中所作的許多可敬的行動與所採取的革命態度，尤其是關於選舉鬥爭，關於國會內與國會外的鬥爭，關於總罷工，關於戰爭，關於一九〇五俄國革命的問題等等。因爲恰是這個原故，布爾塞維克才把他們當作左派，才擁護他們，鼓勵他們前進。但是德國的左派社會民主黨，同時犯了許多嚴重的政治與理論上的錯誤，沒有脫離孟塞維克的影響，所以需要布爾塞維克的嚴重批評，我們不能抹煞這一事實。

你們想一想，列甯與布爾塞維克，假如他們不出賣工人階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能否擁護西歐的左派社會民主黨而不加上嚴重的附帶條件不嚴重地批

靜這些錯誤呢？

斯路斯基，假若是一個布爾塞維克，就應該稱頌而不應該責備列甯與布爾塞維克，現在却責備他們了，這是否明顯地揭破了他自己完全是一個半孟塞維克，完全載着托洛斯基的面具呢？

斯路斯基假定：列甯與布爾塞維克犧牲了國際革命的偉大原則，來擁護自己派別的利益。這種造謠汚蔑，再可恥也沒有了，自不必加以申辯。再可恥也沒有了，因爲孟塞維克中最朱拙的分子。也開始覺悟到：俄國革命，不是俄國人的私事，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事業，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事業。再可恥也沒有了，因爲第二國際的造謠專家，也開始見到：布爾塞維克的一貫國際主義，是極端革命的，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給予全世界工人的模範。

俄國布爾塞維克，把俄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如黨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態度問題，工農聯合的問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國會內與國會外的鬥爭，總罷工問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革命的問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國內與國際的問題，帝國主義，民族自決，被壓迫民族與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擁護這一運動的問題，等等，通統都提出來。他們提出這些問題，作爲試金石，來考驗西歐社會民主黨左派對革命

是否堅決。他們沒有權利這樣做麼？他們自然是有的。他們不僅有這一權利，而且有這一義務，這是他們的義務，因爲這些問題，同時是世界革命的根本問題，布爾塞維克的政策與策略，都以世界革命的任務爲轉移。這是他們的義務，因爲只有藉這些問題，來試驗第二國際的這一或那一政團的眞正革命精神。所謂俄國布爾塞維克的派別精神，到底在那裏呢？這與派別觀念有什麼關係呢？

在一九〇二年，列甯在他的『做什麼？』小冊子中寫了：

『歷史替我們定下了一個緊急任務，比任何國家內無產階級的任何緊急任務，還要革命些。這一任務的完成，就是要破壞歐洲反動（已經說過）與亞洲反動的最有力量的擁護者，就可以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列甯全集第十四卷下半卷第一五六頁）。

自從『做什麼？』小冊子出版以後，已經有了三十年。沒有一個人將要否認：這三十年當中的事變，完全證實了列甯的話。這是不是說，俄國革命，在從前以至現在，是世界革命的焦點，俄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自從前以至現在，又是世界革命的根本問題呢？

是不是明顯地只有藉這些根本問題，才能眞正試驗西歐左派社會民主黨的革命精神呢？

認定這些問題是派別問題的先生們，是不是明顯地完全表現自己的落伍呢？

三　斯路斯基說，找不着充分的正式文件來證明列甯執行了堅決的不可調和的鬥爭來反對中庸主義。他把這個官僚式的理論，認作不可辯駁的論據，來擁護「列甯（布爾塞維克）輕視第二國際內中庸主義的危險」的武斷說法。你們要討論反對這種無意識的造謠的說法麼？究竟要討論什麼呢？是不是不要討論，已經充分表現着：斯路斯基藉口文件，企圖掩飾他的觀點的欺僞性呢？

斯路斯基認爲現存的黨的文件不充分。爲什麼？他如何證明這一說法？關於第二國際的路線與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黨內鬪爭路線的文件，大家都知道的文件，還不足以完全表現列甯與布爾塞維克在反對機會主義與中庸主義的鬥爭中，採取革命的不可調和的態度麼？斯路斯基是不是知道這些文件呢？他還要的是什麼文件呢？

讓我們假定：除開已經知道的文件外，還找着了許多別的文件，譬如布爾塞維克的決議案。注重有破壞中庸主義的必要。這種純粹紙下的文件，是否可以充分證明布爾塞維克的眞正革命精神與中庸主義的眞正不調和性呢？除開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以外，誰人依靠僅僅紙上的文件呢。除開管卷的以外，誰不知道對於黨與領袖，應該首先就他們的行動來試驗他們呢？歷史上有不少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很願意簽字一切革命的決議案，以便保護自己不受嚴格的批評。這不是說，他們受了刺激，要求別國的工人政執行了這些決議案。歷史上也有不少的社會主義者

無採取最革命的行動。但是這不是說，他們沒有在黨內或國內投降了自己的機會主義者，投降了自己的資產階級。這是不是列甯教訓我們判定革命的政黨，傾向與領袖，不依照他們的宣言與決議，而要依照他們的行動的理由呢？

倘使斯路斯基眞要試驗列甯與布爾塞維克對於中庸主義的不調和態度，是不是不應該拿起少數文件與兩三封私信做論文的根據，而應該拿起布爾塞維克的歷史與行動；來作檢查的基礎呢？那時候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沒有機會主義與中庸主義者麼？布爾塞維克沒有對這一切傾向作堅決的不可調和的鬥爭麼？這些傾向，是不是在思想上與組織上與西歐的機會主義與中庸主義有聯系呢？

布爾塞維克，是不是曾經打碎了機會主義與中庸主義，而世界上其牠左翼政團却沒有這樣做呢？這樣看來，爲什麼可以說，列甯與布爾塞維克的特點的效能，？這些事實，有決定布爾塞維克的特點的效能，爲什麼斯路斯基沒有提及呢？爲什麼他採用最不可靠的方法，來摸索偶然拾得的文件呢？

因爲採用最可靠的方法，從行動上考驗布爾塞維克，便要推翻斯路斯基的觀點。

因爲從行動上考驗布爾塞維克，便可證明布爾塞維克是世界上唯一的革命組織，眞正完全打倒了機會主義者與中庸主義者，把他們逐出黨外。

因爲參考布爾塞維克的眞實行動與眞實歷史，便可證明斯路斯基的教師們，倒托洛

斯基派，組成爲主要目標來鼓勵俄國的中庸主義，並且創立一個特別組織，即「八月聯盟」，來實現這一目的。

因爲從行動上考驗布爾塞維克，便會揭破斯路斯基的面具，揭露他是僞造黨史者，他想隱蔽戰前托洛斯基主義的中庸主義性質，便污蔑列甯與布爾塞維克，說他們輕視了中庸主義的危險。

編輯部的同志們，這便是斯路斯基與他的讓友的真面目。

你們可以了解：編輯部曾經允許和一個僞造黨史的人互相討論，確是一個錯誤。

編輯們爲什麼採取這樣錯誤的路線呢？我相信原因是：布爾塞維克內有一部分，現在接受了厭朽的托洛斯基主義，是共產主義的一部分。

雖然他是錯誤的，而且犯了愚笨的甚至反蘇維埃的活動，牠仍然是共產主義的一部分。所以拿相當的自由主義來對付托洛斯基派與具有托洛斯基傾向的人們。這種對托洛斯基主義的觀念，自不必說，是非常錯誤的，危險的。事實上，托洛斯基主義在好久以前便不是共產主義的一部分了。事實上，托洛斯基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反對共產主義，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

誰供給了反革命資產階級以思想上的武器，來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說我們國家的不能建設社會主義，說布爾塞維克要不可避免地退化，等等，這不是思想上的武器麼？

這一武器，是由托洛斯基主義供給的。蘇聯內部一切反蘇維埃的團體，在他們企圖證明反蘇聯鬬爭的不可避免性，曾經援引托洛斯基主義的著名理論，如「不能在我國內建設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不可避免地衰退」，「或許恢復資本主義」。這不僅僅是偶然的事實。

誰供給了蘇聯內反革命資產階級以策略上的武器，來作反蘇維埃政權的種種企圖呢？這個武器，是由托洛斯基派，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企圖於莫斯科與列甯格勒組織反蘇維埃的示威。事實上，托洛斯基派所供給的。托洛斯基派反蘇維埃行動，鼓勵了資產階級，給予他們一個推動，來刺激資產階級專家做破壞工作。

誰供給反革命資產階級以組織上的武器，來作反蘇維埃團體的秘密工作，便利了蘇聯內反蘇維埃團體的組織？這武器是由托洛斯基派供給的，他們組織了反布爾塞維克的秘密團體。事實上，托洛斯基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托洛斯基派所做的反蘇維埃的秘密工作，便利了蘇聯內反蘇維埃團體的組織。

以自由主義的態度去對付托洛斯基主義，——不論這一主義是如何打得粉碎，如何掩飾，——即使是等於犯罪，等於叛賣工人階級。

所以，有些「文學家」「史學家」企圖把這種戴假面具的托洛斯基主義偷運到我們的宣傳品中來，布爾塞維克必須堅決地加以摧毀。

因此，不能免許和偷運托洛斯基主義的人們來自由討論。

我覺得偷運托洛斯基主義的『史學家』與『文學家』，正在沿着兩條路線，執行托洛斯基的活動。

第一、他們企圖證明：戰前列甯輕視了中庸主義的危險，讓無經驗的讀者推測到那時的列甯，還不是一個眞正革命者，他在戰後，在托洛斯基幫助他改造自身以後，才變爲一個革命者。斯路斯基可視爲這類偷運者的典型代表，從以上看來，斯路斯基與他的夥計們，值不得很多的注意。

第二、他們企圖證明：列甯不曾了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須要，無經驗的讀者，自然又要推測到那時列甯還不是眞正布爾塞維克，他（列甯）不曾了解這一轉變的必須，一直等到戰後，那時他得到托洛斯基的幫助才改造自己。這類偷運者的典型代表，茂拉施維其，他著了『蘇聯共產黨史』。回溯一九〇五年，列甯寫着，『我們將要立刻開始，依照我們的權力，即有階級覺悟與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權力，來推進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不半途而廢』。同樣性質的事實與文件，在列甯文集中可以找到的，不知多少。但是茂拉施維其，是不關心列甯的生活與著作的。他與他的夥計，首先戴着布爾塞維克面具，從事著作，然後把反偷運進來，汚蔑布爾塞維克，僞造布爾塞維克黨史。

你們可以了解，瓦拉施維其夥計們與斯路斯基夥計們，是同樣無價值。

這些都是托洛斯基偷運者的別動隊。

你們自己將要知道：你們的編輯工作，不是便利這類史學家的偷運活動，

一個說話的講壇。

依我看來，編輯的工作，是提高布爾塞維克主義史到必須的水平線，指導的研究進入科學的布爾塞維克道路，銳利地監視黨史的托洛斯基主義者與其他有系統地揭破他們的假面具。

這是更加必須的，因爲有些史學家——這裏所指的史學家，是屬於我們黨的布爾維克史學家的布爾塞維克道路，銳利地監視黨史的托洛斯基主義者與其他幸得很，甚至還不能避免錯誤，足以幫助斯路斯基與瓦拉施維其夥計們製造謠言。不，雖然有許多優點，却包含着許多歷史性質的書籍共產主義敬禮。

斯達林　順致

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日

國民黨出賣上海的無恥勾當

范亢

上海戰爭發生之後，我們早就指出國民黨的失敗主義。上海兵士羣衆和勞動民衆反

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鬥，現在果然已經被國民黨出賣了。

上海鬧北南市和吳淞的中國軍隊已經完全撤退了。兵士羣衆一個月的英勇的戰鬥，一萬多人的性命，一百萬民衆的失業遭難……都只算是國民黨軍閥的犧牲品，這是他們博得日本帝國主義稱讚一聲『新英雄』的犧牲品，這是他們玩弄民衆和兵士的犧牲品，列强出來干涉的苦肉計的犧牲品！

上海的反日戰爭，如果勞動民衆和兵士羣衆取得了自己來領導的可能，本來是一定可以勝利的。現在，因爲國民黨軍閥霸占着軍隊的指揮權而失敗了，——國民黨原本是抱定了失敗主義而來『指揮作戰』的，原本是用假意的『抵抗』欺騙着羣衆，而來達到他們的不抵抗主義的目的的！關於上海戰爭失敗的原因，請看大陸報描寫的事實：

『日軍可藉租界爲保障，其戰敗後退回租界整理者不止一次，即日本當道亦承認海軍陸戰隊曾迭遭殲滅之危，幸及時退入租界得免潰覆。反之，中國軍隊則因須保持租界之中立，作戰須極謹愼，追逐日陸戰隊時，未嘗有一次追入租界。中國司令深知有時以攻爲守，最爲上策，當日軍猛攻江灣廟行時，乘虛襲攻虹口日軍根據地爲最優之戰略，但以此舉將違犯租界之中立，卒未實行』。

中國軍隊的總司令明明知道有這個『最優之戰略……而卒未實行』，——這難道還是故意製造自己的失敗麼?!

因爲中國國民黨軍閥的假意抵抗，所以他們能夠部分的維持自己對於兵士羣衆的指揮權，他們因此就可以這樣無恥的出賣上海，——借用虹口日軍的炮火逼迫自己的兵士同意退却的命令。可是，國民黨的無恥還不止此。

兵士羣衆的革命戰鬪，不能夠容許他們充分自由的投降退却。於是乎他們又想出一條妙計。這就是三月一日瀏河方面日本兵二萬餘人登陸的假消息。二月二十九日的上海報紙，一致的說日本兵將要有一千多人在瀏河上岸，抄襲中國軍隊的後路。而三月二日（三月一日）日軍有兩萬餘人（外傳千餘人不確）登陸」。這明明是恐嚇前線兵士，故意製造恐慌的空氣，然後下命令退却。第一、瀏河方面的江岸，根本沒有一夜之間給兩萬多地理生疏的日軍在烏黑大暗之中登陸的可能。第二、日軍襲擊瀏河的消息，中國軍部方面早就接到，如果派兵堵截，那就可以不怕日軍登陸來抄襲後路。這是蔣光鼐蔡廷楷等等故意放任敵軍，以便逼着自己的兵士退却。所謂『愛國將軍』的無恥還有限度嗎！

然而，國民黨的造謠欺騙自相矛盾還不止此。上海退兵之後，蔣光鼐等等宣言，說什麼這是戰略上的退却，說還要立即反攻等等，可是，第二道防線，說這些宣言發表的那一天，同時發現了中央政府外交部的一個聲明，那聲明說：『查中日代表倒英海軍提督克萊爵士之斡旋，曾在甘特軍艦會商立即停止敵對之基本條件，當經

獲得諒解如下：……中國軍隊先退至眞茹，
雙方上述撤退完竣後，中國軍隊退至南翔
謂中國政府業經贊同』。這就很明白的了：中國方面的退兵，並不是什麼戰略上的退却
，而是和日本『諒解』了自動的單方面執行退兵的條件。而且三月四日又發見了一個蔡
廷楷等等的通電，說明是『東夕（三月一日）奉命將前線陣地放棄』。據以前的消息是
因爲三月一日晚瀏河有二萬多日兵，所以退却的，而照這個通電却是奉着三月一日晚的
中央政府命令。這已經是上海軍部報告那個消息之後而得到了中
央政府答覆的命令嗎!?足見得退兵的命令並不是根據軍部的消息，而是根據於外交上的
『諒解』！上海兵士羣衆在前線作戰，屢次得到了英勇的勝利，——在這種情形之下，汪
蔣政府居然主張雙方退兵，這已經是該殺的了，而現在事實上竟做到了中國單方面自動
退兵的地步，還要說什麼『長期抵抗』，『立謀反攻』，這眞是不要臉到了極點，這眞
罪該千刀萬剮！

不但如此，以前汪蔣政府屢次說已經增加援兵，只因爲『軍事上的祕密』，不能宣佈
。而上海退兵之後，事實就大大的明瞭了。原來除出原來駐在上海的第十九路軍之外
，只有原來駐在江蘇的第五軍也並沒有在蘇州瀏河方面佈防。第十九路軍
前線的兵士在前幾天只聽見說後方有救兵來了；這些欺騙的所謂『軍部消息』，目的是

在使羣衆不去注意監督『愛國將軍』的戰略。結果是由他們放任日軍在瀏河登陸了。然後，裝出無可奈何的樣子，下命令退守所謂第二道防線。其實，這就是顏惠慶在國際聯盟宣言的『中國軍隊已經實行退却了二十公里』這就是自動的執行日本天皇和帝國主義上的諭！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到現在已經完全揭穿了，他們是故意不派軍隊來援助上海的兵士羣衆和勞動民衆，故意製造中國的失敗，而表面上說些騙羣衆的鬼話，什麼『長期抵抗』，什麼『全國整個計劃』，——目的只在於巧妙的精細的實行賣國賣民！

國民黨出賣上海的無恥勾當，已經完全暴露在民衆的前面。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劉蘆隱（胡漢民孫科一派的），在上海退兵之後，發表一篇談話，請大家看他的賣國供狀：

『所以在上海開始軍事行動者，無非欲轉移國際間之輿論，而使世界得一公平之眞理而已。現在國際空氣既在我軍作戰後已轉移，則我之目的已達』（！）

原來國民黨在上海和日本打仗，根本就罰咒不要打退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而只要打給英美列强看看，只要借這個苦肉計『激動世界的公平眞理』，就是請英美列强來和日本共同瓜分。現在『目的已達』，可以退兵，可以讓日本和列强來管理上海，設立所謂中立區域等等了！而且，國民黨在上海和日本打仗，根本就不是他們自己願意打的，這是被兵士民衆的革命情緒逼出來的。他們的『打仗』還是打給羣衆看看的，爲的是要欺騙羣衆，維持自己對於軍隊的指揮權，以便指揮兵士退却；現在這個目的也一部分達

到了，所以想繼續這種無恥勾當，進一步的賣國了。關於這一點，國民黨自然不肯公開說出來。但是，革命的中國無產階級一定要揭穿他們的這個假面具！

中國的勞動民衆和兵士羣衆啊！你們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起來鬥爭，建立自己的政權，自己的軍隊，推翻這種無恥的賣國的國民黨，然後才能夠解放中國，解放自己，驅逐日本和一切帝國主義的勢力！

三月六日

日內瓦的「軍縮」會議

慧素

一

遠東的天地，正激響着飛機大砲的轟炸，屠殺着中國無數千萬的勞動民衆之際，國主義強盜們，竟無恥地在日內瓦召開着世界的「軍縮」會議！艦艦巨艦，機槍毒彈，破風乘浪地衝擊着太平洋的心胸之時，帝國主義强盜們，竟虛僞地呼喊着限制巨艦大炮，禁止毒彈毒氣！虛僞無恥，已成爲强盜們的專賣特許了！

但是，虛僞畢竟掩蓋不了本性，牠們張牙舞爪地正在日內瓦湖中興波作浪。層層地剝去牠們的假面具，暴露牠們的猙獰面目，因此，不得不是我們的任務。

二

強盜們假借『軍縮』名義，歷來已不止一次二次了，但是，愈是牠們熱中於名義的軍縮，而軍事工業愈是增加興盛。卽就一九二九年以來，根據美國外交政策協會的發表，軍事數目之支出，其增加也是很大了，卽美國帝國主義增加百分之四七，法帝國主義增加百分之四三，日帝國主義增加百分之二五，德意志增加百分之四〇，意大利增加百分之一五。而且，實際的支出，更有甚於這一預算的表面數額。

可知，帝國主義強盜們，是在儘力擴大軍備之際，來開其所謂『軍縮』者，是要在軍縮的名義之下，來儘量擴大其軍備。

帝國主義強盜們在這樣的準備之下，參加着目內瓦的世界『軍縮』會議，牠們的目的，不待會議的完了，已是彰明昭著了！

三

到會代表四千人，參加國家六十四國，主席是英國工黨的漢德遜先生，而且，在這東用大炮飛機海軍屠殺中國民衆，鎮壓中國革命和進攻蘇聯的日帝國主義的代表，佔最多數的九十人。

這就是二月二日在日內瓦開會的世界『軍縮』會議的意義。

自然，帝國主義的代辯者，在『集合十七萬萬人之代表於一堂，爲世界大戰以後最重要的運動』（漢德遜的開會辭）的席上，是不會忘掉利用時機來欺騙廣大勞動羣衆的。他們要表示其參加會議，好似眞正爲着軍縮；特別是金融資本家的忠實的從僕，社會民主主義者漢德遜之流，不會忘記讚美帝國主義的政策，散播好像帝國主義國家是會減縮軍備的幻想。在他開會辭的結語中，漢德遜先生，餘音嫋嫋地說：

『將來所遇之困難，誠然甚多，但吾人不信有失敗之可能』。

這就是一切社會民主主義者欺瞞幷叛背無產階級利益之最上的口號，出賣階級利益之最險的手段，同時，是其擁護帝國主義戰爭之最主要的方法。

第二國際領導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僅英國，不僅漢德遜是如此，美法德日以及比利時等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都同樣在讚助幷擁護金融資本家的『軍縮』政策，他們在這次千載一時的機會——服務資本家的機會上——要表示其十足的忠誠心給主子看看，那是很明顯的事實。

在忠誠的從僕社會民主黨人的擁護之下，帝國主義的強盜們，樂得多散佈一些和平的幻想，因此：所謂英美法日意戰後五大強盜們，在『軍縮』大會上，先後的表示出好像願意減縮軍備的樣子。英國強盜說：『英國在原則上贊成完全廢除潛艇，及減縮軍艦之數量與地位及大炮之口徑（西門演說辭），美國強盜亦說：贊成廢除天空轟炸，完全廢止毒瓦斯及細菌戰爭（吉勃生語），意國強盜則說：廢除主力艦，潛艇，飛機母艦，重炮隊，坦克車，轟炸飛機化學戰爭（格蘭弟語），日本強盜亦說：贊成廢除天空轟擊，用毒瓦斯與細菌（松平氏之演說辭），而法國強盜亦以保障和平爲旗幟而提出所謂國際軍隊之組織（泰狄歐之建議）。

這樣，任何帝國主義，都裝出一種情願除去其毒牙利爪而廢除軍備的樣子。但是，這很明顯的，決不是帝國主義強盜們心願解除自己武裝之表示，恰恰相反，這不過是要欺瞞羣衆和解除敵人的武裝之口頭禪而已。誠如這一切帝國主義的代辯者所說，則軍縮會議早已不必一開再開，以至開到無數次而軍備反形增強了的！

五

這種公開的自欺欺人的把戲，帝國主義的代辯者何嘗不看得清楚？西班牙代表馬達利亞格氏之哄笑全日內瓦的新伊索寓言，除了資本家走狗之本能的反蘇聯的本質之外，

的確不分地表示了帝國主義者加「軍縮」會議的心理。他說：有五種動物，在沿地上召開全般的軍縮會議。此五者就是獅子，老鷹，老虎，野牛與熊。獅子眼看着老鷹，要牠廢除雙翼；老鷹卽向野牛，請牠免除兩角，而野牛則向老虎，表示牠須除去利爪，於是最後熊出來發言，要求大家廢除全部軍備，以便牠可以捕住此沿地四友於掌上。

此最後的熊的提議，不消說的是在指示蘇聯之普遍的軍縮提案，是要把全世界無產階級所熱烈要求的軍備全廢之提議，曲解爲蘇聯的利己政策，以挑撥反蘇聯的情緒，走狗們這種勾當，自然是表示盡忠其主的熱情，但我們所要力說的，就是這個新伊索寓言，完全表示了英美法日意借帝國主義的「軍縮」提議，完全暴露了各帝國主義的「軍縮」假面具之一面。

法德的利害矛盾，已經包藏着再度佔領萊茵流域的危機，美日的關係，亦已進展到武力相見於太平洋的階段，英美的交惡，法意的爭霸歐洲，這一複雜交錯的矛盾衝突，卸無日帝國主義在遠東的耀武揚威，掠奪中國的戰爭，亦已至拔劍相向之時，軍備擴充之不暇，有何縮少之可言？

人們當能回想十八年前，當帝國主義開始肉搏之前，又何嘗不曾舉行着所謂「軍縮會議」？然而中歐的星火，終至燎原，四年的血戰，幷不產生叛徒考茨基們所想像的「軍縮和平」世界，而是更殘暴更兇狠更廣泛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準備與屠殺政策！

六

黑格爾曾經說過，一切世界史的大事件與大人物，將二度相見於歷史舞台，記附加一句，新的歷史產生新的情勢。世界現在逼近了一九一四年的重演階段，是一九一四年一樣的重復。

地球的六分之一，現在有勝利的無產階級的祖國，全世界的到處，現在有列的血的鍛練的各國共產黨，而且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的火由正在燃發！

帝國主義是不能自持地戰慄着！但是，絕望的掙扎，使牠們發見了『國際軍護符。法蘭西帝國主義正在運用這面大纛，積極地進出於『軍縮』場上。

『法國建議組織國際警察，預防戰爭，組織國際軍隊，制止戰爭及協助被侵略國家，此項警察與軍隊，統歸國際聯盟指揮，只專歸國聯使用。凡長距離大炮與一萬噸以上之潛艇等，

這就是泰迪歐聲言深得『全法人民所擁護』的法國提議，這就是法帝國主義全與維持凡爾賽講和條約之根本原則所結成的提議。

很明顯的，賦與帝國主義強盜們的掠奪機關國際聯盟，以陸海空軍的統率者，其目標所向，只有進攻蘇聯，鎮壓殖民地革命運動二件大事，雖三尺童子，亦是看待

出來的！但是，在英美等帝國主義代辯者的一面聲成和一面反對的聲明中，我們更看到了帝國主義之想以聯合軍力來進攻蘇聯和消滅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是如何的急逼。同時，不願在法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國際聯盟來建成這一『偉大』目標之心理，又是如何的急切啊！

帝國主義現在正爲全面地結成反蘇聯戰線而狂奔着，日內瓦的『軍縮』會議將圍繞這一重大問題之周圍而積極地進行妥協。滿洲和上海的風雲，已經準備了一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蘇聯的必須前提。白俄已經得到了先鋒的將令而開始進發。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必須迅速地起來粉碎日內瓦的陰謀！

七

日內瓦的軍縮會議，勢必成爲軍擴會議，這不僅可由强大帝國主義之上述的態度，可以證明，即由參加諸小國家代表們之熱烈的要求軍備之擴張，亦可推測其前途了。

無論帝國主義大强盜們及其從僕國家之小强盜們，努力想在軍縮名義之下，來實行其擴張軍備之實質，使『軍縮』會議成爲名實相符的軍備擴張會議；但是，眞正爲廢止軍備而儼然參加該會的蘇聯代表，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和一切勞動羣衆之全體的擁護之下，所提出的完全的及普遍的廢止軍備建議，不僅暴露了一切帝國主義强盜們之醜惡的面目，且將掀起全世界勞動羣衆爲廢止全部

軍備而鬥爭！

在蘇聯的軍備全廢的照耀一切的提案之下，帝國主義的一切『軍縮』，『軍備的詭計，是絲毫不能掩蓋得了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反對帝國主義的干涉戰爭，變帝國主義戰爭爲革命的國內戰爭，不消說的，是終止一切帝國主義的『軍縮』把戲，是達成普遍的廢止軍備之唯一而正確的途徑！

全世界的勞動羣衆，必須在無產階級先鋒各國共產黨領導之下，起來完成我們的這個任務！

三月五日

仲

某某兵工廠罷工鬥爭的經過和教訓

一、鬥爭開始時是因工人們要求增加工資，首由槍廠發生怠工，後因該廠的某同志煽動的結果，工人們都停工，關車，並一致的向廠外衝出去，行到廠門口時，鎗廠的領工（士任）前來阻止，當時工人羣衆多不敢前進，經某同志的鼓動得法，最後工人們仍是衝出廠門外去了，廠方見個工無法制止，隨即又派一代表（即國民黨員）出來企圖欺騙，亦無結果。

二、工人出廠後又忽聞該廠本年所得的紅利約十二萬元完全被藍牌（上等職員兼黨

的顏色是這樣的）職員祕密分盡，我們當時立即發表宣言標語，指出職員們分職的事實，幷號召工人非但應當要求增加工資，幷應要求平分紅利，決定午飯後即宣佈同盟罷工，果然完全得到工人贊成，當時午飯後就開始罷工了。在罷工時工人曾將廠長從自行車上推倒在地上；幷將廠長自行車打毀。嗣後因廠方收買——以前的工人（現在是國民黨員）向工人羣衆宣傳說：廠方已經允許了陽歷年關發給雙薪和增加工資的條件，槍廠的工人們多數都相信了這種欺騙，如是第二天槍廠工人就開始上工了，同盟罷工亦告停止。廠方惟恐工人一齊上工又有變化，故決定槍廠六點半上工，其他各廠均於七點鐘上工，而全體工人仍照以前的時間（六點半）一齊進廠，見廠方只發給槍廠的牌子，其他各廠的上工牌子均扣留不發，工人們都非常的不滿。雖經廠方解釋，因生活不多，各廠都遲一小時上工。但工人們仍是憤極不理，後來到點，廠中雖拉了三次上工的汽笛，工人們直噪到九點才開始上工。此次各廠工人，在廠外噪鬧時，槍廠工人因已進廠工作，而不知道他廠的工人在外面鼓噪的事實，故未能取得一致行動，而重復實行罷工。工人出廠喫午飯的時候，某同志雖曾通知於午飯後仍準備再發同盟罷工，繼續要求，均分紅利，因由奉天來的新工人首先進廠上工，罷工仍不能發動，計此次鬥爭若斷若繼共三日之久，但全體工人罷工的期間合計只有一天。

三、工人上工後，廠方馬上出一佈告：「國難當頭，工人們要幫助政府努力工作，同舉外侮，平定內亂，國有工廠絕對禁止有軌外的行動嚴密調查這次反動份子給以嚴懲……等」，同時廠方又用一種欺騙政策，來緩和工人鬥爭情緒，由廠方拿出一萬元來替工人採辦糧食，要求政府發結減半火車上運貨的護照，現政府已批准（在未罷工前二星期已有此計劃），來廠木工人羣衆，而且還要工人選舉代表來監督採辦員（我們的同志拒絕當代表是錯誤的），而代表大多數是指定的。代表們所發出的宣言內容是「物價高漲，工人生活困難而發生此次鬥爭事件，廠方知道工人的痛苦，拿出一萬元採辦糧食，照價作給工人……等」的欺騙。

在這次罷工中，我們得到什麼教訓呢？

㈠證明我們支部在自己的經常工作中，完全沒有準備來領導工人的鬥爭，所以我們落在羣衆積極性的後面。槍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在發生怠工之後，我們才去領導。工人罷工出廠之後，才『忽聞』本年紅利十二萬元爲上等職員所分派。我們平日幹什麼去了？我們平日沒有去注意羣衆的不滿，探總羣衆的要求，把羣衆的不滿和要求表白出來，變成簡單明瞭的要求綱領，並宣傳給每個工人都知道，組織羣衆爲達到這些要求而鬥爭。我們的支部根本不知道羣衆有什麼不滿和要求？或者知道了，也不去注意拿住，對羣衆的不滿和要求隨隨便便的放棄不管（這是最嚴重的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等到

擧羣自動起來爲自己的要求鬥爭時，我們才去「領導」，所以我們只能作羣衆的尾巴。

如若我們的支部，是時時刻刻都準備領導羣衆起來鬥爭的，那早就根據羣衆最迫切的要求，早就在牆壁上，廁所中，壁報上及工人住宅上都寫上了這些要求。我們的同志早就發起召集各廠積極份子會，罷工委員會，早就派人探聽敵人的消息，分析敵人的力量，看清敵人的弱點，估計羣衆的情緒，組織羣衆的力量，（糾察隊，宣傳隊，罷工基金，候補的領導者等）消滅自己的弱點（如糾工人等），選擇適當的時機去發佈罷工的命令。在罷工實現之後，立即召集羣衆大會，通過罷工紀律，組織所有罷工工人來參加罷工中的工作（在罷委直接指揮之下），最大限度提高罷工工人的情緒，號召工人誓死堅持，奮鬥到底。並準備與敵人的武裝作鬥爭。如果我們作到了這些，我們就眞正能夠領導罷工。可惜我們在企業中的全部工作，應該是這樣組織的徵取該企業全體工人職員在自己的領導和指揮之下；用最大的力量保護該企業整個工人與職員的利益。如果我們不經常注意準備和領導工人的日常鬥爭　就無法完成上面的任務。這次罷工完全暴露了該廠支部及其上級領導機關，過去在工廠中的工作，是完全空虛的！

㈡在檢驗工人怠工發生之後，對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一）把怠工轉變爲罷工；

（二）把工人的行動最大限度的組織起來；（三）聯合各廠工人一致行動；（四）正式提出能包括全廠工人利益的要求。關於第一項是作到了。但是全憑個人的英雄領導（壁然在這時候也是需要的）作到的。羣衆大會沒有召集，沒有罷工紀律，沒有交涉代表，沒有組織，沒有宣佈『不得罷工委員會的命令，不得私自上工』。一切糾察隊，宣傳隊，標語佈告等都沒有。所以工人的行動是散漫的完全無組織的。所以廠主只放一個謠言（要求已允許了），罷工就潰散了，就是『英雄』，到了這時候也無法可想。

㈢在上工時，工人羣集廠門口鼓噪幾點鐘，我們不乘機利用開羣衆大會，通過再罷工，推舉代表向廠主把條件交涉清楚之後再上工，及選舉罷工委員會等，我們把這樣難得的機會放過了。

㈣新工人對於罷工是不堅決的，我們沒有預先看到工人的這一弱點，想法補救，特別加緊在新工人中工作，取得他們對罷工的一致。不消滅自己的弱點，敵人必乘着工人的弱點向工人進攻，這是一切罷工中應特別注意的。

㈤當工廠出佈告說『國難當頭，工人幫助政府，努力工作……』時我們沒有十分有力的打擊國民黨這種反動宣傳，沒有告訴工人，推翻國民黨政府，是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反對國民黨藉口『國難』來壓迫工人。當廠主要嚴辦反動份子

時，沒有組織羣衆的力量來防禦敵人的進攻。

㈤當廠方拿出一萬元來替工人採辦糧食時，我們沒有向工人宣傳；這完全是上次罷工所得到的結果。工人不能以這點利益爲滿足。只有工人繼續向廠方鬥爭，才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工人絕不可因此放棄鬥爭的準備，工人如果不準備鬥爭，廠主隨時可以進攻工人。廠主指定我們當代表去監督採辦員，同志拒絕廠主這種指派是完全對的。但我們可以提出要求，將這一萬元完全交給工人自組委員會去採糧或作合作社基金等。但無論如何不能因此放棄增加工資，年終雙薪的要求，不能放棄團爭的準備，代表們的宣言，應在羣衆中無情的揭破。

以上這些缺點和錯誤，是我們落後於羣衆的主要原因，是這次罷工失敗的主要原因。如果我們不發生這些錯誤，這次罷工是完全有勝利可能的。

工人上工後，鬥爭并未完結，爲什麼我們又不能發動第二次的罷工呢？原因當然不是羣衆不要罷工了（因爲羣衆自動要求紅利）。主要的原因還是我們自己錯了。錯誤是什麼呢？

第一，同志分析這次罷工失敗的原因和教訓所得到結論，是：因爲『黨的意見不一致』，因爲『各部份的工作發展不平衡』，因爲工人的『幫口太複雜』，因爲『罷工發動的不一致』，『宣傳鼓動工作太不夠』，『沒有抓住積極份子在自己的周圍等』。因

為對罷工的教訓沒有拿住中心，并推到客觀原因去負責。自然就不能根據第一次罷工的教訓，去準備第二次罷工。而且又重復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第二，他們準備第二次罷工的要求綱領是：㈠要紅利全部發給工人；㈡一律增加五元工資；㈢實行幾小時工作制；㈣夜工四小時作一工，八小時作雙工；㈤反對罰金；㈥反對規定物價；㈦要求年關雙薪，放年假工資照給，免費乘火車；㈧反對無故開除工人；㈨反對指派代表；㈩打倒吃工人血汗的國民黨政府（豪紳地主資本家）；㈠打倒出賣中國工農的帝國主義；㈡打倒進攻蘇聯壓迫中國工農的帝國主義的國民黨，新的進攻蘇區；㈢擁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組織工農自己的政府。

這個要求綱領眞是好極了。只要一次罷工，達到這十四條，工人階級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可惜這種是立三主義者腦筋中間的幻想。這個要求的後半部明顯的不是羣衆迫切的要求，不是切實的分析了羣衆的不滿情緒之後；所提出來的要求，斷然沒有吸引企業中的工人來共同制定（職工國際決議），又經過多少羣衆同意和通過的要求。而只是一個或幾個立三主義者，坐在屋子裏寫成的『佛經』。我們的立三主義者拿了這個綱領到工人中去，照和尙唸佛經的樣子，去唸他娘的千萬遍，或者會『顯聖』吧！工人羣衆將會『不得不』在這十四條之下起來罷工吧！除此之外，我們就不能解釋這個要求綱領的

"正確"。照我"凡人俗子"看來，這十四條恰是要葬送罷工的，落後的工人看過了我們這十四條，就會要離開我們，怕和我們接近。工人羣衆脫離我們之後，廠主就可以很簡單的把我們幾個"光幹"同時開除了事。

根據報告上看來，羣衆最迫切的要求是：增加工資，分配花紅。開始工人只在增加工資一個要求之下，起來罷工。這兩條是工人願意用最大的犧牲來要求實現的。那我們就應該在這兩條之下，領導工人起來堅決的鬥爭。這兩條勝利之後，工人就願意提出第三條第四條的。我們的同志不這樣作，機械的勉強的加上十四條。幷且還把黨的根本的戰術任務的口號，也機械的加上去。以爲要求愈多愈好，愈革命。以爲把經濟要求與政治口號寫在一起，就是經濟與政治聯系，就是罷工政治化。實際上使工人不知道爲那一個要求而鬥爭才好，使工人看了這些"蘇維埃，紅軍"的口號之後，連經濟罷工都怕發動起來了。這只是昏亂，糊塗！把羣衆目前的迫切要求和宣傳煽動的政治口號，混淆到一塲糊塗。這只有葬送罷工。這就是第二次罷工不能領導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這裏，經濟與政治應如何聯系？比方：工人覺得工資太少，要增加。我們就可以向工人解釋說：工資不夠維持生活的原因，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戰爭的破壞，所發生出來的結果。因此工人要解除本身的痛苦，就必需要驅逐帝國主義和消滅軍閥戰爭？怎樣驅逐帝國主義和消滅軍閥戰爭？那就只有蘇維埃和

紅軍。蘇區如何實行了勞動法？只有蘇維埃和紅軍的勝利，工人才能夠大大改良本身的生活。工人應爲本身利益鬥爭，同時就應爲紅軍和蘇維埃而鬥爭。我們在罷工中這樣向工人宣傳解釋，使工人不懂的，懂了。使工人的覺悟提高，工人如果贊成了我們的宣傳，就可以告訴工人目前應該怎樣來幫助紅軍？要他們參加紅軍，募捐慰勞紅軍，或製造砲彈槍械時，如何使這些砲彈槍械不能使用？在軍事緊急時舉行罷工等。這樣就使工人的經濟罷工，和擁護蘇維埃的任務聯系起來了。這比在要求綱領上加上蘇維埃的口號（紙上的）要好多了，實際多了吧！這只有糊塗虫才不懂得！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一日

工會組織問題

一 赤色工會的工廠小組

「工廠小組是祕密職工會的下級基本組織，加入這個小組的是一切在本企業工作的赤色工會會員。工廠小組有祕密的領導者（一個組長或三人團），在祕密職工會的工廠小組之領導機關的週圍必須團結積極分子。盡可能的吸收本企業廣大工人羣衆積極參加工會工作，是祕密領導者與積極分子的主要任務」。（職工國際五次大會組織問題決議）

「最近罷工鬥爭的主要教訓，就是不鞏固工廠裏赤色工會的下層組織，在黃色工會中沒有强大的革命團體，赤色職工國際的擁護者，就不能夠眞正的去領導自發的罷工，不能夠組織和動員羣衆去進行經濟的和政治的鬥爭」。（職工國際五次大會殖民地問題決議案中國部份）

職工國際在前年八月間就這樣指示中國的革命工會：要使自己能夠適應客觀形勢的發展，能夠領導自發罷工，並組織和動員羣衆去進行經濟的政治的鬥爭，就必須把自己全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企業中去，必須鞏固和改造赤色工會在企業中的小組。可是中國赤色工會，在一年半以來，對於這方面的努力，還是異常不夠，還有一種機會主義的忽視。工廠小組的狀況與工作，還是沒有任何的轉變。赤色工會全部工作的重心，還不能由工廠小組來進行。因此，赤色工會全部工作和組織上的轉變，也就成爲不可能。

「要在企業的基礎上改造赤色工會」，開始就要改造與鞏固赤色工會的工廠小組，是目前赤色保障工廠小組的工作，有些什麼缺點和錯誤呢？下面就是：

㈠小組中大半是沒有能負責的健全的領導者（組長三人團或幹事會）

檢查赤色工會工廠小組的工作，有些什麼缺點和錯誤呢？下面就是：，許多小組根本就沒有組長幹事會等，上級機關不派人來就不能開會，小組是渙散的；㈡小組中沒有

經常的工作和生活，不能收會費，散發宣傳品。及自動在羣衆中進行系統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等；㈡不能團結本工廠的積極份子在自己的週圍，並經過這些積極份子去鼓動羣衆的情緒，同時又因爲活動的方式不好，引起了敵人及警察的注意，色彩「太紅」，和領導羣衆；㈢小組不去系統的查明我們接近；我們幾個會員完全在羣衆中孤立起來；因此我們的工廠小組總是落在羣衆積極性的後面；㈤在小組中沒有進行系統的教育訓練工作，和自我批評，沒有很好的研究工作中和鬥爭中的教訓，沒有看到黨和工會的刊物與文件（更不說過細去研究這些文件），因此許多會員在政治上是不穩定的，在策略上是不了解的，在工作上是很少辦法的。如是鬥爭爆發了，小組還是沒有辦法去領導，錯誤叢生㈥小組不會利用公開，不會根據羣衆的需要及文化教育等一切的要求，去建立各種公開的輔助機關，並倚靠這些機關把羣衆團結在自己的週圍；㈦在許多主要的大的企業中沒有赤色工會的小組，小組中的熟練工人又很少。

工會的上級領導機關對於工廠小組的領導，又有一些什麼缺點和錯誤呢？

一、在實際工作中碰到許多釘子，甚至得到悲慘的失敗；二、不是從力量的對比和各方面實際的估計，去說服羣衆，而是簡單的命令他們，甚至騙他們，不是積極的去推動

小組工作，而是代替小組工作，包辦小組工作；三、上級機關的組織員一樣的不能告訴小組許多工作方法，幫助小組解決許多困難，指示工作的前途和出路，只是給些空洞的原則的指示；四、黨，團，工會和救濟會的工廠小組，常是彼此沒有聯系，常使各方面的指導不統一，甚至矛盾對立。或者黨，團，工會及救濟會都派人指導同一個小組，參加小組會的人，多於小組的人。

以上這些缺點和錯誤，就是我們的組織落後於羣衆的原因，就是目前的緊急任務。

工廠小組應該怎樣去進行自己的工作呢？

「赤色工會及職工反對派，在企業中的全部工作，應該是這樣組成的：使得能將全廠的工人職員吸收進來，用最大的力量保護本企業整個工人職員的利益」。（職工國際五次大會組織問題決議）

因此，第一、工廠小組的每個會員，首先就應該注意在自己週圍的活動的工人，用各種方法和他們接近，查明和分析他們的家庭經濟背境及與各方面的關係（是否工頭雇主的親戚？是否廠主國民黨的偵探？是否有其他政治派別等），聯絡那些好的工人，和他們做朋友，拜把子，以至從政治上去說服他們。鼓動他們倚靠他們去進行工作。團結這些積極份子，應普遍到本工廠各部門的工人，尤其是主

要部門的工人。這些積極份子對赤色工會還是動搖的畏懼的時候，還不要使他們參加工廠小組的秘密會議（當然有事時，應召集積極工人的會議，但這種會議，如果情形不允許的話，上層機關不要直接派人參加），免使他們懷疑畏縮。

第二、工廠小組要經常調查工廠的一切情形，留心羣衆的情緒。工廠用些什麼方法來加緊對工人的剝削與壓迫？工廠的營業是否發達？是否要關廠裁人？資本家怎樣在預防工人的鬥爭？怎樣佈置工賊，偵探和廠警？羣衆有些什麼不滿？有些什麼要求？各種政治派別在工廠中有什麼活動等？工廠小組應經常的有系統的去了解這一切，牠才能夠拿住這一切的問題，在羣衆中進行工作；才能夠預先看到鬥爭的到來，組織羣衆來準備鬥爭；才能夠提出正確的鬥爭方式，口號和要求。工廠小組能經常留心拿住一切的日常問題，經常準備領導羣衆起來鬥爭，牠（小組）又在自己的會議上和上級機關那裏取得策略上方法上及其他的許多幫助，所以他們（會員）比工廠中一般的工人，總要聰明些，有辦法些，對於一切都是有把握些勇敢些，所以他們就能成爲羣衆的領導者，不會落在羣衆的後面。

第三、工廠小組主要的應在領導羣衆的日常鬥爭中，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陣地。就是那些微小的鬥爭也應該領導，來團結羣衆，提高羣衆的情緒，不斷的在組織上把這些勝利鞏固起來，擴大小組的會員，建立羣衆的領導機關，更多的團結積極工人在自己的

週圍等。在勝利之後，切忌領袖個人的驕傲，并且還要注意到羣衆的驕傲。這時候敵人的一切黑動，擊破敵人的進攻。必然要準備更大的力量，來企圖消滅我們，我們必須更廣大的團結羣衆，留心敵人的一

第四、工廠小組應該利用一切公開可能，來吸收羣衆，建立各種公開半公開的輔助機關。一切工作的進行，首先應鼓動圍繞在自己週圍的積極份子，取得他們的贊成，和他們一塊去動員羣衆。在沒有得到積極份子和羣衆的擁護之前，少數會員就不要冒險的去行動。小組自己的行動應迴避偵探和工賊的耳目。小組中擔負公開領導的會員（如散發秘密刊物，担負秘密機關工作等代表，領導罷工等），和担負秘密工作的會員，應該分工。

第五、工廠小組應創辦工廠小報及壁報等，吸收積極的工人來參加小報和壁報的各種工作，由他們自己投稿，編輯，散發和印刷，及介紹學生幫助編輯等）。工廠小組應經常散發上級機關的刊物。開始吸引在自己週圍的積極份子訂閱革命刊物，組織讀報小組，經常在刊物上投寫等。同時應將刊物秘密散發到工廠中及工人宿舍，在牆壁上張貼等。

第六、小組的領導者（組長或幹事）應由會員推選，不好的領導者隨時由會員改推。組長或幹事會應經常召集小組開會，討論工作和分配工作。在會議上應使所有的

會員充分發表意見，對各種錯誤的意見，應很好的給以解釋和批評，但無論如何不能動意氣的罵他們。小組應徵收會員的會費，小組所收的會費，及本身的用費和預算等，應在會議上報告和通過（過去工會津貼企業中同志的錢，不在小組會上報告通過，是完全錯誤的）。小組經常徵求會員，開始就注意徵求自己週圍的積極份子，和在鬥爭中有了表現的工人入會。青工女工及下層最苦的工人，固然應徵收他們入會，但熟練工人，工廠中的低級職員也應徵求他們入會。

（中國赤色工會歷史的錯誤觀念之一，是一般的反對熟練工人和職員的觀念。認爲熟練工人都是「工賊」，職員都是工人階級的「敵人。如以前鐵路工作的同志認爲司機都是交通系，拒絕鐵路上的低級職員要求入會的請求。安源鑛山的職員罷工，工會不但不去援助，反命令工人加緊工作，使罷工完全失敗。漢口水電公司職員自組同人會，工會堅決反對，非逼迫他們解散不可，同時職員加入工會又祇准他們作名譽會員，剝奪他們的選舉權。一九二八年山東的黨會經決定只介紹每月工資在十元以下的工人入黨。在上海紗廠號召工人一般的反對「先生」職員。在海員一般的反對熟練工人等。中國赤色工會從來拒絕工廠，鑛山，鐵路，輪船上的任何職員（以至鉄路上的電報生）加入工會。但在相反的方面，又徵求獨立生產的手工業者。攤擔小販甚至小老板加入工會。中國赤色工會沒有提出過爭取熟練工人爲保證

整個工人和職員的利益而鬥爭的任務。）

工廠小組是應該在上級領導機關的指揮和幫助之下，來進行以上這些工作；但牠不能一切都倚賴上級機關，牠應該能夠獨立的工作和領導羣衆鬥爭。不應該是上面的「命令」，上面沒有命令，就一件都不能作，不去作。牠應該不等到上面的「命令」，就作一點

㈢加派在政治上堅定，在工作上有辦法的同志，參加生產。工會和黨應幫助同志解決參加生產的許多困難。應經常召集參加生產的同志來開會，告訴他們在廠內活動的方法。應告訴他們參加生產去作一個正式的工人，才能夠成爲好的廠內煽動家和組織者。

㈣黨的工會的刊物與文件，應該發到小組中去。領導小組來研究這些文件，要使文件特別適宜於小組的閱讀。領導小組來注意時局問題，研究時局，使工廠中的工人切身問題與時局問題聯系起來。

㈤多多創立普通的工人學校，派遣不識字的會員去讀書，從工人學校中去找出許多的工人幹部和赤色會員。這就須要很得力的同志去充當工人學校的教員。

㈥必需以最好的同志去指導工廠小組的工作，撤消那些拆爛汚的組織員，經常召集組織員的會議，來討論指導工廠小組的方法。在小組中應完全採取說服的方法，小組會員還表示懷疑的事情，不要强迫小組去行動。凡是組織員自己還不澈底了解，還沒有把握的事情，應向領導機關提出作澈底的討論，不要糊糊塗塗的去指導小組（與其對下面指導錯了，不如不去指導還好）。組織員應向小組詢問工廠中一切的情形，指導小組的同去調查某些情形。應注意聽取小組同志的報告和意見。應指示小組的工作，並告訴他們進行工作的方法。應使小組與自己有密切的關係，約定的時間組織員必不可失約。

組織員的指導，是代表整個領導機關向小組和羣衆負責。對於只圖敷衍上級機關，而對小組和羣衆不負責的組織員，應給以無情的打擊。

赤色工會應在那些沒有小組的工廠中，去建立工廠小組，尤其是在那些重要的產業和黃色工會有力量的企業中。對於這個工作應採用以下各種辦法來進行：

㈠派同志參加這些工廠工作；㈡調其他小組的會員到這些工廠的小組及羣衆團體去接近這些工廠的工人，尤其要在援助他們的罷工鬥爭時接近他們；㈢利用其他工廠的小組及羣衆團體去接近這些工廠的工人，請求工人援助，向工人募捐，散發罷工宣言等，利用這樣的機會，去接近工人；㈣在罷工鬥爭中，我們應特別跑到這些沒有小組的工廠中去，請求工人援助，向工人宣傳，講演，邀請他們加入反日會，和他們接近；㈤利用反日會及宣傳隊等到這些工廠工人中去。㈥將工會的刊物散發到這些工廠的工人中去，一接近之後，就問清他們的姓名住址等，用很好的態度和方法去接近這些工廠的工人，一接近之後，或個人的朋友關係等。總之，應運用一切的他們作朋友，進而介紹他們加入工會。我們以十分誠懇的態度去接近工人，無條件的去幫助工人（不學海總的同志開船，去吃工人的酒肉，敲工人的竹槓），有了國際路線和正確的策略方法作我們的武器，我們到處將會得到工人的歡迎。工人是厭惡那些驕傲的說空話的，搭工人油的，站在上面命令工人去碰釘子遭失敗的先生們！那些先生們是一刻也不能留在工會的領導機關裏面了。他們障礙工人走向我們。

過去有很多很好的工廠小組，被我們弄場了台。現在我們來研究爲什麼弄場了台的？

一九二九年「五卅」在上海組織總罷工，把郵務工會的赤色小組和護工團（有百餘人能影響數百工人），弄場台了，把炭煤，估衣及其他幾個店員工會的赤色反對派弄場台了。一九三〇年「五一」，在上海組織總罷工，把英界電汽工人的小組弄場台了（資本家通告「五一」不上工者開除，我們領導百餘工人罷工，全被開除），把滬西許多工廠小組弄場台了（在仁濟善堂大遭逮捕）。一九三一年的「三八」在滬西某紗廠領導工人關車紀念，被開除三十餘人，工廠小組弄場台了。許多工廠小組的場台，是因爲立三路線盲動政策的結果，不顧力量的對比，去舉行紀念節的政治罷工和關車，結果待到悲慘的失敗。但是到現在還有人向我們提議再用這種辦法去組織一天的總罷工。其次，就是在領導經濟罷工中，因爲我們的策略錯誤，使工廠小組場台。如大東的罷工等。最後，就是因爲對祕密工作不注意，受到敵人的破壞，牽連到工廠小組的場台，是因爲立三路線盲動政策的結果，不顧力量的對比，去舉行紀念節的政治罷工和關車，結果待到悲慘的失敗。但是到現在還有人向我們提議再用這種辦法去組織一天的總罷工。其次，就是在領導經濟罷工中，因爲我們的策略錯誤，使工廠小組場台。如大東的罷工等。最後，就是因爲對祕密工作不注意，受到敵人的破壞，牽連到工廠小組的場台。如香港，廈門，天津等。因此，要鞏固工廠小組，就必須要堅決的反對立三主義，反對在罷工中的一切錯誤策略，反對右傾的消極。同時要十分注意祕密工作。

再說一篇，赤色工會祇有鞏固自己在工廠裏面的下層組織，經過這些組織，才能夠去建立赤色工廠委員會，才能夠去組織罷工委員會獨立領導罷工，才能夠加入到黃色工會中去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反對派，才能夠組織和動員羣衆去進行經濟的政治的鬥爭。誰忽視鞏固工廠小組的任務，誰不把赤色工會全部革命工作之重心，都轉移到企業中去進行，誰就是對執行國際路線怠工。

第一篇完餘未完

光明之路

週報

第三十三期

一九三二年三月廿五日出版

紅旗週報 三十二期

目錄

斯達林同志的信與反傾向的鬥爭
反對職工運動中的機會主義
國際聯盟在上海事變中幹些什麼？
國民黨還配談領導權嗎？
新的投降與新的欺騙
重慶又新絲廠罷工的教訓
宣傳隊的組織及其活動

每期定價大洋三分

一九三二年三月廿五日出版

斯達林同志的信與反傾向的鬥爭

洛甫

本報三十二期所登載的斯達林同志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的信，告訴我們怎樣在已經建設了社會主義基礎，勝利的向着消滅富農這一階級的道路前去的蘇聯，階級敵人，還是從各方面瘋狂般的抵抗着布爾塞維克的進攻。這種抵抗，在理論的戰線上同樣的可以看到，斯路斯基之類這類托洛斯基主義者的文章的發表，也就是階級敵人在理論戰線上抵抗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具體表示。

斯達林同志的信，告訴我們『斯路斯基這類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者所以能夠利用共產黨的機關報發表他們反革命的文字，是由於我們黨內一些負責任同志的『腐敗的自由主義』，軟性的調和態度所造成的。一切反革命者，每每利用我們黨內的這些份子，把他們反革命的思想傳達到我們的隊伍中間，來動搖我們隊伍中最不堅定的分子。

斯達林同志的信，更告訴我們，一切我們黨內的右傾或『左』傾的機會主義者，實際上都是反革命思想在我們黨內的應聲血。這些機會主義者，如像明茨，愛爾華夫，開恆等（這些人都是莫斯科列寧學院的教授），他們的思想實際上和斯路斯基沒有絲毫的差別。

斯達林同志的信，不但對於聯邦共產黨有極重大的意義，對於中國共產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一封信，要我們更深刻的去檢閱，我們在理論戰線上的工作，更深一層的去開展反傾向的鬥爭。

在我們同志中間，對於各種傾向的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是非常濃厚的。一切反革命派別如像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者，改組派，第三黨，AB團等，也是經過這些「同志」的自由主義，而混進我們的黨內。北平的同志，甚至與取消派反革命分子做朋友，幾次遭到了破壞。上海黨內圈內，取消派以至改組派的分子，還有不少停留在我們的組織內，破壞我們的組織。鄂豫皖蘇區曾中生同志的自由主義，曾經造成了紅四軍內整個反革命的組織。這種現象，差不多在各蘇區都有發現。這種對於反革命分子的自由主義與調和態度，實際上等於叛變階級，出賣革命。

在中國革命危機日益成熟，反革命統治日益崩潰動搖的時候，階級敵人不但利用武裝力量向我們的蘇區與紅軍進攻，利用屠殺來肉體上消滅我們，而且在政治上拚命向我們進攻，以動搖我們黨內最不堅定的分子。自從滿洲事變後，中國統治階級的先鋒步隊中國的托洛斯基主義者以及其他反革命的派別加緊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進攻，完全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的黨反對這些反革命派別的鬥爭是非常不夠的。以至常常發現，反革命派別的

思想影響了我們黨內一部分同志。譬如過去改組派的口號，（如『反對蔣介石的一黨專政』）曾爲江蘇省委宣傳部的同志所提出。最近『工農商學兵代表會議』的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口號，也發現到我們黨的刊物上。北平的一部分同志甚至懼怕同取消派做思想鬥爭，使一部分學生同志完全變成了取消派的俘虜。上海工聯的同志，甚至把組織起來的羣衆交給改組派……。

我們的黨的一些理論刊物如像布爾塞維克，不但不能經常出版的幾期，也完全不能令人滿意。像獻新同志關於革命轉變的非常錯誤的文章，並沒有給以批評，居然把它發表了出來。澤民同志與伯篤同志等關於中國經濟性質的論文，中間也包含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我們出版的一些書籍，如像華岡同志的中國共產黨史，貫徹同志的世界經濟恐慌，都包含有不少錯誤。這些錯誤，我們甚至并沒有把它們揭發出來，加以嚴重的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以教育全黨同志。

在反傾向的鬥爭中，我們的鬥爭，還沒有能夠擴大深入到黨員羣衆中去。一直到今天，在工會的系統中，還充滿着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在全黨內對於目前革命形勢估計不足的右傾機會主義，還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就是在蘇區域內這種危險，也是十分嚴重。江西中央蘇區的有些同志不了解目前對於蘇區擴大與鞏固的有利形勢，以爲奪取南昌，還是將來的前途，并且過分估計敵人的軍事力量，

不敢向敵人採取積極進攻的策略，而等待着敵人的『四次圍勦』。當然同時『左』傾的空談關門主義與立三主義的殘餘，在我們的黨，也還是存在着。甚至有人還企圖復活立三主義，說立三在理論上是錯誤了，但是工作的方式是應該效法的。

全黨的同志，必須最廣泛的討論斯達林同志的信，在討論中揭發一切我們所有在理論上的錯誤，加緊兩條戰線的鬥爭，堅決反對對於反革命派別的『腐敗的自由主義』與對於各種傾向的調和態度！

列甯同志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所以爲列甯主義的勝利而鬥爭，也就是爲中國革命的勝利而鬥爭！

三月十五日　謝康

反對職工運動中的機會主義

上海事變後職工運動中許多機會主義的觀點，必須予以無情鬥爭與澈底的肅清的！

一

武裝工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工作，是表現了機會主義的消極。

帝國主義大炮飛機轟炸屠殺的兇焰，國民黨無恥的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壓迫反帝運動，是遭受着上海無產階級的激烈反抗的。

許多工人自動的到前線上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如滬西麵粉廠等工人），許

人到戰區中去，奪取帝國主義軍隊，國民黨的警察保衛團的槍械，與帝國主義國民黨武裝鬥爭（如滬東碼頭工人）。工人武裝起來，成爲上海無產階級最迫切的問題，因爲工人不願徒手的讓帝國主義大砲轟擊的粉身碎骨，赤手的讓國民黨屠殺拘捕。

反動統治階級，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帝國主義派大批軍隊巡捕，搜查工房，取締工人的武裝，國民黨封閉工人的反帝組織，禁止工人義勇軍的組織，阻制工人到前線上去打日本帝國主義。社會局壓解工人出境，在幾十萬工人威脅中，吐出一點口中的肉骨，派工賊走狗到滬西去發米票子，使工人爲一升米，終日在馬路上東奔西跑的找米舖，企圖使工人在他那一升米之下馴服，，以解除工人的武裝鬥爭，消滅工人的組織。資產階級的先鋒——托陳取消派，是用這樣的奸謀，來答覆工人的武裝問題：

『王——說到武裝，倉在那裏餉在那裏？

李——不錯，只要我們團結起來就有辦法，我們的團體組織好了以後，馬上就成立工人政府，軍餉軍械，就向地方徵發。』（見取消派工人報第五期「對話」）

爲了工人武裝問題，取消派替帝國主義國民黨向工人慷慨的允許了一個「工人政府」（？），但是他已經清清楚楚的警告工人，現在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武裝是一毫也不能動的，不能奪取武裝來反抗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工人的武裝，是要等待取消派的「工人政府」成立之後，「就地徵發」的。

帝國主義國民黨資本家，用盡了一切屠殺，恐怖，引誘，欺騙的手段，來企圖消滅工人武裝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的鬥爭，解除工人的武裝組織，國民黨克盡了日本便衣隊的任務。

在這種情形之下，共產黨員的任務是從擴大在業工人的罷工運動，堅決的領導關廠失業工人要救濟，要飯吃，要房住，要米的鬥爭中，努力開展武裝工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的鬥爭，廣大的組織工人的義勇軍，到前線去，到戰區中去，奪取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武裝，武裝自己；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武裝保護工人的組織：武裝工人，沒收日貨，沒收投機奸商的糧米，來救濟工人；……澈底的揭破國民黨社會局取消派一切反動派別的欺騙，使工人了解澈底的挽救工人的死亡，失業，只有工人武裝起來，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有些同志以工團主義的觀點，來領導失業鬥爭，以為失業鬥爭唯一的問題，就是要米，有了米什麼問題也解決了，米就是鬥爭的目的。武裝工人，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表現了機會主義的消極。這是絕對錯誤的。如果放棄武裝工人的任務，而只是領導工人每天在米袋裏兜圈子，中了國民黨的陰謀，作了他們——帝國主義國民黨資本家的俘虜。

我們重複的說，領導工人要救濟，要飯吃，要屋住。這些鬥爭，我們一刻也不能放

菜而且要加緊領導的，我們堅決的反對立三路線放棄了羣衆的切身問題，而空喊反帝；但同時我們必須反對那些放棄武裝工人，發動工人武裝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機會主義。那些人只看見米袋米票子，看不見帝國主義的大炮飛機，他只知道米可以燒飯，他不知道米不能抵抗大炮的轟炸與屠殺的。

二 放棄了組織在業工人的罷工，是一刻也不能允許的。

「强有力的反帝反國民黨的運動，只有開展在業工人的罷工運動之基礎上，才能上升和組織起來」。但是許多同志將職工運動的中心，只限在領導失業工人的鬥爭中，而對於組織和發動在業工人——特別是重工業市政交通工人的罷工，來配合失業工人的鬥爭，以擴大反帝運動，是放棄了的。電車，公共汽車，中國紗廠，印刷業。捲煙業中許多可能實現的罷工，而我們沒有努力去組織的。郵務，報館，法商，華商，出版業等黃色工會的工作的怠工，已至無可允許的程度。我們是置之不理的，對於黃色工會中去組織罷工，許多工會工作同志沒有眞正的去推動支部深入羣衆使連黃色工會的會址是何處，也是不曉得的。許多罷工的工作日程裏，對於黃色工會，即作日程裏，對於黃色工會，即在會議上可以說出許多批評，樂意接受一切決議，但是他以爲這些決議與他可以在實際工作中放棄總同是沒有關係的；教訓，是不研究的，許多罷工中錯誤的口號，根本不去注意。許多同志他可以不必去實際的堅決照罷工的口號，他可以不必去實際的堅決

的進行罷工運動的一切工作的。這不僅是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而是根本不相信有開展無產階級的罷工浪潮，才能强有力的組織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戰爭。這種現象，是一刻也不能允許，黨與工會必須堅決的無情的反對放棄罷工，罷工運動的一切策略和方法（參看紅旗鬥爭，罷工的文件）到企業中去，到黃色工會中進行堅定的工作，這是比任何時候都迫切的工作。

三 堅決反對取消青工女工工作的傾向

在會議上在口頭上誰也說是青工女工工作的重要，提起紗廠工作，誰也說，女工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事實儘管如此，在實際工作中，一百分之九十的女工，事實儘管如此，他們與整個工作對立。青工女工選出代表到工反去，負責人可以回答他們沒有工作的。女工的代表到罷工委員會去，可以罵她「只會吃飯，不會作事」。女工的代表在滬西的工作，一方面將百分之九十的工作，反去解決問題，我們的同志可以置諸不理。工反在滬西登記的工人有百分之九十的女工，事實儘管如此，女工羣衆放棄，而同時常常懷疑爲什麼他不能動員廣大羣衆呢？有的同志，不去積極的指導青工女工工作的同志，却天天怨他們爲什麼不來作「一般的工作」呢？工反的傾向，不僅是個別的同志，幾乎整個組織是這樣的，這種現象，是要澈底的肅清，

鐘也不能延緩的，必須立刻動員上海整個的黨　團，工會，從觀念上思想上肅清青工工作的取消主義，堅定的在企業裏黃色工會裏進行青工女工的工作，不是口頭上，而是實際的成績。隨時糾正黨與工會的同志在工作中的錯誤，努力去領導青工女工同志，隨時加以工作上策略上的指示。工反，罷委，赤色工會要努力的吸引青工女工來參加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戰爭，團結廣大的青工女工在工反，罷委，赤色工會的組織裏。建立強有力的青工部，女工部，建立青女工的代表會議，成立下層的青女工的組織，發動青女工爲特殊利益而鬥爭，吸引積極的分子到工反，罷委，赤色工會作事。用極大的努力組織少年先鋒隊，組織女工反日戰爭救護隊，慰勞隊，發動女工到兵士中傷兵醫院裏去宣傳兵士，向男工說服忽視女工，青工單獨的刊物，從實際工作中來澈底肅清取消青工女工工作的錯誤，黨，團，工會要時時檢查青工女工作的成績；經常來討論計劃青女工的問題。

四　放棄組織赤色工會，這是不可饒恕的錯誤。

有些同志，以爲現在的工人反日會，就是赤色工會，因此不必去另外組織工會，這完全是取消了赤色工會的錯誤，這完全是不了解的意義和性質。工反絕不是赤色工會，他是在反帝的綱領上，下層統一戰線的基礎上，一個團結廣大工人羣衆反帝的組織，他是要向着爭取工人蘇維埃的前途去發展的。所以他的任務綱領組織，是與赤色工會不是

相同的。加入這個組織的工人，不一定是赤色工會的會員，即使不願加入赤色工會，所以一方面使工反沒有克盡他反帝國主義的任務，而另一方面建立赤色工會的組織是放棄了的。另有一種觀點，以爲當赤色工會尚不能公開存在，還是沒有廣大羣衆的時候，工聯可以名義上存在實際上可以不要的。作工會工作的同志，完全可以到黨內工作去，只要黨能作職工運動，就可以的。至於深入黃色工會建立革命反對派的工作，去奪取黃色工會的會員到赤色工會的領導之下，現在是沒有開始，上海事變後，全總，工聯，省委，即使一個企圖，也沒有的。這些取消赤色工會的錯誤，必須無情的鬥爭，立刻的在工反的廣大的羣衆中，宣傳赤色工會的綱領，公開的活動，吸引工反積極幹部及廣大羣衆，大批的加入赤色工會，深入各個企業裏，按照產業的原則來建立赤色工會，堅定的在黃色工會中進行建立反對派的組織，是不能再推延一分鐘的。要反對那些不敢公開的宣傳赤色工會的綱領，不敢去爭取赤色工會公開的活動，不去廣大的吸引羣衆來加入赤色工會而採取脫離羣衆祕密狹隘的方式，在亭子間裏建立赤色工會的組織。同時一樣要反對口頭上贊成赤色工會，而不去眞正的到羣衆中努力組織的實際工作的機會主義。

五　包辦一切，官僚主義，代替了羣衆的積極性

一切工作「面向羣衆」，發展羣衆最大限度的積極性，是我們領導羣衆鬥爭最大的關鍵的。但我們的工作人員，不是「面向羣衆」，而是背着他們，代替他們解決問題，我們是以包辦來代替一切的。罷工委員會，不發動廣大的羣衆選舉，可以由一小部份工人或委任產生之，即使羣衆選出來的委員，也毫不會引起我們的注意，也不去團結他們在罷委中領導工作，而用我們的工作人員來代表代替一切。全上海的代表會，眞正能夠代表多少羣衆，每個代表是否都是羣衆選舉的，這個我們是不問的，代表大會，我們可以放在腰包裏，大會選出的委員，我們並沒有能眞正團結他到委員會中作領導工作，我們委派人去包辦一切。即使買一張紙，刻一圖章，我們也不放心羣衆去作，但是我們同志去登一個廣告，却要兩星期。工反的糾察隊的會議，可以不經過同與罷委，同與糾察隊，決定取消同與糾察隊的組織員，持費，我們的同志，不堅決的與各廠工人發生關係，而只相信我們派去各廠的組織員，與他們去解決羣衆的問題。各廠的領導機關的影響，至多僅及於一部份的羣衆，而與大多數的羣衆是脫離關係。這樣怎麼希望工人羣衆的積極性呢？我們必須與不相信羣衆，

包辦羣衆工作的官僚主義的方式委派制度，堅決的鬪爭，一切的工作向着羣衆，發動廣大的羣衆來討論他們的問題，選舉他們所相信的領袖到鬥爭的領導機關中去。工人反日會，罷工委員會，必須是羣衆的，要經常召集羣衆大會，代表會議，各車間各部門的會議，青工女工的會議，他每天向羣衆作報告，一分鐘也不失去羣衆聯系，他感覺着羣衆的脈息，他了解羣衆的情緒，他知道一切缺點和弱點，即使羣衆生一點動搖，他會馬上的消滅下去。黨的領導，不是包辦，要運用黨團的作用來領導的，對於羣衆的一切問題，我們完全用不着官僚的方式，用不着包辦來代替羣衆的積極性的。我們是要十分的重視，我們要依據廣大羣衆來解決的，羣衆一切的提議和決定，我官僚方式，包辦，是阻礙羣衆積極性的發展，羣衆的積極性，只有羣衆自己從鬥爭中工作中才能提高的。

×

這些機會主義的來源，主要的是：對於目前政治上的估量不足，不相信羣衆的力量，不相信只有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武裝起來，才能爭取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革命戰爭澈底勝利。因此也就不能在工人運動中加緊擴大深入的宣傳黨的政治主張，使反帝運動爭取蘇維埃政權的鬥爭與罷工運動，失業鬥爭密切的聯系，不能在工人羣衆中澈底揭破國民黨資本家一切反動派別進攻欺騙工人的陰謀，特別是反黃色工會的工作，是完全忘工

×

×

的。這樣，我們便不能從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與羣衆的聯系，提高羣衆的階級覺悟，在黨的政治主張下與帝國主義國民黨資本家堅決的鬥爭。黨與工會只有澈底的與一切工會工作中一切的錯誤，才能在這順利的環境中，完成國際所指出的「爭取工人階級多數」的任務。

二月二十七日

國際聯盟在上海事變中幹些甚麼？

明遠

一

國民黨把依賴國際聯盟，當做他解決上海問題的唯一政策；顏惠慶最近在國聯會議席上，也不惜多次聲明，中國不附任何條件，聽候國聯辦理。因此，國際聯盟在上海事變中究竟幹了些甚麼？是值得我們提出的問題。

二月九日，國聯行政會從事於上海問題的討論，英代表西門說：『一週以前，英國會商諸美國，並會同法意德三國提出調停辦法，進行談判，談判所期求之目的，即行政會的目的』。（路透社電）

談判的內容是甚麼呢？『頃悉英美駐日大使，已將和平計劃送交日政府，該計劃規

定㈠中日雙方軍隊撤退，㈡撤退地帶設中立區，由中立國軍隊填駐，㈢開始和平談判」。（華盛頓二月二日國民社電）而彭古在國聯會議中亦說：『上海現所進行之談判，似有可以獲得具體結果之良好機會，中立區域之原則似可議定』。（二月十一日申報）

所以，促成上海退兵（當然只是促中國退兵），創設中立區域交帝國主義列強共管，這是國聯在上海事變中第一件工作。

二

但是日本把軍隊不斷的開向長江流域，這不會侵害其他帝國主義者在華的權利嗎？國際聯盟爲得這點，特於二月十七日發出一次申請文，警告日本『非靠力所能成』。

日本的答覆眞妙，他說：『國聯對日本的警告，係出於善意與愛好和平，日政府雖能了解，但施之於日本是失當的』。爲甚麼？因爲『日本政府在條約上和道義上都應有拒絕這種警告的權利。……倘謂日軍行動爲不對，則列國亦須互相遵守，而向之進兵上海者不乏先例，又將何以自解？……故對此次之警告日本，認國聯實自違背其會章與精神，理事會實有越權的處置，不勝爲國聯抱憾！』（二月二十五日時事新報）換言之，國際聯盟本來就是各帝國主義瓜分殖民地的協議機關，今日忽然叫日本莫用武力去侵

略中國，其中深意，日政府雖懂得，但以此來下警告，日政府不但沒有接受的義務，而且應該聲明，這是理事會的越權錯亂，違反了國聯固有的會章與精神。日政府這段話，眞是爲國聯本相做了一幅最好的寫眞。

（開這些牢騷以外，日政府當然還得切實聲明和保證不違反門戶開放政策，不妨害其他列强的在華利益；而國聯也就不得不聲明『決不忽視日代表之言』，『行政會對於佐藤言論，必將予以不偏袒的考慮』了。（彭古的話）所以，努力調節各帝國主義者間在華的衝突，不使稍有破裂而妨害瓜分中國的進行，這是國際聯盟在上海事變中第二件工作。

三

『充分利用「和平」解決方法』，『務使敵對行爲中止，使議會可於「和平」空氣中，進行討論，將此綿延長久的爭端，得一一勞永逸的解決』。這是國聯自己宣佈對上海問題的基本態度，好像「爲和平」便是國聯的中心政策。然而辦法呢？這點，國聯特別大會主席孟希告訴我們了，『委托駐上海各關係國的文武官吏，組織委員會，即舉行圓桌會議，以繼續大會工作』。（三月六日哈瓦斯社日內瓦電）

我們把上面的話，拿來和日本派駐國聯的代表佐籐於三月四日在大會上發表的言論

對比一下，內容是完全一樣的，甚至字句都相彷彿。佐籐說：『日本請求關係國之合作，以謀取「和平」狀況，並願參加在妥協成立後立即舉行之圓桌會議可解決永遠衝突』。三月四日路透電）

原來國聯的基本政策，恰恰和不斷用飛機大炮來轟擊上海的日本帝國主義主張符合，所不同的，只是日本以武力侵略進行其所謂保障『和平』，而國際聯盟則以『和平』招牌來掩護各帝國主義者（日本也在內）武裝進攻中國。看中國領海及內河中，最近一月來，不是無間斷的由各國派遣兵艦來停泊嗎？各國販賣軍火的投機事業，不是因上海事件而大發其財嗎？太平洋上戰事的佈置不是日在不遺餘力的進行中嗎？這些現象，都是參加國際聯盟的列強政府和願在一切問題上與國聯一致的美國所幹的勾當，而國聯何以默無一言？顯然的，國聯的和平空炮，不過是掩飾各帝國主義加緊備戰以及瓜分中國的煙幕彈罷了。

蘇聯軍事人民委員長伏羅希洛夫在蘇聯紅軍第十四週年紀念節宣稱：『中國今日之流血，乃因中日間已發生危險局勢，而一般資產階級做虛偽宣傳的所謂「和平論者」的合作和平演說之所致』。這句話，判定了一切爲資產階級的演說家，還在日內瓦從容作和平掩飾帝國主義的加緊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他們目前正在積極進行中的瓜分上海的陰謀，於是造出「和平」的迷霧來欺騙羣衆，這是國際聯盟在上海事變中

的第三項工作。

四

所以國際聯盟他在上海事變中是帝國主義列强積極進行瓜分中國的組織者，他的主張，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侵佔政策根本沒有二致，只是更陰險更有欺騙作用的侵佔政策罷了。

現在他的政策，在國民黨決心投降的幫助下，已經大部分成功。『今日（十一月十日）國聯正式通過一議案，大旨是中日兩造應遵守國聯會章，……主張中日於中立國扶助開始談判，關於不許破壞土地與政治完整之條文，維持條約尊嚴，不贊成對日抵制會委員會從事於調停之努力，期舉行圓桌會議。議會委員會須與聞中日間爭執問題部』。（路透社三月十一日電）這對於中國，明明白白是一張賣身契，要中國再向保障一次：『遵守國聯會章，維持條約（使中國殖民地化的條約）尊嚴，不贊成對制！』這樣去換得『不許破壞土地與政治完整之條文』。而這一條文的實際意義，過爲保持帝國主義列强侵略中國的權利均分，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反對某一帝國主義者在列强默許他繼續增兵深入中國內地的當今，他自然贊成這辦法，

以佐籐在日內瓦宣布：『日本完全同意於此議案之原則，尤歡迎尊重條約之聲明』。同時，曾經明言『不加保留，尊重國聯決議』的國民黨賣國外交家顧維鈞於本月三日在上海華懋飯店招待外國新聞記者席上亦說：『中國政府，因尊重國聯大會決議案，願與日本開議』。顏惠慶在日內瓦也聲明過：『彼之不投票（對於通過國聯議案），決非反對之表徵』。（三月十一——十三申報）

國際聯盟瓜分中國計劃，在日本武裝進攻與國民黨繼續投降的合奏中，已大部份成功了。就在這一基礎上（中國殖民地化的基礎上）國聯又完成了他另一件偉大的反革命工作：努力彌縫各帝國主義者間的裂痕，保持反蘇聯的統一戰線，加緊佈置反蘇聯的戰爭。

三月十三日

國民黨還配談領導權嗎？

范亢

汪精衛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說：『我們並不注重在一時軍事的成敗，或國民憤慨的意識，或與共產黨爭什麼領導權』，這眞正是國民黨賣國的老實口供！

國民黨的任何一派，三民主義的任何一派，以及一切地主資產階級的派別，一切反對蘇維埃革命的派別，本來就早已沒有資格談什麼領導權。國民黨現在幹些什麼？

一　當上海兵士羣衆和勞苦民衆英勇的進行反日戰爭的時候，國民黨中央政府和上海軍閥（蔣光鼐蔡廷楷），用種種手段禁止進攻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大本營（虹口租界）；并且趕緊接受日本的最後通牒——强迫兵士退却二十公里。

二　立刻遵照國聯三月四日命令中國停戰的決議，由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通令全體將士：『倘日軍不向我攻擊，吾軍亦不向彼攻擊』，這就是把閘北吳淞直到崑山一帶完全奉送給日本帝國主義。

三　國民黨中央政府還通令全國禁止『非法的』軍事團體，這是對付各地民衆的義勇軍的，自然，連滿州方面正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而攻打瀋陽的義勇軍，都包括在內。國民黨禁止着正式軍隊的兵士羣衆的反日，還要禁止民羣自動組織的義勇軍。

四　日本帝國主義利用溥儀組織了所謂滿洲獨立國，國民黨却絕對也沒有眞心去討伐，——從去年九一八到現在差不多半年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張學良奉送了東三省給日本，而國民黨整個中央委員會沒有絲毫行動是去反抗日本佔領滿洲的！

五　但是，同在這個期間，國民黨却繼續着進攻蘇維埃區域和紅軍，最近廣東的軍閥更得到了帝國主義的大批軍械的接濟去進攻紅軍（見前幾天的廣東電）。二中全會還特別議決要加緊的『勦匪』，說是『鞏固後方』。國民黨不打滿洲，停止奪回上海……請問有什麽『後方』！事實上，如果沒有國民黨的殘酷圍剿，那麽，眞正勞苦民衆自己

的軍隊的紅軍，早已打到了上海滿洲的前線，而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戰了；而且蘇維埃的紅軍，一定能夠動員着廣大的幾萬萬的羣衆，打退日本帝國主義，驅逐一切帝國主義的勢力。所以國民黨的『圍剿』紅軍，是替一切帝國主義做擋箭牌，是替一切帝國主義鞏固後方』！

六 國民黨現在又完全接受了國聯會議三月十日的議決案，而國聯的議決案——和前幾次的一樣，除出幾句承認中國領土的完整的空話以外，正是決定『停戰調停』，『請有特殊關係之各國襄助上海中立區之警務』等等。這明明是國民黨又公開的出賣了一次上海，請求列强來和日本共同瓜分中國！

汪精衛的確有自知之明：國民黨是故意造成上海戰爭的失敗；國民黨是絕對不顧『國民憤慨的意識』而在專心賣國；國民黨是在用飛機大炮屠殺共產黨所領導的眞正反帝國主義的民衆革命！

但是，同時，汪精衛蔣介石等等一切國民黨軍閥政客，還在說着許多空話，玩着許多把戲，企圖欺騙勞苦民衆和兵士羣衆。國民黨的二中全會，一方面決定了對外實行『經濟上竭誠之合作，對內實行殘酷的進攻紅軍和禁止一切義勇軍，別方面還在企圖欺騙召集地主資產階級官僚政客流氓賣辦的所謂國難會議，幷且又在說什麼澄清貪污，設置民意機關，完成民權主義等等。勞苦民衆不但要發動廣大的鬥爭反對『剿匪』和壓迫，

自動發展反帝國主義的戰爭，而且必須認識這些欺騙的作用，是在維持地主資本家和帝國主義的剝削制度，是要便利國民黨的完成賣國事業！

不但如此，國民黨之中，以及國民黨之外，現在有些狡猾的地主資產階級的走狗，他們感覺到廣大的勞動民衆正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起來實行革命了，他們感覺到蘇維埃區域和紅軍的力量一天天的擴大了，他們感覺到全國的反帝國主義的眞正革命鬥爭，要走到建立全國的革命的民衆政權（蘇維埃）的階段了。這對於他們是很危險的，對於日本和列强帝國主義的勢力是很危險的。因此，他們還想出許多新鮮的救命辦法。例如，國民黨二中全會聽說決議了『赦免悔過的共產青年的條例』，這樣想來緩和革命！上海的豪紳資產階級的晶報，還提議要准許共產黨和德國法國英國一樣的參加國會。上海反動的申報說『造匪』的是政府自己，說共產黨和紅軍是和明末的流寇土匪不同的。孫文式的『馬克思主義者』陶希聖，也格外努力的主張召集國民大會，成立普選的所謂反帝國主義的政權。托洛斯基陳獨秀派，同樣格外努力的主張要召集地主資產階級參加的普通選舉的國民會議，成立所謂民衆政權！……所有這些地主資產階級及其走狗的『新鮮花樣』，都是欺騙民衆，破壞眞正民衆革命的陰謀！同時，這些提議的發現，正是共產黨領導民衆的力量一天天擴大的證據。

眞正的民衆革命，只有蘇維埃革命。眞正的民衆政權，只有工農兵以及一切勞動民

衆的代表會議（蘇維埃）政權，這是絕對禁止地主資產階級參加的政權。中國的勞動民衆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來爲着這個政權而鬥爭，完全推翻國民黨的，以及非國民黨的（例如溥儀的）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然後才能夠解放中國，才能夠解放自己。

三月十二日　洛甫

新的投降與新的欺騙

十九路軍這一次的退却，完全不像一切反革命派別所說的，是因爲軍事上與作戰上的必要而退却的。這是國民黨不抵抗主義的繼續，也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調停』的結果。這一退却實際上是完全接受了日帝國主義的一切要求。

記得二月十八日日本植田司令給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的通牒上，要求中國軍隊『從黃浦江西岸，由租界西北端，連結曹家渡鎮，周家橋鎮及浦淞鎮之線起算，黃浦江東岸由連結爛泥渡及張家橋之線起算，各從租界境界內，向北二十基羅米突之地域（包含獅子林炮台）內撤退完了，且在該地內撤去炮台，及其他之軍事設施，並不新設之』（二月十九日申報）。現在十九路軍與第五軍的退却，完全是執行了日帝國主義的要求，並且甚至於退出的地點，超過了日本的原定計劃！

國民黨政府從最初原來就接受了日帝國主義的一切要求。至於十九路軍的一些國民黨軍閥也祇是因爲士兵的自動抵抗與全國民衆的憤激，一時無法制止，所以起來領導了這一抗日戰爭，以造成自己『民族英雄』的地位，使民衆相信他們，擁護他們，以維持他們與整個國民黨的統治。然而這些軍閥領導這一戰爭，並不是爲了使戰爭得到勝利，而是要使戰爭失敗。他們決不肯乘勝追擊敵軍，消滅敵軍，而等待敵軍增援部隊的繼續到來。他們決不肯武裝民衆，使民衆與兵士聯合起來，而且用白色恐怖鎮壓反日運動，解散反日團體與工人學生的義勇軍。他們這種失敗主義的路線的採取，是爲得要使自動抗日的士兵與革命民衆相信，同日本帝國主義作戰，原是沒有辦法的事，祇有投降退却，是唯一的出路！

這一目的，他們現在是達到了。他們現在退却，雖是引起了兵士羣衆與廣大民衆的反抗，然而他們却是振振有詞，說他們的撤退不是他們的不抵抗，而是預備繼續抵抗，而是退到了第二道防線。

十九路軍的軍官們現在告訴民衆說：『今後日軍如進而攻擊我之第二道防線，則我必起而抵抗，設因其人數軍備之超越，致我被迫再退，則我亦必再度作戰』。（三月三日申報）然而這不是很明顯的表示出了十九路軍軍官們的不抵抗主義，同張學良將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沒有絲毫區別嗎？張學良從東三省退到北平，蔣介石從南京退到洛陽，

他們不是都說『如日軍再行進攻，則我決與之抵抗』嗎？

一切反革命的報紙與反革命的團體（中間也包括外國的）現在都在積極的給十九路軍的國民黨軍閥做宣傳，來保持十九路軍軍官們所造成的一些幻想，來『平靜』兵士與民衆的反抗情緒，來維持他們與整個國民黨的統治。同時國民黨內部的有些派別，更利用這一退却攻擊蔣介石派，來做投機買賣（請看三月四日孫科等的通電），雖是這一退却實際上正是因爲蔣光鼐蔡廷楷等接受了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命令。

然而整個統治階級的這一陰謀，是誰也不會相信的。就是反動的報紙上也很明顯的登載着中國接受了英法調停的消息。這些消息，證明中國軍隊的退却，不是軍事上的或作戰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而是整個不抵抗主義的繼續實現。

自從上海事變發生到現在，南京政府差不多無日不在與英美法日各國公使談判之中，問題一時不得解決者不是國民黨不願接受列强各國所提出的條件，而是日本不願接受這些條件。關於這些條件的一時不能決定者，也不是中國的作梗，而是日美的衝突。現在總算英法的努力『調停』日美之間得到了某種諒解，當然這些調停與諒解的負擔者與犧牲者是中國！

國際聯盟上，法國代表彭古的提案與上海英法的提議，都一致的以爲中國軍隊必須立刻退出上海，切實實現日本二月十八日日本哀的美頓書所提的條件，然後再在上海開

始和平會議。據國聯的意見，這種和平會議有四個原則：

一、日本無政治上或土地上的野心，也沒有在上海設立日本租界或別種促成日本專利的企圖；

二、中國承認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安全爲必須維持；

三、此項會議以在當地解決停戰辦法爲條件，經上海列强的協助促成之；

四、立卽促成之和平當與國聯或其他國家關於中日事件所取的主張，不相背馳，也無更易。（見日內瓦三月一日路透電）

這些原則，當然都是暴露出，問題的解決，不是在中國與日本，而是在日本與列强尤其是日本與美國，而能夠爲各帝國主義所共享。換句話說，如何把上海吳淞等地，現在爲日軍所佔領者，變爲中立區！

日本帝國主義的發言人很明顯的說：『上海日軍將分三期撤退：㈠立卽在距滬約二十基羅米突，取防守之陣線；㈡俟警衛中立區域之辦法商妥後，卽撤至上海與吳淞區域；㈢俟情勢許可，卽撤回至日本』。（東京三日路透電）

不是很明顯嗎？帝國主義列强這一次的調停，完全在瓜分中國的原則上出發的。他們所煩腦的，不是中國，而是如何使這一瓜分能夠『公平』！

帝國主義列强，尤其是法國，深恐上海事件發展下去，日美之間發生戰爭，妨礙了

它的反蘇聯計劃（而且國民黨政府正在揚言『同俄國恢復邦交』，恐嚇帝國主義！）所以它不能不用了很大力量，出來調解，使他們中間的矛盾，在犧牲中國上得到暫時的解決，以便一致來引起反蘇聯的戰爭。上海事變解決之後，反蘇聯的挑釁，必然加緊，是毫無疑問的！

同時帝國主義列強，更深怕中日戰爭延長下去，使國民黨的統治更其崩潰動搖，給中國革命運動，尤其是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的發展，造成更其有利的條件，所以努力妥協，加速度的來共同瓜分中國，以便更能一致的來鎮壓中國革命運動，消滅蘇維埃區域與紅軍。

當然在上海的所謂圓桌會議上，帝國主義者內部，尤其是日美之間，必然要暴露出他們相互間不能解決的矛盾。然而這一會議必然是進攻蘇聯，瓜分中國，鎮壓中國革命無疑的，帝國主義列強的這一行動，與國民黨政府的無恥投降與欺騙，不但不能消滅中國正在發展着的反帝與反國民黨的運動，而且却正相反，革命運動將更因這些事實，而走向更高的階段。革命民衆與革命的士兵，將不再在蔣光鼐蔡廷楷等的領導之下，進行反日戰爭，而將在民衆自己的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之下，去與日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血戰到勝利！

三月四日

重慶又新絲廠罷工的教訓

一　反日運動的新潮

大　器

九一八的滿洲事變，驚醒，激動了廣大的四川勞苦羣衆與小資產階級。反日運動首先在重慶，成都等主要城市開始。日本帝國主義侵掠的深入，國民黨無抵抗主義的破產，把全國反日運動，提到更加激烈的階段，四川的反日運動，同樣不是例外。一方面迅速地發展到農村中去，另一方面主要城市的運動的主要內容是：澈底經濟絕交與收回王家沱日租界兩個問題。

王家沱日租界，已超過二十五年的租期，日本帝國主義延不交還。國民黨軍閥當然是不敢去驚動他，可是爲着欺騙民衆，搪塞民衆自動收回王家沱的口號，劉湘組織了收回王家沱租界委員會，聲明要以外交手段來達到收回的目的。滿洲事變以後，王家沱租界，顯然變成羣衆反日的具體目標。又新絲廠是日本所開設，正在王家沱租界。因此他在產業上，政治上，佔着重要的地位。

對於民衆的反日鬥爭，日本帝國主義一面勾結國民黨軍閥，實行壓迫與控制。反日

運動初爆發，劉湘就三令五申地禁止罷工，罷課，罷市，民衆集會；同時指使一批國民黨改組派走狗們來空喊反日救國。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派遣了三條兵艦，向重慶市勞苦民衆與革命運動，耀武揚威地示威。當時有炮轟重慶之謠言。

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進攻反日運動之最有力的回答、就是又新絲廠五百餘工人的罷工。又新的罷工，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示威，做了最强硬的抗爭。同時撕破了國民黨的禁令，成爲反日運動的槓杆。無疑的，他是四川反日運動的新潮。

二 罷工的經過

又新絲廠中有共產黨與青年團的支部，在滿洲事變後，已經進行反日的活動，日本兵艦到後，工人出入廠口不能自由。當時反日的口號是：㈠沒收又新廠日本資本，㈡驅逐日軍，恢復工人自由，㈢反對資本家供給日軍煤水（日軍艦煤水），㈣保障工人生命安全。這些口號中特別是保障工人生命安全，獲得了廣大工人的擁護。支部同志就在飯堂裏鼓動，派代表向廠方要求，當時即舉了五個代表前往交涉，廠方答復工人代表，謂無法負責，於是工人大譁，在車間內關車，成立反日團，當場簽名者達三百多人，決定罷工，通過罷工的條件是：

一、增加工資四分
二、改良伙食，工人與職員伙食平等（該廠工人伙食由廠方供給）
三、減少工作時間兩小時（以前是十四小時）
四、每星期休息一天（以前一個月休息一天）

並且選舉了五十六個工人代表，當時工人中提出要找社會局，我們同志無法轉變，全部代表遂出廠過江，路遇反日會職員，表示這事情反日會可以解決，於是全部代表均在江右受反日會招待宿於旅館。廠內工人因代表全部出廠，領導乏人，被迫復工！第一次能工僅半天。

次日，反日會開會，聽見工人有經濟條件，即反臉，謂工人反日，他們可以援增加工資，即有共產階級鬥爭之嫌，表示此事須社會局解決。工人代表找到社會局會局也是一味推諉遷延，但又不要工人代表回廠，等於軟禁於旅館。相持四天，毫果，而廠方則實行進攻，宣佈開除全體代表，并登報申明又新是中國資本，與日本僅有借款關係，并無供給日本軍艦煤水，且指代表等爲共黨搗亂。

當時形勢，十分緊迫。黨的策略，是全部代表回廠，發動第二次罷工，揭破社的欺騙，繼續爲條件而鬥爭。工人代表回廠，工人全體關車歡迎，廠方無法拒絕，報告交涉經過，提出繼續罷工的口號，經工人全體通過，并決定向資本家直接交涉

二次罷工經過一天半，資本家勾結社會局，以調解名義答復工人的條件。

一、加工資兩分　二、改良伙食一律平等

三、減少工作時間一點鐘　四、每半月休息一天

罷工遂勝利地宣告結束。

三　羣衆力量衝破了資本進攻與白色恐怖

罷工的勝利，打擊了資本家無限制的剝削，所以資本家發起辦產業工會，根據國民黨工廠法，指定工頭管車來籌備，要工人先交會費五角。這種方法，聰明的黃色領袖，一定會嫌太露骨。資本家發起辦工會，爲資本家一開始就抓住管車工頭，他就在工人中進行威嚇欺騙的活動，而我們黨團的同志對於反黃色工會工作，素來忽視，所以對於反對，工人開始有兩百多工人（最主要是女工）簽名加入。後來我們同志極力在工人中反對，工人又紛紛去取消簽名，產業工會的進行，遂告停頓。第二，資本家開除一個女工。這個女工是五十六個代表之一。她請假回家資本家是答應她的。可是當她來復工時，廠方藉口已另派人，拒絕工作。於是這個女工代表就去飯堂中要求工人援助，全體工人通過反對開除、强迫資本家恢復工作。廠方見全體工人勗員，無法壓迫，遂允其繼續工作。第三

，有一次反帝同盟宣傳隊進廠去宣傳，廠方通知公安局派隊來逮捕，氣勢洶洶，武裝進廠來，工人立刻關車保護宣傳者，反對逮捕，並質問警察何故入廠，警察一見形勢不對，推諉是來維持秩序，並不捕人。結果仍被工人驅逐出廠，無一人被捕。第四，更有趣的是資本家收買了一個女工賊，被女工羣衆發覺，全體決議開除工賊出廠，要廠方執行，廠方屈於工人力量，遂停止女工頭工作。這些事實表現出：在罷工以後資本家千方百計企圖進攻工人階級，取消工人已得的勝利。因此打破了工人勝利以後沒有鬥爭了的謊言，却却相反，廠內鬥爭更加發展起來。尤其是上列事實告訴我們，在資本進攻與白色恐怖之下，只要我們能夠團結羣衆，羣衆力量，堅決可以衝破資本進攻與白色恐怖。

四　目前遇到的挫折

階級鬥爭發展到這一形勢，許多次失敗的教訓，告訴了資本家以進攻的新策略。新策略的中心內容，就是勾結國民黨實行對工人的政治壓迫，把工人中一切積極領袖，均用共產黨的名義拋在監獄裏。廠方一方面勾結社會局，以召集工人代表談話爲名，將五個工人代表哄騙到社會局，施以逮捕。同時資本家進呈文，指爲確有證據之共黨。次日工人發覺，沒有舉行任何行動來反抗，且不認識這是廠方的整個陰謀，僅加推六名代表，向社會局去質問，結果又有三名代表以咆哮公堂論罪，同遭拘禁。

資本家把許多積極領袖送進監獄以後，就重新加緊廠內的壓迫。勾結公安大隊進駐廠內，每一車間佈置工賊。不准男工與女工談話，不准三人以上談話。在這種壓迫下，社會局大人們武裝進廠來查詢被捕七代表是否工人選舉的代表，工賊到處散佈不能承認為工人代表之威嚇，說如果承認，就要大家吃官司，可是查詢的時候，仍有五十多個女工英勇地舉起手來承認。另一方面工人中發起捐款慰勞代表，到監內去探視，資本家嚴厲禁止，但工人不絕的去看望，以致被開除者有十餘人之多。

資本家把工人已得的勝利，伙食惡劣到比以前還壞，取消了工人隊伍打敗以後，就進行取消工人八月賞（工資雖增加，但不抵此數），恢復十四小時的工作時間，同時把產業工會舊事重提，强迫工人加入，否則開除，工會職員完全由社會局指定工賊，工頭來擔任，會費每人五角，强迫徵收，並宣佈下層成立五人小組，組長須負責調查工人行動。產業工會的籌備會成立後，第一件大事便是藉口多數女工（？）要求恢復休息條規，仍為每月一次，以便多做工多收入。他們因此代表（!?）工人向資本家請求，當然資本家是立刻批准，以示勞資合作之精神。這種黃色工會總夠令人觸目驚心，他除了儘量發展法西斯性質以外，還與資本家合演了這一個滑稽的雙簧。此外，廠方又呈請二十一軍部特務委員會（叛徒的組織）派人駐廠清共。

五　我們的教訓

偉大的罷工，在黨的領導之下，過去了。因爲黨的正確指導，使罷工獲得勝利。同時由於黨的策略上錯誤，使工人遭到目前的挫折，我們——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應當切實地去求得工人鬥爭的正確教訓，尤其是又新罷工是在國際路線傳達到四川，引起四川黨轉變的企圖之後，更要引起每個布爾塞維克的注意。

㈠罷工的策略　反日運動開始，重慶黨部肯定組織又新罷工，因爲他是日本　業，同時有黨與團的支部。這當然是正確的。不過在罷工過程中，各種具體的策略，值得我們更進一步去研究。無疑的這一罷工中策略的優點，就是能夠抓住具體的事變，工人中間十萬火急的迫切問題。日本軍艦在江面示威，日軍登陸戒嚴，砲轟重慶的消息，被每個人驚惶地傳說着，這一形勢對於工人，提出了生命危險的威脅，「保障工人生命安全」，的確是廣大工人的要求。在這個時候，這一口號是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等等口號更能動員些（當然不是說那些基本口號不對），黨的領導羣衆的藝術，就在能抓住這樣的具體事變，與工人中今天的迫切要求，來動員羣衆。又新支部是在實際上執行這一布爾塞維克的步驟，因此他獲得了廣大工人。第二，在保障工人生命安全的口號，爭取了羣衆以後，我們當時就應當進一步提出罷工口號，有人以爲這是過早。像又新支部的辦法

，免推舉代表向資本家交涉，待資本家拒絕後，再發動罷工。這是適當的。關於發動罷工的時機，我們應當認清，當我們的口號，獲得了羣衆以後，我們不是要羣衆推舉幾個代表，要代表去行動，而是動員羣衆罷下工來，推舉出代表去交涉；試問，如果當時又新資本家不是這樣愚魯，答復代表不是『無法負責』，而是一種好聽的欺騙，或者他進一步口頭上承認這個條件（這不是不可能的）。無疑的，將要把羣衆鬬爭緩和下去，資本家愚魯地做了强硬的回答，這是階級鬥爭中敵人的失策。當然造成了激發羣衆的順利條件。我們不能因爲罷工終於發動了，來掩蓋這一缺點。第三，罷工在我們領導之下發動了，羣衆通過了我們提出的條件，選舉了代表團，在代表團中我們已佔領導上的絕對優勢。照理，完全可以實現我們的鬥爭路線，一個代表的提議，要向社會局去，幾乎把鬬爭送給國民黨去控制。這裏一方面固然是在經常工作中我們就完全忽略了反對社會局仲裁，調解的宣傳鼓動。同時必須指出，支部同志不能轉變，支部同志知道到社會局去是不對的，可是找不出適當的口號來轉變。很明顯的，當時羣衆並未堅持要去找社會局，只要我們同志起來打擊這一提議，號召工人直接向資本家去談判，動員全體工人及代表團找廠方去。這是完全可能的。第四，到社會局去，提議，因爲沒有打擊反而做了他的尾巴，那末，當羣衆要去的時候，我們應當同着羣衆一齊去，使我們有可能去隨時揭穿社會局的欺騙，說服工人的幻想，但是我們

絕對不應該是全體代表去。這裏我們應當反對這種脫離廣大羣衆的辦法，我們要立刻分配自己的力量，提議一部分代表去，一部分代表留在廠內繼續領導罷工。這才不致使羣衆失了領導。因爲我們沒有估計到這點，所以代表團一出廠，廠方就能壓迫工人全體上工。第五，到反日會中去，關於這個問題，四川黨內有過爭論，當時四川省委站在右傾關門主義的觀點上，指斥了這種到反日會中去的策略，認爲是把羣衆送給國民黨。這當然是不對的。但是又新支部，以及後來中心市委對於到反日會中去的策略和工作，是否正確呢？這同樣是弄不清楚的，我們首先要認識又新罷工代表團應當動中，橫溢着一枝新潮，黨當時應當抓住又新罷工代表團，進行廣泛的公開的反日活動，代表團員又新工人到各工廠各學校要求援助又新的反日罷工，廣大的宣傳又新資本家勾結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這不但可以博得一般社會的同情，而且更可以在又新罷工的行動領導之下，開展反日反國民黨運動，站在這一觀點上，我們可以到反日會中去，提出援助又新罷工的主張，和反日的澈底步驟，把抵貨運動組織起來，拿到我們的手裏，廣泛去發展下層反日會，改組反日會的領導。很明顯的，又新代表團雖然去了，可是一方面完全沒有獨立的反日運動，同時也不在反日會中進行爭取羣衆的鬥爭，這是黨不能把又新罷工代表團被反日會與社會局好好的然而是軟禁在旅館中，我們的同志根本忘却了廠內罷工的問題，全部出廠之後，簡直不派一個代表回廠傳

這消息，中心市委的指示，主要是組織訓練，完全看不見中心問題，當時黨爲着挽救全部代表出廠使工人失却領導的危機，應當立刻動員大批代表（至少半數以上）回廠報告消息，繼續領導鬥爭，一直到等待社會局沒有結果，廠方，開除代表，我們才想起回廠去，（其實大多數代表已經有此意見）領導的作用在那裏!?第七第二次罷工的迅速爆發，完全證明了上述的估計，如果我們更早的爆發，黨在第二次罷工中，依然沒有注意怎樣把罷工工人全體組織起來（糾察隊募捐隊宣傳隊）行動起來，這決不是組織問題，而是罷工策略的嚴重錯誤，罷工勝利，資本家答復條件後，也沒有想到召集羣衆大會報告勝利結果，總結罷工的教訓，作有組織的復工，這更是不可容許的錯誤現象。

㈢口號　黨的領導，表現在口號上和行動的提議上，此次又新罷工能夠發動，主要是抓住了保障工人生命安全的口號，同時在通過罷工時能夠提出工人的經濟要求！而且提得非常具體中心，這不能不是罷工獲得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是值得每個同志去學習的，因爲這樣具體和集中的口號，是非常容易使廣大工人了解，和獲得他們的擁護。但是這一口號，是否能使我們滿意呢？當然不能的，這幷不是說減少工作爲鐘點不夠，一定要實行八小時，而是說這些條件沒有靈活地把經濟要求與政治口號聯系在一塊，這也不是說要把增加工資四分，與擁護紅軍蘇維埃放在一起，（這是破產了的

立三主義的聯系）很明顯的這一罷工，在反日浪潮中激發起來的，他們提出要求保障工人生命，撤退日艦撤退日軍等口號，同樣是成爲羣衆的要求！特別是保障生命問題，在罷工條件中不提出，這簡直是令人不解的事情，再則提出沒收又新絲廠的日本資本，一口號是否正確的，在沒有革命形勢的前面，我們具體的提出沒收某某資本，使工人不得不發生問題：誰去沒收？沒收來歸誰？無疑的我們要廣大宣傳沒收帝國主義在華企業與銀行的黨綱，但不能用沒收又新廠日本資本來代替。

㈢代表團　代表團實際上是罷工委員會，雖然他人數較多，但我們毋不用害怕，我們應當：第一形成代表團中的常委，因爲五十六人的代表團是不能經常開會的，尤其是無法進行日常工作，常委要建立糾察宣傳募捐特務組織等部，把代表團其他代表吸收到各部做工作，重慶黨部完全不了解這一方法，他們只是指示支部，要把代表團「分編小組」，進行訓練工作！在這種形勢中，不忘記訓練工人，培養幹部，這當然是好的，但是當時的中心問題決不在訓練工人，而是在動員工人領導罷工，參加罷工的工作，做各種各式的公開活動，去擴大反日運動，我們主要的總營在實際工作中，使工人代表得到訓練，學習，決不是適合軟禁在旅館的環境，進行其閉門訓練的工作，在第二次罷工時，有改造的機會，我們應當把提議到社會局去的分子，肅清出去，充實代表團堅決的領導，在罷工勝利時，更不知在羣衆會議上轉變（人數可以減少）以監督履行條件，並保

障工人利益的名義，使代表團轉變爲經常的存任（工廠委員會）當然這些工作重慶同志想都沒有想過。

㈣建立赤色工會問題　在四川職工運動中，黨的領導在口頭上是接受四中全會的決議，然而對於恢復立三路線給赤色工會的創傷，並且援大赤色工會的任務，却是提都不提，當然，影響到工廠支部同志對於建立赤色工會的圖都沒有，從發動罷工到勝利的結束，隨時展開一個順利地組織工人，建立赤色工會連企條件，可是黨拒絕這個條件，黨不僅沒有去建立工會，而且連反日組織也不要了，反日團有三百多工人的簽名，罷工起後，黨忘記了這一回事！各方面當然受了省委右傾路線的影響，只去狹隘地登記反帝同盟的會員，放棄公開組織廣大羣衆的可能。因此這種反帝同盟也無法建立起來，沒有羣衆組織的建立工人階級在資本反攻之前，失去了武裝，失去了砲壘，無法去鞏固已得的勝利，因此在領袖被捕，支部大遭損失之下，使工人遇到空前的挫折，而不能進行反抗行動。

㈤黨與青年團　又新罷工是黨領導的，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有些同志硬指是自發的鬥爭，這當然不正確的，但是又新罷工是否黨有組織有計劃去領導的？首先關於市委，他除了拋出一個組織又新罷工的口號之外，並未進行支部中澈底的討論，把支部動員起來，定出切實的支部計劃，同時也沒有抓住具體的事變給支部的指示與幫助，支部中

間，因爲沒有透澈的討論，沒有注意在罷工策略的四週去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因此支部中有不同的意見，并未發現暴露，表面上好像非常一致，可是一到鬥爭時機的前夜，支部會反而開不成，一部分男工同志完全採取消極，因此這一罷工也不是支部全部去領導，而是一部分參加生產的女同志，個別的執行了正確的罷工策略。

罷工以後，支部更不能開會了，固然有些客觀的困難，（敵人加緊注意婦女一會不便，地點沒有等）但市委并未了解推動支部全體動員是他執行自己決議的首先，因此并未儘一切力量去召集支部會，完全以個別談話來代替集體的會議與決定，然會使罷工中間黨的領導更加微弱起來，而表現步驟錯亂，特別嚴重的是支部在罷工後，緊閉着黨的門戶，不去向工人開門，吸收許多積極的羣衆領袖入黨，把及罷工，對於黨，是空過去了，黨沒有發展一與組織完全是機會主義地分開，偉大的罷工黨員，建立一個新的羣衆組織！

青年團支部除犯了上述錯誤與缺點以外，最主要是不了解不執行青年化的工作，在一般鬥爭中，團不知道如何去動員，形成青年工人參加鬥爭，團員與黨員工作什麽分別，同時對青年的罷工工人，緊緊關着團的門戶，也與黨沒有什麽分別！

㈥指導機關的關係　如市委不能完成他的領導責任，已如上述：在罷工以後，沒有抓住這一鬥爭的領導成爲一切工作的中心；分配最主要的力量去指導和幫助，

的仍是經常的關係，可是經常的關係是市委去找支部，因爲罷工的緣故，支部同志就找不到，同時支部更找不到市委，因爲市委只給支部一個通信處，有事要經過通信去約會，這眞是最根本的官僚方式！

總結起來又新罷工給了我們最深刻的教訓是國際路線並未眞正傳達到支部，所以鬥爭過程中，對於各種臨時變化的具體策略，不是沒有，便是錯誤，特別嚴重的是從市委到支部同志一致地把鬥爭與組織分開，完全不了解從組織力量上來鞏固鬥爭的陣線，鬥爭的領導力量和工人已得到的勝利，因此，罷工的結果，沒有成立一個工人的羣衆組織，沒有改善，沒有開展過黨內鬥爭，沒有加强一些支部生活，沒有發展一個黨員與團員，沒有領導機關與支部的關係，偉大的罷工，雖然在我們沒有收獲，這就造成了後來資本反攻的勝利的先決條件！一九三二年三月八日

宣傳隊的織組及其活動

華崗

（一）爲什麼要組織宣傳隊？

宣傳隊是黨進行宣傳鼓動工作最便利的武器之一，是『黨經常的和廣大羣衆直接談話的

工具」。

經過宣傳隊的活動，可以使黨的影響更廣泛深入羣衆，使黨當前的政治口號能在羣衆中得到普遍的了解與傳播，可以不斷提高羣衆的覺悟，推動革命鬬爭向前發展。

宣傳隊不僅是擴大宣傳鼓動工作的重要武器，而且同時也就是組織羣衆入黨，可以吸收有階級覺悟的羣衆組織的羣衆組織起來。

之一。經過宣傳隊的活動，可以將沒有組織的羣衆組織起來。

入赤色工會及其他各種革命團體，可以將沒有組織的羣衆組織起來。

同時，宣傳隊羣衆是我們訓練革命幹部，特別是訓練宣傳鼓動工作的幹部有效方法之一。經過宣傳隊的活動，不僅可以使政治認識薄弱的羣衆受到革命教育，而且可以不斷提高宣傳隊員對羣衆說話的技能，學習羣衆工作的藝術，培養黨與羣衆團體的革命幹部。

(二)怎樣組織宣傳隊？

宣傳隊的組織絕對不應限於黨內的同志，而必須廣泛的吸收羣衆來參加，現在有些黨部把宣傳隊看成只是黨內同志的組織的錯誤觀念，必須立刻糾正。同志在宣傳隊中應該起核心的作用，但必須堅決吸收羣衆來參加。

在黨與團有影響或有組織的一切企業，農村，學校及羣衆組織（如工會，貧農團，

反帝司盟，革命互濟會，左翼文化團體等）中，都可以發動組織各種各式的宣傳隊，每隊以三人到五人爲宜，每隊必須有一隊長，如有數隊以上必須有一總隊長，以便統率並指導工作，隊長應該由該隊宣傳隊員自己選舉產生，只有不得已時才可由上級指導機關指定。

這種宣傳隊必須極力爭取公開的存在與活動，應該採用各種各式的掩護方法，例如在目前上海反日戰爭環境中，採用募捐隊慰勞隊等名義，便是最好的方式。很明顯的，我們組織募捐隊慰勞隊的目的，絕對不僅僅是爲了募捐慰勞，而更爲了要經過這種種方式去宣傳，組織羣衆，否則像過去上海民衆反日會的募捐隊（宣傳隊）那種只是伸手向人要錢，而不做宣傳鼓動工作，便根本失去她重要的意義。

宣傳隊可以按照她具體的工作內容，採用各種各式的具體組織形式。如演講隊，傳單隊，口號隊，讀報隊，寫信隊，藍衫隊，說書隊，小唱隊等等，這樣，每一種組織形式都有她自己中心的具體工作內容來實現宣傳隊的作用，毫無疑義的，口號隊同時仍可發傳單，傳單隊同時也可擔任講演工作，每一種組織形式在工作上必要時，依然應該，而且必須兼做其他工作，但是每一種組織形式必須要有她自己中心的具體工作內容。

(三)宣傳隊的活動方法

第一、宣傳隊必須首先認清他所要宣傳的對象，深切的了解自己宣傳對象的生活，和政治水準，來規定自己的宣傳內容及宣傳方法，一切宣傳內容與口號必須深切關連到被宣傳羣衆的實際生活，不然，如果不問張三李四，只曾機械的把對學生羣衆說的話移到工人羣衆中去背誦，結果一定得不到宣傳的效果。

第二、宣傳隊在出發之先，必須要有相當的準備，製定宣傳大綱，否則，如果宣傳隊自己對於宣傳內容還不清楚，對於要宣傳的口號還是模糊不清或一知半解，則一定不能實踐宣傳隊的責任，最近上海有些宣傳隊當與工人羣衆宣傳『武裝民衆』，『組織工人義勇軍』的時候，工人羣衆問他們：『武裝民衆自然贊成，但是究竟要怎樣才能武裝呢？』宣傳隊竟至面紅耳赤，不知所答，便是最殘酷的教訓。

第三、宣傳隊必須眞正深入羣衆，靈敏的去感覺政治事變與羣衆生活脈搏的跳動，油心的去體會羣衆的迫切要求，從這種體會上與感覺上提出與轉變能夠動員羣衆的要求與口號。倘若不是如此，而只會一五一十地死記宣傳大綱，或者把口號看做死板不變的東西，那也就不免要喪失宣傳隊的作用，在二月二十號左右，上海爲宣傳『二月二十五』國際失業節問題曾經有些宣傳隊出發，其中有幾隊到楊樹浦失業工人羣衆中去做宣傳

鼓動時，因爲所宣傳的東西關係於失業工人羣衆切身的要求，所以聽講演的人愈聚愈多，而且羣衆自動喊出救濟失業工人的口號，這是很明顯的正是我們鼓動失業鬥爭組織失業工人羣衆的最好時機，但是我們當時的宣傳隊竟不懂得這一點，反而叫羣衆等到二十五號失業節再來參加失業運動，這就無疑的把革命宣傳隊惡俗化到耶穌宣講隊了！

第四、每一種宣傳隊的出發，必須確定他當時的中心任務，例如罷工宣傳隊，那末他所負的中心任務就是向羣衆宣傳罷工之各種當前的問題（資本家國民黨進攻工人的政策，黃色工會的破壞欺騙，罷工羣衆的要求條件及策略），團緊罷工羣衆，提高羣衆情緒等，又如傷兵宣傳隊的中心任務就應該集中力量去報告戰爭的眞實消息，揭破國民黨及其長官陳銘樞蔡廷楷蔣光鼐等投降帝國主義，出賣上海，出賣抗日兵士與民衆等眞相，藉此去提高傷兵的覺悟，爭取傷兵到革命民衆方面來。

第五、宣傳隊是實際戰鬥的隊伍之一，因此組織一個宣傳隊，就必須眞正實踐一個宣傳隊的作用，宣傳隊自身必須要有經常的會議，建立宣傳隊自己的政治生活，而不應該徒掛宣傳隊的空名，實際上却不做工作，例如上海工聯在他一月份報告中明明有四十幾隊的宣傳隊，但到上海事變一發生，却僅只有四個人實際出發做工作，這種現象完全是不能容許的。

第六、無論是經常的宣傳隊或臨時事變組織的宣傳隊，要眞正發揮他的基本作用，

都必須對他們有不斷的教育，努力提高他們自動工作的精神，使他們隨時都要抓緊許多宣傳的機會，有時這種機會的到來甚至連動員徵調的時間都會沒有的，譬如這次十九路軍長官與孫科等爲轉移羣衆反抗退兵的憤怒情緒，欺騙民衆起見，突然在三月四號晚上搶造瀏河華軍勝利的謠言，大放鞭炮，弄得人民都擁上街頭，很明顯也是我們宣傳隊活動的一個機會，但可惜全上海祇有兩隊宣傳隊起了作用，出發做了些鼓動工作。

第七、爲着提高工作速率，加强宣傳隊的效能起見、在宣傳隊中應儘量發起革命競賽運動與模範隊、使隊與隊之間，隊員與隊員之間自願的互訂合同，限期來完成某種工作，來藉此發揮宣傳隊的積極性，但是這一運動必須眞正保障實際執行，互相督促與及時檢查，而不應虛存其表，徒然汚辱革命競賽之美名。

第八、根據前面的指示，宣傳隊不僅要執行宣傳鼓動的任務，而且進一步要使我們一切宣傳鼓動能夠得到組織上的收獲，例如當我們宣傳隊出發宣傳武裝民衆的時候，就必須抓緊羣衆要求武裝的情緒來發展我們工糾及民衆義勇軍的組織。同時宣傳隊本身亦必須在自己工作過程中使之發展擴大起來。

三月十日

路光明週報

第三十四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出版

紅旗週報 三十四期

目錄

歐美各國共產黨爲保護中國革命及蘇聯告工人勞動羣衆書
對滿洲的武裝干涉與反蘇聯大戰的準備
國民黨的投降與進攻
瓜分中國的和平使者——國聯調查團
中國的假革命黨和中俄復交問題
德國的總統選舉和德國革命危機
捷克斯拉夫的紅色紀念日
上海事變中的取消派
上海×××廠的支部

每期定價大洋二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出版

西歐各國及美國共產黨爲保護中國革命及蘇聯告工人勞動羣衆書

工人們！勞動羣衆們！

世界屠殺的戰爭已經在遠東開始了。日本帝國主義血腥腥的强佔了滿洲的重要城市，牠現正在野心的進行奪取中國的其他部分。日本的軍艦軍隊已經佔領了中國的經濟中心城市上海。在上海無產大衆居住所集中的閘北幾燒爲平地，千萬中國工人是陷在日本帝國主義槍林彈雨之下。炮轟南京的日本兵艦，現向長江上游駛入中國的內地以便轟炸無產大衆集中的漢口，同時準備帝國主義軍隊進攻中國蘇維埃的途徑。

日本的行爲已經引起了帝國主義各列强。美法英意都派遣大批戰艦軍隊到遠東去保護他們的强盜利益，同時與日本協力同心的瓜分中國，破壞中國革命。帝國主義軍隊的調動，很明顯的暴露了他們武裝進攻中國革命的陰謀。佔領上海以及廣州及汕頭以至漢口之快要被佔領，毫無疑義的暴露出他們要包圍及封鎖中國蘇維埃。

同時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進攻中東路行政中心的哈爾濱。哈爾濱的佔領是遲早問題，這是向蘇聯嚴重的挑戰，同時就是反蘇聯戰爭的緊要步驟。

帝國主義強盜們在國際聯盟現在欺騙的巧妙。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在日內瓦開『軍縮』會議，同時在遠東方面組織屠殺勞動大衆的戰爭。

國際聯盟不只是掩護着日本強盜進攻中國，實際上牠將滿洲送給日本帝國主義並且組織武力瓜分中國及反蘇聯戰爭。

在這時期，國際社會民主黨好像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樣扮演了特別卑鄙殘酷的角色，戰爭的兇猛牠絲毫不加以制止，而且做了強盜機關國際聯盟的主要僕人，擁護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勞動羣衆的慘無人道的屠殺。

這次戰爭中最陰險的日本同黨是法帝國主義，牠供給日本軍隊金錢及戰爭器具，並且同時嗾使牠的東歐中部看門狗捷克斯拉夫，波蘭及羅馬尼亞進攻蘇聯。

美國藉口『門戶開放』的虛僞，積極參加進攻中國的活動，以擴張牠在中國的利益來與日本對抗。

英帝國主義同樣的是站在強盜們的前線，他們是要瓜分中國及組織反蘇聯戰爭。

德帝國主義也是參加國際帝國主義進攻革命的中國及進攻蘇聯的戰爭。

在這個嚴重危險的時候，德，法，英，美，捷克及波蘭的共產黨號召全世界勞動階級及被壓迫羣衆用全副力量來打破國際反革命的兇惡計劃，保護中國蘇維埃及蘇聯。

最好的方法是表示你們與中國的勞苦大衆及日本的革命工人一致行動；保護蘇聯及中國革命的最好方法是打倒你們國內的敵人。

擁護中國革命，擁護蘇聯；保護中國完全獨立；要求立刻撤退中國境內的白俄軍隊及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的法西斯蒂軍事顧問；

我們以上列事項要求碼頭工人，海員，兵工廠工人，及一切化學工業工人阻止及反對資本主義國家運輸軍火及軍隊去中國戰場；

團結你們像鐵圈一樣的密切保護工人的祖國蘇聯，牠是堅持和平的！打破帝國主義挑戰的基本計劃！要日本強盜：

不得侵犯哈爾濱的蘇聯領事館及其他蘇聯機關！打倒帝國主義戰爭的構造者！蘇聯萬歲！中國蘇維埃萬歲！殖民地的革命羣衆及被壓迫羣衆萬歲！世界社會主義勝利萬歲！

德國　法國
美國　英國
捷克　波蘭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對滿洲的武裝干涉與反蘇聯大戰的準備

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已經指出了，由於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和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危機之尖銳化，使反蘇聯的武裝干涉的危險，成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直接危險。

共產國際下的許多分部沒有充分的估計到這種危險的全部實在性。甚至在日本的炮火直接燃放於蘇聯邊地的時候，許多同志沒有明瞭日本之進攻滿洲與反蘇聯大戰的準備是有密切關係的。這使得我們要再三再四的把一切共產黨與整個國際無產階級之注意力集中於這個緊急問題上。

× × ×

在蘇聯國內戰爭完結，新經濟政策施行以後，國際資產階級并沒有放棄武裝干涉的用意，可是牠當時沒有着急去進行，牠打算到蘇維埃政權會和平的蛻化的。等到這種希望已經失敗的時候，帝國主義列强便採取了一種直接的方針：武裝干涉與爲着武裝干涉而使蘇聯內部的反革命勢力之積極化。「工業黨」，「康特拉齊夫的富農團」，「孟塞維克蘇聯分局」等的審判案，以及其他種種事實，證明了帝國主義列强，首先是法國，

企圖在蘇聯內部來破壞社會主義的建設，組織危害行爲與武裝暴動，幷且利用帝國主義各大列强，首先是法國所資助的，供給的，領導的幾個隣國之比較不多的力量，來實現武裝干涉。

蘇聯西方隣國的干涉，這是一個『小戰』，對於帝國主義列强比較便宜，危險性更少些，無須克服像大規模的武裝干涉以生的種種困難；大規模的武裝干涉的先決條件，就是造成帝國主義列强反蘇聯的大聯合。但是蘇聯經濟建設的種種勝利，從內部力量對比的觀點來看，已經保證了『誰勝誰負』的問題之最後的解決，就是說，保證了社會主義的勝利。經濟建設的這些勝利，危害份子的組織之撲滅，資本主義各國與殖民地的羣衆的革命積極性之生長，都使得這種『小戰』的計劃已經不能實現了。帝國主義者不能不覺悟到，借助蘇聯內部的反革命勢力與已往的規模的武裝干涉，使蘇聯資本主義復辟，已經沒有可能了。帝國主義者不能不延緩預定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舉行的武裝干涉，而進行更大的武裝干涉之各方面的準備。

這種事實的意義，被許多人所看輕了。他們沒有了解，世界經濟危機的加深與許多國家的財政破產之恐嚇，——無論這已經引起了帝國主義矛盾之尖銳化——都不會阻止而是加速着反蘇聯大戰的準備與帝國主義列强的聯合之過程。各資本主義國家曾竭力在和平主義黑幕掩蓋之下，來完成由已往的武裝干涉計劃，過渡到反對建設社會主義國家

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法國準備着這種戰，同時又開始與蘇聯談判關於締結不侵犯條約，以及恢復了通商談判。法國帝國主義所以需要這樣，就是爲着在廣大的羣衆前面掩飾在更廣大的基礎上組織反蘇聯戰線，如像牠在反蘇聯鬥爭中領導了隣近各國的行動一樣。從臣屬國——波蘭，羅馬尼亞等，來造成仇視蘇聯的勢力，這對於法國帝國主義是比較容易的。這些臣屬國由法國主動，已經締結了軍事聯盟。由於法國的借款，牠們得以風驟電驟般的武裝起來，在蘇聯的邊地建築軍用鐵路，軍用海港。這些國家完全公開的承認了，牠們武裝起來，其目的是在反對蘇聯；牠們公開承認了，牠們不但不能解除武裝，而且認爲自己的軍事力量是不夠的，因爲牠們是與蘇聯相隣的（見羅馬尼亞給國際聯盟的聲明書）。不久以前，由法國主動，波蘭與羅馬尼亞的軍隊，統交皮爾蘇斯基指揮，與蘇聯相隣的各國的總參謀部，舉行了軍事會議。法國又在提克斯拉夫創造了爲將來反蘇聯戰爭的兵工廠。

準備這些國家去進行武裝干涉，這對於法國是比較容易執行的任務，因爲這些國家由於搶劫式的凡爾賽系統的枷鎖與法國聯繫着。

擴大反蘇聯戰線的任務，在法國面前提出了更困難的問題：吸引歐洲各戰敗國到自己的帝國主義的集團中，同時法國又想完全保存凡爾賽的搶劫和約，仙石門與特利安和

約，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法國帝國主義利用德國，與奧國，匈牙利之鄰重的經濟狀況和財政狀況，有計劃的企圖吸引各戰敗國參加自己的反革命的帝國主義的集團中。拉瓦爾與白利安非常巧妙的利用了這些國家的財政困難情形。德奧二國曾企締結關稅聯盟，而法國則使維也納大銀行（該銀行監督奧國百分之八十的工業）『克列齊安恩大利』陷於破產，來回答這種聯盟。法國帝國主義利用德國的應負的賠款義務與外債的企圖，并且强迫了奧國放棄這種計劃內所定的賠款額的需要，而使德國屈服於己。法國知道很清楚，德國不能支付楊格計劃，在貨幣市場目前的條件之下，德國只能從巴黎得到借款。法國帝國主義要求德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完全服從，要求監督德國的重工業，首先是軍事工業。法國財政資本在佔領魯爾區域時候所不能做到的，現在牠想用自己的財政的勢力實現出來。法國財政上的領導集團想用這種方法來造成吸引德國參加反蘇聯的可能，而這種方法又從法國要在德國拒絕蘇聯的入口信用的條件之下，才能同意，得到證明。法國有些這類的集團，爲加速吸引德國參加武裝干涉的戰線的過程起見，甚至準備着與希特勒派實行接近，而後者爲加速德國的法西斯蒂化起見，又準備着出賣德國民族獨立的最後一些殘留（他們爲迷惑羣衆而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了爲德國民族獨立而鬪爭）。

在東歐方面，法國帝國主義也企圖用一種造成在多腦河沿岸各戰敗國與「小協約國

」中的各臣屬國之間的密切合作的方法，來擴大自己的影響。但是，當法國企圖在自己領導之下而造成統一的反蘇聯的聯盟時，牠不願意而且不能夠放棄凡爾賽系統的保存，因爲這是法國强盛有力的基礎。這一種情形雖然可以使法國容易取得新的陣勢，但是同時這又使法國的目的難以達到，使法國在歐洲的無條件的與全部的霸權，難以建立起來。

意大利與美國的帝國主義，利用着由凡爾賽和約在歐洲所造成了的矛盾，來作反對法國無條件的霸權的鬥爭。從本年春天以來，意大利對於法國帝國主義站在防禦的地位上。意大利失掉了自己在匈牙利的大部份的影響，法國又在維也納奪得意大利的勢力，而鞏固自己的勢力。現在意大利害怕巴黎與柏林之間的密切聯繫一經成立，便會使牠陷於完全的孤立的地位。如果法國帝國主義能夠在德國保障自己的堅固陣勢，那末，意大利也要求助於巴黎的統治者施恩。這不是別的，無非就是意大利要放棄都尼斯，放棄巴爾幹的影響，就是說，失掉大强國的地位。因此意大利企圖妨礙亞西亞的要求，而美國在法國全歐霸權的實現。因此，在英國勢力削弱之後，意大利現在趨向於美國，而美國在各種重要的利益上是與法國的利益，相衝突的。這一點就在討論胡佛計劃的時候，以及拉瓦爾和胡佛在華盛頓會晤時候，已經表現出了。在國際政治中的最重的問題上，在裁兵的問題上，都沒有達到任何的協定。美國幷不

反對凡爾賽系統，因爲法國是美國在正在準備着的反蘇聯戰爭中最好的同盟者，可是，美國畢竟企圖在各戰敗國裏鞏固自己的影響，要達到這一點，只有從法國的陣勢中去打算，才有可能。在華盛頓已經表現了在賠款問題與協約國間的債款問題上有了重大的爭論。這些矛盾，在法國企圖實行監督德國工業（美國投了一大部份的資本在德國工業中）之後，更加激烈起來。

在最近的時候，在英國保守黨勝利之後，由於英國保護關稅政策之實現，使許多國家的出口發生困難，而在帝國主義列强之間的矛盾，遂更加尖銳化了。保護關稅政策之施行，使歐洲幾個國家提高關稅，限制入口，同時又加强强奪出售商品市場的鬥爭。

但是，所有這些矛盾之尖銳化，絕對沒有減輕，而且不能減輕帝國主義强盜們反對蘇聯的瘋狂運動。資本主義各國企圖在進攻蘇聯中來脫出經濟危機。在反蘇聯的戰線的擴大中，除了法國以外，美國也日益積極的參加。美國也認識了，五年計劃的勝利，蘇聯國防力量的鞏固，資本主義與殖民地各國革命運動强有力的高漲，都使武裝干涉的問題，有新的提法。這一點使美國對蘇聯的仇敵性大大的加强，這在「費石委員會」的成立中明顯的表現出了；這個委員會的組織，開始了反對所謂『蘇聯騰寶政策』的鬥爭。在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危機之加深與尖銳化，蘇聯社會主義之勝利的建設，使得帝國主義列强——不管他們中間的矛盾——企圖把舊世界的

一切力量團結爲一，來反對正在建設新世界的。這一點，除了美國的積極化以外，又從國際聯盟反蘇聯活動之新的積極化中，表示出來。國際聯盟仇視蘇聯的立場，在經濟委員會的工作中顯然表現出來了，在這些委員會中，帝國主義列强的代表之間的嚴重的爭論，每逢問題涉及於通過反對蘇聯的利益的決定時，便和解下去了。在經濟與信用的封鎖之準備中，在制定反對蘇聯的出口的辦法中，在掩飾造成資本主義各國的廣大的反蘇聯戰線中，國際聯盟起着不少的作用。從日本對滿洲實行武裝干涉之日起，這種反蘇聯大戰的準備，已經進到了新的更嚴重的階段。

×　×

當帝國主義者在西南邊地準備了反蘇聯的「小戰」時，他們已經同時企圖從東方來進攻蘇聯。一九二九年中國軍閥執行了帝國主義者的命令實行强奪中東路，帝國主義者打算用這種挑釁的方法，來把蘇聯牽入戰爭旋渦中。這種企圖已被打破了，這由於紅軍給了强奪者以嚴重的打擊，同時蘇維埃政權採取了澈底的堅決的和平政策，在打擊了强奪之後，馬上就退兵，不要求搶奪中東路的强盜們以任何的賠償，祇限於恢復以前與中國所訂的平等條約。

×

從東方來的武裝干涉，被蘇維埃政權打破了，過了一年，從西方來的武裝干涉，也同樣被蘇維埃政權打破了。但是從東方來的武裝干涉問題，即從東方來開展反蘇聯的「

大戰上問題，又在帝國主義者面前揭得很緊急，但這已經在新的場合之下，因爲蘇聯五年計劃將告成功，同時中國革命獲得了非常偉大的勝利。中國紅軍第三次勝利的打破了蔣介石的進攻（不管帝國主義用一切方法幫助他），南中國的蘇維埃鞏固着和擴大着自己的領土，國民黨軍閥在日益發展的中國革命前面，暴露了自己沒有力量——所有這些事實，都顯明的表示給帝國主義者看，國民黨的反革命，已經不能作爲隔絕蘇聯與中國革命之間的可靠的藩籬，尤其是爲要直接進攻蘇聯與中國革命，必須使那些與蘇聯交界的中國領土，不在帝國主義的無力的中國走狗統治之下，必須把這些領土由那些自首至尾都是武裝了的帝國主義者自己來佔領，必須使這個任務越快越好的完成起來。

恰恰這種局面以及世界經濟危機的尖銳化，允許了日本帝國主義進而實現牠老早已經想好了的帝國主義的侵略，而爲準備着的反蘇聯的大戰中之先鋒隊。恰恰這種情形允許了日本帝國主義得了其他列强的同意，開始進攻滿洲，爲的使中東路在這種或那種形式之下附屬於己，爲的在遠東造成反蘇聯的軍事根據地，爲的以後奪取與蘇聯有關係的蒙古民族共和，爲的進行反蘇聯的武裝干涉，爲的造成蘇聯與蘇維埃中國之間的分裂，爲的進行反蘇聯的武裝侵犯滿洲，不僅以法，英，美帝國主義的全權代表資格而行動，牠不

僅是反蘇聯與反中國蘇維埃的準備着的戰爭中之先鋒隊；牠首先是爲實現牠自己的特殊的日帝國主義的目的，這些目的在某種情形之下，是與其他帝國主義强盜的利益相衝突的。這一點從下列的事實中已經看得很明白：日本軍隊同時又向南方進攻，向中國內地，向中國本部進攻，日本軍隊開到錦州，開到山海關，開到天津，開到北平，日本軍隊已經進到英美的勢力範圍內。日本帝國主義允許自己把給了牠的委任狀這樣『廣泛的去解釋』，牠相信英美的嚴重的經濟危機和與此有聯繫的內部困難，使得英美不能不忍受『全權代表的超越』。在這一點上，日本帝國主義是失算的。但是，無論如何，滿洲的佔領，奪取中東路的有力的軍事根據地的準備，都是帝國主義反蘇聯的協定和陰謀的結果，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國際聯盟的行動顯然證明了帝國主義陰謀的存在，在這種陰謀中，不僅有日本軍閥的參加，而且首先有法國的財政資本，和美國的武裝干涉主義者參加。戰爭的掠奪性與帝國主義性，像這次日本軍隊之侵略滿洲所表現得如此明顯的，是罕見的。只有帝國主義强盜們和他們的社會法西斯蒂走狗，才能對於日本的武裝干涉有另外的了解，因爲他們的目的是卑鄙的掩飾挑釁。日本帝國主義用無關重要的和虛僞的口實，來進攻滿洲，轟炸城市，屠殺民衆，佔領他人的領土。在日本武裝干涉之下，屠殺成千成萬的中國工農的南京軍閥，表示無力保護中國的獨立。蔣介石『保護』中國獨立的唯一表現，就

是多次致電國聯懇求援助。國聯怎樣回答這些懇求呢？『和平主義』的國聯，表示了『無力』調解糾紛。資產階級的和社會法西斯蒂的報紙，正想造成這種感想，牠們努力在勞動羣衆面前來掩飾國聯的眞實作用。資產階級與社會法西斯蒂的報紙在對國聯的態度中的這些騙局，一樣卑鄙，一樣奇橫。在滿洲事變之後，他們已經不能像過去一樣去表彰國聯了。因此，他們所以『批評』國聯的『弱點』，無非要在勞動羣衆面前掩飾國際最積極的擁護日本强盜式的進攻滿洲。問題並不在於國聯『沒有防止』對滿洲的武裝干涉，似乎因爲牠是『薄弱』的，問題就在於帝國主義强盜的公開的擁護了對於滿洲的佔領，爲的要造成瓜分中國的必要條件，和造成實現反蘇聯的擴大的武裝干涉的先決條件在國聯的背後，不斷的發生了帝國主義列强之間的買賣生意，爲的要達到歐美掠奪者關於瓜分中國與反蘇聯挑釁的協定。

法國最熱烈的擁護了滿洲的佔領，同時牠推動日本走上反蘇聯挑釁的道路上。法國的報紙，近來進行瘋狂般的反蘇聯運動，散佈關於危害蘇聯的財政破產的謠言，要求實現對蘇聯的財政封鎖，這些報紙重新又發揮戰爭的言論了。當白利安在國聯會議上努力保證了日本的行動自由的時候，法國的報紙登載了中國軍閥鼓動戰爭的虛僞的消息，說蘇聯武裝了中國軍閥。「自由報」要求把『西伯利亞

的曠原，變爲消滅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戰場」。

社會法西斯帶最卑鄙最驕傲的幫助法國資產階級進行戰爭的鼓動，他們的幫助最明顯的表現於通諾德爾在「社會主義」報紙上所發表的論文中。通諾德爾說：「在於萬德威爾宣稱滿洲是無主的土地，第二國際的日本分部完全贊承武裝干涉。他們的亞洲的俄羅斯壓服了吉魯西亞小國，現在牠又幻想併吞滿洲的一部份」。這篇文章顯然證明，資本的社會法西斯帶走狗們，是如何的無恥，他們在反蘇聯的挑釁中遠勝於他們的主人。這些走狗們執行了資產階級的社會負托，想把實行堅決的和平政策蘇聯，當作是將來戰爭的罪魁。

當美國對滿洲問題的態度明白表示了的時候，社會武裝干涉派的反蘇聯的運動，特別加强了。在太平洋上，日美帝國主義的利益嚴厲的衝突起來。美國想把日本從與中國通商中排擠出去，而中國是日本出售商品的主要市場。在這兩大列强之間，爲着佔領太平洋沿岸的市場，經常的發生頑抗的鬥爭。兩國都加緊準備着用武力來解決各個爭論問題，用極大的速度去建立自己的海軍根據地。雖然有一切這些現在日益尖銳化的矛盾，但是，美國與法國一塊兒擁護日本的武裝干涉，有種種原因。

第一、美國想挑起蘇聯與日本之間因中東路問題而起的軍事衝突，來破壞五年計

，和牽入蘇聯於大戰中。這是基本的動機。

第二、牠打算到，牠不直接參加日本與蘇聯戰爭的第一階段，牠可以在戰爭當中，在給日本軍用品當中去發財，如像牠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第一階段中從軍用品的供給而發財一樣，這可以幫助牠用蘇聯紅軍與日本士兵的流血的代價，來跳出經濟危機。紐約『環球電報』已經公開的說明這一點了：

『戰爭對於貿易有很大的幫助……。如果俄國被人稱爲牽入到戰爭旋渦中去，那末，牠就不能不放棄五年計劃，這個計劃使美國非常不安』。

這段話使人深深的回憶起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紐約交易所如何反應了關於停止世界大戰的消息。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每日電報』的紐約通訊寫過：

『前星期關於和議的流行的，引起了紐約交易所中恐慌的情緒，和許多交易所的紙幣大大的跌價。麥子的價格大大的降低了。大家都說，在和約簽字之後，將有貧困的發生（!!）』。

第三、也許美國打算到，日本與蘇聯的戰爭——無論戰爭的結果對於日本是怎樣！會減弱日本的力量，即此便可以使美國能夠容易與日本算賬。美國堅決的把自己海軍戰略根據地，從巴拿馬運河移到北方，部份的移到阿拉斯克，這種事實證明美國在適宜的條件之下打算侵入蘇聯的遠東各區，並且從那裏來進攻日本。

但是，所有這些都是比較遠的將來的事情，而且又是不要遠東邊疆主人——蘇聯參加去算賬。目前一切帝國主義大強盜，首先最忙於想把日本的武裝干涉，變爲反蘇聯大戰的序幕。

這一點不妨有下列的情形：在目前，在今天日美之間的矛盾，已經開始尖銳起來，因爲日本企圖擴大自己的佔領，而侵犯英美的勢力範圍。美國已經反應這種情形，牠利用了中國抵制日貨運動，以加强自己到中國的出口，和從中國的市場中排出日本；並且在這一點上牠已經得了許多的勝利。同時英國也利用抵制日貨，來得到自己的利益。然而所有使日本的經濟危機尖銳起來。同時英國又在日本加緊吸取金子，這種方法更加要這些沒有消除一切這些帝國主義强盜之反蘇聯與反中國統一戰線的事實。所有這些沒有消除在各大列强聯盟的指導之下的廣大的武裝干涉的危險，日益更加切實。

對於這種危險的切實性，因此而起的在共產國際各分部面前的任務，不是一切的共產黨都有充分的估計到。個別的黨，或個別的黨員，在日軍侵入滿洲的事變中，看不見反蘇聯的挑戰性；他們在滿洲戰爭中首先告訴勞動羣衆的，就是各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矛盾，他們蒙蔽了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之間的基本矛盾。

共產黨應當揭破造成下層的擴大的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列强擴大的反蘇聯戰線，反對瓜分中國。共產黨應當拿滿洲衝突的具體例子，去揭破

國聯的帝國主義強盜性，揭破社會法西斯蒂的卑鄙的反蘇聯挑撥的作用。必須向勞動羣衆說明，反蘇聯的武裝干涉的準備，現在是在更大的戰線上進行着，並且先用反中國的武裝干涉方法來實現着。因此，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的一切被剝削者與被壓迫者，應當好好的準備着。

（譯自共產國際雜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社論）

國民黨的投降與進攻

明遠

一

國民黨出賣上海的和平會議，正在積極進行中。報載『中日及關係國代表，昨（十九日）在英總領事署開會議兩次……已將停戰及『日本』（？）撤兵辦法大體商定。係以星期一草擬之基本原則三條爲根據，即㈠華軍駐於現有地位，（當然是停在已被日軍佔領之太倉嘉定以西！）以待日後之解決；㈡日軍退入公共租界及虹口區域中租界外馬路，惟日軍數衆，有一部份可暫駐於與上述地點毗連之地段！㈢組織有中立國人在內之中日共同委員會監視雙方撤兵』。（三月廿日申報）國民黨的外交次長郭泰琪，已承認這是事實，又據遠東社消息，關於上述第二項，所謂『日軍一部份可暫駐於與上述地點

孤連之地段』，特別指明：『尤其是吳淞一帶！』以下又說『同時，中國須自動停止排日運動』。這由申報三月廿一日譯載日文每日新聞的一段消息也證實了。

『事實業已顯然：設立上海新租界，卽所謂中立區，其範圍包括吳淞，江灣，閘北，太倉，嘉定，國民黨完全同意了；剩下的問題，只是商量在這新租界地段內，用怎樣形式設立警權，才最便於欺騙民衆，使國民黨統治，不受到民衆立時的摧毀。其次，就是帝國主義列强，允許日本駐兵虹口及虹口北部越界築路地帶，以及與此相毗連的地段，做爲他們答謝日本出兵上海，替大家打出新租界來的報酬。再次，便是壓迫因帝國主義者都是一致要求的。加緊侵略中國而引起的廣大民衆反日反帝運動，這點各帝國主義者都是一致要求的。國民黨就在接受這樣的「基本原則」，去進行他所謂「不屬政治性質」的和平實國談判！

二

假使這一談判在進行中再有多少波折，決不會是國民黨還想作任何掙扎，那只是帝國主義者間的分贓條件尚未爭論清楚罷了。早在本月十六日，南京外交部卽有訓令致郭泰琪，稱『此間華人各界之意，如日本果有誠意，則和平談判可順利進行』。（路透電），同日，中央社電，也說『會議前途，設日方能誠意接受各友邦好意，或不致發生波

折」。這是明說除去日本或和其他帝國主義間尚有波折發生外，國民黨一切都無問題。

日聯社二十日東京電，『外務省昨接重光由上海發來之報告，芳澤外相召集外次永井等協議的結果，決定除第二項外完全承認，蓋第二項未有日本所主張之「日軍撤退至上海吳淞之線」字句……第三國之參加交涉者，日本斷然拒絕……』在國民黨已經放棄吳淞一帶以後，顯然這些波折只是帝國主義列強間的波折而已。

三

要想了解國民黨自願做帝國主義列強的忠實走狗，其來源有多長？現在又到了如何程度？那末，我們祇須一讀郭泰琪最近向國聯調查團所致歡迎詞，即可明白。他說：「自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來，（即上海工人三次暴動後，蔣介石公開屠殺革命的工農羣衆以來）。吾人對於國家之建設計劃，亦曾時常徵詢國聯之意見及其合作。（進一步的使中國殖民地化！）……去年春間，政府決定設立最高經濟委員會，志在與國聯密切合作。（中國變成國際強盜們的完全附庸！）……去夏大水爲災，吾人對於國家之善後，已將尋覓國聯之具體密切合作，爲一主要之政府政策矣！（從此帝國主義列強成爲國民黨統治之更絕對的太上政府了！）

目前呢？更不用說。『對於日本軍閥不宣而戰之手段，我國政府爲顧全世界的共同關係，……忍痛退讓，不加抵抗，……在貴代表團（國聯調查團）蒞臨之前，仍竭力勸慰羣衆以最大之忍耐，抑止其悲憤』。這是上海事變的節略中之一段。顧維鈞也說：『至以上海資產階級向國際强盜代表團致送關於上海事變而言，……中國政府因體重國聯大會之決議，再行聲明，願與日本開談』。

此外，在大家只集中注意於上海問題時，看國民黨又怎樣偷偷的正式承認日本佔駐東三省，如果其他帝國主義者也都默認的話。路透社三月十四南京電：『蔣介石於中山公園晚餐，記者求見，……詢以對東三省之政策。蔣謂政府對此尚在鄭重考慮中，外傳派兵討伐之說，並非事實，因東三省問題，必須於國聯調查團調查後，由國聯解決之也』。

國民黨這樣忠實於國際强盜們，使他們能夠在盡量犧牲中國民衆的利益上，去和緩其相互間的矛盾。所以當顏惠慶對於國聯委員會所表示的意見，（即不許在和平會議中言及抵制日貨，換言之，就是不許抵制日貨，與組織中日共同委員會，加入中立國人，協議中立區管理問題的意見）。以及日代表對此意見之接受，表示謝意（！）後，日代表佐藤也不驚嘆國民黨的馴服是出乎意料以外，說『事變已向所求前料之方面發展矣！』

四

雖然這樣，帝國主義列强，尤其是日本，決不會因此些微約束其武力侵佔政策的。三月十一日申報的漢口通信，說『十九路軍撤退後，此間日人復趨跋扈，而患蠢動』。上海方面，『日本現亦竭力補充兵額及擴大編制；此兩星期中，運到上海的陸軍與各種新式戰品，駕乎戰時編制一師團以上，而且尚在繼續運裝中！』（二十日申報）大阪每日新聞，亦揭載其『陸軍當局所言，自華軍總退却後，……因鑒於過去之事實，尚未能明瞭中國軍之眞意，故對於部署已畢之兵力，仍須開赴上海』。不但如此，『日海軍因在滬軍事行動已告一段落，就今後措置，擬定根本方針如下：㈠第三艦隊常駐上海；㈡整頓事變起後，在滬臨時添設之艦隊之組織，增加人員，改良裝備；㈢整頓飛機場……』（二十日時事新報）

這些，就充分證明日本決不管什麼和平會議的幌子，好拘束中國的軍事行動，而同時又極力佈置補充他自己的軍事力量。其他帝國主義者，自然也樂得借着「東方風雲緊急」與「保護僑民」的口實，來做他們派兵入華的競賽。除日艦外，美國兵艦來華之多，是大家知道的了；英國近日把香港築砲台與新加坡建港的問題，也放到了緊急議事日程上。

國民黨對於這些，除「不抵抗」「退讓」以外，自無其他辦法。也不願有其他辦法。所以『蔡廷楷連日又傳令各部，謂中日停戰，和平會議將開。會期除嚴陣以待，預防日兵進攻外，應極力避免戰事重起』。（十八日申報）

五

一方面，當國民黨澈底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的時候；另一方面，他又不遺餘力的壓迫工農士兵羣衆的反日反帝運動；尤其積極佈置第四次的圍攻蘇區與紅軍。從最近報紙上所流露的簡短消息中，就可看出國民黨對這項佈置是如何傾注其全力！如劃分全國爲四防區，這顯然不是爲甚麼對外，因爲國民黨對外只有投降，事實已經告訴我們了。故劃分防區的作用，完全只在分割地盤與一致進攻蘇區的意義上。其次，我們還看見鄂省的清鄉的會議，湘省的分區「勦匪」計劃，閩省的黨政聯席會議，南雄的勦共會議，這些都更是純爲進攻蘇區的反革命企圖。而南京內政部，近且設立勦共計劃專門委員會，說『鑒於共禍蔓延日久，擬於軍事剿共之外，更從政治經濟兩方面，研究根本肅清共匪』方法，近特成立一勦共計劃專門委員會。除內政部負責人員參加外，並聘專家數人爲委員，分組研究，擬在最近期內製定整個剿共計劃』。（十七日大公報）如最近國民黨所散佈的武斷宣傳，說『紅軍在『國難當頭』

時，不去打日本帝國主義，反而搗亂後方，想以此掩飾他自己的賣國，并破壞紅軍在羣衆中獲得的同情與信仰。以及從經濟上封鎖蘇區，如最近荆河交通的封鎖。確是國民黨進攻蘇區最毒辣的方法！

我們應該把事實的眞像告訴羣衆，說明只有紅軍才是眞正澈底反帝的武裝力量，蘇區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勢力存在就是明證。國民黨的說法，完全是造謠誣蔑。並且，假若沒有國民黨替帝國主義作後防，中國工農紅軍，必早已把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勢力，從滿洲上海以至全國各地趕出去了，如像現在的蘇維埃區域一樣。國民黨不但自己投降帝國主義，不顧民族利益，而且幫助帝國主義攻打紅軍，今又誣蔑紅軍，打倒國民黨！可知要想打倒帝國主義，必須擁護紅軍，打倒國民黨！

六

由上述種種，我們可以對目前的所謂和平會議，得一個明確的認識了：和平會議的實在意義，是國民黨出賣民族利益，投降帝國主義；是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武裝進攻與瓜分中國；同時，和平會議，又是國民黨在帝國主義指使之下，壓迫民衆和士兵的反日反帝戰爭，與積極的進攻蘇區和紅軍！

陳濟棠的「剿共文告」，說甚麼『國防準備與剿共工作，應同時并進。』（其實，

他們除剿共外，再無所謂國防，因爲他們原是帝國主義的忠狗！）以及余漢謀也發狂吠說「非勦共無以抗日」，像這些都恰恰在十七十八兩日發表出來，不是偶然的，這正是和平會議中應有的應聲，正是國民黨軍閥的國聯強盜代表團（調查團）要功的妙著！

革命的工農羣衆，應當用自己階級的威力來答覆一切反革命的企圖。反對瓜分中國的上海和平會議；反對國民黨進攻蘇區，工農武裝起來，進行反帝的民族革命戰爭；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政權：這是我們目前最主要的口號！

三月廿一日

蕭伯新

瓜分中國的和平使者——國聯調查團

——注意國民黨政府和紳商的賣國手段！

中國的民衆和兵士羣衆，正在拚命的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政府方面立刻強迫兵士「退到第二道防線」——其實是遵照所謂國聯的停戰提議，上海軍事當局立刻強迫兵士「退到第二道防線」——其實是遵照日皇上諭退後二十公里，中國的紳商領袖，尤其是上海的商界要人，立刻鼓吹和平，贊成投降政策。這是怎麼一回事!?上海的戰爭，就這樣被出賣了，兵士和民衆就這樣被犧牲了，整個的中國就要這樣送給日本和列強帝國主義了。

前二十天，國民黨政府不是說「佈告全國的計劃，準備長期抵抗」的嗎？而現在政府說：滿洲問題已經信賴國聯去辦理，只有等國聯調查之後再說，中國方面不便提出討伐「滿洲僞國」的問題，上海事變，已經遵照國聯的決議，實行撤兵停戰，準備開和平會議，去解決中立區等等的問題。上海軍事當局在退兵的前一天，還說：「一日本一日不撤兵，外交一日不勝利，中國卽一日不停止武力抗拒」（見十九路軍將領宣言）；而過了一天就退兵了，再過了四五天就發出通令：「仰各將士一體遵照……倘日寇不向我攻擊，——這時候日本不但沒有「罷兵」，而且已經佔領了閘北吳淞直到嘉定黃渡！上海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一切紳商的團體，以及他們的各種各式各幫各派的走狗，都爭先恐後說抵抗，說要出兵山海關，說要用自己的血肉去填塞日本的炮口；而結果，都去填砲口的只是兵士和小百姓，至於那班紳商大人——他們現在都出來主張講和，都去向國聯調查團磕頭下跪，睹神劃咒的說：中國只要公理，只願意和平了！所有以前的那些鬼話，完全撒穿了。

中國當局的各派，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他們對於民衆的欺騙，還有比這一次更明顯的嗎？而現在中國勞苦民衆的受欺騙不知道有過幾十次幾百次了，他們的受壓迫，被剝削，被屠殺，不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府，——中國是亡完的了，民衆是永久做奴隸的了；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時候了！而他們在這一次之後，一定更加十倍百倍的明白

帝國主義的瓜分中國是絕對不能夠避免的了！

果然，準備瓜分中國的國聯調查委員會已經到了上海了。

中國的上海市政府，中國的黨國要人，中國的外交代表，中國的商會和所謂各馬路商界聯合會，中國的大學教授，中國的新聞記者，總之，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一切團體，還要加上幾位大人，一切要人和非要人，一切女性和非女性，都花枝招展的去歡迎國聯調查團了。中國紳商的一切要人和非要聯的馬屁。他們一致的說，請國聯公平的判斷中日的曲直罷。

而國聯的調查團呢？他們的答覆是很清楚的（雖然玩着許多幷不巧妙的外交詞令）：

第一、他們：國聯不是國際的『太上政府』，不能夠强迫那一個會員國的政府服從什麼命令。

第二、他們說：上海戰事是『很悲慘』的，中國方面也應當『採取和平的途徑』。

然而國聯調查團主要的是調查滿洲事變，對於上海和議是不能夠自動參加的。關於上海問題，已經有了國聯最近的決議和選舉出來的『十九國委員會』。（而『十九國委員會』，就是制止中國在日內瓦說，他們只管執行國聯議會議決的調解中日戰事，換句話說，的抵抗日戰爭；至於日本撤兵的條件等等，那要由上海圓桌會議去解決）。

第三、他們說，關於滿洲事件，國聯調查團的任務，只在調查事實，『任何國家，

仇視別國，蓄意挑釁，而希望國聯出而拯救，實不可能（按：這是指中國的反日運動說的）……任何國家，有權請求，而不犧牲別國者，國聯必為其成就之，其無理要求，第一步工作却只是『助中日雙方可以有接近談判之餘地，因目下雙方實距離太遠也』！

國聯調查團的態度，明顯的揭穿了國際帝國主義的所謂『和平工具』的國聯，不但事實上是準備帝國主義戰爭的機關，而且是瓜分殖民地的賣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和紳商，現在正在這種『和平公理』的假面具底下，進行着出

中國的勞苦民衆，中國的兵士羣衆和眞正革命的義勇軍，應當反對國民黨政府和紳商階級的無恥的走狗行為，應當自動的繼續攻打佔領中國土地的日本帝國主義軍隊，應當發動廣大的不斷的示威和鬥爭，——反對國聯的所謂圓桌會議！

三月十九日

中國的假革命黨和中俄復交問題

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主要的目的是在加緊壓迫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政府，要他

更嚴厲的更殘酷的壓迫中國勞動羣衆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和鬬爭。現在，中國國民黨政府和上海軍閥（蔣光鼐蔡廷楷等），用着假抵抗的手段，更進一步的實行了——不抵抗主義——欺騙着民衆和兵士，强迫着兵士羣衆，而撤退了上海吳淞的軍隊，加緊的實行着鎮壓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白色恐怖，開始了第四次大規模圍勦紅軍的計劃。自然，這都是在英美列强帝國主義的支配之下進行的。要知道：首先出來提議『調解』的就是華盛頓政府，而現在國聯的議決案也是叫中國實行『停戰』。南京洛陽政府的撤兵命令，以及蔣光鼐蔡廷楷的『不再向日軍攻擊』的通令，都是明明白白的說明是『尊重國聯決議』的。

上海的停戰議和，已經使日本帝國主義部分的達到了他的目的，他進一步就是更積極的實際佈置進攻蘇聯的戰爭了。現在特別要提醒一般民衆的是：日本進攻上海的第一天（一月二十八日晚），同時也就是日本軍隊在美國領事的調停之下無抵抗的佔領了哈爾濱的一天。現在，滿洲的所謂『獨立國』已經成立，中東路的護路軍總司令已經是純粹的日本御用走狗——所謂滿洲『獨立國』的政府所委派的了。滿洲的白俄游擊隊已經組織了成萬的隊伍，上海法租界內都到處貼着招收滿洲游擊隊的俄文廣告。『滿洲國』已經禁止食糧的輸入蘇聯。……這種進攻蘇聯的計劃，當然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共同陰謀。進攻中國革命和進攻蘇聯，本來是列强帝國主義和國民黨一致的最主要目的。

正在這種時候，洛陽方面放出了恢復中俄邦交的消息。這沒有疑問的是國民黨欺騙民衆的一種手段，——催促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暗示。國民黨一方面感覺到民衆的革命化，民衆對於蘇聯的同情和擁護正在一天天的增加。所以，他要用這種手段來蒙蔽羣衆。別方面，他要實際上進行勾結日本和列强帝國主義而進攻蘇聯，企圖移轉事變的重心，以便他們偷偷摸摸的解決中日問題，而且可以整齊列强帝國主義的步驟，緩和其中的矛盾衝突，維持瓜分共管同時並進的『均勢』。所以，他們故意要放出這個烟幕彈，來遮蔽民衆的眼光。

可是，國民黨的賣國和反動實在是太露骨了，要遮蓋也是太困難了。於是，出現了一些假革命黨，來幫着國民黨欺騙民衆，實行巧妙的反對蘇聯和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宣傳。

例如上海新出了一種國際評論（王禮錫胡秋原等等辦的），這種刊物的主持人物，大家都知道是『ＡＢ團社會民主黨』的首領。他們表面上假裝着『革命的』神氣，甚至於冒充『馬克思主義派』。他們表面上稱讚蘇聯，主張中俄復交。而實際上呢？請看罷：

㈠胡秋原說：『中國的統一，中國的資本主義化，南京政權之强化，是蘇聯可最怕的；再明白些說，牠是需要中國的俄國化（原文寫的是英文）』，而不是美國化（原文也是英文）。因爲中國資本主義的統一，是俄國革命運動最大的障壁。在這一點上，俄國

的態度與日本是共同的』（??）！（以上見國際評論第一期）。他說南京政權之强化，彷彿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統一，這已經是資產階級學者的妄想。至於說蘇聯要阻止中國的統一，那簡直是造謠中傷。——事實上，不用任何一種力量的阻止，中國在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之下，永世也不會統一。——而尤其露骨的是：他說蘇聯要使中國『俄國化』。這豈不是最反動的宣傳，最惡毒的反對蘇聯的陰謀?!，這是故意挑撥『民族主義』的惡感，掀動法西斯蒂的反俄情緒！

㈡胡秋原說：『蘇俄多少懈怠了像從前廣東政府時代，武漢政府時代，發動全世界民衆，聲援中國民衆的反日鬥爭，也是事實。但是，我們不能以這一點來責難蘇俄，正如需要我們自身反省一樣』。（見國際評論第二期）。他這種論調，很巧妙的隱藏着責難蘇俄，而他說備蘇聯的意思。事實上，就在那一本國際評論的第二期上，也登着『反帝大同盟號召歐美工人在柏林倫敦紐約等大都市舉行反日運動』的消息。這就足以證明他造謠。而他說的『需要我們自身反省』，更明顯的暴露他的眞面目——原來他和國民黨是一家人，居然通稱『我們自身反省』。至少，這是表明他完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他完全站在所謂『民族』的立場上，去推論蘇聯的外交政策，去埋怨蘇聯政府不積極的幫助中國政府；然後，再說一句『我們不應當要求蘇聯爲中國而犧牲，正如不應當爲蘇聯而犧牲中國一樣』，——這樣巧妙來的掩飾自己的反動，而同時也很巧妙的鼓動反對蘇聯的民

族感情，彷彿有人在要『爲着蘇聯而犧牲中國』似的！

㈢區克宣說：『中俄復交，必須要在各方面和政府方面有反抗帝國主義的決心，定中俄的親善政策。我們希望政府改正內政的路線，至少希望政府仿效英美德法諸國將一切與蘇聯有關於的無產階級政黨，看作一種政治集團，只能在必要時相當的限制破壞民族利益的武裝暴動』。（國際評論第二期）。這是他對於國民黨政府上的外交內政的條件。外交上，他居然希望正在進行反俄的政府實行中俄親善政策；內政上，他主張要對無產階級政黨給一些立憲式的改良。這是他維護地主資產階級政府的苦心。事實上，正在崩潰的帝國主義走狗的政府，根本就沒有獨立的外交政策的可能，也沒有對內立憲的能力了。到現在還想用這種改良政策來救反革命的命，恐怕已經太遲了！尤其明顯的是，他露骨的主張：『爲着民族利益限制武裝暴動』。這不是幫着國民黨政府進攻蘇維埃區域和紅軍是什麼，這不是忠實的擁護白色恐怖的現政府是什麼！他還故意在『無產階級政黨』之上加上『與蘇聯有關的』（！）的六個字。而且還要加上了『一切』兩個字。他的意思，是要代替陳獨秀托洛斯基派請求政府承認他們也是所謂『無產階級政黨』（！），允許陳托派的自由，正因爲陳托派並不是眞正的無產階級政黨，而且正是反對紅軍蘇維埃運動的，反對武裝暴動的。

社會民主黨法西斯蒂的眞面目，都暴露出來了！

此外，還有所謂『中國農工平民革命黨』（就是第三黨）辦的『自衛週刊』，也在主張着中俄復交。這種要想復活反動的孫文主義的假革命黨，說些什麼呢？請看罷：

自衛週刊第二期上的獨放說：『我平民大衆要團結組織起來，推翻反動政府，更要與保護我民族和國家利益的友邦、平等地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承認共產黨存在，要像歐洲各國，使共產黨同立政黨之林，一切暴動行爲當然禁止……現在我們要蘇俄就中止中國共產黨的暴動行爲，保全我民族利益，然後復交才發生意義』。此外，他還跟着國民黨大罵了一頓江西湖北等處的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行動』。這真是的是：第三黨自己要推翻政府，要冒充什麼『平民大衆』，而實際上狠毒到萬分的痛罵眞正勞動民衆政權的蘇維埃；同時，他們誣蔑蘇俄政府操縱中國民衆的暴動。他們這樣進攻着蘇聯，還要求蘇聯來保護『我民族利益』！還要主張着中俄復交來欺騙民衆！

假革命黨比公開的反革命黨還要惡毒，這在中俄復交問題上又證明了一次。假革命黨原來本是反革命的別動隊，現在他們在進攻蘇聯的戰線上，巧妙而忠實的替帝國主義國民黨服務了！

德國的總統選舉和德國的革命危機

慧素

德國的總選舉，已於十三日舉行了。帝制餘孽的興登堡將軍，雖以全部國家機關之

強制力，全體資本統治陣營之死力的掙扎，亦僅僅獲得了較多的票數，而不能一舉即行當選爲正式的總統；雖二次複選的榮冠（？）勢將屬諸這一忠實於資本專政的餘孽，但陰險的壓迫與兇狠的箝制之產物，決不如中國地主豪紳資產階級之代言人：無恥的時事新報的社論所說那樣，是『德意志民治之基礎乃亦緣是而愈以鞏固，蓋其爭不特於力而特於政見，不在於朝而在於選民，其重心乃完全在人民一方面，而不在黨派之自身，若此者，乃近代政黨惟一之光明正大之爭衡方法，而亦民主政治精神之惟一表現方法也』（三月二十一日）。

很明顯的，興登堡之所以能夠獲得較多的票數，決不是時新的無恥的記者所想像的，是人民之『自由意志』之表現，這不過是資本國家機關強姦民意之一方面，是叛背無產階級利益的劊劍而更陷入於飢餓死亡的絕境之中。

在興登堡統治之下的白魯甯內閣，幾次三番的緊急命令，不但剝削了德國勞動羣衆僅少權利，連他們之最後的生活手段都被掠奪無餘了，工資被減到無可再減的地步，而失業瀕饑的羣衆，更是日多一日的將近八百萬人了！這就是德國金融專政下與登堡統治之成績，也就是德國人民所處的實際境遇！

正因爲國內外資本強盜掠奪下的德國，處在這種絕望的掙扎之中，所以沒落的中小資產階級和貧困的農民羣衆，不得不面背興登堡而走向慣用武斷宣傳而假惺惺的主張廢止凡爾賽和約之希特拉的投票箱去，拿占（國家社會黨略稱）之驚人的票數，說明了金融資本是怎樣在處心積慮的利用着絕望的中小資產階級的份子而羣圍其專政之持續性。

以『民族英雄』興登堡爲正面的加幟而副之以貓心虎表之希特拉的欺騙，這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乃得愈益發揮興登堡比希特拉『更民主些』的欺騙宣傳，而分裂無產階級之紅愚弄其傘蓋下的勞動羣衆爲『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而投票興登堡，而阻止社會民主主義工會羣衆之投票給工人階級之候補者同志鉄爾曼。有色統一戰線，而後可以使金融資本統治得到沒落的中小資產階級爲維持金融統拿占的總統選舉運動，然後可以使金融資本統治得到沒落的中小資產階級爲維持金融統治之萬里長城而混淆階級對階級決戰之分明的分水嶺。一切金融資本家報道機關之形似反對拿占之宣傳，不過是混淆世界勞動羣衆之意識，且隱蔽其對無產階級之殘暴的壓迫與迫害的手段而已。

但是，不管興登堡以金資本國家機關之壓力和希特拉的虛僞的宣傳，怎樣贏得了不少的落後羣衆和農村中的勝利，不管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之服侍興登堡而敵對階級的候補者鉄爾曼之參加競選，不管托洛斯基的門徒們，天天在『世界』週刊上咒罵同志鉄爾曼

運動，然而德國的無產階級却以鐵的意志，回答了這一切反動階級及其從僕們之進攻。五百萬的德國工人，表示了其擁護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進行了廣大的反資本統治，反社會民主黨；反法西斯蒂的運動，他們是爲使同志鐵爾曼成爲一個「民主共和的德意志」的總統而參加總統選舉運動，他們不爲階級對階級的戰爭，是爲獲得蘇維埃德意志而進行國會外的，非爲總統選舉而作選舉運動之階級決戰之演習！紅色的統一戰線之展開，已經使社會民主黨的柏林警察總監，開槍射擊無辜的投票人，已經使法西斯蒂又不得不宣佈復活節以前停止一切政治集會的活動游行和示威之命令，已經使法西斯蒂的拿占聲明退出總統複選運動而全體投票與登堡了。

拿占之退出複選運動，不但暴露了金融資本在第一次選舉運動之策略運用，而且表示了白魯哥和希特拉之進一步的聯合。無恥的社會民主黨領袖，似已漸漸的失却了金融資本專屬獨龍，四月十二的普魯士總選舉運動，將成爲德國革命爭鬪中之一最有意義的活動。

興登堡之較多的票數及其可能的當選，雖然阻止了火柴大王克留格自殺所惹起的金融不安，但決沒有力量阻止德國經濟恐慌之加深，決沒有力量阻止德國革命爭鬪的前進，恰恰相反，在一次一次的刻着德國金融專政的假面具之爭鬪中，使無產階級及一切勞

動羣衆，失却對於與登堡，白魯甯，希特拉以及社會民主黨之幻想，而眞正的認識只有蘇維埃德意志，只有工人階級之專政，才是唯一的民族的和社會的解放之出路。

三月二十一日

捷克斯拉夫的紅色紀念日

黃卷

近數月來，捷克斯拉夫的經濟危機，已經迅速的尖銳起來了。據官場的統計，失業者的數目，爲五十三萬五千人；實際上却有一百萬以上。捷克斯拉夫的資產階級企圖把經濟危機的一切重擔，加在勞動者的身上。

捷克的帝國主義拚命找着經濟危機的出路。借助擁有最新技術的憲兵警察的槍炮來維持他的國內『安甯』，應當幫助牠來進一步的減低勞動羣衆的生活水平。

只有軍事工業才是繁榮着，軍事企業的股票價格也高漲着。這是證明捷克斯拉夫的資產階級的作用，是戰爭的發動者，是在反蘇聯戰爭的準備中最積極的參加者之一。

捷克斯拉夫資產階級企圖借社會民主黨人的助力，把經濟危機的重擔，加在勞動者身上，這種企業中，工人對於減低工資和開除工作的反抗，正在增長。這種反抗的表包而示威。在

現，就是礦山，紡織企業，建築工業，農業工人中的罷工浪潮。這些罷工是由共產黨和赤色工會所組織的。在卡爾伯的烏克蘭，成千成萬的烏克蘭勞動農民，起來反對因欠稅而舉行登記財產的企圖，打擊憲兵的哨兵，驅逐法官，解放被捕的指導者，在鄉村中組織革命的農民委員會。

在斯拉夫，革命的工人運動正在生長。在共產黨的議員馬阿兒在夫利瓦特的槍斃案之後，有一百五十個企業的工人，以罷工，來回答他們。蘇可德各軍事工廠，白魯尼製砲廠等等的工人，都參加了這種罷工。在華衆的高壓之下，改良主義工會的刊物和各市自治會，也不能不表反抗了。

無論社會法西斯蒂如何企圖用『左』的欺騙手段來使工人離開革命道路，無論在被壓民族所居住的各區域中特別兇惡的日益加劇的恐慌手段，無論拘捕共產黨員和追究軍命工人的刊物，可是革命的浪潮正在生長着。

二月十號，在捷克斯拉夫各城市中，有十萬以上的失業工人和在業工人，應共產黨的號召，舉行了示威運動。

他們爲工作和麵包而示威。他們反對剝奪數十萬失業工人的救濟的辦法，反對捷克斯拉夫資產階級的軍事計劃，反對干涉中國的戰爭，擁護蘇聯，擁護蘇維埃的中國。

示威運動會被政府禁止，傳單標語會被沒收，共產黨員被捕下獄。社會法西斯蒂和

資產階級的刊物，舉行了劇烈的宣傳，反對『按莫斯科的命令』而組織起來的示威運動。憲兵警察都動員起來了。當局幷不敢調動軍隊，因爲軍隊已經不止一次表示了，在鎮壓工人的鬥爭方面，軍隊是『不可靠的』。

雖然如此，失業工人終竟發動起來了。近來失業工人的運動日益帶着廣大的規模，而且表現出猛烈的形式。成立了一千五百個失業工人委員會，在千百次順利的部份戰鬥中，失業工人對於共產黨的相信，已經鞏固起來了，這些戰鬥中採取了各種的方式，從發名向各市自治會提出各種要求起，直至奪取各市自治會，失業工人與在業工人的共同舉行的戰鬥示威，與警察憲兵相衝突的示威。

在二月十號的示威時候，曾與警察憲兵發生了殘酷的戰鬪。在這次戰鬥中，有數百工人受傷，而憲兵受傷也很多。工人們堅持自己的示威游行的權利，而作了抵抗的鬥爭。

在被壓迫民族所居住的各區域中，示威運動帶有特別戰鬥的性質。在卡爾伯的烏克蘭，卽因捷克斯拉夫資產階級的剝削而陷於飢餓的地方，勞動農民曾與工人一塊舉行示威。

在斯拉夫地方，示威羣衆，也和警察憲兵發生了猛烈的衝突。他們到憲兵廳就不得不退却了。

在德人的居留區域，也有羣衆的發動。在布拉加以及其他捷人的居留區域，都有示威運動。

革命運動正在生長着。廣大的羣衆日益跟着共產黨走。這一點從二月十號的示威和共產黨黨員的增加，可以證明。在最近三個月當中，有一萬二千人加入共產黨。捷克斯拉夫共產黨走向奪取羣衆的道路，而消滅自己的落後現象（特別在捷克人居留區域），在最重要的工業部門中，在最重要的企業中，加强與社會法西斯蒂的鬥爭。

捷克斯拉夫的勞動者正處在殘酷的戰鬥的前夜。捷克斯拉夫的經濟危機，比其隣近各國來得晚些，還沒有達到最高點。

二月十號的示威，證明了捷克斯拉夫的勞動羣衆將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堅忍的和堅決的繼續鬥爭，反對戰爭的危險，從經濟危機中爭得革命的出路。　三月二十日

洛　甫

上海事變中的取消派

取消派在上海事變中，更明顯的表示出了它是國民黨統治的擁護者，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在上海反日戰爭開始後，取消派即認爲這不是十九路軍士兵的反日戰爭，而是「我

十九路軍」（見工人報關於十九路軍的記載）的反日戰爭。不是十九路軍士兵在違反蔣光鼐蔡廷楷等的命令之下的反日戰爭，而是在這些「左」的國民黨軍閥領導之下的反日戰爭。所以取消派對於這一事變的策略，不是在揭破國民黨軍閥的一切陰謀，號召革命士兵與民衆聯合起來，把這一反日戰爭的領導權拿在我們民衆自己的手裏，去反對國民黨進行革命的民族戰爭，而是「絕對的擁護這次的反日戰爭」（見二月十日取消派的「目前的局勢與我們的任務」）。

從這種基本的觀點與策略出發，所以取消派認爲：

「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建立各工廠各學校的緊急行動委員會，以此爲單位而召集各區乃至全市……的民衆代表會議，建立市區的緊急行動委員會，它的主要工作應該是：㈠編制抗日義勇軍并解決武裝問題，以便與革命的士兵聯合，把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驅逐出境；㈡用募集，緊急徵發，和强制沒收奸商賣國者財產的方式，供給義勇軍和前線抗日士兵的軍費；㈢有計劃的安插能工工人。」（見取消派二月二日給「中央政治局并轉全黨同志」的信）

在整個取消派對於上海事變的主張中，沒有一句話說到如何揭破國民黨的投降欺騙，尤其是十九路軍的國民黨軍閥的投降欺騙，使民衆了解只有消滅國民黨軍閥，把領導權拿在我們民衆自己手裏，我們才能去進行澈底的民族革命戰爭，使戰爭得到勝利。將

問取消派的這一政治主張，同一切在朝在野的反革命派別，有什麼絲毫不同之點嗎？

你們看！自稱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的取消派，居然還主張『有計劃的安插罷工工人。』！請問這同中國共產黨中央所提出的以無產階級的總同盟罷工以回答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以自動武裝的工人去領導民族革命戰爭的主張，有絲毫相同之點嗎？！請問這同中然而取消派更進一步的認爲領導十九路軍的軍官們不但要抗日，而且還要反蔣。他們說：

『這一部分軍隊的上層領袖且利用此時機，醞釀一種反蔣的政變。』

『不過在抗日戰爭達到某一種間歇時期，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某些左的派別，一定會加緊他們政變的計劃，提出改造政權機關的要求——亦即是想經過人民代表會議之類的形式建立一種徘徊於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和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的中間統治形式。』（見政治意見書）

原來十九路軍的軍官們，還想『建立一種徘徊於蔣介石軍事獨裁和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的中間統治形式』，到底是什麼形式』！但是我們不知取消派所說的『中間統治形式』，是否如廣東陳濟棠政府，或北京張學良政府以至什麼地方的吳佩孚政府等的統治形式？！這種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某些左的派別』所成立的『中間統治形式』，不成

問題的，在取消派看來是比『蔣介石的軍事獨裁』要進步的！

可不是嗎?!取消派的『常委』在『目前的局勢與我們的任務』上說：

『在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向前發展中，如果無產階級還沒有可能奪取政權的時候，如果小資產階級的黨派，甚至向左盤旋的自由資產階級的黨派，還未放棄對日戰爭的旗幟，而企圖推翻國民黨政權，我們和他們可以在共同行動上，首先推翻革命民衆之最兇惡的敵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並推動這一過渡的新政權（無產階級當然不參別的階級所領導的政權）走向澈底的民族戰爭，澈底的民主政制的道路。』

很明顯的，照取消派看來，現在是『反革命時期』，而且是『經濟恐慌時期』，無產階級當然沒有可能奪取政權，所以無產階級目前的唯一任務就是同『小資產階級的黨派、甚至向左盤旋的自由資產階級的黨派』，如像第三黨之類聯合，推翻『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陳濟棠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當然除外），來建立蔣光鼐蔡廷楷之類的『中間統治形式』，使它走向澈底的民族戰爭，澈底的民主政制的道路！

取消派這種觀點，當然同改組派與第三黨等完全一致的。『打倒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萬歲』！這一副對聯取消派實際上可以同改組派第三黨等完全公用的。然而那樣當然不免太露骨了，所以取消派還是要把『三民主義』四字塗改爲『列甯

主義」。要反對蘇聯，反對中國共產黨，從「列甯主義」出發，想來一定更有作吧！

當然，取消派的這一「過渡的新政權」的主張，也是新的。他們去年主張在反動時期，祇能參加將介石所召集的國民會議。後來將介石所召集的國民會議，所以又主張召集反共產黨的國民會議。「九一八」事變之後，取消派又主張幫助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與左傾的資產階級的政權，而且說這一國民會議，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權的「一二八」事變之後，取消派又主張幫助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與左傾的資產階級的政權，而且說這一國民會議，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權的形式的新政權。

取消派這些主張的辯證法的轉變，在我們看來倒是不算什麼新的。因爲只有這種轉變，才能適應目前的新環境，用新的方式去欺騙羣衆，去維持國民黨的統治，去進攻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共產黨。甚至因爲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的口號，爲廣大的工農勞苦民衆所接受，所以他們以爲蘇維埃與國民會議兩個口號沒有什麼不相容。

取消派說：

「不要形式地教派地害怕蘇維埃與國民會議形式之不相容。」（意見書）

「由黨員羣衆要求中央，決定所有蘇區，除原有的土地等農民切身利害要求之外，即時加上普選的全權的國民會議。」（告全黨同志書）

在『目前的局勢與我們的任務』上取消派主張：

『用全力推動城市工人的鬥爭，罷工運動一廣泛起來，便應組織工人蘇維埃。如當地已有義勇軍，或我們能夠影響的大農民的武裝鬥爭，擴大農民蘇維埃區域。在已有農民蘇維埃的省份，城市蘇維埃或義勇軍一經成立，即匯合蘇維埃區域的紅軍佔領城市。在適當地點召集全體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

從上面看來，取消派不但不『害怕蘇維埃與國民會議形式之不相容』，而且竟先要成立蘇維埃，由蘇維埃來『召集全體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這當然又是取消派的新的轉變！

這裏表面上看來，似乎取消派不但不反對蘇維埃政權，而且主張蘇維埃政權，然而這只是一種欺騙。取消派現在所努力的是要同『小資產階級的黨派，甚至向左盤旋的自由資產階級的黨派』在一起，去建立『中間統治形式』，而決不是什麼蘇維埃政權。這種政權的建立，在『反動時期』是不可能的。同時取消派這種欺騙，是澈底反對中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的。他實際上是要用國民會議去反對蘇維埃，是在幫助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富農等在蘇維埃區域之內，在國民會議的旗幟之下，做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

……

取消派這許多理論，當然會使他們在實際工作中去同第三黨以及其他的反革命派別如像王禮錫的ＡＢ團社會民主黨等聯合在一起，反對共產國際，反對中國共產黨。他們同其他反革命派別一樣，給十九路軍的國民黨軍閥，散佈許多幻想，以便來造成他們的『中間統治形式』。他們在上海，到處想法破壞罷工，分裂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線；在我們所領導的工人階級的組織中，組織『反革命反對派』，號召工人不去同帝國主義國民黨資本家做鬥爭，號召工人立刻無條件的復工，反對堅持與擴大罷工。在許多地方，更是公開告密。在北平我黨許多次的破壞，取消派的告密，實爲主要原因之一。他們調查我們黨內領導者的名稱住址，向公安局告密，而對於下層工作同志則用種種拉攏引誘的方式：說這是徵取我們內部的下層羣衆！至於在蘇維埃區域，他們協同地主，富農，國民黨，ＡＢ團等一切反革命派別，公開做推倒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活動！……

請問中國無產階級唯一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取消派，有一絲一毫共同的地方沒有？

沒有！一絲一毫也沒有！

然而取消派在上海事變之後，又利用新的欺騙方法，向我們的黨進攻，幷且同時以此來繼續矇蔽在它影響下的一小部分工人分子。他們居然寫信給『中央政治局並轉全黨

同志」要我們同他們『一致合作』，說『任何同志，誰還固執敎派的精神，拒絕合作，他將會在革命之前鑄成莫大的罪惡。因此，我們向黨提議：馬上召開一個聯席會議，決定在羣衆行動中一致步驟問題，希望你們不要使革命的羣衆失望。』

取消派在『告全黨同志書』上更說：

『由黨員羣衆要求中央，對於所有工會運動中，反日運動中，國民會議鬥爭中，反國民黨鬥爭中，以至組織蘇維埃運動中（!?）共產主義者之聯合行動，不加任何形式的阻止與破壞，以便統一我們的力量向階級敵人進攻。我們（左派反對派）在一切行動中都準備和全體同志攜手前進。』

不錯，取消派可以同其他反革命派別，坐在一起，討論『一致行動』反對『最兇惡的敵人，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來幫助陳濟棠，陳銘樞，等不很兇惡（?）的國民黨政府，欺騙民衆，反對中國革命的唯一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蘇維埃政府，但是要反對一切反革命派別，領導全中國工農民衆推翻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取消派，在『一致合作』，這眞是非常滑稽而有趣的事。中國共產黨，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不放棄反對取消派的一切欺騙與陰謀，指出一切他們幫助反革命反對革命的事實，告訴廣大的工農羣衆前面，揭破取消派是中國反革命資產階級的

先鋒隊！

當然取消派這一政客手腕，原來不過是用來欺騙在他影響下的一小部分左傾羣衆的。這些羣衆現在迫切的要求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面來，一同去反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取消派爲得要維持這一小部分羣衆在它的影響之下，不能不利用這一手腕，以欺騙他們，說「不是我們老取不願意同斯達林中央一致行動，而是斯達林中央不願意同我們合作。這是斯達林中央的罪惡，不是我們的罪惡。你們還是不要反對我們，去反對斯達林中央吧！」

但是這一小部分革命羣衆會永遠相信這些取消派領袖們的話吧！當然不！實際的鬥爭，會告訴他們，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唯一的黨，是領導中國革命到勝利的唯一的黨，會使他們走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而離開取消派——中國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部隊！

三月二十二日

上海某某廠的支部

（檢查支部報告）

冠春

我到××支部去檢查工作只有三四天的時間，而且只是由同區委及支部幾個同志談話所得，當然還不能將支部中一切現象儘量的揭發出來：給我們對於支部工作的實際情

形有一個明確的深刻的了解，然而從我這零碎的毫無系統的紀述中，已明顯的告訴了我們下層的工作的嚴重性。再不嚴格的檢查下層的實際工作，轉變工作方式尤其是支部的工作方法，開展並領導高漲着的建立健全的支部生活，我們將不能適應目前極端順利的客觀環境，團結廣大的工人鬥爭！

一 ××廠的生產組織狀況：

××廠共分南北兩廠，最初共有資本三百萬，近數年來已增加到四百萬，兩廠共有工人三千三百，女工要佔百分之八十，男工佔百分之十二，童工佔極少數，工人以江北人佔多數（百之六十）其餘則爲上海，安徽，湖北等地人。廠中分粗紗間，細紗間，打包間，馬達間，銅匠間，以及撓紗，鋼絲，清花、加油等。

二 工人的生活要求及廠方的壓迫

細紗間以女工爲最多，工資半月七元左右，童工工資僅二，三元，組紗間工資每天最多七八角，最低五角，他的生活比細紗間輕，但是工資比細紗間多，洋線間共有車十五部，工作比較輕，工資每天八九角，工人多半爲上海人。打包間每天工資六七角，過去四十二號紗，每包一角三分。其他幾種紗，每包只五，六厘錢。但四十二號紗最難包

，工人曾要求增加工錢，但資本家反將工錢減到一角一分，另將其他加了一點，說四十二號紗比較少。銅匠間工資每天一元左右，銅匠間工頭也不過一元三角左右，加油每天六七角，下手四角。

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壓迫和剝削是很利害的，上工遲了時即不許入廠，不許亂跑。這間的工人不準到他間去，否則非打卽罵，工錢遲發。如自動不做工時，或被廠方開除了時，則工錢要遲到半月以後才能發，甚至於根本不發，尤其是對於女工和童工。這筆款便由先生們拿來分肥。所有廠規不外是罰款，車揩得不干淨要罰，包打得不整齊要罰，紗管掉在地下，也要罰，總之廠規上沒有一條不是罰款，而且起碼五分至一角。先生工頭對於工人時常是到資本家處祕密報告，因爲當面壓迫，（特別是對男工）怕到外面受打。

禮拜工是一般工人所最恨的，夜工做八九點鐘，白天三點鐘就要進廠，吃飯不關車，衛生不好，去年彈花間失火，燒死女工六人，當時只由廠方每人撫恤二百元了事。目前一般工人追切的要求爲增加工資，反對罰款，改良待遇等。增加工資尤爲一般女工特別是童工的最追切的要求，因爲有工做而吃不飽，穿不暖。

××工人在五卅時曾罷過兩次工，全得到了勝利，這給予工人的影響。

很好。自四一二後廠方卽加緊對工人的壓迫，掉通班，開除大批男工，代以女工。其次在立三路線時代，曾要罷工，但並不是有組織有準備的去組織罷工，只是由幾個同志同幾個羣衆到廠門口阻止工人進廠，『說我們要求什麼條件，當時雖有一部份工人不進廠去，但大部份工人仍上了工，結果被廠方捕去了一人，並開除了兩人。其中一個是同志。但工人的被捕和開除，廠中工人全不曉得。這次，工人完全失敗了！並且對工人無影響。

五卅時曾有工會及糾察隊的組織，全廠工人都加入了，當時工人對於工會的信仰很深，雖受摧殘後仍有祕密的組織存在，自掉通班後卽沒有工會及其他羣衆組織了，『一二八』事件發生後，全廠工人對日本帝國主義都是很憤恨的情緒非常高漲，每一男工女工以至童工，提起日本帝國主義來至少都要罵兩聲，尤其有親戚或朋友受了日本帝國主義摧殘的更加憤恨。當然對馬占山，尤其對蔡廷楷還存有幻想。反日會的組織在兩三星期前已成立，但只有五個羣衆從來沒有開過一次會，更談不到討論什麼工作的進行了。只不過是一個掛名的組織。

四　支部的歷史和工作狀況：

遠在五卅以前已有了支部，當時有十人，自掉過班後支部便瓦解了，直至一九三〇年才由他廠的同志轉到這廠裏來，並找到以前的老同志們形成了現在的支部，現在已發展到五人，但沒有一個女同志。未有分小組，或支部，然成立着支部幹事會，不過沒有開過一次幹事會。雖有書記，組織，宣傳之分立，專實上幷沒有執行個人的任務，尤其是根本還不了解本身究竟應做些什麼！支部會到能按期開，且有固定的時間，很少有流會或到不全的現象，但每次並不是支部自動的召集，幷預先通知。每次議事日程由區委來召集，都是由區委提出，且是臨時想的。每次議程大約不外是：㈠政治討論。㈡工作討論的方法是由區委先做一報告，並提出幾點中心問題來問，由同志來答覆，每次發言的只有兩個，其餘的是不發言的，原因是因爲能說話的先說了，不會說話的只有說同意，或簡單的說兩三句。結論當然仍是由區委來做。每次討論工作是：出壁報，寫標語，散傳單，……工作的分配當然亦不外是分配同志去寫標語，貼傳單，每次每人三張五張不定，散發大半在馬桶間，貼的很少，私自撕掉的亦有。區委對支部工作的檢查是沒有的。支幹對同志工作的檢查，更談不到，我曾問過支部的代理書記，他的回答是：『我不是支書，我只是代理的，我沒有問他們！』經我指出他的錯誤，向他解釋代理一日就應當完成一日責任，並且就是同志間的互相檢查工作也是需要的，他認爲是對的，

表示：『明天就向他們去檢查』。

黨的決議和文件從來沒有在支部會上討論過，只是將黨的文件分配給同志看了，同志們是否看了？是否看懂了？區委是不曉得的，沒有檢查的。支幹會更未去作這一工作，同志自己看了些什麼東西也不知道，也說不出。文件不看就焚燬的現象是有的，中央發下去的十三個問題，支部同志沒有一個曉得的，甚至區委同志，還有許多根本不知道十三個問題是什麼東西的。前幾天因省委再三促，才拿到支部中來填寫，但仍有許多同志沒有看到的。

此外還有工廠小報委員會，壁報委員會的組織，不過從未開過一次會，更未出過一張報，每次支部會中都提出這一問題，但每次只不過提出一下而已，具體的決定及如何去實現和執行是沒有的。

關於如何發展黨員，組織羣衆，及如何領導廠內鬥爭的問題過去根本沒有討論過，自上海事變發生後，由區委報告了一下。提到黨的總同盟罷工的口號，討論是很表面的；結果沒有任何具體的決定，如何配合廠內工人迫切要求發動工人鬥爭，怎樣去準備，佈置總同盟罷工，及如何執行這一工作等，更是談也不要談起。

反日工作，支部中很少討論。工人反日會只有五個羣衆，同志幷未全體參加。支部會中從來沒有討論如何領導反日會的問題，即口頭宣傳亦是很少的，原因是說女工對帝

國主義進攻等都不開口，消沉，沒有什麼表現。組織義勇軍的問題討論過一次，但幷不是討論怎樣去組織工人義勇軍，而是同資本家爲了要欺騙羣衆提出『國難當前我們要組織義勇軍』，和武裝。後來資本家怕爲我們所利用而中止，於是我們組織義勇軍的工作亦跟着中止了！

區委與支部及同志的關係；區委不到支部來，支部是沒有辦法找到區委的，支部不知道區委在什麼地方。支部書記見到同志也只是簡單的問：『有什麼事沒有？』對工作的討論和指示是沒有的。同志不能繳納黨費，原因是因爲區委規定每人十個銅板，而同志經濟艱難。支部的教育工作，特別是對新同志的個別訓練是沒有的。介紹新同志幷不經過支部會的討論與通過，也不提到區委去考查與批評，只是在開支部會時，同志提出：『我介紹了一個新同志，今天可以來開會嗎？』區委答應了，馬上就來開會，沒有舉行任何入黨儀式，亦不填入黨表，

支部從未討論女工和團的問題，因爲一般同志認爲女工沒有政治認識，她們不懂什麼東西，同時因爲男工無法與女工接近去談話，沒有組織過任何女工團體，團的支部近來才成立，是因黨發展了介紹給團的。但團的工作在支部會上沒有討論過，相互參加支部會也沒有的。

以下是同兩個同志個別的談話，從這簡單的談話中，也可以使我們了解支部生活的

一班！下面便是A同志的談話：

「我家庭人很多，可是我與家中已無關係，過去在家耕田，後來到上海做工，會在白軍中當過四年兵，二次暴動前又來上海做工，當時卽加入了黨，參加了三次暴動，擔任糾察隊小隊長。受摧殘後，黨派我到蘇聯去學軍事，學校對我的批評是什麼，我不記得了。回來後上過中央訓練班，以後派到××去工作，省委兼軍委，後中央來信說××市工作重要，要常委去一人參加，當時卽決定我去兼市委書記。工作四月，來中央報告，要我在××區擔任組織部。兩月後，省委通知要區委參加生產，當時決定全體參加，我遂因社會關係，而來到××區。自來××後，便沒有來找我，遂失了關係，經過很長的期間，才遇到交通同志，而找到了關係，當時支部還沒有形成。我現在任支部宣傳幹事，前曾任發行工作。我的精神很不好，因爲生活太苦，人非常疲倦，所以很好的文件都沒有看。文件是看得懂的，但是容易忘掉」。

第二個是B同志。

「家中只有妻子，也是女工，但現在失業了，原因是爲罷工，我每月工資十六元，家庭負擔，就是我的妻子。識字，信不能寫，文件有得看，不過環境不好，難看，關於中央的十三個問題，我沒有看見，不知道。中央的緊急通知，我忘記「看過沒有；關於總

同盟罷工的問題，記得是由區委報告了一下，討論的結果忘記了，只記得是要在廠內宣傳罷工。

「我是壁報委員會委員之一，但是沒有開會討論過，壁報也沒有出版過一次，有一次寫過慶祝十九路軍勝利，但不是壁報形式，而是標語，黨費繳過一次，這次沒有看見支部書記，還未繳，明天就送去。

「在每次示威運動中，沒有動員過羣衆，我每次是參加的，前天的宣傳品我放了幾張在馬桶間，幾張在車間，影響如何，我不曉得。

「我沒有介紹過新同志，因爲廠內多數是女工和重工，他們不懂什麼，同時怕他們在外面隨便講我是共產黨」。

三月二十日

路之明光

週報

第三十五期

一九三二年四月八日出版

紅旗週報 三十五期

目錄

堅持滬西日商紗廠工人的罷工與反機會主義
工會中的機會主義領導
斯達林同志的信與反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
工人階級與上海和平會議
「誰戰勝誰？」
中央給江蘇省委的信
中央爲反帝問題致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
與十九路軍士兵談話的紀錄

每期定價大洋三分

一九三二年四月八日出版

堅持滬西日商紗廠工人的罷工與反機會主義的鬥爭

謝　康

殘酷的戰鬥，在滬西開火了，戰爭的隊伍，一方面是滬西及上海的工人，另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國民黨資本家整個的反動統治階級——從工部局的華董會議，國民黨社會局青年會，水災賑濟會三十餘團體，一直到黃色工會取消派等——戰爭的進行，帝國主義是以宣佈開廠的策略來企圖解除工人的武裝，瓦解工人的組織，以便大批的拘捕開除與壓迫，同時無產階級是以堅持罷工的戰鬥來回答他們的。

很明顯的，上海事件中，滬西日廠的工人，反帝反國民黨英勇的鬥爭，使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受到了極大的打擊，罷工運動的發展與堅持，不僅推動上海罷工浪潮更激烈的發展，推動反帝反國民黨的鬥爭更進的高漲，而且是給蘇維埃紅軍直接的幫助。反動統治階級在無產階級的戰爭中是發抖的。

因此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傾其全力，向着滬西工人總攻擊，他們策略是：㈠宣佈開廠，並且從戰壕中運來被強虜的工人，以欺騙和收買方法，關在工廠裏作事，開

空車威嚇工人。收買工頭利用工人的生活困難欺騙去復工。企圖收買罷工委員會的幹部，利用我們工作弱的地方先開一廠或一部份來動搖罷工工人的隊伍。㈡動員巡捕房警備司令部警察包探軍隊一切的武力，來實行武裝壓迫屠殺及大批的拘捕。㈢以社會局水災賑濟會等團體組織維持會，以發米的口號欺騙工人取消反日會，緘解工人回籍。㈣利用黃色工會取消派作破壞罷工，領導復工的先鋒隊。㈤利用大批難民，失業工人招新工，來企圖將罷工工人開除……用盡一切政治經濟的恐怖與欺騙，以各個擊破的方法來向工人總的進攻，以企圖瓦解這一強有力的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中國革命，壓迫反日運動，進攻蘇區的一個殘酷的階級戰鬥，這是帝國主義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隊伍。

這是一個幕，絕不是如機會主義所了解的只是日本資本家，爲作生意，或者是資本家爲得「吃大菜，住洋房成問題」而開工的，實際上資本家並不是要這些工人去作工，而是利用復工等把戲來消滅工人的反帝鬪爭，破壞工人的罷工，以便將這些工人從工廠中開除出去。

不管機會主義是如何去分析，滬西的工人不是如此，他們激烈的反帝國主義，廣大的羣衆不願去上工，他們知道沒有保障，上工是靠不住的，他們是要求工反領導他們與帝國主義的工人領導機關，怎樣來應付這一問題？工聯的負責同志將過去工會的機

會主義的錯誤，推到羣衆身上，悲觀失望，沒有任何的辦法提出，根據他們的結論，工人只有去上工。雖然許多工人到工反中去問如何辦法？但工反的同志猶疑動搖，沒有堅定的階級路線，不僅不能領導羣衆堅持罷工，而且是繼續過去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爲復工而提出條件，這些條件廣大羣衆是不曉得的。不去深入羣衆動員羣衆，而且是背着羣衆，恐懼羣衆的。組織脫離羣衆的組織，美其名曰『條件委員會』，而實質上等待與資本家坐在一起談判復工的。接受帝國主義國民黨供發米而取消工反的提議，取消反日的各字（在米票上）這完全是投降帝國主義國民黨可恥的機會主義，替資本家組織復工的。機會主義另一方面的發現，是要工人去爲反對派瓜分中國，爲殺父之仇，奪妻之恨」……而堅持罷工，至於羣衆，提出羣衆切身的經濟政治的要求，使羣衆爲條件而堅持罷工，掩蓋着機會主義的消極。一切『左』右傾機會主義，是與罷工是第二步的事。這是最標本的立三路線的空喊罷工，在左的口號之下，領導這個殘酷的戰爭，而且是幫助帝國主義來瓦解工人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黨的任務是：要無情打擊『左』右傾的機會主義投降屈服，堅決的領導滬西廣大的羣衆堅持罷工。動員上海黨團工會及一切羣衆組織來援助滬西的罷工，擴大反帝反國民黨的鬥爭，以無產階級的戰鬥，予反動統治階級一有力的回答。罷工堅持不是立三路線的空喊，而是要提出工人羣衆切身的政治經濟的要求，使廣大羣衆爲

條件而堅持罷工，只有使廣大羣衆堅決的擁護他自己的條件，才能使罷工有力的堅持下去。

罷工的堅持，絕不是依靠個人的拳頭，攔口子，以威脅來堅持罷工，而是要一切工作面向着羣衆，深入到羣衆「到工人中去」，「到工房中去」，加緊黨的政治宣傳，向他們揭破帝國主義國民黨社會局取消派黃色工會……的陰謀，吸引廣大羣衆，女工青工到糾察隊，赤色工會裏。在工房裏建立羣衆下層的組織，罷工委員會要經常召集會議，討論他們的條件，運用下層統一戰線，吸引他們團結到罷工委員會裏，組織積極的工人向羣衆報告每天的問題，以說服的方法爭取落後的工人擁護條件而堅持罷工，罷工委員會一分鐘不能與羣衆斷絕關係。罷工的堅持，不是威嚇，而是說服，不是空的決定，而首先是動員羣衆團結羣衆。

罷工堅持，最可依靠的是羣衆的積極性，階級的覺悟，包辦命令，官僚主義是不能領導罷工的。啓發羣衆的積極性創造性，動員羣衆選出他們最相信的幹部到罷工委員會裏，工反要團結各廠罷工委員會積極的幹部在他的周圍，推動他們在領導各廠的羣衆與帝國主義作戰。幹部是動員羣衆，團結羣衆的橋梁，抓不住幹部我們便不會與羣衆密切的聯系。

黨的工廠支部，是領導罷工的樞紐，罷工的堅持，不僅要嚴重的打擊將罷工脫離支

部的錯誤，並且要眞正的將罷工的領導放到支部中去，小心的聽取工廠支部的意見，將堅持黨的策略路線使每個同志澈底的了解，動員每個同志到羣衆中赤色工會裏，罷工委員會裏執行黨的一切決定。這樣黨才能將罷工的領導權鞏固的拿在自己的手裏。

羣衆，幹部，支部，是目前堅持罷工中的三個最中心的問題。

工會中的機會主義領導

洛甫

在每一次反機會主義者往往會用各種各樣的名稱，來辯護他的機會主義，用各種各樣的名稱，造成機會主義的煙幕，以避免其他同志對於他的射擊。

自從工會工作中機會主義的領導問題，提到了大多數同志前面之後，全總的，工聯的，工反的負責同志都不約而同的說，他們所犯的是『個別的機會主義錯誤』，有『機會主義的傾向』，他們犯了『實際工作中的』，但是他們沒有『一貫的機會主義』，沒有『機會主義的路線』。反對工會中機會主義的同志，於是也就同他們爭論這許多名詞，結果，把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變成了爭論機會主義的各種名稱的鬥爭。在這種鬥爭中間，犯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達到了他們爲機會主義辯護的目的，把被攻擊的機會主義的目標遮蓋了。

要了解
議在那裏。
到結論的。
關於工
所說的。我
顯罷了。而
在十一
職工部劉同
志等對於目
當時遭到了
工會法工廠
工會法，是
爭，至於蘇
的策略沒有
同志的堅決
但是，

會工作中的機會主義，謝康同志在鬥爭上講過很多，我不想在這裏再重複他只是說，謝康同志所說的這些錯誤不過是在『一二八』事變中特別表現得明且這種錯誤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

前工人運動鬥爭的形勢的估計，是不足的，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這一觀點，中央即與工會工作負責同志（全總黃同志，中央通過職工運動決議案時，中央會有過不少的爭論。很顯然的那時劉同志）關於目的。

中央全體同志的打擊。後來中央因全總與職工部同志所起草的『反對國民黨工會法工廠工會法』的決議，同劉黃等同志又發生了爭論。全總與職工部同志，以為國民黨對於工人階級有利益的，所以他們決議的目的，是在為了工會法的實現而鬥爭，至於蘇區的勞動法，那只能當做參考材料。當然，這種同布爾塞維克主義反工會法的策略沒有絲毫相同的，機會主義的向國民黨與資產階級投降的策略，又遭到中央全體同志的堅決打擊。而且劉黃等同志，當時自己也承認了錯誤。

但是，這種機會主義的錯誤，以後還是繼續不斷的發生，主要的如：在經經恐慌，

資本進攻的條件下，罷工不能得到勝利，罷工只有在全廠大多數工人正式表示同意之後；號召滬西工人到黃色工會的紗廠工人聯合會登記；號召大東工人退出黃色工會；反對參加華捕慘案後援會；拒絕領導反日罷工；反對組織赤色工會；把工人階級的反日鬥爭限止在日常鬥爭內；取消青工女工工作等等。這種錯誤雖是每一次都受到中央與省委的嚴厲批評，而且每一次這些犯錯誤的同志『十分誠懇的承認自己的錯誤，接受黨的批評』（當然同時還聲明他們是不容易承認錯誤的同志！），然而在新的形勢之下，還是繼續發生新的錯誤。

在三個多月以前，中央曾經爲了要澈底轉變工會工作，取採了組織上的辦法，把工聯中一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兩條戰線的鬥爭，尤其是反對右派分子，從工聯中趕了出去，把黃同志從全總調到工聯，而且決定魯深同志爲全總黨團書記。曾經不止一次，同這些同志談話，指出在工會中只有開展反對『左』右機會主義，工會工作才能轉變。然而這些同志，始終以爲工會工作的不能轉變，不是機會主義的問題，而是人的能力問題，而是黨沒有給工會以具體領導的問題。當然中央嚴厲的指出了他們的錯誤，他們又是『十分誠懇的承認自己的錯誤，接受了黨的批評』。然而在實際上兩條戰線的鬥爭，不但沒有開展，而且停止了一切鬥爭。

錯誤是『承認了』，中央與省委的指示是『接受了』，但是機會主義的思想還是經

常的表現，中央與省委的指示都沒有執行。『一二八』的炮聲，還是不能驚醒這許多同志的迷夢！全國的工會工作是『最近全總工聯工作的嚴格檢查，完全暴露了這一領導的完全破產！全國的工聯以後，工聯黨團開過四次會議，談了一下子後，沒有任何決定。全總沒有參加過一次工聯的會議。全總本身沒有開過一次會議，討論過目前重要問題。在中央逼迫全總定出工作計劃時，的工作』，『組織罷工』，『黃色工會中是如此，不知爲什麼『竟沒有寫上！』（魯深語）。……

關於工會工作中的機會主義，要我在這裏完全寫出，我是沒有辦法的。但上邊的一些事實，告訴同志什麼呢？

這些『個別的機會主義錯誤』，這些『機會主義的錯誤觀念』，這些『機會主義的傾向』（不論你們用什麼名詞！）是不是相互間沒有一根線索把牠們連貫起來的？是不是這麼許多『個別』的東西都是偶然發生的？

這樣長久的對於中央的指示採取兩面派的，消極怠工的態度，這樣嚴重的『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是不是沒有一個理論的基礎的？我們能不能這樣把理論與實際分割開來呢？

我想只要這樣提出問題，就可以使同志了解，工會工作負責同志的錯誤，不是偶然的，不簡單在實際工作上的，而是有系統的，有理論又有實際的：這就是『一貫的機會主義』，這就是『機會主義的路線』！

這種一貫的機會主義或機會主義路線的出發點，從上面許多『個別』的錯誤與傾向上看來，很明顯的，是對於目前中國革命形勢，對於工人鬥爭與罷工運動的估計不足，對於敵人力量的過分估計與恐怖。這一路線，是要以對於國民黨資產階級投降的改良主義與機會主義，來代替領導無產階級向敵人進攻的布爾塞維克主義！

也正因爲這不是簡單的個別的機會主義錯誤，所以中央方面決定在組織上改變工會工作的領導成份。只有撤去在實際工作中不能執行黨的指示的障礙物，我們才能保證黨的路線的執行。

但是，工會工作的轉變，決不是撤換了幾個負責同志就可以達到目的。目的，只有開展工會工作中最殘酷無情的兩條戰線的鬥爭。只有這一鬬爭，才能保證黨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的勝利。

一切犯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如若不去幫助黨來更深刻的揭發工會工作中的機會主義的目標射擊，而想利用一些空洞的字眼去迷亂視聽，那就表示出這些同

志實際上是不肯爲反對工會中的機會主義而鬥爭，是在用機會主義者所慣用的遮眼法爲自己的機會主義辯護。全黨的同志，也決不能上當，不去揭發工會工作中一切機會主義的實質，以名詞上的爭辯，來代替反機會主義的鬥爭！

三月十九日

斯達林同志的信與反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

黃卷

去年十月斯達林同志曾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一封信，反對該編輯發表托洛斯基主義者斯路斯基所作的反列甯主義的文章。斯達林同志在他的信中不但把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下了一個非常中肯的定義，而且無情的揭破了對於托洛斯基主義所表現的腐敗的自由主義。這封信詳細的說到布爾塞維克主義——列甯主義，如何在實際上反對了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如何堅持了發展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列甯主義才是眞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這封信對於我們中國共產黨又有莫大的意義，我們應當深刻的研究牠，我們應當在全黨開展對於這封信的討論，我們應當拿這封信去教育黨員羣衆，提高黨員的理論水平，加緊在羣衆中揭破反革命的托洛斯基的作用，與對托洛斯基主義所抱的自由主義作不調和的鬥爭，在黨內開展二條戰線的鬥爭，尤其是對於目前形勢的估計不足與對工會工作消極怠工等等的右傾機會主義。

托洛斯基主義是變相的孟塞維克主義，是俄國的『中庸主義』，牠與列甯主義沒有相似之點，而且深刻的仇視列甯主義。一九一四年五月，列甯對於托洛斯基曾有下列的批評：

『「朝秦暮楚之徒」自以爲他們是高於一切黨派的，其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會「借用」一派的觀念，明天「借用」另一派的觀念，在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三年，托洛斯基是激烈的「火星派」，所以梁尙諾夫稱他在一九〇三年的黨大會的作用，是「列甯的短棍」的作用。在一九〇三年末，托洛斯基是激烈的孟塞維克，就是說，由火星派跑到「經濟派」方面；他宣稱「在新舊火星報之間有一鴻溝」。在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他脫離孟塞維克，而站在動搖的地位上，一時與馬丁諾夫（「經濟派」）合作，主張矛盾的左的「不斷革命」。在一九〇六到一九〇七年，他接近布爾塞維克，而在一九〇七年春天，他自稱爲與盧森堡取一致行動。』

『在革命低落時期，經過長久的「非黨派的」動搖之後，他又向右跑，而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加入與取消派一起的聯盟。現在他又脫離取消派，可是在實際上他重複着取消派的觀念』，（見列甯全集第十七卷，三九四頁）。

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托洛斯基站在社會愛國主義派與國際主義派之間，擁護考茨基的『中庸主義』，反對列甯的革命的主張，並且在自己的小組織的刊物公開咀咒列甯

爲『剝削俄國工人落後情緒的專家』。只在一九一七年，當布爾塞維克取得俄國工人階級與農民羣衆大多數，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已成爲事實的時候，托洛斯基才暫時跑到布爾塞維克的隊伍裏來。可是托洛斯基雖然加入了列甯的布爾塞維克黨，他仍然保持了自己的仇視布爾塞維克主義的觀點系統。因此，他在後來不斷的繼續反對列甯的黨的路線，叫對於「布列斯特和約」，對於工會問題，都起來反對列甯的主張；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托洛斯基更圍結了一切反黨份子，組織了祕密的小組織，在國際問題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都採取了反對聯共中央列甯主義的正確路線、至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紀念節在莫斯科列甯格勒等地組織了托洛斯基主義者反蘇維埃反無產階級的示威，從此以後，托洛斯基主義不但是反對共產黨共產國際的小組織，而且成了反蘇維埃的公開反革命的集團。所以斯達林同志在他信中說：

『事實上，托洛斯基主義在好久以前便不是共產主義的一部份。事實上，托洛斯基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

近年來蘇聯內部反革命資產階級組織反革命團體，進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破壞社會主義的建設，力謀資本主義的復辟，企圖用武裝暴動響應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等等。這種反革命資產階級反蘇維埃的鬥爭，其所用的思想上的武器，策略上的武器，

組織上的武器，都是托洛斯基主義所供給的。因爲托洛斯基主義者在一九二七年的反蘇維埃的示威，以及他們所組織的反黨反蘇維埃的祕密團體和祕密工作。鼓厲了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武裝了反革命的資產階級。

在其他各國，托洛斯基主義者做了各種反蘇聯的運動，在工人運動中盡了工賊的作用，與社會法西斯蒂取一致行動，來反對共產黨。比方、在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件時，法國托洛斯基主義者的機關報上公然說紅軍的行動，是赤色帝國主義。托洛斯基本人在資產階級報紙大做文章，反對蘇共，反對共產國際，反對蘇維埃，在法國及其他各國，托洛斯基主義者與改良主義的工會官僚一起來反我們在工人運動中所提出的要求，在選舉運動中與社會法西斯蒂一起來反對我們所提的預選名單，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中國的托洛斯基主義者，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幫助了和武裝了國民黨及其他反革命黨派，來反對共產黨，反對蘇維埃革命。擁護和主張國民黨的『國民會議』來反對蘇維埃的，是托洛斯基主義者；『借口』中國沒有封建殘餘，來反對土地革命的，是托洛斯基主義者；說『工農民主專政是反動口號』（托洛斯基的話）來反對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權的，是托洛斯基主義者；說紅軍是土匪組織的，是托洛斯基主義者；經過鄧局用共產

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義屢次寫信到民反，供警察來封閉我們的組織的，是托洛斯基主義者；主張在赤色工會中組織反對派，來破壞革命的工人運動的，是托洛斯基主義者；向國民黨告密來破壞我們的組織，逮捕我們的同志的（前日申談載：托派在濟南告密捕去共黨十餘人），是托洛斯基主義者……。這些事實舉不勝舉，證明了托洛斯基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所以，「以自由主義的態度對付托洛斯基主義……便等於犯罪，等於叛變工人階級」（斯達林同志的信）。

但是，在我們的隊伍中，還發現着這些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的理論，如在不久以前閘北區委的軍委負責人就是托派。在江蘇省委宣傳部所發的文件，竟有提出目前要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口號，這個口號，顯然是托洛斯基主義者，在布報上發表猶新關於革命轉變的文章，在該文章內他說：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兩者互相轉變着」，這就是說社會主義革命又可以轉到資產階級革命?!這與托洛斯基所謂蘇聯無產階級政權「蛻化」為資產階級德誤克拉西，有什麼分別呢?!他又說：「工農民主專政在本質上是小資產階級的」，這又是托洛斯基的說法。（該文中還有許多其他的錯誤，我們以後應

加以詳細的批評）。這些事實都表示出，托洛斯基主義的殘餘，在我們的隊伍中還是存在的。我們應當在理論上和組織上與這種殘餘作堅決的鬥爭，尤其是要和那種對於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以及一切機會主義所表示的自由主義，作不調和的鬥爭。只有這樣，才能加强我們的黨的戰鬥力，才能保證我們黨的布爾塞克的一致。　三月二十七日

工人階級和上海和平會議

范亢

上海的英勇的兵士羣衆，已經被國民黨軍閥强迫着退却了二十公里，已經被國民黨軍閥强迫着停止打仗。國民黨軍閥將光船蔡廷楷等等曾經假裝着『愛國將軍』似的神氣，說什麼：『日本一日不罷兵，外交一日不勝利，則中國一日不停止武力抗拒』。現在呢，他們自己都已經招供了出來。原來退兵幷不是什麼『戰略上的退却』，而是遵照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最後通牒『退出上海二十公里』；原來日本軍隊佔領了閘北眞茹黃渡，中國軍閥就立刻停止了『武力抗拒』，而且說明這是尊重國際聯盟的議決案（蔣光鼐的通令），可見得以前的那些鬼話，完全是欺騙民衆和兵士的！中國國民黨的中央政府，以前也說了許多騙人的鬼話。現在事實都證明出來了：他們故意不派救兵到上海來，而且很早就祕密進行停戰的談判，自然，所有這些賣國的勾當，也是『尊重國際聯盟的議

決案」的。

中國國民黨是國際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用欺騙和壓迫的手段，故意把上海和吳淞送給日本，出賣英勇作戰的兵士羣衆，——這還用得多說嗎！這是實行不抵抗主義……的一貫的賣國政策。同時，中國地主資本家的國民黨，正在調動大滿洲給帝國主義統講「和平」——投降賣國；他們對批軍隊，去打紅軍和蘇維埃區域。他們和帝國主義統講「和平」——壓迫屠殺！付工農民衆，就講打仗——

現在，中國國民黨政府，已經在和日本帝國主義開停戰會議，他們首先就答應了「從上海退出的中國軍隊駐在現在的地點，不得開回上海，以待日後解決」。這一條條件，就足夠賣國的了。上海的兵士羣衆犧牲了成千成萬的性命，打了一個多月的仗，而結果是被政府強迫調開，是被政府遵照着國聯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命令，而禁止開回上海！

上海的，尤其是楊樹浦閘北的工人，犧牲了幾千幾萬的性命，二十幾萬的工人失業，兩個月的饑餓和遭難，沒有吃，沒有住，喪失最後一點的衣服被舖，他們英勇的不願一切，自動的組織武裝游擊隊，自動的加入軍隊，去打日本資本家派來的軍隊。而結果，他們的反帝國主義的開證，被政府遵照着國際帝國主義的命令和日本的要求，而完全禁止，强迫解散；他們的生活完全沒有保障。……總之，上海的所謂停戰會議或者和平會議，以及國聯派來的什麼調查團，就是國際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指揮中國地主資產階

級來屠殺壓迫剝削中國工農兵羣衆的機關！

中國工人階級對於這種和平會議和國聯調查團應該怎麼樣？沒有什麼疑問：我們應當反對！我們工人應當領導中國的一般勞動民衆和兵士起來鬥爭：——我們反對停戰，所以我們自己要武裝起來，我們要和兵士羣衆聯絡起來，我們自動的去打退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以至英美法意等國的軍隊。兵士羣衆應當自己選舉出指揮的人來，而把全體組織，就可以繼續打仗，就可以幫助工人停戰的長官捉起來，以及各地方的一切勞動民衆，應當組織武裝起來。上海的工人，眞茹嘉定等處的農民，開始進攻日本軍隊的游擊戰爭……這些眞正民衆的武裝力量，將要受工農兵士和勞動民衆自己選出來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統一的指揮。這樣，自然要推翻當地的國民黨政權，而由革命軍事委員會做臨時的政府，以使召集當地的工農兵勞動民衆的代表會議（蘇維埃）。這樣，中國的兵士羣衆，中國的武裝的工農，方才能夠自由的保護中國的利益，也就是中國勞動民衆的利益，而去和日本帝國主義打仗，一直要打到上海吳淞一個日本兵也沒有，一隻日本軍艦也沒有，一直要打到滿洲，以至於青島天津灤口……，總之，全中國一點兒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也沒有。並且中國工人階級領導的眞正民衆的政權，還要向英美法意各國帝國主義提出要求：叫他們的軍隊也立刻撤退，不然，就一樣的要打退他們。這樣，中國勞動民衆自己的政權和自己的軍隊，調動着中國幾

萬萬的羣衆，就一定能夠打勝仗，就一定能夠解放中國，就一定能夠打倒軍閥官僚地主資本家！

這就是中國工人階級對於停戰和平會議的主張。

上海一些資本家的走狗，冒充工人的名義，組織了所謂『上海總工會』。這個國民黨的黃色上海總工會說些什麼？他們派了代表去見國聯調查團的洋大人，恭恭敬敬的送了一封意見書，說：『目下中國軍隊已退至日本所提停戰條件內要求之二十公里距離以外，而日兵猶前進不已，此種行動唯有戰之一字，可以代表，實有立予制止之必要。……我人祝望和平已久，深信和平正義，終必未止，更信必由貴團斡旋而能歷久勿渝也』。這些鬼話，完全是帝國主義資本家走狗的口氣！上海的工人應當堅決的反對，揭穿他們冒充工人的眞相。只有中國的地主資本家，才需要這種瓜分中國壓迫工農兵士的『和平』！

三月二十六日

依　凡

誰戰勝誰？

——論蘇聯第二個五年計劃

『誰戰勝誰？』是『蘇維埃的經濟危機』論，戰勝了蘇聯國民經濟發展到歷史上空

前的高漲這一事實呢，還是相反？是『減低工業化速度』的路線戰勝了加緊重工業化和五年完成於四年的路線呢，還是相反？是『農村經濟衰落』論和『對富農不斷讓步與富農生長成爲社會主義』的理論，戰勝了社會主義農業之空前的興旺和富農這個階級底消滅這種政策和事實呢，還是相反？是個別的零散的農村經濟戰勝了大規模的集體農場和國立農場呢，還是相反？是耐潑曼、枯拉克（即富農）、駐法工商業家聯合會、孟塞維克聯盟局等等戰勝了社會主義底工人建設家、集體農場場員、社會主義競賽隊和突擊隊呢，還是相反？是『資本主義的特密圖』戰勝了五年計劃四年完成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奠定與鞏固呢，還是相反？是墮在泥坑中腐朽的『左』右機會主義者戰勝了百折不回，不畏艱難而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爲全世界無產階級勝利而奮鬥的布爾塞維克和牠的列甯的領導——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呢，還是相反？最後還要問：究竟是資本主義戰勝了社會主義呢，還是相反？

列甯所提出的『誰戰勝誰？』這個問題，三年來建設底鉅大勝利和第四年所要完成（而且必能完成；甚至超過）的具體計劃，已經明白地告訴了我們：不是前者戰勝了後者，而恰恰是後者戰勝了前者。

我們來給第一個五年計劃預先做一個大致的總估計吧。

第一個五年計劃『四年完成』底任務正在勝利地完成起來，而且牠的完成以及在許

多主要的工業部門中的超過，都是必然的。在這第一個五年計劃底執行時期中，重工業已經有了一個十分堅固的基礎，其結果是使我們能夠設立起一個完整個國民經濟之改造的基礎、設立起一個社會主義大規模的機器製造工業底基礎。在最近的一兩年中，好多規模極大的工業「巨頭」（Gigant），都新的建設起來，在這些「巨頭」當中，有些企業所應用的技術，已經超過了歐洲的技術水平線。同時輕工業也已大大地發展起來，例如輕工業中佔最重要地位的食品工業，牠的發展速度，已經超過五年計劃原定的標準。

農村經濟中更造成了一個極澈底的轉變。這轉變之具體的表現就是：鄉村中的基本羣衆——中農和貧農，大體上已經都轉到社會主義方面來；社會主義式的農業，集體農場和國立農場，已經在農村經濟中佔了統治的地位。蘇聯已經由一個零散的小農業的國家，變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農業企業底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勝利底最重要的結果之一，便是鄉村中資本主義底根芽，已經最後地、澈底地消除了。以統盤集體化爲基礎的消滅富農階級，是完全消滅資產階級分子，以至於完全消滅階級的一個先決條件。在這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時期中，我們有權可以說，蘇聯已經消毀了人剝削人的基礎和造因。

人民底收入，其增漲的速度，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不曾遇到過的；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一天廣大似一天的失業和貧乏，在蘇聯却早早就消滅了；城市與鄉村的矛盾，也已

壓在消失下去了；工人、農民和一般勞動者底物質生活的水平與文化程度，是年過年地在增高起來。

蘇聯的無產階級獲得這樣偉大的勝利，是由於：工人和勞苦農民的廣大羣衆革命積極性之劇烈的增長，由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隊運動之狂猛的怒潮，以及由於蘇聯共產黨之布爾塞維克的、列甯的領導。而蘇聯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中之所以獲得這麼鉅大的成績，是由於牠進行了無情的絕不妥協的反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而且戰勝了這個當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先鋒隊的托洛斯基主義。黨得到這樣鉅大的成績，又因爲牠作了反對一切腐朽的右傾機會主義與調和派而擁護列甯的布爾塞維克路線的堅決鬥爭。

特別值得着重指出來說的，是蘇聯無產階級底偉大的、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是在資本主義整個體系根本動搖而在資本主義空前的世界經濟恐慌的條件之下獲得的，是在資本主義末路業已迫近的情形之下獲得的。這一世界背景，使得蘇聯的勝利，更具有特殊的意義。

×　×　×

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關頭上，蘇聯共產黨舉行了牠的第十七次臨時代表會議（本年一月底）。牠舉行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底完成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底準備的這一年之初。

這就決定了這次會議底工作任務。牠的任務除審查決定的第三年、一九三一年建設底結果和決定一九三二年底任務以外，主要的還是決定第二個國民經濟建設底五年計劃之基本任務。

現在我們來約略地說一說黨臨時代表會議所決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底主要任務吧。第一個五年中社會主義更猛烈的發展之勝利的完成，造成了下五年中社會主義更猛烈的發展之基礎。第二個五年計劃之根本的政治任務，便是完全消除那些產生階級差異和剝削的根原，布爾塞維克的建設速度，工人和集體農民的廣大羣衆之激增的積極性，以及聯共黨底正確的政治路線：這些便是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基本條件。而第二個五年計劃之根本的政治任務，便是完全消除那些產生階級差異和剝削的根原，將全國整個勞動人民變爲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底自覺的、積極的建設者。

會議還決定，在這未來的五年中，要大大地增加國民收入，更速地提高廣大工農勞動羣衆底物質享受程度。到第二個五年終，人民底日用必需品（糧食亦在內），一定要比第一個五年終增加到二倍至三倍。

爲要執行這些任務，非實行國民經濟——工業、運輸、和農業——之極廣大的改造不可。因此第十七次黨會議指出：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基本的有決定意義的經濟任務，就是改造整個的國民經濟幷爲國民經濟底一切部門建立起最新式的技術基礎。

完成技術改造之最主要的作用，自然是蘇聯的機器製造業。會議決定蘇聯本國的機器製造，到一九三七年應該比一九三二年增加到三倍至三倍半；這樣，工業、運輸、航海、農業、商業等一切部門，才都能夠用蘇聯自己製造的最新式的機器來滿足牠們的要求。

其他一個國民經濟技術改造底極重要的元素，就是新式的發動力底基礎。要使工業和運輸廣大的電氣化，要把電力普遍地應用到農業上去。代表會議決定。到一九三七年電力底生產至少要增加到一千億啓羅華特（而一九三二年僅一百七十億），這是絕對必要的。除電以外，主要的發動力就是煤和石油。到一九三七年，煤底出產額至少要增加到二萬五千萬噸（二百五十兆噸），而一九三二年僅出九千萬噸；石油底出產，必須比目前增加二倍半至三倍。

現在再要講工業中最主要的幾個部門：

第一是鍊鐵工業。一九三七年必須鍊出二千二百萬噸的生鐵來。同時爲要保證機器製造工業底需要，還必須生產大量的優質的鋼料。爲了這個目的，就必須在鍊鐵工業實行澈底的技術，建設大規模的新工場，採用新式的機器，勞動過程底電氣化，這些是必需的步驟。其次是運輸業。此部門中，必須實行根本的改造；預計在未來五年中建築起二萬五千到三萬公里的新鉄道（約等於華里四萬三千到五萬四千里）；建築幾十條

新的大鐵橋；建造馬力鉅大的火車頭，無數載重量大的車輛，許多鐵道底電氣化，此外還要大規模地開闢新的汽車路，實行全國的汽車化。化學工業則除追補原先的缺點以外，還要加倍注意於此部門的幾個主要支部，特別是化學肥料底製造，要發展到異常大的規模。

在輕工業方面，特別是在食品工業中，生產底增加已如上述。每一人口底消費標準，必定可以增加到三倍，這就要靠建立一個鉅大的機器工業並大大地發展農業的原料基礎。這裏特別要注意到出產農業原料的區域，特別要在這些區域中，盡量地發展輕工業和食品工業。

在農村經濟中，在最近的幾年中就可以完成社會主義的改造，機器和托拉拖機站，可以在全國一切集體農場上建設起來而完成農業底全部機器化。在蘇維埃國立農場方面，在這五年中，在生產的各部分：無論是技術農作物和五穀物以及畜牧事業，都要有歷史上空前、世界上無匹的增加和發展；要把高度發達的最新農業技術，應用到農業上去。講到棉花和大菽，五年中要增加二倍至三倍。所有這各方面的發展，都要求五穀生產之更進一步的發展。第二個五年終了時，五穀底生產至少要達到十三萬萬擔。

因此訓練和教育廣大的工農技術知識分子，就需要造就大批的無產階級的技師工程師和經濟專家等等幹部，也就成爲第二個五年計劃底巨大任務之一

了。

最後，就是國內商品流轉底發展，也是保證整個國民經濟布爾塞維克速度發展之最重要的條件。商品流轉底迅速發展和「事業責成制」之實施於全部經濟事業，這是加緊發展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最重要的刺激物。只有這樣，才能把全國巨大的內部貯藏，盡最地利用起來，而更猛烈地提高社會主義積累之不斷第進的增長。

特別要指出來說，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時，蘇聯在技術程度上，將要達到歐洲底第一位。在第一個五年中所開始的偉大任務：將蘇聯從一個輸入機器和技術設備的國家，變爲一個獨立生產機器和技術設備的國家；這個任務，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實現過程中，就已經可以完成了。這是有何偉大意義的一回事呵。

資本主義國家底深入和普遍的危機，是社會主義建設底各方面的勝利，是社會主義制度超越於資本主義制度之最顯著的證據。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生產可驚的跌降，全部或大批的開除工人，無數工廠企業底關閉，以及空前未聞的破壞生產力。

在社會主義的蘇聯，一日千里的增加生產，新工廠、工業「巨頭」、電站、鐵道之猛烈的大規模的發展，生產力的增長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所從來沒有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無數千萬的失業和廣大羣衆可驚的貧乏化。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失業完全消滅，貧乏困苦的境遇業已掃除，產業工場中實行七小時工作制，城鄉勞動羣衆物質幸福之怒潮汹湧的提高。

所有這一切，都使蘇聯日益成爲吸引全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羣衆底中心；蘇聯之革命化全世界的意義，也就跟着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而猛烈增長起來。

究竟誰戰勝誰呢？在蘇聯範圍內，社會主義已經戰勝了資本主義。在國際範圍內，前者又將很快地戰勝後者。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日

中央給江蘇省委的信

江蘇省委：

雖是中央已有一封信給你們（即『爲上海事變給各地黨部信』），然而嚴格檢查省委在『一二八』之後所做的工作，中央認爲江蘇黨目前是處在一個非常嚴重的狀態中間，設不及早設法補救，江蘇黨決不能完成國際與中央所給與它的中心任務！

如若不是拿空洞的，官僚主義式的，以一些不切實的數目字自滿的態度來檢查江蘇黨的工作，而是眞正的能夠以深入到下層羣衆的嚴格無情的布爾塞維克的態度來檢查江

蘇黨的工作，那我們就應該直直爽爽的說，江蘇黨在最近時期內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完成中央給與江蘇黨幾個中心工作上，沒有任何可觀的成績！

很顯然的；對於中央所提出的『總同盟罷工反對日帝國主義佔領上海』這一口號，江蘇黨是採取了消極怠工的態度。這一口號始終沒有能夠深入到黨員與工人羣衆中去。省委也沒有能夠在這一口號之下組織一個廠以上的罷工。在『民衆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帝國主義海陸空軍出境』的口號之下，江蘇黨沒有組織起一隊眞正有武裝的義勇軍。一直到現在，所有江蘇黨下面的義勇軍，大都是空虛不切實的，散漫的，形式上的，裝面子的，登記來的，沒有任何軍事訓練與政治教育。對於失業工人與難民的工作，沒有給以嚴重的注意。對於士兵工作，動員工人羣衆到十九路軍中去，是完全忽視。對於抵貨運動，始終是消極怠工，沒有收任何『工人檢查日貨隊』。在『一二八』後一個半月中間，沒有能夠舉行過一次比較成功的羣衆大會與示威游行。黨在組織上動員羣衆的力量是削弱了。黨員的數量沒有增加，反而縮小。黨沒有提拔一個新的工人幹部到區委與省委中間來擔任指導工作。……

這表示出我們的工作是完全落在急速發展着的革命形勢的後面。這種落後的基本原因，不簡單是由於我們的工作犯了『一些錯誤與缺點』，而是由於黨內對於目前的形勢估計不足與消極怠工的右傾機會主義，以及左傾空談的關門主義，阻止了江蘇全黨工作

的開展。

江蘇的黨在『一二八』之後，對於國際中央所提出的共產主義的口號，發生了曲解與修改，而向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孟塞維克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投降。例如修改與曲解黨的『工農兵代表會議』的口號爲『工農商學兵代表會議與革命民衆聯合起來』的口號爲『擁護十九路軍』（閘北黨），把『總同盟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來代替『建立上海市罷課罷市罷操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與共產主義沒有絲毫相同的立即號召『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曾經發現在江蘇省委的宣言上。純粹是立三主義盲動主義的『舉行上海第四次暴動』的口號也曾經不止一次寫在滬西區委的傳單上。甚至一部分同志企圖在組織游擊隊的名義之下，偷運立三主義的私貨，舉行武裝暴動（中央軍委，省軍委，法南區委），並且把革命軍事委員會曲解爲立三時代的行動委員會（同上）。同時在實際鬥爭中，不敢揭發改組派與取消派的欺騙，甚至把我們組織起來的羣衆交給他們（工聯）。在十九路軍軍官周旋的工作，升且懼怕把所有的槍械來武裝工人，而交還給保衛團（閘北民反）。在罷工工人與失業工人中，表示出了狹義的經濟主義的傾向，做了國民黨社會局與資產階級的尾巴（工反）。甚至整個工聯的領導，直到現在，還落在機會主義的泥坑中，而不能自拔。……

就是省委本身，在有些重要問題上，也表示了猶豫動搖與消極怠工（如對於總同盟罷工，武裝工人，抵制日貨等），沒有能夠堅決地打擊左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對於工部民反與省委各部的一些工作人員），而把兩條戰線的鬥爭限止於紙頭上決議上，而沒有能夠擴大與深入到全黨同志中去，以教育全黨同志，以澈底轉變黨的一切工作。

所以中央認爲沒有最堅決無情的兩條戰線的鬥爭，澈底改變江蘇黨的一切工作，完成國際與中央所給與江蘇黨的偉大任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中央要求省委立刻討論斯達林同志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的信，澈底檢閱江蘇黨內所有機會主義的傾向，尤其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同這些傾向做最堅決無情的鬥爭，阻止國際與中央政治路線的澈底執行。

關於省委目前的幾個中心工作，中央不再重複，在『爲上海事變給各地黨部信』中所說的一切。關於工會工作的轉變，中央有特別的指示給你們。但是中央在這裏必須特別指出，省委對於目前工人鬥爭的領導，很多地方拿『加緊』與『注意』的空談代替了實際工作。一直到現在，江蘇黨還沒有能夠深入到企業中去。『面向企業』的口號，還不過是文章上決議上寫寫的詞句，而不是實際行動的指示。尤其是很多企業方面，我們還站在外面，完全不知道工人羣衆在那裏幹些什麼。只有在罷工發生後，反動報紙上登出這類消息時，我們才忙着去找『線索』，罷工也已經過去

了。

自從滿洲事變後，中央曾經不止幾十次的要江蘇省委去佈置幾個日本企業的罷工，但是這些指示並沒有得到江蘇省委的充分注意。自從『九一八』一直到『一二八』四個月的中間，省委始終沒有認眞的具體佈置與組織內外棉與日華紗廠等的罷工。『一二八』之後，黨提出了總同盟罷工的口號，然而這一口號，也沒有能夠認眞的去執行。江蘇的黨在工人運動的領導方面是非常一般的與馬虎的。這裏你們缺乏布爾塞維克的堅持性與持久性去建立我們在幾個重要企業中（如像郵務，英電，法電，華電，絲廠，鐵路，兵工廠等）的工作，認眞準備與佈置幾個中心企業的罷工鬥爭。

江蘇黨在建立有羣衆基礎的產業工會的工作上，是絲毫成績也沒有。一直到現在，在上海我們還沒有一個稍有羣衆基礎的產業工會。黨內同志認爲赤色工會的建立，是工會工作人員的事，而不是每個同志最主要工作的一部分。赤色小組會員的數量不但沒有增加，而且減少。省委只是一次兩次的在旁邊批評工聯的工作，然而如何幫助工聯，轉變工聯的工作，却始終沒有加以注意。

江蘇黨在黃色工會中的工作，是始終沒有開始。好幾個月以前中央向江蘇省委特別提出這一問題，而且省委在每次關於工人鬥爭的決議中，也似乎注意到這一問題，然而這法也只是口頭上的與決議案上的。一直到現在，我們完全不了解郵務，商務，出版，

電等繼個大黃色工會幹些什麼？全上海工人自動反對黃色工會的鬥爭，我們是置之不理。甚至在大東書局的罷工中，工聯的同志，在一些「左」的口號之下，主張退出黃色工會！

中央舉出上面的幾個問題，是要江蘇黨的全體同志深刻了解，我們在職工運動的領導上，是如何的落後。這一落後，主要的說明了爲什麼我們的反帝工作，始終停留在一些原有的基礎上，而且處處表示出我們力量的散漫與零亂。江蘇黨必須澈底了解，只有把蓬勃發展着的工人鬥爭，拿在我們黨的領導之下，我們才有無產階級的堅强的骨幹去團結與領導更廣大的千百萬勞苦羣衆，使目前的反帝鬥爭，走到更高的階段。

中央認爲在『江蘇省三月至五月底工作計劃』中，省委還沒有把加緊廠內活動，準備革命反對派的工作，當做江蘇黨目前的戰鬪任務。在這一計劃上省委以爲這些工作，是罷工，組織罷工，領導罷工，建立中心產業支部與產業工會，以及在黃色工會中創造工反，工聯與職工部的任務，而不是整個江蘇黨的任務。

中央認爲江蘇省委必須立刻在政治上在組織上動員全黨同志，反對黨內忽視工人運動的嚴重錯誤。省委對於全省工人運動的領導，必須定出具體的計劃。要抓住幾個產業中心（如上海，無錫，南京，滬甯路，津浦路），有步驟的在中心企業中發動，準備與領導罷工鬥爭，創造我們在那裏的堡壘。必須把市政的，紗廠的，印刷的產業工會成立

起來，在郵務，商務，法電三個主要黃色工會中，進行革命反對派的工作。同工聯黨團的機會主義領導，必須做最嚴厲的鬥爭。要最迅速的改組工聯黨團，提拔積極的工人幹部來領導這一工作。只有在工人運動與罷工鬥爭的領導上，有了澈底的轉變，江蘇黨才能變成眞正的無產階級的羣衆的黨！

此外，中央必須特別喚起同志注意的，就是關於領導方式的轉變問題。必須指出，江蘇黨工作的如此落後，還明顯的表示出，江蘇省委以及省委下面各級黨部過去的領導方式的完全破產。紙頭上的，脫離羣衆的黨，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也決沒有法子使江蘇黨變爲領導千百萬羣衆的黨，使江蘇黨變爲無產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羣衆的黨。也正是這種領導方式，使反傾向的鬥爭，不能深入到羣衆中去的主要原因！

中央詳細檢查江蘇省委的工作，覺得一切國際與中央的決議（或指示），雖是省委會議討論過，確是也通過了各種各樣的決議（或指示），然而這種決議大多數是停留在省委或區委的機關裏，沒有深入到支部。國際與中央的決議，照例省委『通知了』區委，區委『通知了』支部，就算完事。至於區委支部是否了解，如何去執行這些決議，那就很少過問，所以決議是很多，但是這些決議，大多數是紙頭上的，是爲了敷衍面子，是爲了好看；而不是爲了要去執行而寫的。甚至常常在決議通過之後，還沒很長的工作計劃，想出了一些具體的辦法去執行這些決議，但是這些計劃，也只是爲了『要有一個計

劃」而不是爲了實行這計劃而寫的。計劃通過之後，大家就可安心，因此這計劃不久也就爲大家所忘記了。

當然省委區委等指導機關，近來也開始了工作「檢查」，但是這也不過是爲了要應付中央或應付省委而檢查工作，並不是爲了要眞正了解下面的實際情形，不是爲了要檢查中央或省委決議執行的程度，推動下層同志去執行決議上的每一條文而鬥爭。我們的工作檢查，照例以區委，黨團書記，或者至多支部書記的口頭報告爲滿足，採取一些報告中的數目字，就得意地把這些數目字報告到省委或中央，說他們是檢查了工作。但是如若我們一問及下級黨部如何執行着決議，執行中發生了何種困難，對於我們的決議有何種反應，那我們就要茫然不知了。

這樣的工作檢查，自然不能使領導機關瞭解下層的實際情形，與問題的嚴重性。在這樣的工作檢查之後，你們當然照例又是通過決議案，指出「許多錯誤與缺點」，然而這種決議案，同樣會停留在你們的機關內，等待你們新的檢查與新的決議。這裏，最明顯的例子，是你們對於工聯的決議。你們對於工聯的決議同舊的決議有什麼不同的地方，爲什麼工聯不去執行這些決議，的確不少，但是這許多問題，你們是不管的。「檢查了」工聯的工作，通過了對於工聯的決議，你們就以爲完成了你們的任務。經常使工聯在每日每時中去執行這些決議的監督與領導，是沒有

的。一定要等到另一個『檢查工作週』，你們於是又去檢查，又通過決議，以至無窮。

依照我們的統計，支部同志的意見書傳達到省委要半個月。中央要瞭解支部的實際情形，經過省委簡直是沒有辦法。中央發給省委的十三個問題，差不多快要一個月，然而中央所得的答覆，還是寥寥無幾；并且大部分都是敷衍塞責的。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評與具體提議，我們是很少聽到。『發展下層工作同志的自我批評，與他們的創造性與積極性』的口號，中央雖是早已提出，而且在省委的文件上，也看得很多，但是一直到現在，絲毫的成績也沒有。脫離實際工作的自我批評，與兩條戰線的鬥爭，變成了亭子間內的空談。因此，新的積極幹部無法提拔。黨的幹部，也就永遠停留在幾個『老布爾塞維克』的身上。一個消極怠工的同志，可以從常委調到滬西區委，從滬西區委調到軍委，從軍委調到全總，再從全總調到法南區委。似乎沒有了他，省委的工作，就無法發展。而這還要美其名曰『教育同志』！

中央對於江蘇黨（當然其他各省的黨有過之無不及）這種紙頭上的，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一刻也不能忍耐了。如若你們現在不用最大的力量去澈底改變你們的領導方式，那一切國際與中央的指示，決不能得到實現，你們所能取得的、至多也不過是一些零碎的成績！

當然，這種紙頭上的，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不是目前江蘇省委的領

導造成的，而有它長久的歷史的淵源。這是陳獨秀李立三統治時代所留給我們的也是黨處在長期祕密工作的環境中所培養起來的惡果。這種領導方式的破產，在命形勢急激發展的過程中，完全暴露無餘了。過去的工作用最明析肯定的言語告，新的革命任務，只有應用新的領導方式，才能完全實現！

中央認爲新的領導方式的中心目標，是在使我們的領導機關不是同衆羣隔離是同羣衆在一起的，一切領導的決定，不是紙頭上的空喊，而是實際行動的網領使我們的黨眞正變成中國無產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羣衆的黨！要達到這一目的，爲必須立刻採取以下的辦法：

一 我們的一切決定，必須具體化，必須是從實際經驗與鬥爭中產生出來的，而是從腦筋中推想出來的。因此每一決定，必須盡量徵求下層工作同志的意見與提多名集下層工作同志或積極份子的會議，經常同他們商量一切黨的重要問題。要責同志或外縣負責同志輪流到省委會議做工作報告。

二 這些決定，必須從省委一直傳達到支部。要不怕麻煩的在區書聯席會議，區委會議上，支書聯席會議上，支部會議上，詳細討論使每一同志眞正了解這的意義，而爲了這一決定的實現而鬥爭，要經常組織外縣，區委，尤其是支部同動訓練班，利用星期日與晚上的時間，研究解釋黨的重要決議，再經過他們向其

解釋。

三　黨的領導機關，必須經常領導與監督全黨同志去執行自己的決定。省委立該吸收新的工人幹部到省委各部工作（組織部，宣傳部，婦女部，職工部至少各一人），經常訓練他們，分配他們參加各區的領導工作。這樣更可來減少常委同志的接頭腿，抽一部分時間來，研究黨內外的重要問題，規劃全盤的領導工作，幷監督全黨的進行。

四　必須經常檢查這些決定執行的程度，發現問題，為決定上的每一條文的實現而鬥爭。省委與區委「接頭」的時間，不是簡單的聽聽消息，或是通知省委每一次的決定，須要檢查他們怎樣執行着省委的決議。為得要使有自己的巡視員，直接巡視各支部（省委巡視員可以由省委各部幹事負責，區委巡視員必須建立個人負責制，與嚴格執行黨的紀律。

五　在檢查工作中，必須發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評，開展與深入兩條戰線的鬥爭，在聽下層工作同志與支部每一同志的意見與指導，以發展同志的創造性與積極性，決的打擊與洗刷消極怠工的機會主義份子，大胆的把積極幹部吸收幹部吸收到指導中來。經常教育這些幹部。也就在這一工作中，來執行各支部的，與各區委，縣委改機關堅，

選運動。在這一運動中，省委必須保證上海半數以上的區委書記是工人幹部，委委員是工人。

六、爲了盡量發展同志的積極性與創造性，省委必須立刻根據中央二月十五號的決議，與這一指示信，組織革命競賽與突擊隊的工作，尤其要在工會工作，武裝工人與義勇軍工作，發展黨員等工作中，進行這種新的工作方式。堅決打擊過去對於這種工作的官僚主義態度（自己訂的競賽條例，自己不管）與趕時髦的辦法。

中央認爲江蘇黨在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上，在工人運動與罷工鬥爭的領導上，在過去領導工作方式的澈底的轉變上，決不能是簡單的組織上的變動，決不是和平的一句「通知中央決定」或是在「實際工作中去佈置」一句簡單的話，可以達到目的。這裏同樣會碰到對於中央決定官僚主義式的，敷衍應付的障礙，口頭上以至紙頭上接受一切中央的指示，實際上却是完全怠工。因此，中央責成江蘇省委用最堅決的不調和的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去爲了中央這一指示而鬥爭，要毫不客氣的打擊對於中央決議消極怠工的敷衍應付的機會主義份子，一直到開除黨籍。

同時，必須堅決的打擊因爲殘酷的自我批評的發展，黨內工作的一切錯誤與嚴重性的揭發，而悲觀失望的那些不堅定的動搖的小資產階級份子。這些懼怕殘酷的自我批評

，懼怕看到自己的病態的沒有氣節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在無產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隊伍內是沒有位置的。中央堅決的相信，爲中國共產黨先進步隊的江蘇黨，必定能夠最堅決的勇敢的征服一切困難，爲了中央所給與他的三位一體的任務而鬥爭，使江蘇黨眞正變爲中國無產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羣衆的黨，去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

此致

布爾塞維克的敬禮！

中央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

中央爲反帝問題致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

中央分局暨省委諸同志；

　　讀了你們許多的文件，我們認爲中局在執行國際和黨的路線的鬥爭中獲得偉大的勝利，聯合的反革命派的破獲，紅四軍的光榮的勝利，是中國蘇維埃運動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在黨和蘇維埃政權的改造，階級異己分子的肅清，羣衆工作之開展，新幹部的提拔和訓練上，鄂豫皖蘇區在中局的領導之下得到他的成功和進步。我們在這封信中不預備給鄂豫皖區的各種工作以一個總的估計與檢查，我們僅僅想提出關於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工作，我們覺得在這目前極端重要的工作上却正是鄂豫皖整個工作最弱之一點。

首先關於滿洲事變的估計，中央分局在兩個文件上這樣說：

「……這一事變充分的證明了以下的兩點：

㈠帝國主義的互相爭奪市場的矛盾日益尖銳化起來，這次日本帝國主義佔據滿洲和英法美同時出兵是暴露了帝國主義爭奪市場和瓜分中國的企圖。

㈡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功，使得國際帝國主義更進一步的恐慌和動搖。帝國主義為要挽救牠們的生命，不得不實行預定的一九三一年武裝進攻蘇聯的計劃。這次日本佔領滿洲，炸燬中東路，英美法各國同時出兵……正是國際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反革命派要實行武裝進攻蘇聯的企圖。」（宣傳大綱）

「……很明顯的帝國主義實行武裝進攻蘇聯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首先爆發於武裝瓜分中國的可能，這是國際危機已經轉入更深劇的一層。」（決議）

在這一分析和估計之中，第一，忽略了滿洲事變的另外一個極重要的意義，就是滿洲事變是帝國主義從隱祕的武裝干涉（供給軍火，軍費，軍事顧問給反革命的軍隊等等）到公開的直接的武裝干涉中國的革命運動。中央在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中着重的指出這點：

「中國蘇維埃運動的開展，蘇維埃和紅軍的鞏固與發展，國民黨軍閥的進攻蘇區紅軍的屢次潰敗和覆滅，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高漲與災民鬥爭風起雲湧，城市工人

鬥爭的濃厚的反攻與進攻的成份，政治性質之日益顯露，農民遊擊戰爭之發展，兵變潮流之勃起，以及北方農民羣衆的實現土地革命與建立蘇維埃政權之最初的行動（紅二十四軍的成立）國民黨統治的經濟的財政的危機及其分崩，這些都使得帝國主義感覺得在中國半殖民地奴役制度的危機，以及國民黨沒有力量能夠壓迫革命運動之勃發，因之更積極地進行組織公開的軍事武裝干涉反帝國主義運動，土地革命與蘇維埃運動。滿洲的佔領與武備的增加是使日本帝國主義更能便利的調動大隊的陸軍來干涉北方及中部的游擊戰爭，與蘇維埃運動。」

第二，在這段模糊的分析之中，沒有確定反蘇聯戰爭與進攻中國革命是目前最主要的危險。中央在自己的決議中曾經給全黨同志以清晰的了解：

「紅軍與蘇維埃運動偉大的勝利，國民黨統治的日漸崩潰，促使帝國主義從隱藏的武力干涉（供給反革命軍隊以軍費軍火與軍事顧問等等）轉變到直接公開的武力干涉，這便產生了日本的武力佔領滿洲是帝國主義新的瓜分中國的開始，是進攻蘇聯的具體的極危險的步驟。……目前的形勢顯然是：在反對蘇聯的戰爭準備上，在將滿洲造成反蘇聯的軍事根據地上，在掠奪中國民衆，壓迫中國革命運動上，帝國主義是一致的，牠們在瓜分中國分配中國的富源上，孕育着開展着帝國主義各國間的衝突與矛盾。反蘇聯的準備，瓜分中國，直接公開

的壓迫中國革命運動是目前帝國主義策略之中心。對於中國勞苦羣衆之武力壓迫中國是在急劇的進行。紅軍與蘇維埃的發展，將使帝國主義更公開的用其武力廣大的武裝衝突的歷史階段是在面前。』（一省數省首先勝利決議）

可惜，這一正確的分析沒有被鄂豫皖的領導同志所嚴重的注意。

第三，在整個的宣傳大綱中沒有一個字說到滿洲事變的發生是國民黨的帝國主義與出賣民族利益的結果。即在決議上亦僅僅認到『黨要向廣大羣衆及任何國民黨軍閥的走狗面目。蔣介石爲美帝國主義的利益對蘇區與紅軍正勦和白色恐怖，一點不見得比日本帝國主義直接屠殺工農的反動性輕些』。介石爲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對蘇區與紅軍正在進行的包剿和白色恐怖」；我們覺得是不正確的，蔣介石的進攻蘇區與紅軍，不僅是爲着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而是爲着整個帝國主義者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爲着維持國民黨的專政；而是爲着整個中着維持與鞏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殖民地制度。這是附帶的，最主要的是：在這決議案與宣傳大綱上沒有充分的揭破國民黨統治的「賣國」和「辱國」的面目。國民參預了日本武裝佔領滿洲的計劃，命令自己的軍隊無條件的繳械與投降，將華衆給日本帝國主義者蹂躪，虐殺，奸淫與剝削。而事變之後，只有空口抗議，鎮靜的

外交，向國聯乞求，希望美國主持公道，公開的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答應一切日本的要求，解散反日組織與鎮壓反日運動，等等。

由於這些分析上的錯誤與缺點，使得鄂豫皖的黨不能夠迅速的動員最廣大的羣衆來，執行國際的指示『武裝民衆進行民族的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爭取中國民族解放與獨立統一中國，號召推翻出賣民族利益，汚辱民族的國民黨政府，爭取中國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同樣亦是這個錯誤的估計，阻礙着鄂豫皖蘇區內羣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猛烈開展。

最近鄂豫皖蘇區省委的決議（二月十七日）雖然在這方面進了一步，指出了；『目前兩個大戰中，最中心而最迫切的危險就是帝國主義列强進攻蘇聯的反革命戰爭』。指出了：『鄂豫皖蘇區黨目前的最中心的任務就是動員廣大羣衆，準備同帝國主義戰爭，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但是在這個決議中依然有許多原則的，政治的錯誤：

第一、是不正確的市儈式的曲解蘇聯的和平政策：決議上這樣說：

『當然，蘇聯的政策目前是繼續堅持和平政策，爭取帝國主義間的世界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首先爆發這個有利的前途，只有在帝國主義開始侵略無產階級的祖國的利益的時候，才取軍事行動給敵人以迎頭打擊。』

親愛的同志們！了解蘇聯的和平政策爲『爭取帝國主義互相間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首先爆發的政策』，這是極錯誤的市儈式的曲解和平政策。蘇聯的和平政策不僅表現蘇聯不願意進行戰爭（當然，敵人來侵略社會主義的土地時，將給以迎頭痛擊），而且表現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列强間的强盜分贓戰爭。所以在軍縮會議上祇有蘇維埃政府提議澈底的廢除軍備或裁減軍備到最少限度。所以蘇聯的政策不是爭取帝國主義間世界第二次大戰首先爆發，而是爲消滅世界第二次大戰而爭鬥。爲着消滅產生大戰的社會制度——帝國主義是一致的，而在瓜分中國，分配中國富源

二、不了解『帝國主義間矛盾的增漲不但不能夠減輕反而只有增加它們對於蘇聯共同的敵視和反蘇聯的反革命戰爭的準備』，而認爲：

『……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世界大戰也空前的緊張起來。但是由於世界階級矛盾的極端尖銳化，這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互相戰爭雖是到了最後爆發的片刻之間，也是可以忽然彼此妥協，轉過身來對付蘇聯，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不，親愛的同志們！反蘇聯戰爭成爲目前最迫切的危險，不是因爲『帝國主義間的戰爭雖到了最後爆發的片刻之間，也可以忽然彼此妥協，轉過身來對付蘇聯中國與世界革命』，而是因爲『在目前已經在反蘇聯的準備上，在將滿洲造成反蘇聯的軍事根據地上，在掠奪中國民衆壓迫中國革命運動上帝國主義是一致的，而在瓜分中國，分配中國富源

上孕育着開展着帝國主義各國間矛盾」。而是因爲「帝國主義矛盾的尖銳化不能夠減輕而且只有增加他們對於社會主義世界的一致的矛盾」（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決議）將機會主義的偶然論來代替這個眞確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的了解是極有害的，他可以懈怠羣衆的警覺；妨害我們戰鬪的動員羣衆來擁護蘇聯，因爲這不能使羣衆了解反蘇聯戰爭危險的迫切，反使他們可以想到最後的片刻，這忽然的彼此妥協不成功呢？唯此一定忽然彼此妥協麼？……

第三、更危險，更錯誤的是決議中關於國內政治狀況分析的一段，這樣說：

『國民黨政府的遷都洛陽，一方面表示國民黨由於進攻蘇區與紅軍的失敗，已經成爲帝國主義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寧可說是降了級的走狗，不過降級都是地主資產階級所歡迎的。因爲從此在進攻蘇區與紅軍的戰場上主要的火將由帝國主義擔任，而國民黨洛陽政府與其他軍閥政府只擔任偏師的任務。遷都洛陽證明蔣介石以鄂豫皖蘇區爲中心的包圍會勦將加緊執行，同時日本帝國主義的積極進攻武漢，將使鄂豫皖蘇區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衝突。擺在各蘇區，尤其是鄂豫皖蘇區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們快要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衝突』。

首先，這裏對於反動統治的崩潰的程度的估計是過分的，以爲國民黨政府及其他軍閥政府在進攻蘇區紅軍中只擔任偏師的任務。這是不願事實的胡說。遷都洛陽後的國民

黨政府，口頭上說長期的抵抗日本或征討東北僞國，而實際上却以全部力量來進攻鄂豫皖蘇區。汪精衞電詢各省主席清剿計劃，軍事計劃早在蔣介石及其外國的軍事顧問的指揮之下訂立了，三月一日起正在調動軍隊之中，用於進攻鄂豫皖蘇區的武力約在十五師以上，設立了三個清勦司令部（鄂南，鄂東，皖西）（參閱附上各件），可以把牠當做無關重要的偏師麽？不，絕對不能夠的。對於國民黨這個進攻有絲毫的忽視與輕敵將造成極大的罪惡。應該繼續在『一寸土地不讓敵人蹂躪』，『爲保衞土地革命的利益而戰』及『擊破阻礙紅軍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的國民黨反革命軍隊』的口號之下，來將工人農民及一切勞苦羣衆戰鬪的動員起來，擊潰敵人的進攻與獲得的新的勝利。

其次，對於帝國主義的公開干涉與穩祕的干涉的相互關係應該有清析的了解。完全正確的，滿洲事變及上海戰爭表明了帝國主義對於中國革命的直接的武力干涉；同樣正確的就是『中國工農革命運動與帝國主義者的武力，廣大的武裝衝突的整個歷史時候是在前面』。但是假如以爲帝國主義者已經拋棄他們穩祕的干涉方法而不用了，那是錯誤的。斯達林說：

『干涉並不限於運送軍隊，而運送軍隊幷不是干涉的特點……在現代的各種條件之下，帝國主義常願去組織附屬國內部的內戰，財政上資助反革命勢力去反對革命，精神上財政上去援助他們的中國走狗去反對革命，用這些方法來實行干涉』。

在滿洲事變前夜的情況正是如此。在公開干涉開始的現在，帝國主義亦決不會拋棄這個巧妙的方法。所以若說在進攻鄂豫皖蘇區中帝國主義軍隊已經是主力，而國民黨軍隊是偏師是絕對錯誤的。這我們當然，絕不是要大家不去組織，準備，領導武裝民衆的民族的革命戰爭，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武力干涉。相反地，這是目前最切要的。必須即刻進行的行動口號，而不是宣傳的口號。

最後，關於領導的工作與方法的轉變問題，我們覺得不管中央分局與省委在最近有個別嚴重的錯誤，但一般地是執行了正確的黨的路線。不過在下層組織中眞正的對於這個路線的實行還是非常不夠，有許多決議案（特別如中央的反帝決議等）根本沒有想方法去實行。在這裏我們認爲建立各級委員會的集體的領導是必要的。不僅每一個委員會或部要有經常的工作，而且必須要有經常的工作的檢查，執行程度的檢查，爲每一個決議的每一條文的實現而鬥爭。要嚴格的執行各人對於每一個大的或小的問題應該給下級黨部或同志以最詳細的最具體的指導。應該將領導接近隔，支部與羣衆吸收地方的下層工作人員參加有關的問題的討論。用一切方法來改變一切浮泛的紙頭上的領導爲活的具體的領導。這是爭取黨和羣衆工作澈底轉變的必要條件。

（下略）

中央

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

與十九路軍士兵談話的記錄

華嘯

這次十九路軍士兵對日帝國主義軍隊進攻之英勇的抵抗，完全是士兵羣衆自動反日和受民衆革命運動影響的結果。所以這次戰爭是有很大的民族革命戰爭的意義的。

十九路軍的高級長官——蔡廷楷蔣光鼐等絕沒有一點抵抗日帝國主義的決心；相反的，他們不過因爲士兵羣衆反日熱情的勃發，只好跟着裝做抵抗，以便控制他們，同時藉此大做其投機的生意罷了。等到他們和以前馬占山一樣的名利雙收——『民族英雄』的榮銜放在他們頭上，大批的民衆捐款落入他們的荷包中——之後，他們便實行國民黨政府一貫的無抵抗政策，强迫士兵羣衆退出上海，讓日帝國主義軍隊的鐵蹄去蹂躪了。

在日帝國主義軍隊最新式的，極猛烈的飛機大炮轟炸之下，十九路軍士兵的犧牲是很大的。如果我們把『英雄』僅僅解釋做爲民族解放而鬥爭的勇敢的戰士，那麼這次反日戰爭的英雄不是蔡廷楷蔣光鼐等軍閥，而是十九路軍全體的士兵羣衆——尤其是那些在血戰肉搏中犧牲了性命和受了傷的士兵們。

下面是上海一部分外國新聞記者與十九路軍六十一師的五個受傷兵士談話的記錄。這些士兵們不但告訴我們此次十九路軍士兵反日戰爭實際情形的一班，而且用像火焰一

般燃燒着的憎恨將國民黨軍閥的罪惡暴露無遺，同時，工農紅軍和蘇維埃區域的眞相，也從這些士兵的口中如實地描畫出來。可以說，記錄中的每一句話都是士兵羣衆痛苦的經驗之結晶。

讀了這些記錄，我們將更加確信現時中國地主資產階級軍隊之動搖和崩潰。十九路軍——國民黨軍隊最優良的一部分，也在湘鄂贛三省土地革命的浪濤衝擊之下和受此次民旅革命戰爭的洗禮之後，很激劇地動搖起來了。大部分的士兵已經覺醒，他們正在要求擺脫國民黨軍閥的壓迫與控制。

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當前重要任務之一，是努力打進十九路軍及其他國民黨軍隊裏面去，把這些覺悟的士兵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在自己的周圍，使成爲直接摧毀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偉大的力量。

十九路軍以及其他許多國民黨軍隊的士兵羣衆，也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舉起蘇維埃的旗幟，實行革命譯變投入工農紅軍（像不久以前孫連仲二十六路的全體士兵一樣），才是唯一的眞正的出路。

×

×

×

參加反日戰爭的經過

「我們到上海來參加反日戰爭，是違反着中央政府的命令而來的；我們敢於違反最

高政府機關的命令，爲的是我們不怕死！（兵士們一開始就揭露了此次反日戰爭的原動力，而把蔡廷楷蔣光鼐等的『民族英雄的榮銜打得粉碎！）

『在我們未動員之前，長官主張用舉手表決的方法，從我們中間選擇幾千人，組織志願軍來滬參戰（按六十一師原駐南京，滬變煤發後才來上海的），但在事實上沒有一個兵士不高興去打日本，結果是全師都向上海開拔了。

『火車到了眞茹，我們一律下來，在暴風雨的天氣中步行到吳淞。一到吳淞。我們來不及挖掘戰壕，馬上便與日軍接戰，雖然這時候我們因爲路途的跋涉很是疲倦。

『天下着雨，地上積水滿脛：就在這種情境中，我們和日軍相持了兩天。我們隱在附近的竹林裏，躲避日本飛機的轟炸。

『我們的重炮當天就被日機炸毀了。第二天日軍突然衝鋒過來，僅靠兩架手機關槍將他們擊退，步槍是完全失了效力。

『有一天日軍向我們連放一百餘槍，我們沒有一個受傷的。於是我們笑出來了。我們認爲：如果我們也有日軍那樣利害的炮火，那麼盡可在三天之內將日軍完全解決。

『我們很歡喜在雨天作戰，因爲我們脚上穿着草鞋，那是很適宜的。而穿着皮鞋的日本兵對此都大感不便，并且他們的飛機和坦克車也不能自由行動。

『當我們圍住了五六十個日兵時，就用刺刀殺死他們；但如果被圍住的是五六百個

日兵，那我們先殺死他們的一半，然後將其餘的俘虜過來。

『與日軍作戰比對紅軍作戰容易得多了！現在我們與日軍作戰，全上海的民衆都贊助我們，可是以前在江西打紅軍時，所有的人民都贊助紅軍。為什麼十九路軍在江西同紅軍打了一年多的仗沒有出名，而現在僅僅和日軍打了幾天的仗就出名的呢？這因為我們在上海是代表民衆的意志去戰爭的，以前在江西却為反對民衆而戰爭』。（餘略）

蔣介石，蔡廷楷及其他

『蔣介石是軍閥。在這裏，我們不知道究竟誰是軍閥，誰是革命者。

『我們十九路軍曾經拚命去攻打張發奎，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現在他們（張，李，馮，閻）又和蔣介石陳銘樞成好兄弟了。早知今日，當初我們悔不該替他們去拚命的。但從今以後，誰再命令我們自相殘殺，我們決不依從他。

『中國的兵士沒有一個不恨蔣介石的。蔣介石對自己親信部隊的給養要比較優裕，而我們十九路軍的士兵僅有一條薄薄的褲子度過寒冬。

「蔣介石有着訓練得很好的砲兵，現在駐防徐州浦口一帶。他不讓他們開來幫助我們抵抗日軍。

「蔡廷楷的狡猾幷不亞於蔣介石。他們愛的只是錢。從連長一直到蔡廷楷，沒有一個長官是好的。蔡廷楷同樣的是一個軍閥。

「蔡廷楷善於指揮軍隊。身材高大而且勇敢。十九路軍沒有蔡廷楷將無法維持。但蔡廷楷沒有我們士兵也不能生存。

「東三省因張學良不抵抗盡落日軍之手了，張學良的罪惡是值得碎屍萬段的。全國軍隊共計三百萬人，竟讓十九路軍去單獨抵抗日軍。江西的紅軍曾屢次宣言要來上海攻打日本，又被蔣介石阻止着不能來。要紅軍來上海，才眞會把日軍驅逐出境呢！

「長官們時常教訓我們，說「革命的軍隊要不怕死，不愛財」。事實上他們自己不但很怕死，而且愛財如命。

「八十八師八個月未發餉，八十七師三個月未發餉了。士兵每月餉銀規定十元或至多十二元，伙食費就要扣去六元。現在我們除喫飯外，每星期只能領得四毛零用錢。長官們怎樣呢？連長每月薪餉八十元不用說是照發的，幷且還可得額外洋二百元。營長每月餉二百四十元，額外可得五六百元。至於旅長師長則每月可得數千數萬以至數十萬元不等。

『我們所穿的短衫袴和機子由軍中發給，而從餉銀中扣錢。普通只要兩毛半錢就可以買到的一雙襪子，在軍中要做三毛半錢扣除。有時候襪錢早就扣去了，而襪子總是遲的發不下來。（中國軍閥吸吮士兵膏血的方法，也和辛克萊在他的小說中所描寫的美國資本家榨取工人階級的血汗一樣的高妙：那有名的『石炭王』在他的石炭總公司下面附設一爿商店，供給工人以日用必需品，而從工人的工資中扣去比市價昂貴得多的錢）。

『這次上海民衆給我們的捐款不知有幾千幾百萬，各種慰勞品更是堆積如山。但所有這些統被長官們中飽了。捐款由長官存到銀行裏去。罐頭餅干和牛奶把長官們吃得厭了。絨衫絨袴長官們自己穿不得的，就拿去送給親友或廉價出賣。我們分得些什麼呢？兩片和銅元一樣大的餅干和一個蘋菓，還是長官吃剩下來的。（革命的民衆們，你們捐款或購物援助十九路軍抗日的熱情不是付之東流了嗎?!女學校裏的年青的姑娘們，你們用雪白的手趕製『寒衣』慰勞十九路軍士兵的美意，不也是被辜負了嗎?!從此可知民衆的捐助，必須像上海民衆反日會那樣直接交給兵士，才不致落空。而國民黨軍閥——眞爲他們做得出，竟以『吞沒公款』的罪名勾結帝國主義者封閉上海民衆反日會呢!!）

『軍隊中伙食分兩種：長官的伙食非常精美，士兵的伙食則極其惡劣；以前連長是和士兵共食的，現在他們已和高級長官同食了』。

「江西的民衆都是贊助紅軍的。當紅軍從某地撤退時，當地的民衆便完全跟着他們跑掉。等我們到達該地時，他們已去得無影無蹤，所有的糧食也都帶走了。

「與紅軍作戰非常困難，因爲我們得不到米鹽油等等吃的東西。有一次，我們一連五天沒有嘗過鹽，弄得我們簡直支持不下。那時蔡廷楷打電給蔣介石說「我們即使不被敵人殺死，也將因爲渴鹽而死」。蔣介石接電後連忙派七隻飛機運鹽供給我們，我們始得活命。

「在去年五六月那樣溽暑的天氣中，我們親自從田裏收割五穀，磨成粉，把牠背在肩上，然後燒起來吃。那時候每個士兵肩上都要負二十斤重的東西。

「紅軍的土炮雖然不中用，但他們的機關槍和大砲也是很利害的。他們的槍砲全部奪自中央軍的。因爲這個緣故，他們稱中央軍爲「輸送隊」，爲的中央軍送給他們許多軍火。

「與紅軍作戰比與日軍作戰困難得多了。江西地多高山，紅軍對於山路很是熟悉，我們不敢經過那些山路，便只好在懸崖上攀登。但在攀登時又不能一往直前，必須小心翼翼地顧到四方，以免受紅軍的包圍。大部份的中央軍就在這樣的情形中被圍繳的。

「我們進入赤區中，看見滿地都是共產黨的傳單。這些傳單都用俗語寫成，說得蠻有道理。長官們也注意看這些傳單，但不允許我們士兵看得過久。如果那一個士兵拾來一張傳單放在衣袋裏，那他就得槍斃之罪。我們常在竈邊偷閱。以便閱後立即投入竈中去燒燬了。

「紅軍當撤退的時候，會在田野裏插起許多小小的旗子來，上面寫着：「勞苦的兄弟們！你們爲什麼到江西來攻打自己的兄弟——工人和農民的革命軍」？「勞苦民衆不打勞苦民衆」，「士兵不打士兵」……等等詞句。有一次我們在一座小山上和紅軍作戰，時間是深夜，我們忽然聽見對面山上婦人和女子的喊聲：「你們是勞苦的兵士！勞苦兵士不應該攻打像我們這樣的勞苦民衆！你們在白軍中是忍受着飢餓的，到這裏來加入紅軍，你們好有飯喫，這裏還有婦女會慰勞你們，快來和紅軍聯合起來！我們在這裏有眷屬；有土地，你們可以分享的」，「你們替長官打了這麼久的仗，究竟得了些什麼好處？」「殺死自己的長官，攜着槍到這裏來吧！」「我們中間的許多人常被紅軍的這種宣傳所感動，而投到他們那邊去。紅軍還不時派些女子來，臂上纏着紅布，向我們做宣傳工作。一部分已經投降紅軍的弟兄，也祕密地寄信來請我們到那邊去。

「有些地方的民衆燒了豬肉和米飯請我們喫。我們一想起他們都是紅軍方面的人，

使疑心這些食物之中或者已放了毒藥。結果這些食物都送去給紅軍喫了。

「江西的紅軍一共有十萬人，有械的佔半數。

紅軍捉到我們的長官，毫不客氣地殺死他們，而對被俘的士兵則予以優待。殺俘的士兵願意留在那裏的可以無條件編入紅軍，否則發給三元至五元的旅費遣散。

「紅軍中一切都是平等的，長官和士兵喫同樣的東西，穿同樣的衣服。從師長到士兵都發一樣的新餉。

「紅軍作戰往往採取聲東擊西的策略，許多政府的軍隊就這樣被他們擊敗。十九路軍懂得紅軍的這一策略，所以他們總是避免和十九路軍作戰的。雖然如此，我們依然受了很大的損失。

「政府軍隊不熟悉江西的路徑，他們利用AB團（即反共團）做嚮導。因此共產黨痛恨AB團，任何AB團分子被捕獲，都得處死刑。

「蔣介石命令我們燒房子，殺耕牛並收割田裏的五穀來吃，於是我們看見房子就燒，大約有三百里路遠的地方的房子被我們燒成一片焦土。

「在江西圍勦紅軍的政府軍隊極多；他們都仇視民衆，爲的民衆贊助紅軍。政府的軍隊抓到一個人民，就殺他一個；看見一幢房子，就燒他一幢。（從蔣介石到陳獨秀，可是十九路軍的兵士親口證明國民黨政府的他們都罵紅軍是「殺人放火」的「土匪」，

軍隊才眞是殺人放火的土匪，而紅軍是人民的軍隊！）。這樣，民衆就憎恨政府的壓迫到極點。在興國那麼大的一個縣份中，我們竟找不到一點人煙。我們在那裏燒雞和鵝喫，因爲沒有鹽，很難下咽。

『我們相信紅軍是爲民衆而舊鬥的。他們的主要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但南京政府不贊成這個口號，因此派了許多的軍隊去攻打他們。

『我們以前在江西打紅軍，實在是因爲長官强迫的命令。現在我們參加反日戰爭，却完全出乎我們自願。我們希望這次曾得戰敗日軍，那麼以後再不去打紅軍了！』，這是怎樣的一種從血淚中迸發出來的覺悟的呼聲啊！）。

赤區內的一般情形

『在紅軍駐扎的區域中，學校非常的多。學校門口大都橫着一塊匾額，兩旁各掛着一幅旗子：一幅是紅旗，另一幅上面畫着鐮刀與斧頭。校中牆壁上滿貼着各種標語。據說他們在那裏研究社會主義。婦女和女子也念書，她們都認得字。這是赤區的優點。每個鄉村至少有一個學校。自然，那邊的學校外觀上沒有這裏的漂亮。兩間低矮的房間，房中有幾隻桌子和凳子，再加一面黑板在牆上。牆上也掛着許多報紙和書籍。如果沒有橫在門口的那塊匾額，則誰也不知道那是

學校。

『紅軍的組織是很完善的。蘇維埃政府辦事也不錯。婦女都要參加工作：有的編成爲慰勞隊，有的編成爲紅軍洗衣的洗衣隊，更有的擔任偵探和放哨的職務。人民就是人民，這中間是沒有多大差別的。因爲這個原故，政府軍隊時常把許多人民當作紅軍殺了。

『江西的有錢的人統都逃到南昌，九江和漢口去了。留下的只是一些窮人。白晝他們藏在深山裏，黑夜出來和我們作戰。夜間他們在各處呼喊着，彷彿四面八方盡是紅軍。

『地主的土地被農民分配了。地主再也不敢耕種他的土地。不過分得土地的農民恐怕政府軍隊馬上就要來，暫時也不敢去耕種。結果許多土地是荒蕪了。

『窮苦的民衆總是跟在紅軍的後頭跑，爲的是怕政府軍隊到來時，有錢的人會向他們報復。

『每個紅軍的士兵都善於作戰，不怕死。雖然吃得很壞，但長官是和他們同甘苦的。

『政府的軍隊至多只能把赤區包圍起來，阻止其向外發展；但無論如何不能消滅他們。這是不可能的。因爲第一，那邊有很多的高山峻嶺和側徑僻道，陌生人一進去就無

法出來。第二，他們在平時好像都是安居樂業的良民，一旦有戰事，則個個變成紅軍的戰士」。

×　×　×

此外，該外國新聞記者等還和十九路軍一些受傷的最下級的長官談過話。下級長官因爲地位不同的關係，在思想上和士兵有着相當的距離（當然，士兵羣衆本身的覺悟多度也不平均的），可是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和對紅軍蘇維埃的同情，却是一樣的。尤其是有一個姓李的——原在第十六師當班長，滬戰開始後，他打電話給師長請求派兵去助戰，師長不理他，他便約同其他幾個弟兄自動地跑到十九路軍裏來當小兵——他的政治覺悟和文化程度都很高。他說：

「中國的農民和士兵都是很痛苦的。政府不援助我們去攻打日本。日本有猛烈的砲火，但我們有勇敢的人。我不知道英國的民衆是否同情中國民衆的反日運動？（他向英國的記者詢問）。中國的確需要各國民衆的援助。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分中國的第一步。英國的工人同情我們嗎？英國的兵士以至資產階級又是怎樣呢」？

接着他又說：

「爲民與政府之間的戰爭比反日的戰爭更重要。我有一個朋友在彭德懷的部下

做事。彭德懷黃公略在一九二八年只有一千三百人，現在已擴大至三四十萬人（按即把赤衞隊計算在內）。爲什麼紅軍發展得這麼快呢？因爲我們的政府壓迫自己的軍隊和民衆，迫使士兵和貧苦的農民去加入紅軍』。

表示下級長官和士兵之間的差異的，莫過於下面一段有趣味的談話了。有一個姓傅的，一九二四年就開始在唐生智的部下當兵，後來轉到十九路軍中去當下級長官，他本想把這些錢寄回家去，（家在湖南）可是家裏信不通三年之中積蓄了五六百塊錢，他在進行着，結果他去賭博輸了四百塊錢，其餘的錢也就隨便的花了。這次他和外國新聞記者談話，也表示同情於紅軍和蘇維埃，但同時他說了如下的話：『在赤色區域中，正在進行着土地革命。地主的土地必須分配給貧苦的農民。在每塊土地上都插着一個標。標上寫明這塊土地的大小和牠的所有者的名字。農民所有的畝數由蘇維埃政府清清楚楚地登記下來。我想這種政策是好的，但是牠的方法不大好。這是共產主義的方法。我們願意依照三民主義的方法去實行。當然，他們是得到眞正的自由和平等了。但我想一個人不應該把別人的東西據爲己有。富貴和貧窮都是命定的。假使我沒有錢用，我可以向別人借；』，他剛剛說到這裏，躺在他旁邊的一個姓劉的士兵馬上起來反駁他：『胡說！請問有錢的人的錢是從那裏來的？；你知道的，民衆這次捐助我們的款子不下數千萬元，可是你曾分到多少錢？，老實告訴你，我們所得的不過是一點小小的零數，拿來給我們吃

的也只是長官們吃剩了的。難道你不知道在江西的紅軍中長官和士兵的待遇都是一樣的嗎？我們只有一條出路，這就是：共產主義」。

他們便這樣的爭論起來了。

雖然如此，最後他們還是得到同樣的結論：『我們在受傷後只領得兩塊錢的津貼。假定此後我們不能再打仗，就只好回鄉去找老婆。那可眞不得了！我們要求民衆援助我們，因爲我們曾經和日本打過仗啊」！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上海春耕書店出版書目

一九二五 一七 中國大革命史 華崗著 實價一元二角

世界經濟危機 貫雷著 實價 四角

世界經濟地理綱要 哈拉賓著 實價 三角

民族革命原理 伍春夫編 實價 五角

唯物論入門 德波林著 實價 三角

最近出版新書

工農通訊集 實價 四角

論革命轉變 包潑夫著 實價 四角

路光明週報

第三十六期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紅旗週報 三十六期

目錄

以民族的革命戰爭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告民衆書
今年的五一
經濟恐慌中革命的出路
機會主義的職工運動總結
爲創造北方的蘇區而鬥爭
國際無產階級一致擁護中國革命
共產國際執委告西班牙共產黨全體黨員書

■每期定價大洋三分■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以民族的革命戰爭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告民衆書

全中國的工農兵以及一切勞苦民衆們！

日本帝國主義在北方自從佔領哈爾濱之後，現在更沿着中東路，向着蘇聯的邊界進攻，並且組織白俄與土匪隊伍，向着蘇聯不斷的挑釁，以引起反蘇聯的戰爭。在南方，日本帝國主義自從佔領上海吳淞等地之後，現在更調兵遣將，向着揚子江上游的重要通商口岸，如像南京，九江，漢口等地，預備以新的武裝的行動，佔領新的城市，來更進一步的瓜分中國！

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的這一積極行動，是得到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同情與贊助的。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強盜們，尤其是英法美三國，現在正在經過國際聯盟這一強盜集團，和他們在工人階級中的走狗，社會民主黨，動員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協同日本帝國主義的先鋒步隊，來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強盜們深切的了解，只有消滅全世界唯一反帝國主義的蘇聯，他們才能平靜地去併吞中國！

帝國主義的走狗，地主資產階級的中國國民黨政府，當然也同樣積極地幫助着他們的主人，進行反蘇聯的工作。在全中國民衆熱烈地要求與蘇聯恢復邦交之下，國民黨却在帝國主義的强盜集團國際聯盟的前面立誓，願意把中國的東三省蒙古以及一切重要區域交給帝國主義，爲帝國主義强盜們進攻蘇聯的先鋒步隊！

帝國主義者瓜分中國，而且用盡一切力量幫助他們，掃除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障礙物——全中國民衆反帝的革命運動，與全中國民衆自己的反帝的蘇維埃政府。自從東三省失陷、上海被佔領以來，國民黨唯一的努力，就是直接在帝國主義幫助之下，逮捕與屠殺反日的革命民衆與封閉反日的革命團體，并且把幾十萬軍隊去包圍與進攻中國的工農紅軍，使他們不致出來同帝國主義的武裝力量，實行決死的鬥爭！

全中國的民衆們！在目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如此緊急的關頭，全世界資產階級的走狗，社會民主黨，以及一切中國反革命的派別，改組派，國家主義派第三黨以及托陳取消派等，都異口同聲地高唱縮減軍備與反對戰爭，散佈各種各樣和平主義的欺騙宣傳，使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與勞苦民衆，能夠很『和平』的讓帝國主義去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讓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很『和平』的去『圍勦』中國的蘇區與紅軍！

全中國的民衆們！上海十九路軍的士兵與東北的義勇軍，尤其是中國蘇維埃區域內千百萬的工農紅軍，已經告訴我們，在帝國主義積極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的戰爭中間，在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積極的進攻中國革命，尤其是進攻中國的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的時候，我們的唯一回答，是戰爭不是和平。只有全中國的民衆，自動武裝起來，組織游擊隊，義勇軍，創造民衆自己的武裝隊伍，工農紅軍，在民衆自己的政府的指揮之下，與日本帝國主義以及一切帝國主義進行民族的革命戰爭，我們才能保護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我們才能取得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

全中國的民衆們！拿民族的革命戰爭，去回答帝國主義的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呵！

全中國的民衆們！拿民族的革命戰爭，去粉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對於中國革命力量，尤其是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的進攻呵！

全中國的民衆們！拿民族的革命戰爭，去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爭取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呵！

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與殖民地勞苦民衆聯合起來

勝利是我們的！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四月五日

今年的五一

今年的五一，是歷史上偉大的五一的一年！

今年五一的偉大，表現在：

一　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四年完成』底任務的開始。勝利的建設的蘇聯社會主義猛烈的發展，不僅在蘇聯國內消滅着資本主義的富農這一階級，而且在整個世界中將要加速的使腐朽崩潰的資本主義，失去其兩個世界對抗的存在。

二　世界經濟，正在今年勝利的完成起來（而且超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決定，又已進行其任務的刻與嚴重。不論由美國到日本，生產的減少，一般的由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不論由西方到東方，幾千萬由工廠拋到街頭的失業工人的數目，驚人增長；革命危機的發展，不僅鬥爭銳利的德國更加成熟，即日美英法也更增加其嚴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風暴，更震盪澎湃着全球。

三　世界經濟危機的加深與許多國家財政破產之恐慌、嚴重的引起世界帝國主義矛盾之尖銳化。法德的衝突，意法的矛盾，法美的對抗，日美、英美的鬥爭，爲爭奪殖民地上，世界市場上，都表現其銳利與嚴重；特別在東方瓜分中國問題的爭奪上，更加重

太平洋世界第二次大戰發動的危險。

四 然而『由於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和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危機之尖銳化，使反蘇聯的武裝干涉的危險成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直接危險一，帝國主義間矛盾的尖銳，都不會阻止而是加速着反蘇聯大戰的準備與帝國主義列强的聯合之過程，絲毫不會減輕反蘇聯的瘋狂運動，從日本對滿洲實行武裝干涉之日起，以及最近多腦河的運動，國際聯盟會議，軍縮會議，四强會議，日本瘋狂般的向北滿和中東路的進攻，幫助白俄向俄境的襲擊，各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急進等等，這都是反蘇聯大戰的準備，已經進到了新的更嚴重的階段。

五 世界經濟危機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成功，推動了中國革命偉大的勝利：造成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日益鞏固和擴大的工農兵蘇維埃的政權中，無數次戰勝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的紅軍中，無產階級領導權都已鞏固起來，樹立了全中國蘇維埃有陣地的鞏固的向一省數省的重要中心城市發展，共和國的臨時中央政府，在南中國奠定了擴大了紅軍蘇維埃的基礎，北中國也正在孕育生長蘇維埃與紅軍，蘇維埃與紅軍全中國革命的工農勞苦羣衆唯一擁護的旗幟，解放的領導。這就不能不使國民黨政權日益縮小，迅速的走到累進式的崩潰與瓦解。

六 由於勝利的蘇維埃紅軍的鞏固發展，由於羣衆生活的惡化到餓死水平線上，由

於普遍深入全中國的經濟破產與災荒，由於中外資本家殘酷的剝削與進攻，由於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進攻革命的急進與狂暴，由於國民黨污辱民族出賣民族的投降帝國主義猛烈的開展着革命怒潮的高漲；工人經濟政治罷工鬥爭反帝反國民黨鬥爭的領導的堅持性頑強性的增強與進攻；農民災民空前的騷動以至游擊戰爭的激急開展；士兵反國民黨反軍閥反帝情緒的高漲與全動搖變投入紅軍的高漲；城市小資產階級露骨的反國民黨態度的增長。革命形勢的高漲，一切事變的發展，使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變動，而有利於工農。

七 因爲革命的領導都在各方革命力量中發展和鞏固，尤其蘇維埃紅軍成爲中國革命主要的標誌，由於共產黨布爾塞維克路線的領導，工人階級和勞苦農民羣衆革命積極性狂猛的增長，這就不能不使國民黨軍閥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別爲着挽救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向革命領導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作瘋狂般的進攻。國民黨蔣介石和陳濟棠等各派軍閥調集三十師以上的兵力和所有地主豪紳的民團向江西中央蘇區的進攻，蔣介石調集數十個部隊向湘鄂西蘇區進攻，集中湖北和動員四川反動部隊向鄂豫皖蘇區進攻，集中全力及在「勦滅共匪」的口號之下，一致的抽調反動武裝向各蘇區紅軍進攻，爲的是企圖消滅無產階級所領導的工農兵的政權；中外資本家一致的殘酷的進攻和屠殺鬥爭的工人，拋棄無救

萬的工人到街頭，飢餓，失業，與死亡，爲的是打擊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猛烈的鎮壓本國反帝的羣衆，和爲死中求生的災民和農民等一切革命派別的鬥爭，騙的是擴發工人階級與廣大農民等古羣衆的聯合　黃色工會官僚以及一切反革命的破壞工人罷工，農民爭取土地，廣大羣衆反帝鬥爭與白色恐怖的摧殘，爲的是企圖緩和對蘇維埃政權鬥爭的決心。國民黨軍閥以及一切反動階級對革命的進攻，完全爲的是爲着帝國主義由東方進攻蘇聯做清道夫，爲的企圖盡其造成隔絕其死亡的統治，爲的是爲的企圖蓋其造成隔絕蘇聯與蘇維埃中間的有力的屏障。然而在日益發展的中國革命前，它暴露了自己的無能，向蘇區新的進攻，繼續不斷的遭受新的失敗，蘇維埃紅軍在千百萬廣大羣衆擁護之下，不斷的獲得新的勝利和發展，全國蓬勃的工人階級的鬥爭，反帝運動的怒潮，農民鬥爭的擴大，士兵譁變投入紅軍的潮流，隨着蘇維埃紅軍蘇維埃的發展而更加開展，紅軍蘇維埃的勝利，亦在工農廣大羣衆的鬥爭怒潮中，更擴大和鞏固起來。這就不能不使帝國主義直接的公開的進攻中國革命不可分離的任務都放到自己肩負上去。日本和一切帝國主義在國際聯盟組織之下，瘋狂般的由滿洲，而上海，又向廣州，漢口進攻，最明顯的爲的是向集中的工人階級羣衆，爲的是企圖包圍封鎖中國的蘇維埃，同時爲的是幫助和督促正在進攻中國蘇維埃的國民黨軍閥。

今年的五一，是在兩個世界的對立，兩個政權的決鬥，走到革命與反革命決死鬥爭的環境中。

今年的五一，是在革命大風暴的前夜。

今年的五一，確是歷史上偉大的五一的一年！

今年五一的客觀的條件，對於中國黨的工作是最順利的；今年五一的鬥爭，是黨極嚴重的鬥爭的任務！

這個嚴重鬪爭任務的完成，這個有利客觀條件的利用，完全是靠我們黨能否進行堅決的領導與頑强的工作。

全黨必須正確的去了解今年五一的環境，是需要黨『造成下層的擴大的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列强擴大的反蘇聯戰線，反對瓜分中國。共產黨應當拿滿洲衝突的具體例子，去揭破國聯的帝國主義强盜性，揭破社會法西斯蒂的卑鄙的反蘇聯挑釁的作用。必須向勞動羣衆說明，反蘇聯的武裝干涉的準備，現在是更大的戰線上進行着，並且先用反中國的武裝干涉方法來實現着』（共產國際雜誌社論），『去動員千百萬廣大的工農羣衆去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反對世界大戰，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反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進攻中國革命』，尤其是蘇維埃與紅軍。把千百萬廣大工農羣衆圍結在我們『擁護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用革命民族戰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擁護蘇聯』，

帝國主義」，「以革命戰爭粉碎國民黨對蘇維埃紅軍的新進攻，「民衆自動武裝起來打倒出賣民族利益的國民黨」，「爭取湘鄂贛的首先勝利」的口號下而鬥爭（中決議）。

今年五一順利的環境，與黨鬥爭的任務，都已確定了。偉大五一鬥爭任務夠完成，鎖鑰是在整個黨的領導的手裏。

嚴重的有計劃的準備五一工作，對於黨，團，的是否能動力的蘇維埃紅軍應當是偉大的鬥爭任務，是鬥爭工作的準備，首先是要檢查自己的隊伍能否眞正成爲羣衆經濟的政治的鬥爭的革命高潮中階級鬥爭的領導者。中央已經指示了全黨中心任務和工作計劃，需要全黨立即眞正切實的討論；深入到支部，動員黨，所有的細胞，深入到羣衆中去鼓動，組織和領導，去動員千百萬廣大羣衆從常利益的鬥爭，走到爲黨的政治領導而鬥爭，爲五一紀念而鬥爭。要使今年五，成爲眞實的偉大的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進攻中國革命，特別反對蘇維埃紅軍新的進攻，武裝千百萬工農羣衆與蘇維埃紅軍一致的進行革命戰爭，粉碎統治，打倒日本以及一切帝國主義，武裝保衛蘇聯，保衛中國革命，爭取實現一先勝利的一個新的偉大節日！

在實踐工作中集中火力反對黨內主要危險的右傾，打擊空喊五一鬥爭的左傾傾向，反對對左右傾的自由主義的鬥爭，是五一鬥爭任務完成的有力保障。黨必須作無情的不調和的加緊兩條戰線在實際工作中的鬥爭！

整個的世界，整個的中國，都是在革命洶湧的潮流中，五一偉大的今年，要算黨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的去爭取！

四月五日

經濟恐慌中革命的出路

——職工國際第八次全會總結——

明遠

將近二年以前的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大會，就曾指明世界經濟危機已達極端，革命運動飛速發展，資本進攻日趨嚴重，而階級鬥爭已達高度的赤色職工運動的總路線是：大胆的領導，與獨立的組織經濟罷工；在階級大會所決定的國家，應創造獨立的革命職工運動。

從第五次大會起，到職工國際第八次執委會議止，這一年多中間，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內的生業隊伍，增加了一千四百萬人，合計以前的，共爲四千萬！農民廣泛的破產，

財政普遍的恐慌，就是經濟基礎比較穩固的法國財政資本，現在也急速的動搖起來了。

在這危機中，資產階級努力想用戰爭和普遍降低廣大勞動羣衆的生活水平，來挽救他自己的運命。進攻中國，武裝干與蘇聯，在軍縮會議掩蓋下，實行擴張軍備，這些都是證明資產階級日漸明顯的欲用「戰爭」爲主要方法，來解除經濟危機。同時，他向工人階級加緊進攻，降低其生活水平，嚴厲的壓迫一切革命組織，成了今日資本主義尋求生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路線。

工資的降落，自五次大會以來，從百分之十二，一直降落到百分之三十五。德國在一年中，魯爾區域的煤鑛工人兩次減薪，各省五金工人三次減薪。尤其是爲時代特徵的，乃是資產階級向工人進攻的方式極其多樣了：羣衆生活的實際降落，不只在減少工資，大批開除。與減少失業救濟費的方面；還在於廣泛的使熟練工人降爲普通工人，每週工作的總時間減少，生活品昂貴起來，增加新稅，濫發紙幣等等上面。二年來，美國工人的工資減低百分之廿七，英國百分之廿，日本百分之三十五！

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自第五次大會以來，日趨緊張了。這恰給予那種流行的理論，說在經濟危機時期，經濟鬥爭不會得到結果的，加以重大打擊。四萬五金工人罷工，魯爾六萬鑛工罷工，柏林的十六，法國十二萬紡織工人罷工，美英法的鑛工罷工潮等等，都是顯明的例子。

除罷工外，羣衆鬥爭的表現，還有從別的或新的方式上表現出來的：如停工不出廠，鬥爭中失業工人與在業工人互相聯系，罷工先從一部份作坊開始，然後依次及於整個產業，在廠內集會示威，爆發罷工時，利用了各種各樣的原因……這些都是說明羣衆不滿情緒的高漲和鬥爭能力的加强。

現時經濟鬥爭中，具有極重要特性的一點，就是革命職工運動的擴大。在革命發展最顯著的波蘭，德國，捷克諸國，大部份罷工是由革命職工會所領導的。其次，在某些罷工中，赤色工會是懂得了運用實際的罷工策略：如像波京凡索維的電車罷工，波蘭的赤色工會建立了極廣大羣衆的下層統一戰線，因而衝破了法西斯蒂的白色鎮壓，獲得了積極的結果。

然而，從整個革命職工運動看來，他對於資產階級的進攻，還沒有組織成功一個充分的反抗力量。如在英國法國，對於減少工資，很少大批開除工人，減少失業救濟費，很少聽到勞動羣衆的抵抗。大部份赤色工會和革命職工反對派，還沒有懂得有方法有系統的去組織日常經濟鬥爭，還是聽任鬥爭自發，做鬥爭的尾巴，等待工人自己走上鬥爭！還不懂得赤色工會獨立的領導經濟鬥爭之重要。在失業恐慌的前面，認爲經濟鬥爭是難提出的！把宣傳鼓動工作，代替了系統的經常的直接行動；沒有從鬥爭中去組織在產業裏的工人。就在這些事實中，限制了鬥爭的發展，這是由於對於工人羣衆鬥爭的可能性估

量不足，與害怕罷工的右傾觀點造成的。雖然經驗已經明白指示：在目前情況下，羣衆不願鬥爭，說經濟鬥爭在恐慌時期是必然失敗的，還不能克服機會主義的傾向，與成立鬥爭組織及獲得鬥爭勝利之可能，然而在革命工會中的許多戰鬥員，因此，他們怕組織罷工。這一右傾機會主義傾向，害怕罷工，是目前職工運動中最主要的危險；而他却每每以「左」的辭句來遮蓋着，說甚麼眼前的情況，工人情願政治鬥爭而不願經濟罷工！

這種害怕罷工的機會主義傾向，由於另一種錯誤而又危險的傾向之存在，即不在廣大產業工人羣衆中作充分準備，就要號召罷工的「左」傾傾向之存在，使他更容易長成起來。因爲在不作充分準備即號召罷工的情況下，顯然只會吸引很少數的工人先進隊伍來參加行動，而其結果，大半是會弄到失敗的。

從革命職工運動的行列中，排除消滅這一切機會主義傾向，由赤色工會與革命反對派，獨立的去組織和領導工人鬥爭，實是絕對的必要。

最近期間，波蘭，德國，與捷克的經驗告訴我們，要想擴大經濟鬥爭，主要是要看我們能否很巧妙的在準備和組織鬥爭時，使改良主義工會下面的羣衆，離開他們的黃色首領；要看我們是否能在工人日常要求的基礎上，去建立起產業裏的下層統一戰線來。

革命工會還沒有把他們的行動基礎放在產業裏，他們主要的還是從產業外面去領導

工會工作。在有些國內，工廠中的赤色工會小組，誠然創立了一些（如在德國有四千工會小組，提克也有六百）；但許多仍停滯在消極的不動中，同產業的聯系也不很好，與產業的聯系薄弱，這是對羣衆鬥爭的可能性估量不足的根源；由這缺點出發，於是對部份的罷工也估量不足，因爲組織這種罷工，是必須了解產業中工人的情緒與具體要求才成的，必須從這基礎上，才有可能構成一般要求條件，以及形成具體的要求綱領。這一切弱點，是組織反資本進攻的鬥爭所以不充分的主要原因之一。

×　×　×

經濟危機之加深，與革命運動之發展，加强了第二國際以及亞姆斯特丹國際爲保證資產階級從危機中挽救出來的努力。資產階級要解決經濟危機，求得自己出路，只有降低最大羣衆的生活水平；故社會法西斯蒂（這個資產階級的主要的社會支持）便用盡一切努力來阻止、破壞羣衆對於這個進攻的抵抗。

雖然危機加深，或者說，正因爲危機的深入，也日趨擴大了。所以社會法西斯蒂的官僚工會，認爲必須配合公開的叛逆與「左」的代替的原因。他們極力想把羣衆控制住，不讓他走向鬥爭，於是製造出「爲害較輕」的理論，說與其鬥爭，不如在工會特喊出勞資的「休戚相關」，以爲工人「統一戰線」的欺騙來對付工人，這就是所以在法國紡織業與美國鑛工的罷工中，官僚工赤色工會作用，也日趨擴大了。

資較少的條件下工作，因爲罷工會加重經濟的恐慌，而失掉工作。社會法西斯蒂，又把資本的進攻，當做「國家資本主義的勝利又前進了一步」看待，說他是「社會主義的一部份」，企圖用這些詭辯來制止工人的反抗。

革命的職工運動的主要弱點，就在未能打破這些詭計。目前共產黨和革命工會的主要任務，是要組織羣衆鬥爭，揭穿社會法西斯蒂黨派及其官僚工會，暴露「左」的欺騙和「左」的變化的原形。使他們和羣衆隔離。

要克服那種右傾的錯誤信念，以爲經濟危機和羣衆失業的加强，使鬥爭更困難了。要組織部份的罷工，把這些罷工擴大起來，繼續去吸引工人中新的成份來加入鬥爭。事實告訴我們：何處是羣衆鬥爭受了經濟危機之最强烈的刺激，何處便易於抵抗住資產階級的壓迫與進攻，而將羣衆鬥爭變成爲無產階級的反攻。在波蘭，因爲革命職工反對派的努力，大胆的組織了部份的或較大規模的經濟鬥爭，終於衝破了法西斯蒂的白色恐怖，與社會法西斯蒂的背叛；在大部份鬥爭中（百分之八十一的鬥爭中），得着了部份的或全部的勝利。而其政治罷工，更提高了羣衆鬥爭的能力。

×　×

職工國際第八次會議，所給予的各國支部的中心任務是：大胆的展開各種形式的經濟鬥爭，細心的去佈置這一鬥爭，鞏固獨立的革命職工運動，在眞正廣大羣衆基礎上，

×

建立赤色工會和革命職工反對派，這樣去擴大與組織職工運動。

爲達到這項目的，必須加强自己在產業中的影響，要在黃色工會內面實現轉變的工作，正確而廣泛的執行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因此，應當用各種方式去動員羣衆，從產業工人中最基本的日常要求做起；有時，那怕只是一個鐘頭的罷工，一個作坊的罷工，或是各部份先後「聯珠式」的罷工，以至一個不滿的表示，或一個抗議，所有這一切，都要不斷的去進行，這實在是將要來到的廣大經濟鬥爭的最好準備工作。堅決的爲着羣衆罷工，這是問題的中心。

從鬪爭中去建立廣大羣衆的下層統一戰線，是再沒有比目前更必要而且可能的了。工人階級的最上層，他們從來自信不會受到生活條件影響的，現在也感到了資本進攻的打擊。正因爲如此，所以羣衆是普遍的革命化；在改良主義工會影響下的羣衆，也表示出非常的動搖。在這情形底下，必須大胆的向黃色工會的產業分會或其工廠委員會，提出共同鬥爭的建議，當然，要仍保留召集全體工人討論鬪爭組織的形式和方法的權利。特別是在產業中，唯一的要爲着鬥爭而建立下層統一戰線，這是赤色職工國際各國支部在組織統一戰線問題中的基本路線。

要在階級鬪爭的基礎上，實現工會的統一，提出統一戰線問題；在消滅社會法西斯蒂對於羣衆影響的

有組織的工人羣衆，漸漸不滿意於社會法西斯蒂的政治領導，而反對他了。正因爲如此，所以職工反對派的任務是擴大了；他不但要是一個反對派，他應該成爲黃色工會中一種獨立的力量；他不當自限於批評與暴露黃色領導機關的背叛工人利益而已，他要起來擔負着組織工會羣衆爲自己要求而鬥爭的責任。這樣去使羣衆脫離社會法西斯蒂的影響，把羣衆放到自己的領導下來。

×　×

要想動員廣大羣衆，反抗資本的進攻，爭取革命的出路，在目前形勢下，若不能組織千百萬失業工人的鬥爭，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失業工人與在業工人鬥爭的聯系，成了目前職工運動中的主要問題。關於這一問題，我們不當把他停留在純粹簡單的保護失業的運動上，他應當是用各種鬥爭方式，去動員廣大失業工人，作示威，街市戰，佔領公共房屋，抗拒從住房內被趕出去等，這樣去組織失業羣衆到鬥爭中來。還有更重要的，便是在在業工人的鬥爭組織中，提出失業工人的要求。

×　×

職工國際第八次會議，認爲他的各國支部，目前最主要的領導路線應該是：發展與加強獨立的革命職工運動。同時，也就必須加强黨對於赤色工會的領導，建立黨和工會中間的正確的布爾塞維克關係。我們常常還看見黨的組織命令工會，代替工會，而不是

經過黨團作用去領導工會，另一方面，我們又發見最機會主義的意見，說黨只管經濟鬥爭。黨應該展開布爾塞維克的火線，向着各種不正確傾向進攻，造出眞能行動的黨團，在各赤色工會與各革命職工反對派中，保證在非黨的廣大職工運動戰鬥員中，建立很好的核心。

此外，在階級鬪爭同着經濟危機之加深與資本進攻之緊迫而發展起來時，政治罷工的問題，也放在目前職工運動的主要議事日程上。第八次會議，又討論了加强國際工廠委員會工作的問題。這一工作因爲革命職工運動力量的聯合，與工人經濟鬥爭的國際化，現在是更加迫切了。

第八次會議，決定組織無產階級的反攻，創造羣衆的革命職工運動，保證與促進從世界危機中求得革命出路之實現。同時，在動員羣衆，爲求得革命出路而鬥爭的進行中，必需加緊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功。

四月五日

機會主義的職工運動總結

——批評中央職工部的報告——一九三一年職工運動的總結

謝康

在這個報告裏仲甫同志的職工運動機會主義的總結。報告的一開始仲甫同志就以資產階級辯護者的態度，創造了一個「對日經濟絕交痛苦論」，作了「對日經濟絕交痛苦」之下，作爲一個附帶東西。雖然推動工人階級的鬥爭不斷的向前發展』的主要動力，將『反帝運動的高漲，紅軍和蘇維埃的勝利與發展』，在『因此推動工人鬥爭的條件僅僅是如此。

『但在另一方面，資本家與國民黨帝國主義更加聯合一致來壓迫工人的鬪爭，更加採用一切的暴力與殘酷的方法來鎮壓鬥爭的工人，黃色工會更與資本家國民黨打成一片來破壞工人的鬪爭，因此，使鬥爭遇着很大的困難，罷工的失敗經常威脅着壓迫要求鬥爭的工人，赤色工會還沒有來得及準備羣衆的力量去克服客觀上所給予的這一切困難』。『試問在工人羣衆一方面，在赤色工會一方面是不是能夠對付資本家國民黨這一切的進攻呢？』

所以『目前的形勢是：工人的鬥爭更困難了』，『同時工人羣衆絕不願意玩弄罷工』，『并在工人中還流行着「等人家勝利之後再說」的情緒』，『在工人中還保存一些「合法」觀念，比如：以怠工來代替罷工（因爲怕罷工犯法更大），

以退職來代替反日罷工，在罷工後宣佈「嚴守秩序」，「靜候解決」，「不作軌外行動」……工人中這許多缺點，表示黃色綱領在羣衆中還沒有完全爲羣衆所拋棄，是許多鬥爭失敗的重要原因』，『鬥爭的大部分是失敗的，尤其是那些主要的產業工人的罷工和怠工……工人經過武裝衝突及屠殺之後，……鬥爭更擴大的是沒有，都是工人散漫，沒有繼起的領導者，由國民黨包辦來解決。這是我們統計最近幾個月來的工人鬥爭所得的結論』。

『目前最主要的就是赤色工會的正確領導，和羣衆的組織力量，去衝破客觀上一切的困難，打開階級鬥爭的順利的前途』。

這就是仲篪同志告訴我們目前工人鬥爭的形勢和黨與赤色工會的任務的眞實的內容。這是一九三一年的職工運動的總結嗎？不是的，這是澈頭澈尾的機會主義，這裏完全暴露了仲篪同志對於革命形勢的估量不足，對於資本進攻的投降屈服，對於工人高漲着的鬥爭加以汚蔑，降低了黨與赤色工會的任務。這與目前中央的路線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仲篪同志以爲我曲解了他的報告，他曾經指出了目前『鬥爭的推動力更偉大了，在羣衆中醞藏着革命鬥爭的內容，更豐富了普遍了』，『國民黨資本家向工人階級的進攻，是遇着了工人羣衆不斷的反抗的』，『工人鬥爭的反攻帶着了更多的進攻的性質』等等一切，不錯，這是事實，但這些事實如果在仲篪同志上面所說的一切問題之下，就成爲

不可能的。

指出仲篤同志的錯誤，首先要回答推動工人鬥爭的動力是什麼？

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偉大的成功，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危機和革命危機的加深，是推動中國無產階級鬥爭的國際條件，在中國國民經濟的浩劫，資本的進攻，工人生活的惡化使無產階級從失業死亡中決定了自己鬥爭的出路。蘇維埃紅軍光榮的勝利與發展，蘇維埃政府的成立，引起了全國無產階級極大的興奮，給了工人階級指出了解放自己的道路。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進攻中國革命的急進，國民黨投降帝國主義，及其統治的崩潰，反帝運動的高漲。這些是決定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三個主要因素。中央指出「國際與國內的經濟與政治的環境決定了目前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的有力的高漲」，共產國際十一次擴大會指出「從土地革命生長出來的蘇維埃紅軍，正在以蘇區的具體經驗，引起產業中心的工人與農民羣衆來加入鬬爭」。可惜這些問題是沒有被仲篤同志所了解的。他不但將紅軍蘇維埃的勝利與發展，反帝運動的高漲作了一個附屬物，并且將經濟恐慌，資本進攻，都會歸結到抵制日貨上去（在另一文件仲篤同志曾說到由抵制日貨所產生的經濟恐慌之一切痛苦），這種說明，其作用只有來否認決定工人鬥爭高漲的主動力，實際上替資本家作了藉口反日壓迫剝削工人的辯護。這樣必然走到拋棄擁護蘇聯擁護紅軍蘇維埃的任務，放棄反帝運動與抵貨的鬥爭。在仲篤同志領導滬西的工作中，這些錯誤

，在事實已經表現的非常明顯。

爲什麼仲篤同志要這樣說呢？因爲他曾經認爲日本帝國主義掠奪滿洲，是爲得「解決懸案」，是中國革命失敗的結果，紅軍蘇維埃的發展，兩個政權的對立，他是看不見的。他曾經說國民黨的工廠法不是絕對壓迫工人的，蘇維埃的勞動法，可以當作鬥爭的「參考材料」，他曾經與中央爭論過，說目前工人的鬥爭現在是防禦的鬥爭。他對於革命形勢是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估量，這種革命形勢的估量不足，是仲篤同志在全總中央職工部機會主義領導中的一切錯誤的根源。可惜仲篤同志雖然承認了他的錯誤，但他的錯誤的根源在那裏？（見給思美的信及我的錯誤）直至現在尚不求他的根源，是仲篤同志在資本進攻之下投降屈服，對於革命形勢的悲觀失望的估計出發，他對於工人鬥爭加以可恥的汚蔑，難道工人階級眞正如仲篤同志所說那樣嗎？中央在爲職工運動致同志的信中指出：

「中國無產階級的最主要的隊伍（上海的紡織工人，市政工人，印刷工人，唐山的鑛工，天津的市政工人與紡織工人，津浦與北甯路的鐵路工人，外洋與長江船的海員，四川的鹽井工人與紡織工人），都捲入於洶湧的罷工浪潮之中，在許多產業部門之中爆發產業的同盟罷工（上海絲廠，招商局海員，唐山五礦，津浦鐵路工人等），在別的一些部門之中正在成熟着（如上海天津的紗廠

與市政工人）對於國民黨政府機關，資本家黃色工會的一致進攻，工人階級正以自己的反攻與進攻來回答，罷工的浪潮粉碎了國民黨政府接一連二的禁止罷工的命令，衝破了警察的彈壓與黃色工會官僚的破壞而在全中國的重要產業中心與部門中震蕩着。鬥爭帶着極大的堅決性，堅持性與頑強性，常常與警察肉搏與衝突。……在許多罷工中得到了勝利或者部份的勝利（北寧路唐山五鑛等等），一切經濟鬥爭都帶着很尖銳的政治性質，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在個別的城市中爆發了反日的總同盟罷工（太原）……」

如果還要些統計來證明的話，那末我們最好就用仲甄同志自己所舉的鬥爭表來看一下。表中五十七件鬥爭中，除了正在相持的二件，無結果的七件，不明白的八件外，有二十六次得到了勝利比失敗還要多的。如果說『尤其是那些主要產業工人的罷工和怠工，勝利是很少的，不但得不出『大部份是失敗的』的結論，而恰恰是勝利，那末唐山，兵工廠，招商局，膠濟，北甯，俄皇后船塢工人的鬥爭是得到了勝利，如果說工人是沒有放棄黃色綱領及合法觀念，那末在五十七次鬥爭中，却主要的是罷工怠工與巡捕警察衝突，以及打國民黨黨部。如果說，工人衝突與屠殺之後，都渙散了，那末兵工廠的工人搗毀國民黨機關，孝義兵工廠持手溜彈與保衛團衝突，而却得到勝利。難道問題還不清楚嗎？

然而仲篤同志却作出了一個相反的結論，在目前工人階級洶湧的罷工浪潮中將鞏與赤色工會組織和擴大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的罷工，發展產業的同盟罷工，爭取工人罷工運動的領導，組織廣大的羣衆到赤色工會中，奪取黃色工會的會員羣衆，組織失業工人的鬥爭等，戰鬥的任務，完全取消，而代以「衝破客觀上一切困難！」這種機會主義路線，必須予以嚴重的打擊，是一刻也不能允許的存留的。

仲篤同志根據他一貫的機會主義的路線，在報告中又告訴了下面的一些問題：

仲篤同志怎樣告訴我們去領導罷工呢？他說公共汽車的罷工失敗，是「資本家破壞罷工，是給我們很難解決的困難」。他的報告上說：『比如有許多罷工的利害，是要在工人的罷工醞釀了幾個月至半年，當工人已經決定罷工的時候，才來進行。報告上說：『比如有許多罷工之前進行某些必要已經醞釀了幾個月至半年，當工人已決定罷工，要工人有幾天在罷工的準備工作，這完全不是等待主義』。這裏明顯的告訴了我們在資本家破壞罷工的利害是不能抵抗的，我們要去爭取工人罷工的領導，領導工人堅持罷工是困難的，而且這些困難是不能解決的。不管工人的罷工醞釀了幾個月，甚至半年，我們的準備工作要等工人已決定罷工之後！的確這不是「等待主義」，這是一個取消罷工，放棄罷工的領導的

報告中告訴我們：赤色工會的組織是：『企業中的幹部，能夠執行我們的路線的是非常之少』，喪失支部的原因，『或者是同志會員的消極』，將領導機關，不去鞏固工會支部，仲篤也曾發展過建立赤色工會的理論，他說因爲赤色工會的小組『色彩太紅』，使羣衆更怕和我們接近，赤色工會聯絡好的工人去拜把子，鬥爭勝利之後要注意羣衆的驕傲……』許多奇怪的理論，我們只指出仲篤同志從建立第三種工會的理論起以至提議將工聯取消，把人送到黨內去工作，承認滬西工反就是赤色工會等止，一貫的是想取消赤色工會的獨立存在。

關於奪取黃色工會的羣衆，建立反對派的工作，報告中並沒有告訴我們些什麼，黃色工會作什麼？是不曉得的，爭取黃色工會會員到赤色工會方面的工作，是沒有提出，相反的仲篤同志會經提出要將我們所領導××的罷工委員會去加入黃色工會，把我們的羣衆送到黃色工會中去。

這就是報告中告訴我們的罷工，赤色工會，奪取黃色工會的羣衆的一些問題。

不必再去數這些不能數清的錯誤，很明顯的職工部仲篤同志在這一報告裏表現出，對於革命形勢的估量不足，對於工人鬥爭悲觀右傾的估計，對於資產階級投降，走到純取消罷工，取消赤色工會向黃色工會投降屈服。以至最近仲篤同志在滬西工作中走到

粹的工團主義，經濟主義，放棄了政治鬥爭，放棄武裝工人，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任務，而天天在米袋裏兜圈子。報告中也明顯的告訴了我們，而仲篪同志認爲從工人的示威，包圍，武裝衝突中去武裝工人是不行的，而是要『有系統的向工人提議』。澎湃的高漲着反帝的怒潮，全總工聯的機會主義領導完全採取了一種消極旁觀的態度，而報告中却說工聯有了進步，對於領導蘇區工會的問題，報告中完全說明了全總及仲篪同志是以研究學院的態度去消極的應付。

讓我們來重複的說，職工部仲篪同志的報告，是一個職工運動機會主義路線的總結，這個路線是與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央的路線絕對相反的，這個路線是阻止職工運動激底的轉變，造成目前工會工作的嚴重現象的根源。加緊兩條戰線的鬪爭，集中火力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激底的肅清工會工作的機會主義，是取得職工運動眞正的轉變的前提。

四月三日

謝康同志把紅旗上所發表的仲篪同志的一九三一年『機會主義的職工運動總結』，做了一個布爾塞維克的批評，這種批評在轉變工會工作上是有很大意義的。我們更希望同志們，對於仲篪同志的其他帶有機會主義錯誤的關於個別工會工作問題的文章，也能夠給以同樣無情的自我的批評。

編者

爲創造北方的蘇區而鬥爭

楚　均

若果我們現在深刻地注意到中國革命危機的生長，北方革命運動的發展以及北方黨的生活與實際工作的狀況，我們不能不立刻感覺到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關於創造北方蘇區的問題，對於這一問題的爭論與實際工作，很明顯地表現出一種最主要的危險——右傾機會主義。這種危險的主要內容就是對客觀形勢估計不足，認爲『北方落後』，根本不能發展蘇維埃的運動。我們爲着今天要把創造北方蘇區的任務提到最高的限度，就不得不向這種右傾機會主義開火給牠一個致命的打擊。

這種『北方落後論』的主要錯誤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他們完全把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從南北割分起來，認爲南方是進步的所以能夠建立蘇維埃，北方是落後的所以根本不能建立蘇維埃，北方是這樣，最具體的例子如直南特委認爲直南根本不能發展游擊戰爭，而下層同志硬要幹，所以便決定失敗的策略，使同志們受到打擊，其次李芳岐在山東的爭論也是認爲在山東根本不能提出發動游擊戰爭，創造蘇維埃的口號，這些機會主義者在發表這些理論的時候，時常假裝着衆在國際路線的下面，其實國

際路線是正向他們進攻的。如一九三〇年七月國際執委在中國問題決議案中說道：『中國革命新的高漲的生長過程，有他的特殊形式。新的革命高漲首先成熟起來地方，大部份還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種下根基的那些區域，隨後總漸漸的推廣到其他的區域裏去。這裏很明顯地國際一方面指出革命發展的特點，同時又指出革命發展的前途，在什麼地方能夠找出南北割分的根據，然而機會主義者一定要這樣曲解，這幷沒有什麼奇怪，一切機會主義者企圖進攻黨的路線的時候，總要說他自己是執行國際路線。可是我們要把創造北方蘇區的口號當做今天北方黨的戰鬥任務，就必須澈底揭穿這種南北分割的理論的實質就是要把建立蘇維埃的口號從整個黨的戰鬥任務作爲南方黨的獨有任務，對於北方黨只能永遠宣傳和等待，不能成爲行動的戰鬥的口號。

第二、他們只能完全看到過去，不能看到現在，更不能看到將來，他們認爲歷史是不動的，甚至於要向後退的，他們想國際既然告訴我們『農民的革命鬥爭，現在能夠勝利的，還只不過在南部幾省發展着』（見國際路線第七頁），那末你們今天要在北方發動游擊戰爭，創造蘇維埃區域這不是立三路線嗎？其實唐山五鑛的大罷工，天津的大罷工，游擊隊義勇軍的發展，蓬蓬勃勃的反帝運動與兵變那一樣能夠證明北方是落後的。但是『北方落後論』的機會主義者是不會看見這些事實的，他們總是那樣想今天北方還沒有像南方那樣的蘇區和紅軍呢！他們整天睡在秘密工作的床上，看不

見今天在他的週圍所發生的一切。惟其如此，所以在實際上，去年轟動很久的紅二十四軍，對於中國革命的發展與北方蘇維埃的創造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可是我們河北的省委與山西的特委始終沒有充分的加以注意，雖然紅二十四軍英勇的鬥爭曾經很久擺在他們面前，可是他們并未把領導和發展這一革命力量做爲一個中心任務，雖然他們曾經派了幾個人到這個軍隊裏去，但嚴格說起來，這只是他們的應付，甚至山西特委連打聽消息都沒有做到（當山西派人去的時候紅軍已到陝北去了），儘管派去的同志執行富農路線，地主的路線，儘管紅二十四軍的下層同志與羣衆急迫需要正確的領導，但是河北和山西的黨的領導者是不着急的，很安穩地等待着，直到二十四軍遭受嚴重失敗與渺無消息為止。這種批評對於他們是不是過分了呢？我想一點也沒有過分：自然機會主義者在這裏是可以拿『客觀困難』來解釋的。可是我要再問一句，在二十四軍失敗以後，北方的黨至今沒有一點的企圖來研究他的經驗和教訓，這難道也是由於『客觀困難』嗎？很顯然地，這完全是由於機會主義者認爲『北方落後』，紅二十四軍不值得他們注意的緣故。

其次，陝西的黨在反對傑夫同志錯誤的時候，認爲『陝西農民還沒有爲蘇維埃和土地革命鬪爭勇氣的和決心』。因此很多農民自發的鬥爭，都沒有去領導，來發動他們的游擊戰爭，直到山西的游擊隊跑到陝西境內的時候，直到陝甘邊境已有很大的游擊區域的時候，他們還是只派一個作軍事的人去，沒有加以深刻的注意。至於在九一八事件以後，

儘管反帝與罷工運動（如唐山，天津）如何發展，儘管義勇軍，游擊隊，革命士兵的譁變如何再接再厲發生，可是我們北方的組織始終沒有把武裝民衆看爲戰鬥的任務，來發展游擊戰爭，武裝工人組織義勇軍，進行革命的民族戰爭。相反的，都是採取消極怠工，河北省委拒絕做義勇軍的工作）。最多亦不過領導幾個反帝的示威罷工了。這難道是什麼『客觀的原因』嗎？很明顯地是由於沒有克服『北方落後論』的右傾機會主義，不看見目前具體的環境，不知道現在他們週圍的羣衆在幹些什麼，然而機會主義者却時常拿國際路線做他們的盾牌，其實國際路線完全在向他們進攻。例如國際在七月決議案上說：『最近事變發展的趨向，即使革命形勢不能夠包括全中國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幾個主要的省分。這一過程的促進，大部分要看共產黨有沒有正確的策略，首先是能不能正確的解決那領導和發展蘇維埃運動的任務』（見國際路線第七頁）。我們要把創造北方蘇區的口號提到最高的限度，就必須給這種看不到目前形勢的機會主義以嚴重的打擊，因爲依照他們的見解，北方總是『落後』的，今天的北方還是與幾年以前的北方一樣的，這樣自然要做出永遠取消北方創造蘇維埃的結論。

第三、他們認爲馬克思主義對於客觀形勢的分析並不是爲着執行目前鬥爭的任務，即是說不是爲着今天革命行動的指導，而是爲着將來失敗的餘地，他們想國際既然說：『新的革命高漲首先成熟起來的地方，大部分還是一

五——二七年革命種下根基的那些區域』（同上），那末北方總是『落後』的了，因此他們對於一切事變總是估計不足，即或革命事變現在他們的眼前，他們總是很『小心』的，惟恐怕做『過火』了，例如陝西省委對農民運動估計的錯誤與不足，最近河北省委對於保定軍事的指示信上說：『保定目前有發展游擊戰爭的前途和可能；北省委信）』，在這幾句中很明顯地省委未將發展游擊戰爭當做今天的戰鬥任務，而只是估計到這個『可能』，爲的是防備將來受到可憐的失敗！在這封信中省委沒有具體指示出如何來發動當地的農民游擊戰爭，沒有注意士兵與農民今天的切身要求是什麼，這難道是偶然的嗎？很顯然地這是由於沒有克服『北方落後論』的機會主義，沒有正確的客觀的分析來決定我們的革命的策略，反以對客觀形勢的估計不足做爲消極的根據，機會主義者雖然時常冒充國際路線的執行者，其實國際路線正在向他們進攻，同時便在黨的面前提出三位一體的中心任務，克思主義的分析做爲革命行動積極的指導，就，來爭取革命的勝利，我們要把客觀的馬必須與這種機會主義的消極做殘酷的鬥爭區域的任務，提到最高的戰鬥的限度。

第四、他們完全不了解立三路線與國際路線眞正的分別，他們以爲立三路線是要在

創造北方蘇維埃的，國際是不要的。其實這完全是代表機會主義者的見解，與國際路線一點相同的地方都是沒有的。關於這一點是非常淺明的問題用不着再來解釋。但是有一點我們認爲必須要解釋的就是今天我們所提出的創造北方蘇維埃區域的口號究竟與立三路線有什麼區別呢？我們首先要回答這與立三的提法是由他的『全國總暴動』的空想的計劃出發的，并不是根據客觀形勢與階級力量對比的分析，很顯明的，今天中國革命危機的成長與北方革命運動的發展絕不能與立三路線時代相提並論的；第二，立三路線是根據他的在各省各地都爭取首先勝利的觀點出發的，其實這完全取消了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任務。　我們現在并不是在北方也提出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口號，我們提出在北方創造蘇維埃區域的任務，不但不與爭取湘鄂贛皖等省的一省數省首先的任務相違背，而且是互相關聯的。第三，我們提出這個任務是具體的按着實際步驟的，根據北方已經有過紅軍二十四軍的創造，最近陝甘境已有很大的游擊區域，河北，滿洲已有相當游擊的基礎，接近魯南的東海，已在發展很大的游擊戰爭；直南，魯南已有游擊隊的萌芽，根據這些具體事實，循着一定的步驟；這當然是與立三路線的空喊盲動完全不同的，在這裏我們不能不指出滿洲省委最近的錯誤，一方面對於如何具體發動游擊戰爭完全是消極怠工，另方面在宣言上在紙頭上空喊建立滿洲蘇維埃，甚至在一二月的工作日程上寫上召集工農兵代表會議的一項，這樣地以蘇維

埃政權爲兒戲，當然是十足的官僚主義的立三路線的殘餘，與我們現在所提的口號完全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

同樣山東省委雖然一面反對了李芳岐的主張，但同時自己提出「創造山東蘇維埃」的口號，沒有具體指出今天在山東創造蘇區的任務，反而忽視自己的武裝力量，這證明省委幷沒有眞正了解今天的戰鬥任務。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北方的客觀條件是很順利的，但這並不是說沒有困難，相反的許多困難正待我們用極大的力量去克服，首先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北方落後」論與立三路線的殘餘，就必須用布爾塞維克的最大的堅定性去戰勝他。其次黨的組織與羣衆組織的薄弱也是不容忽視的。總之在北方創造蘇維埃區域的口號，在今天絕不是一個宣傳的口號，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必須以戰鬥的精神來實現他。我們相信北方黨的領導中雖有一些機會主義者，但是一般的幹部，特別是大多數的工農同志是堅定的，是積極的，他們必能在黨的總路線的領導之下，克服一切機會的動搖，來爲創造北方蘇區的任務而鬥爭。

國際無產階級一致擁護中國革命

黃　卷

帝國主義者認識了他們的走狗國民黨無力阻止中國革命的發展，特別是國民黨三次

對於紅軍和蘇區的「圍剿」都完全失敗，使紅軍與蘇維埃運動的强固和進步，直接危害到整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於是帝國主義者，首先是他們的先鋒部隊——日本帝國主義强盜，便決然採取直接的武裝干涉的手段，來壓迫中國革命，佔領滿洲上海，屠殺中國民衆，並且努力鞏固爲進攻蘇聯的根據地，以便從東方開始對無產階級祖國的武裝干涉。日本帝國主義者進攻中國，正是爲了直接壓迫中國革命，尤其是爲了消滅日益生長强大的工農紅軍與蘇維埃區域，以及切實準備進攻世界革命大本營——蘇聯，所以一切帝國主義者都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行動，而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以及其他的反革命派別，也完全投降了帝國主義，反對與壓迫反帝的羣衆革命鬥爭，特別是反對唯一反帝到底的工農紅軍與蘇維埃政權。

可是，國際無產階級，却一致的站在中國民衆方面，反對日本和一切帝國主義壓迫中國革命運動與屠殺中國工農勞動羣衆，堅決的起來擁護中國革命和蘇聯。在滿洲事變發生以後，各國工人階級如何憤激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强盜式的侵略行爲。蘇聯的無產階級與一切勞苦羣衆，不僅在他們的羣衆會議及其所通過的決議上，而且在蘇維埃政府負責人的正式文件上（如加拉罕同志的聲明）：都表示了他們對於中國工農勞苦羣衆的同情與擁護，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日本的革命工人羣衆，不顧一切白色恐怖，在日本共產黨領導之下，在東京及其他各地，舉行示威，罷工等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

中國屠殺中國民衆。其他各國的共產黨也號召與領導了無產階級反抗日本和一切帝國主義，擁護中國革命。所有這些我們已經在各種刊物上說得很多，這裏用不着重複，現在我們把上海事變以後各國無產階級怎樣擁護中國革命的事實，發表出來。

一月三十日『人道報』登載了法國共產黨政治局的宣言，其中指出『帝國主義國家是爲着瓜分中國而戰爭。他們要剷除年青的中國蘇維埃、要將牠打成人血汪洋的大海』。其次，該宣言指出法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社會法西斯蒂，如何擁護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最後號召法國工人們起來打倒他們，『要求撤回在中國的法國軍隊及兵艦！組織一致的行動，拒絕運輸軍隊子彈等等！……』。

一月三十日柏林『紅旗報』登載了德國共產黨宣言，該宣言說：『日本資產階級的首要機關——日本軍隊，現在用帝國主義最殘酷的手段，向中國民衆進攻。他們佔領哈爾濱，佔領上海……他們屠殺中國民衆。他們用種種方法，挑撥蘇聯牽入戰爭旋渦。……德國工人們！做你們應做的事！開羣衆大會反對日本强盜。……德國無產階級要起來，牠要動員一切隊伍阻止那些將中國民衆陷於戰爭旋渦，進攻中國蘇維埃及進攻蘇聯的武裝行動。……』

一月三十日，英國共產黨在『工人日報』上所登載的宣言，反對英法等帝國主義幫助日本强盜侵略中國，佔領上海，進攻蘇聯，以及進攻中國蘇維埃。她號召英國工人要

求撤回一切英國在華之軍艦與軍隊，擁護爲爭取中國蘇維埃的革命戰爭，打倒與日本帝國主義一致屠殺中國徒手民衆希圖推翻蘇維埃中國的英國『國民』政府。牠號召擴大及加緊努力保護蘇聯。

同日，美國共產黨宣稱反對佔領滿洲上海，又說上海屠殺事件，是美國資本家與日本的合作，同時號召羣衆反對進攻蘇聯和進攻中國革命的戰爭。

各國共產黨的這些號召，得了廣大的工人羣衆積極的擁護，這在近來各國共產黨所組織和領導的羣衆會議，游行示威等等的行動中，顯然表示出了。

在德國，據柏林二月二日電：昨日共產黨在漢堡召集了羣衆大會，有二萬以上的工人參加，並有中日工人代表出席。大會一致通過了反對日本武力壓迫中國革命的決議。據二月二十八日柏林電：昨日在魯爾多得門，舉行了預選大會，有五萬工人參加，羣衆的德國黨的總書記特爾曼同志在大會上報告至號召擁護蘇聯與中國蘇維埃的時候，羣衆情緒特別高漲，大鼓其掌。柏林的黨祕密革命刊物『赤色戰旗』於二月二十二日發表宣言，號召一切工人馬上停止爲反對蘇聯與反對中國蘇維埃的軍用的生產。同時號召鐵路工人留意的監督德國貨車所運輸的東西，一經發現槍械的運輸，便馬上宣佈罷工。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在法國，據二月十八日『人道報』所載的消息：十四日在巴黎舉行慶祝『世界大戰

烈士」紀念碑落成的「愛國」示威，革命的工人羣衆佔領了許多廣場，一看到法西斯帶的示威，便一齊鼓噪起來和憤激的大呼口號：「打倒戰爭！打倒兇手！我們要求撤回法國在中國的軍隊！」。

在英國，據二月二十三日倫敦電：斯特拉福運輸工會，過通決議案，要求把英國軍隊從中國撤回來，並且號召英國工人階級擁護中國民衆。卡齊孚海員也通過了同樣的決議。特拉華卡爾工人羣衆大會通過決議，反抗日本侵略中國，並將該決議案交給倫敦日領署要求答復。三月三日倫敦電：今日「工人日報」登載了鐵路工人的決議，反對遠東帝國主義戰爭和保護蘇聯與中國革命。機關車司機工人要求撤退英國在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停止反蘇聯的挑釁和贊成蘇聯完全廢除武裝的提議。

在美國，據二月二十三日紐約電：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舉行了反戰爭的盛大的示威，參加者有二萬工人。當演說者喊着「不許侵犯中國」，「保護蘇聯」的口號時，工人羣衆非常興奮。共產黨中央發表了宣言，指出「在中國的戰爭是强盜式的，搶劫式的，反對中國民衆的」。同時特別指出，美國帝國主義製造與屢次運輸槍械，反對中國。最後號召美國工人要求日本撤回牠在滿及中國其他各地的軍隊，驅逐日本在美國的代表，停止運輸軍械到中國，撤回美國在中國的海陸空軍。據三月五日紐約電：美國共產黨正在進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廣大的運動。舉行着偉大的游行示威，露天大會，及其他各

種集會，散發成千成萬的宣言傳單標語等等。其中特別提出「不許侵犯中國！」，「大家起來保護蘇聯！」的口號。

這類的事實——各國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保證蘇聯和擁護中國革命的事實，非常之多，因爲篇幅的限制，不能詳細的舉出來。

這些事實是證明什麼呢？

這首先是證明：世界無產階級的一致行動，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特別是反對進攻蘇聯與進攻中國蘇維埃紅軍的戰爭。

第二，這是證明：世界無產階級，擁護共產國際及其各支部的革命的號召與領導，爲世界革命而鬥爭的國際主義任務。

第三，這是證明：在滿洲事變和上海事變中國際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社會法西斯蒂，以及國民黨和一切反革命派別，站在日本帝國主義方面，來反對中國民衆，壓迫中國革命與加緊準備對蘇聯的武裝干涉。

這些事實，即中國反動報紙沒有和不肯發表的事實，最好能夠回答中國一切反動派別，尤其是托陳取消派的一切造謠誣蔑：說什麼「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沒有號召國際無產階級，來幫助中國革命」等等的欺騙與攻擊。中國的反革命取消派利用統治階級之壟斷言論機關，取締革命刊物，使國際無產階級的鬥爭，不能爲廣大的羣衆所完全明瞭

，以此來欺騙中國工農勞動羣衆，誣蔑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削弱無產階級的鬥爭力量。中國無產階級將更加團結自己的隊伍，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分散無產階級，引導中國千百萬勞苦羣衆，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違反取消派與一切反革命派別的誣蔑，爲保護蘇聯，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蘇維埃中國的勝利而作決勝負的歷史戰鬥。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

共產國際執委告西班牙共產黨全體黨員書

編者：西班牙革命是什麼一回事，在我們同志中還不很清楚，因此托洛斯基主義者往往利用西班牙革命，造謠汚蔑，向共產國際進攻。我們現在特地把國際最近給西班牙共產黨全體黨員的信發表出來，使同志們了解西班牙革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同時這封信上對於西班牙共產黨的有些批評，對於中國共產黨是同樣適用的。我們希望同志們很仔細來研究這一文件。

親愛的同志們！

西班牙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是在全世界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絕端尖銳化和西班牙本身革命危機發展到一個轉變關頭的時候舉行的。

目前國際形勢之最特目的標誌，便是兩個世界底絕端的對抗：革命勝利國中社會主義建設底世界和經濟恐慌達到異常深刻程度而使千百萬貧苦無告的工人和農民陷於空前絕境的資本主義世界。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間的鬥爭，繼續不斷地增長起來。資產階級在實行總的減低在劇烈起來而工人階級底革命的積極性是在工人的生活水平，益加緊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實行拚命的壓迫和屠殺，採取殘暴的法西斯蒂方法，企圖藉這種種方法來解決資本主義的危機。帝迫地要求從危機中求得革命的出路，就是說用推翻資本主義統治的方法來解決危機。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業已十二分地尖銳化，而且還在很快地日益尖銳化起來。我們還看到各大帝國主義列强爲着經濟的和政治的征服弱小民族，爲着重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爲着瓜分中國，以及爲着重分整個世界而瘋狂似地鈎心鬥角。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稅戰爭業已十分的劇烈。由於所有這些矛盾底結果，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底危險就一步進一步的地迫在眉睫了。日本帝國主義，在法國帝國主義底積極輔助和國際聯盟底袒護之下，已在進行瓜分中國的戰爭。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法國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威脅，也日甚一日地顯著起來了。

西班牙底革命危機是在這樣一種國際形勢之下繼續發展着。這個危機開始於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之初，牠是國內經濟，政治，社會諸種不同的情形湊合起來所造成的結果：

極盛的封建殘餘底存在（半封建性的大封土底得勢），中世紀式强迫奴役底遺留，貧窮極的半農奴的農民，幾乎擁有全國三分之一財富的牧師和教堂底可怕的威權，官僚貴族等級的莫大的作用等等）；財政資本之飛快的生長，牠已經握住了全國經濟生活各重要部門的支配權；成千百萬的工業和農業的無產階級底存在，他們受着財政資本和地主底殘酷的剝削，以及喀泰隆，皮斯開，加利西亞和摩洛哥底民族壓迫底存在。這就是在經濟落後的西班牙發展着的普遍的階級矛盾和階級衝突底背景。世界經濟恐慌使這種矛盾與衝突達到絕端尖銳的程度，這樣就加速了革命的危機。四月革命便應運而生，帝制就被推倒，共和就此成立。

西班牙的無產階級，革命底主要動力，表現了牠的可怕的革命力量；經過了牠的一九三〇年的罷工，就擺毀了舊政權底力量，喚起了小資產階級底政治覺醒和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西班牙無產階級又舖設了四月革命底道路，但是因為牠處於社會黨人和無政府工團主義底政治和精神影響之下，所以牠不曾能夠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領導者底使命和領導農民——西班牙革命中居於無產階級之後的第二個革命動力——來幹這個革命。這樣，資產階級就與地主聯盟，在財政資本底至高指揮之下，又加上社會黨人底積極參加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底合作，就攫住了政權。可是資產階級封建的聯盟，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基本任務，却一個也沒有執行。土地問題沒有解決。那包含土地改良

許多半途辦法的懦怯的草案，又被立憲會議拒絕了。司法部長受委製定了一個新的土地改良草案，根據這個草案，由地主自己決定他們所願意出讓的土地數量和這些土地底價格。而這個土地改良底施行、是由政府財政部來決定的，並用許許多多限止的條例使之不能發生効力。雖然形式上宣佈教會與國家分立，可是牠的巨大的經濟權依然沒有觸犯，因此牠的政治勢力也就依然存在。民族問題也是同樣的沒有解決。國家底官僚機關差不多毫無變動，而所謂『卡西克』主義底掠奪的半封建制度，也差不多沒有改變。反革命的武裝力量之一的民團，反而更加强大了。資產階級和封建的聯盟，所給予工人的不是民主的自由，而是槍彈和牢獄。

帝制顛覆共和成立以後，西班牙革命危機發展底政治和階級性，大概是由下列的因素來決定的：

一 經濟的（和土地的）危機是月過月地尖銳，普遍和深刻起來。資產階級和封建的聯盟不僅是不能改善無產階級和農民底生活條件，而且連四月十四以後工人羣衆靠大罷工從資產階級方面所獲得來的工資底增加，後來也因『不合違』（西班牙貨幣名——譯者）底跌價和生活消費底昂貴而化爲烏有了。城市和鄉村中失業，增加到了八十萬以上；其他的工人每星期也只做三天的工作，而且每天只做四五小時。失業工人差不多完全沒有救濟金的，並且沒有國家的失業保險。由於季候工作底停止和土地危機底普遍的

發展，農業工人所遭的失業苦痛就最深。

廣大的農民羣衆，是更快地貧乏化了。飢餓普及於鄉村的羣衆，特別是農村知工和貧農羣衆。共和派的資產階級和封建的聯盟，保持和祖護封建制度底社會的和經濟的殘餘，保持和祖護地主和財政資本底特權。由於對外國資本，特別是法國資本的隸屬關係，西班牙底經濟恐慌以及恐慌底一切社會和政治的結果，都在尖銳化起來，愈複雜起來，愈擴大起來。

二

共和派和社會黨人底政府，一切共和派的政黨和立憲會議，都暴露了牠們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階級性。在這個共和派和社會黨人的聯盟底政策中，起領導作用的，是大的財政和工業資產階級以及與他們聯盟的地主們。四月革命以後所形成的階級與政黨底重新配合，是很明白地表現出來了。這時我們可以看到階級力量和政黨力量底重新排列。反革命營壘中的領導作用，是參在共和派大資產階級之手，這派大資產階級有封建的和帝制派的反革命力量（大地主，教會，官僚等等）之積極的幫助，牠同時又統御着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和牠的政黨，駕馭着喀泰隆等小民族底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各派政黨。革命的營壘中，包括着無產階級和農民。工人和農民對於共和派政黨的幻想，業已日益消失。民主的幻想也很快地在消散了。

三

在反革命營壘中，起欺騙羣衆底主要作用的，原先是社會黨，目前依然是社會

黨。

社會黨是資產階級和封建的反革命進攻工人階級與農民的反動戰士。起草幷向國會提出禁止不得政府批准的工人罷工的，『保護共和國』法律草案的，不是別人，正是社會黨的領袖們，正在實行挑撥各個工人底團結並間的流血衝突，幷在他們中間推廣所設『手槍主義』的方法，藉此以破壞工人底團結並剝弱工人階級對抗資產階級與封建底反革命聯合勢力的力量。他們替雇主組織大批的工賊。他們自己宣佈過，政府之所以能夠防止『暴力』革命底發展，還是在組織大批的工賊這一種作用，絕對不肯向羣衆公開暴都是因爲他們參加在政府裏面的緣故。社會黨人底這一種冒險露的，而且存有幾個區域內，社會黨人還是能夠獲得他們的地位。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領袖們用他們的冒險策略，有系統地叛賣無產階級底革命鬪爭，因此工人們對於這種冒險政策，業已消失了幻想。可是社會黨人就很聰敏地利用這一事實，來造到他們的目的。再則，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領袖們，一天甚似一天地與統治的社會民主黨接近起來，從外面予以支助，在破壞罷工的活動上與之合作。

四　在革命的營壘中，也在發生很顯著的力量底重新配合，與城市和鄉村的無產階級（堅決革命的唯一的力量）攜手同行的農民，特別是貧農，已經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加入了革命鬪爭。城市和鄉村無產階級底自發的罷工運動和示威運動，是在不斷地廣佈開

來（雖然有時也有暫時的小歇現象），這種運動影響及於農村區域，領導他們走向土地革命。

最近的前途是十分明顯的。這種前途暗指示給我們看的，不是什麼『社會和平』，而是階級衝突底惡化，革命霹靂底新爆發。西班牙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沒有過去。這一革命底主要目標：封建殘餘底消除，土地問題之革命的解決，教會與牧師底經濟政治權力底破壞，民族壓迫底取消以及工人階級與貧農羣衆命運之澈底的改善。所有這種種任務，一件也沒有實現。但是這些老任務，是要無產階級在新的環境中來解決的，要在階級力量和政黨力量新分配的條件之下，在革命營壘和反革命營壘中之更顯明的分化底局面之下來解決的。資產階級和牠的政黨（社會黨也在內）之爲反革命勢力，已經在牠們的行動上揭穿出來了。這一事實，是會幫助無產階級成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袖，使牠們能團結農民在自己的周圍而領導民主革命到完全的勝利；這樣就創造了很快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諸種條件。

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轉變這一革命爲無產階級革命，其必要的條件，便是一個羣衆的共產黨底存在，這個黨是完全明白革命底各種基本問題，而且知道如何去組織無產階級而使牠能夠實現這一革命中的無產階級底領導權。

受共產黨領導而與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若是愈堅定而愈努力地在革命的工農民主

專政之下進行澈底地消滅一切封建殘餘，實行土地革命，並進行鬥爭以擴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範圍，以達到鞏固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底地位，達到創立廣大的羣衆組織；革命的無產階級若是愈快地吸引鄉村的貧民和中農來進行反對剝削的富農的鬥爭，那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轉變爲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愈快。

西班牙共產黨底領導之下，具有最大的革命勇氣和最能鬥爭的無產階級，才能夠戰勝一切有在共產黨底領導之下，具有最大的革命勇氣和最能鬥爭的無產階級，才能夠保證獲得羣衆革命鬥爭底領導權而領導這一鬥爭達到勝利的結局。

黨底主要的直接任務是：準備，組織和指揮無產階級革命的羣衆鬥爭和進行與領導土地革命。這就要求共產黨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階級組織之組織力底加强。執行這些任務底具體方法，就是罷工，失業運動，反對減低工資的示威，要求用國家和雇主底經費來實施失業保險的運動，反對反動的法西斯蒂的「保護共和國」底法令，換言之，就是：集會，結社，罷工底自由，反對要反對工人底最低的基本權利之破壞，這些權利就是：槍殺，拘捕，囚禁罷工工人，罷工委員會會員和職工會中的武裝糾察隊，而要求立即釋放此等被拘者。

同時必須採取强有力的步驟來組織農民，反抗地主的進攻，將他們的局部的和分散的土地革命底水平上來。黨只有在一切活動和運動中牠得如何去組織

和領導農業工人和貧農底鬥爭，牠才能執行這個任務。只有黨的代表大會成爲一個黨底組織的大會，成爲一個使黨變成眞正布爾塞維克的羣衆政黨的大會的時候，黨才能執行這一個巨大的任務。西班牙的共產黨已經無疑地獲得了許多政治上的組織上的成績，僅僅在一年當中，黨員底數量已由一千五百增加到近乎一萬人。而且，尙有幾萬最忠誠的革命的工人，正在敲黨底大門，等候招呼他們進去。黨必須打開大門來迎接這批革命的工人。好多縣區的黨組織，在目前所進行的鬥爭中表現着極大的積極性，而且十分努力地在那裏組織牠們的工作和改善牠們的委員會底成份。黨不能夠刊行許多的雜誌和各縣的週刊，而最近還將牠的中央機關報『El Mundo Obrero』改成了日報。共產黨刊物，雖然有許多缺點，有時銷數竟達十萬份之多，這在西班牙目前的條件之下，確是一個無可爭辯的成功。『El Mundo Obrero』是共產黨報勢力增加的一個最好的例子。牠向工人要求物質幫助，這一要求底號召，得到了無產階級隊伍底普遍的反應，在幾天之內竟募集了一萬八千個丕舍達以資助報紙。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工作的，西班牙底共產主義青年團，其團員已由四百增加到了四千。共產黨，確切地說，共黨黨員，在許多罷工中很積極地參加，而在幾次政治性的總罷工中，幷起了領導的作用。黨在組織失業工人的工作中，在領導失業工人的鬥爭中，也表現了相當的廣泛的積極性。大多數共產黨員，個別地講來，都表示他們是忠實的革命者，在警察的威迫之下，沒有表現絲毫的懦怯。黨底

影響是無可否認地增長了，並且還在繼續增長。

但是如果不從對西班牙所已經發生和正在發展和牠內部的發長，那末要得到正確的估計是不可能的。在目前這一個羣衆騷動和鬥爭範圍達到空前程度的時期中，當百萬無產羣衆已經起來鬥爭而都跑到街衢上來騷動的時期，當千百萬的無產者已經表示準備好作澈底鬥爭的時期。我黨底一萬黨員，只館看作滄海一粟！

一九三〇和一九三一年，是西班牙歷史中空前的無產階級羣衆鬥爭和革命危機底年頭。這兩年是國內一切階級，一切分子，一切政黨和一切派別都走上政治舞台的年頭。因此，這兩年中一切客觀條件和羣衆情緒都能使共產黨不僅在城市無產者中間，亦且在鄉村無產者和農民中間獲得決定性的影響和强固的政治地位的。但是黨未曾做到這一地步。共產黨員必須以忠實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態度，時常明白黨落後底原因和牠所犯的錯誤，而必須採取堅決的步驟來儘快地儘澈底地改正錯誤。黨必須小心地利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之豐富的經驗，利用共產黨和與牠的親密聯合着各種團體底鬥爭經驗。

黨底錯誤底主因，牠是沒有了解革命中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底作用與任務和共產黨底作用，牠的不能發出在羣衆舉動上的合時的正確的政治口號，以及正確口號底未曾達到羣衆——這些錯誤也表現於黨底相對的消極性——這

些錯誤底原因，可以從下面一個事實中找出來，就是：共產黨過去（不幸現在依然是）被閉關主義和無政府的傳統所束縛了。共產黨在每一步驟上和每一活動底範圍內，曾經表示了（現在依然表示着）閉關主義的傾向和無政府主義的活動方法。這些傾向和方法，曾經阻礙，現在依然是在阻礙着共產黨底羣衆工作和牠同羣衆的接近。同時在黨內還存在着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和錯誤，牠們表現於企圖使黨適合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合法性。

整個的黨，特別是牠的領導，不曾站定——不幸現在依然沒有站着一個正確的政治立場，因為他們不曾正確地估計階級矛盾底性質和特點，或西班牙革命底性質。對於具體的政治局面，不曾而且現在依然沒有加以正確的估計。

共產黨底領導沒有了解西班牙封建制度底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殘餘之巨大的政治意義，並且沒有準備無產階級來進行這一革命。牠沒有看到民主革命之必然的走近。牠沒有了解：資產階級是會在開展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起反革命的作用，而且事實上牠已經起了這種作用，為了這個緣故，唯一的澈底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能夠而且必須領導這個革命，能夠而且必須使這個革命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使牠能夠達到勝利而不停止在半途上，並使之成為一個走向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橋樑，要知道在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是沒有被萬里長城隔

開來的。

因爲沒有充分估計到無產階級底這一作用，牠又忽視了農民，使自己與廣大的羣衆隔離開來，不曾去搭這批羣衆底脈搏，對他們的情緒，要求，和他們作鬥爭的準備力，沒有充分的估計。當事變已經開始發展，當共和國已經在廣大的羣衆底强力壓迫之下宣佈成立的時候，黨所提出的口號是不正確而爲羣衆所不了解的。

五月與六月整個月的選舉運動中，黨底活動並沒有發生過轉變。組織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組織工廠委員會，解除憲兵武裝而武裝無產階級自己，創立革命的聯合戰線，農民之革命的解決土地問題等等的口號；這些口號雖然曾經提了出來，但是牠們只是籠統地宣傳式地提出來，沒有很嚴正地努力使之實現——在具體環境已經充分成熟的那些地方使這些口號實現出來。對於實現這些口號這樣充分順利的情形有過很多，賽維爾就是一例。該處黨所犯的具體錯誤，表示對於蘇維埃底作用沒有正確的觀念。同志們都錯誤地以爲蘇維埃僅僅是奪取政權以後的革命政權機關。而實際上呢，蘇維埃不僅是革命政權機關，卽在奪取政權以前，牠已是爲政權而鬥爭，爲動員和組織羣衆，爲無產階級農民底奪取政權，以及爲成立工農底革命民主專政的一種機關。西班牙的同志同樣地不曾了解，甚至到現在還是沒有充分了解工廠委員會底作用和

意義。關於這點，賽維爾的例子也是很可以作爲教訓的。賽維爾的五金工人對於農民和農民運動所做的工作遲鈍，和消極態度。

的鬥爭強迫雇主承認工廠委員會，可是黨員沒有利用他們這一勝利，來在這些委員會已經形成的那些地方，造成一個整個的工廠委員會底制度，他們的工作是不積極的。當階級鬥爭極點緊張的時候，我們的同志不能夠利用工廠委員會這一個頭等有力的鬥爭機關。

黨在農村中對於農民和農民運動所做的工作中，犯過了——不幸現在依然犯着閉關主義的錯誤，工作遲鈍，和消極態度。

這樣就使天主教會的團體，社會黨人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能夠來愚弄農民，麻木他們的鬥爭，阻止他們革命力量底發長和加强，因爲我們方面沒有用十分强有力的工作去充分地揭穿他們和抵抗他們。

共產黨在其對於喀泰隆人，皮斯開人和加利西亞人底民族解放運動上的消極和藐視態度，以及差不多完全忽略了薩洛哥人，這些也是類似的閉關主義的過失，這種過失曾經犯過，不幸現在在相當程度以內依然犯着。這種民族運動正在分化起來，牠的叛賣的領袖跑到資產階級地主底聯盟那方面去，而工農分子則起着比例上較大的作用。因此，這一個力量，是共產黨所必須把牠包括到爲爭取西班牙革命勝利的總的戰線中去的。

至於講到罷工鬥爭，共產黨也暴露了許多弱點。牠沒有充分地批評和揭露無政府主

的反罷工聯合會（I.W.C.T.）中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底策略底卑鄙，揭破他們對罷工鬥爭，他們下禁止工人在同一城市同時宣佈兩次罷工的命令，他們的『總同工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同義詞』的理論，他們以個別的『精選的積極分子』底活動替有組織的羣衆鬥爭的那種工作方法，他們提倡另一理論，說在經濟恐慌時期，爲要求的罷工鬪爭是不可能的，而且不是必需的，以及他們對於失業工人取鄙視的態度。因爲這樣，所以共產黨自身就必須完全免除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毛病，他們不會了解當時發展着的罷工底政治意義。從一方面黨裏面有怕罷工的情緒，有一種抑制罷工運動的情緒與傾向，賽維爾赤色工會底週報在壞策略（Uma Mala Tactica）一文上，就表現着這種傾向。就實在於事變一般地——特別是罷工運動——進展得十分迅速而成爲得十大，危險是在於黨落於事變和罷工運動發展之後。在另一方面講，黨不曾有一個正罷工戰略，沒有能夠正確地提出基本的急切要求——在爲這些要求而鬥爭的過程中動是能夠進展，聯合，和變成有一定政治目標的無產階級底民族運動。黨底領袖不捷地和迅速地發出適當的指示和命令，不曾很快地堅決地改正他們的錯誤。

共產黨，尤其是牠的領袖們，在職工會工作中表現了閉關主義和不可容許的消度。當全國勞動同盟（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當未曾恢復而無政府工團主

羣派正在向貝倫格請求，以圖使該團體合法化（這就是說接受貝倫格底條件）的時候，此時組織「改組委員會」，以圖動員羣衆和各個職工會而從下層和循着正確的革命路線來恢復全國勞動同盟，這樣的做法自然是對的。但是當時所組織的委員會，在了幾個月簡直一點事情都沒有做出來。在這個時候，全國職工聯合會却整個兒地恢復起來了。而我黨不會做充分的工作去加强和擴大牠與隸屬於全國職聯的工人和職工會的聯系。但是每一個人都必須去看，去聽，幷在實際中去說服自己：共產黨是有系統地不動搖地努力要去聯合各個職工會的力量和全體工人階級到一個統一的職工會中去的，牠是在與一切企圖分裂全國職聯的人作爭鬥。爲了要實現這個目的，黨就必須無情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揭破全國職聯底領袖們，他們把職聯幾爲這個或那個資產階級政黨底工具，他們實際上在反對工人階級鬥爭底最後總目的和牠的急迫的要求。

但是當我們揭破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領袖們之叛賣工人運動而成爲資產階級之奴僕與工具時，我們必須聯合無政府派的工人羣衆和眞正要作反對資本家，反對帝制派，共和派，社會黨的資產階級地主底反革命統治的那些領袖們，造或一條聯合戰線。

社會黨人盡着最積極的資產階級地主反革命政黨之作用，他們藉鼓惑欺騙的演說，空的允諾，和國家機關底恐怖，企圖抓住工人的職工運動，而使職工會成爲執行國家法

西斯蒂性的任務的組織，共產黨必須進行極大的工作來揭破社會黨人，揭破I.D.T.（按乃黃色工會之一——譯者）底領袖們，而在牠內部造成一個羣衆的革命反對派來反抗牠的領導而在階級鬥爭底基礎上和急迫要求底綱領上來實現職工會底統一。這樣，黨底具體的任務，是在爲在階級鬥爭立場底基礎上實現職工會底統一而鬥爭，爲反對分裂全國職聯的企圖而鬥爭，要掀起羣衆運動來保護職工會，使之不受共和派法西斯蒂的反革命的打擊，這種反革命的打擊，目的是在破壞職工會，毀壞工人組織職工會，罷工，示威等等的基本權利。

西班牙共產黨不曾，而且現在仍不充分地進行反對反革命托洛斯基主義者的堅決鬥爭。托洛斯基主義，用牠的有系統的誹謗蘇聯和共產國際，用牠對於西班牙革命的自由主義觀點，用牠所愛用的「左傾」的詞句，牠藉此企圖混亂工人階級底思想，阻礙無產階級鬥爭之統一的革命戰線底形成和加强，破壞共產黨和無產階級隊伍底組織。

對於毛林這一派和他的工農聯盟，西班牙共產黨也沒有實行正確的路線。共產黨不應該減弱，而應該加强鬥爭，來揭露毛林底小資產階級的理想和毛林派底與資產階級合作的實際行動，而絲毫不要對他作原則上的讓步，也不要忽視與他意見上的分歧，並且必須幫助這個組織中一切眞心願意在共產國際旗幟之下前進的分子，使他們轉入共產黨隊伍裏來。

閉關主義的錯誤和缺點，消極態度和無政府主義的傳統，在西班牙共產黨黨內生活上，是表現得很顯著的。西班牙的黨，還不是一個集中的，無產階級羣衆的政治活動底組織，牠沒有定好顯明目標和任務的政治活動，牠對於日常所發生的事變沒有很敏捷和正確地以無產階級之領導的先鋒隊資格去響應牠們。直到現在，在許多方面，黨還是由一些『精選的』共產黨員所組成的閉關主義宣傳家的集團所集成的，他們之間的聯繫很壞，不是廣大地與羣衆與工廠維持經常的聯繫，沒有確定的前途，沒有一個統一的意志，因爲牠還沒有一個强大的，積極的，集體工作的，與組織和羣衆相聯結的一個領導體。黨還不是由數量上充分經驗的機關來領導，而是以友誼關係結合成幾個小集團（這種友誼關係是當黨還是一個關閉的組織的多年以來所結合和造成的）來領導的，黨底中央委員會一年半之中沒有執行牠的任務，而黨是由幾個與各組織和羣衆沒有充分聯繫的少數人底執行委員會來領導的。在這樣的情境之下，中央領導底工作，大多數的慣例是派遣巡視團，這種巡視團往往沒有表示正確的路線，對於日常的問題亦不加以討論和思考，用官僚主義的寬恕方法，亦不在刊物上和地方組織中做解釋的運動，對此種組織又不予以眞實的幫助，對於指令底執行與否亦不加以審查和督察。因此，即當發現了錯誤和缺點的時候，也不是很快地和很努力地把牠改正和征服下去。

不與黨底隊伍和下層黨員維持充分的聯系，不吸收他們來做黨的積極份子，這種的領導制度，個人領導的制度，曾經施行於黨內，而現在在好多方面還是施行着，在黨省組織中和所有黨的組織中也都存在着這樣的領導制。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成份廣大的黨委員會，由整個省組織選舉出來，假使一般的條件允許的話——而由最有經驗，最忠實於革命，與羣衆發生最親密聯系的黨員來組織成的一種委員會。由於這樣一種領導制度，省的黨組織就不能有深刻的政治生活，牠們不進行羣衆工作，而且也不企圖把自己變成爲羣衆組織，牠們對於日常事變是取消極態度的，牠們沒有表現必需的創導力而養成了祇等待『中央巡視團』到來的習慣。這種立場，這種制度，所有這些錯誤和缺點（關閉主義性的），與黨的積極性底增加比較起來，其比例簡直是絕不能容許的。有很多的例子告訴我們，幾百個革命的很特出的很忠勇的工人，在很久的時期以內，還沒有把他們吸收到黨裏去，爲的是要不使『精選的共產黨員』底質量標準降低！有許多地方，他們的藉口是說防止奸細混入黨內。但是實際上，這個全部行動，所有這一切有害的方法，是閉關主義無政府主義底產物，是小資產階級革命主義底產物，是由於『崇拜英雄』所致。在這樣的基礎上，假使這樣的立場，方法，和習慣不很努力地迅速地消滅了的話，要造成一個羣衆的布爾塞維克黨，是完全不可能的！

黨必須一直鑽進到羣衆中去，牠的地方組織必須成爲羣衆組織，在這種組織中和經

過這種組織，所有的黨員加緊地進行他們的工作，參加問題底討論和規定任務，並且各人都來參加具體地完成這些任務。

同志們，這些便是最重要的指示，這些指示自然還沒有把西班牙共產黨活動底一切問題和狀態都包括無餘，這不過是我們爲了你們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而在你們面前所要公開提出來的一些指示。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就應該有系統地和堅撓地爲糾正黨底路線，爲改正已犯的錯誤，爲創造一般的政治活動中和黨的內部工作中的澈底的轉變而奮鬥。可是不幸，我們至今還看不到這樣的一個轉變，因爲黨整個地說來還沒有了解這個轉變中所應包含的是什麼，和用什麼方法可以實現這個轉變，因爲有幾個領導的同志是反對這樣的轉變的。

我們希望西班牙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要很認眞地來討論這個轉變問題和實現這個轉變的問題。如果大會的工作，是照着這一方向來切實的討論，那末這次代表大會將會起一種不可超越的重大的政治作用，而將成爲西班牙共產黨歷史中和西班牙革命發展史中的一個轉變關鍵。

我們深信西班牙共產黨黨員會表示：他們不僅是勇敢的革命戰士，而且還能夠把西班牙共產黨轉變爲强有力的，羣衆的，能夠領導無產階級到最後勝利的一個眞正布爾塞維克的黨。（依凡譯）

共產國際執委西歐部

路之明光

週報

第三十七期

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二日出版

紅旗週報 三十八七期合刊

目錄

中國無產階級在今年紅五月中的偉大任務
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五一節
第二國際最近的組織者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戰鬥任務
湘鄂西紅軍擊破敵人四次『圍剿』中第一步進攻的教訓
什麼叫停戰撤兵會議？
國難會議和民憲協進會的醜態
社會法西斯蒂主義者陳獨秀的『經濟理論』
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
爲聯共黨史之布爾塞維克的研究而鬥爭

■每期定價大洋三分■

一九三二年四月廿十五日出版

中國無產階級在今年紅五月中的偉大任務

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的世界大戰，是再沒有比今天更逼切的了！

中國無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的回答，不是和平而是戰爭！

中國無產階級正在發動，擴大與領導全中國千百萬的勞苦羣衆的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

在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中國工農紅軍是中國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者與組織者！

中國無產階級正在鞏固與擴大蘇維埃與紅軍，發展中國民族革命戰爭，去消滅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

然而中國無產階級要達到這一目的，還必須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工具與走狗，——地主資產階級的中國國民黨！

國民黨正在瘋狂般的依靠着帝國主義的直接幫助，動員了他所有的一切力量向着中國革命，尤其是中國的蘇維埃與紅軍進攻，給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做清道夫。

中國無產階級正在發動，擴大與領導全中國千百萬勞苦羣衆的階級的國內戰爭，

反對南京政府，廣東政府與一切反革命派別的政府！

在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中國工農兵的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是中國階級的國內戰爭的唯一領導者與組織者！

中國無產階級正在鞏固與擴大蘇維埃與紅軍，向中國的反動統治實行革命的進攻，去消滅着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

中國無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對於國民黨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對於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壓迫與屠殺的回答，不是和平而是戰爭！

中國無產階級就是要拿民族的革命戰爭去爭取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就是要拿階級的國內戰爭去爭取中國工農兵以及一切勞苦民衆的政治的與經濟的解放！

中國無產階級要拿革命的戰爭，去回答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的反革命戰爭！

這就是中國無產階級在今年紅五月中的偉大任務！

四月十二日

慧素

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五一

當我們紀念今年革命的五一節時，我們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及一切勞動羣衆，必須

深刻的認識目前形勢之嚴重，必須認識我們任務之重大。

國際帝國主義強盜們，在其極深刻的世界恐慌之中，已經開始了以戰爭來「克服」其恐慌的手段；極東的天地，在九一八之後，已經在事實上存在着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已經在上海屠殺了中國千千萬萬的抗日工農和士兵，已經在東方的蘇聯邊境，佈滿了白俄的先鋒隊，屯駐了十數萬日本強盜的軍隊，已經在中國的內地中心武漢，佈滿着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的軍隊和武器，等待着進攻中國工農紅軍和蘇區的命令；天津，北平，青島，上海，福州，汕頭和廣州，天天在日帝國主義和一切帝國主義之武力佔領的威脅之下。帝國主義強盜們，瓜分中國與破壞中國蘇維埃革命的計劃，已經在事實上開始了！而這一戰爭之擴大，必然而且是事實上已將變成爲帝國主義強盜們一致進攻蘇聯，破壞無產階級祖國之干涉戰爭！不僅日帝國主義佈置了東三省爲進攻蘇聯之東方軍事根據地，而且美帝國主義也已把大西洋的艦隊，調動到太平洋來加强東方的反蘇聯戰線，美國金融統治之忠實的代理人胡佛總統，更爲緩和在爭奪中國上帝國主義相互間不可調和的衝突，而指派史汀遜到日內瓦去籌劃怎樣結成反蘇聯戰線之計劃了。

英帝國主義則在麥克唐乃爾的政府之中，組織了規劃戰事的行動委員會，同時在上海的停戰會議中，命令國民黨政府投降日本，進攻工農紅軍；勾結法帝國主義，進

行多腦河經濟聯盟以堅固反蘇聯陣營；法帝國主義則更彰明昭著的除與日本結成了聯合戰線，努力擁護日本强盜在東三省進行反蘇聯佈置和掠奪中國勞動羣衆之外，在西歐方面，領導其從屬國家，波蘭，羅馬尼亞，巨果斯拉夫及捷克斯拉夫等國，佈置進攻蘇聯的軍事。歐洲諸國的大小軍港車站，都堆滿着武器與彈藥，而軍事工業則在嚴重的恐慌之中，超然的繼續着繁榮。上海戰爭以來，凡軍事工業及與其有關的各種工業部門的股票，皆大昇特昇，尤其是法國之液體空氣化學製造廠之股票，二月份的行市竟比一月份的高昇百分之六十四；英國的國家化學工業有限公司的股票，在同期間高昇百分之十八；而太平洋上的商航保險額，竟高漲了百分之二千。這一切證明了帝國主義戰爭之何等的切迫！

但是，

主義侵略中國，以爲非如此不足以表明無產階級祖國的立場（這是世界社會民主黨及中國托陳取消派的主張！），實際上就是代替帝國主義做引誘蘇聯加入戰爭的旋渦的工作，企圖由彼開的口實，來動員勞動羣衆去進攻蘇聯。

瓜分中國，進攻蘇聯的帝國主義的戰爭行動，二個世界之決定的鬥爭之大戰，更因中國工農及一切勞動羣衆之頑强的反帝國主義戰爭，全世界無產階級之革命的活動及帝國主義强盜間的矛盾之發展，特別是全世界無產階級之革命的活動之尖銳化，使重新瓜分世界的戰爭，干涉蘇聯的戰爭，日益成爲帝國主義刻不容緩的任務了。

今年的五一，不僅有最深刻而最廣大的世界恐慌，不僅眼前開展着已經開始了的帝國主義戰爭和日本的軍隊，不斷的遣到蘇聯的東方國境，同時，所謂世界「軍縮」會議也正在此時開着會議。這一「軍縮」會議之意義，決不僅是蒙蔽勞動羣衆，使其不去反對帝國主義國家在逼切的戰爭情勢之前，結成同盟和使已經開始着的帝國主義戰爭轉變而爲進攻蘇聯戰爭之會議。

我們必須認識，這一切的現象，是有其本質的原則的意義，決不是偶然而暫時的緊逼狀態。我們知道，造成戰後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諸條件，現在其最大部分是已經消失了，變形了，現在正以迅速的速度，走向着最後的，而使全世界都有可能走入戰時的狀態。

戰後資本主義得到暫時穩定的諸條件，首先第一，表現在「剝削德國的方法及程度上，英美法等得到了一時的一致，即由德國之道威斯計劃化而得到了一致」（斯達林），但是，這個一致，已經被世界恐慌根本的震撼了。德國之無力賠款，戰債之廢棄問題，洛桑會議之推遲，凡爾賽和約之危機，德國和法國的主要從屬國家波蘭內之革命的危機之成熟，都是顯明的證據。

第二，表現在「英美日三帝國主義，對於在中國之勢力範圍之分配上，得到了一致」（斯達林），但是，很明顯的，由於中國蘇維埃革命運動之壯大及日本帝國主義由法帝國主義擁護之下的對中國的掠奪戰爭之開展，已經把帝國主義間的這個一致，根本的推翻了。

第三，表現在「有力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對於各自的殖民地之剝削和壓迫上，互不干涉的問題得到了相互的諒解」（斯達林），但是，這一相互諒解也已經歸於無效了。英美帝國主義在南美，加拿大，埃及等之爭奪，英日帝國主義的競爭，法意在地中海上的爭霸，以及關稅戰爭之激烈，皆使這一諒解，迅速的消失。

第四，在於「帝國主義強大國家，在努力結成反蘇聯的統一戰線上，具有一致的利害關係」（斯達林）。整個的統一戰線，雖尚未完全結成，但是因爲帝國主義內部的經濟恐慌之激烈和蘇聯社會主義之建設偉大的成功，使兩個世界間的鬥爭，到達了

非常尖銳的程度。社會主義工業之偉大的成功，農業之集體化，富農階級的消滅，第一次五年計劃在消滅失業上之偉大的威力，社會主義經濟之愈益鞏固的獨立性，勞動者農民生活之偉大的改善，這一切使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間的「和平的競爭」對於後者有決定的勝利意義。正因爲如此，所以帝國主義強盜們及其從僕社會法西斯蒂的叛徒們，想放棄「和平競爭」的方法，而急劇的轉變到採取武力干涉的政策。而這一武力干涉的危機，因帝國主義內二個世界對立的尖銳化，無產階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工農羣衆之革命運動之高漲，更見深刻而急迫了。

在這種情勢之下，帝國主義強盜要想挽救其死滅，不得不採取其最後的戰爭手段，作垂死的掙扎。現正在東方開始的，一方面瓜分中國，他方面進攻蘇聯的帝國主義戰爭，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爆發出來的。一切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外交官，參謀部海陸軍人以及和平主義者，都各盡其死力，在日內瓦，在倫敦，在巴黎，在東京，在華盛頓以及在上海南京，進攻着怎麼擴大瓜分中國，進攻着怎麼壓迫中國革命的掠奪戰爭，進行着怎樣團結一致的向蘇聯進攻，以推倒無產階級的獨裁和社會主義的建設的，都是由此而來的。

但是，很明顯的，這決不是說因爲兩個世界的鬥爭之尖銳化，帝國主義間矛盾就完全緩和了的；不然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也是更見緊張了，特別是日帝國主義佔

領淞滬以來，日美帝國主義爭奪太平洋，爭奪瓜分中國之鬥爭，決不是輕易可以緩和的戰勝國家和戰敗國家之尖銳的對立，法意之爭奪地中海的，以至於歐洲的霸權之矛盾，中歐和巴爾幹之日益緊張的形勢，以及紛錯在戰債，賠款，軍備及掠奪殖民地上的各帝國主義間的利害衝突，更是日見顯著而逼近了的。而這一帝國主義的急迫的情勢與兩個世界的基本對立之尖銳化，更互相錯綜牽連；使世界大戰的屠殺行為，更逼近了我們的面前。

這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在今年的五一革命的紀念節所遭遇的情勢。

這種急迫的情勢，很明顯的要求全世界無產階級，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行動上，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爭，特別是反對帝國主義進攻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反對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和鎮壓中國蘇維埃革命。一切的猶豫和空談，都是不可允許的罪惡，都成爲幫助帝國主義壓倒世界革命的工具。在目前的情勢之下，只有行動，革命的行動，纔是唯一擁護蘇聯，保衛中國革命并解放無產階級自己之手段。一切和平主義者，第二國際及托洛斯基的讒言和欺騙，必須用最大的力量去粉碎的。

全中國的工農士兵以及一切勞動羣衆，正在日帝國主義直接的屠殺和壓迫之下的中國工農以及一切勞動羣衆，在這一時期來紀念革命的五一，是有更重大而嚴重的意義！

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府，不僅儘量的出賣着民族利益，而且儘力的擔負着帝國主義直接進攻我們工農羣衆自己的政權蘇維埃和紅軍之清道夫的任務。牠不僅儘量的出賣了東三省和長江的咽喉，而且兇暴殘酷的在屠殺反日反帝的民衆。而一切反革命的派別，改組派，第三黨，社會民主黨，國家主義及托陳取消派，也跟在國民黨軍閥的後，欺騙着工農的反帝鬥爭，爲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盡着走狗的任務。

因此，中國工農以及一切勞動民衆在這種情勢之下，必須丟棄一切的幻想，堅決的起來在蘇維埃旗幟之下，自動的武裝起來，聯合革命的士兵，在反對國民黨出賣民族利益之際，來進行澈底的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海陸空軍出境，必須堅決的以罷工，罷崗，罷課等方法來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紅軍和蘇區，革命的士兵必須掉轉槍頭，殺死反動的國民黨軍官，投入紅軍，海員鐵路工人以及一切交通工人，更必須拒絕運輸國民黨軍隊軍火去進攻紅軍。組織農民災民鬥爭，發動游擊戰爭，建設新的蘇維埃區域來擴大革命運動，來加强反帝的陣線。因爲只有這才是擁護蘇聯，完成中國民族獨立解放和克服帝國主義戰爭之唯一的革命的方法。

第二國際是戰爭的組織者

黃卷

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危機，已經有二年半了。這種危機使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

盾，已趨於異常尖銳化的境地了。國際資產階級企圖從戰爭中，首先從反對蘇聯的武裝干涉與爲瓜分和重分殖民地的戰爭中，找到危機的出路；無產階級要在革命中找到出路。

資產階級的主要的社會支柱——國際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努力保證資本主義能夠將危機的一切重擔加在無產階級與勞苦羣衆身上，使不至有革命的爆發。資本主義的忠僕，社會民主黨，用一切方法促進戰爭的準備與組織，使在戰爭爆發的時候保證無產階級平心靜氣毅然決然爲財政資本的利益，利潤，而參加屠殺。忠實於資本的社會民主黨，就是在愚弄羣衆，思想上政治上心理上準備戰爭，以及不斷的擴充軍備中的帝國主義的最重要的工具。

第二國際的這種作用，在滿洲事變和上海事變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在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三省之初，第二國際就表示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事實上的同盟者。牠在羣衆中散佈一切幻想，以爲帝國主義強盜機關國際聯盟的干涉，可以防止新的戰爭，瓜分中國與屠殺中國民衆的戰爭。去年十月一號第二國際決議案上說：

「在可能範圍內，要挾政府，使其利用國際聯盟的威信，以掃清日本帝國主義所強奪了的陣地」。

中國和世界上每個覺悟的工人和勞動者都知道很清楚，國際聯盟正是爲日本帝國

主義辯護，牠的一切會議的任務，正是爲準備瓜分中國的。所以，第二國際所主張的「利用國際聯盟的威信」，其欺騙羣衆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不到三個月（到國聯的決議公佈的時候），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國聯的作用，已經在全世界最廣大的勞動羣衆前面揭破了。本年正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在克林所開的第二國際管理局會議上，牠不能不承認「無論國聯的干涉，無論美國的表示，也不能障礙日本政府……去擴大自己的非法佔領」。但是，第二國際在這次會議的決議上提議怎樣去反對戰爭呢？

第二國際認爲日本社會民主黨起來反抗日本政府，就能達得這個目的，可是，日本社會民主黨早已擁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政策。在日本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上公然宣稱：佔領滿洲是日本生死存亡的事情；中國不是民族的國家；擁護實行佔領政策的政府，是每個日本社會民主黨人的義務等等。在這種情形之下，第二國際打算日本社會民主黨起來反對日本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豈不是開玩笑嗎？

再過一個月，在十九路軍士兵與上海勞苦羣衆，給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以堅決的抵抗之後，本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二國際管理局發表宣言，喊着「國際聯盟的破產」。在該宣言中又說：

「在這些條件之下，精神上抵制日本帝國主義，是國際聯盟最初步的義務，因日本帝國主義，已經開始戰爭，甚至不想用調解的方法，來解決糾紛」。

在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滿洲之後，已經四五個月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辯護者與瓜分中國的組織者國聯的作用，已經在全世界前面完全揭破以後，第二國際，才低聲說國際聯盟的破產。同時牠認爲反對已開始的戰爭的方法，就是又由這個戰爭的擁護者國聯來實行精神上的抵制！

這還不算事。第二國際不僅掩飾日本帝國主義及其日內瓦的共謀者的行動，而且竭力爲這些行動作辯護。

第二國際的領袖樊迪文，在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滿洲之始，已經聲明了，中國是「地理上的疇範」，滿洲是「中國的殖民地」，日本人在滿洲有「莫大的利益」。在一九三二年三月的「社會」雜誌上登了樊迪文一篇論文，題爲「中國事變的發展」，其中樊迪文又重覆的說，問題不在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犯中國，而在於「究竟誰將戰勝滿洲——是中國的殖民地，還是日本的殖民地」。

第二國際的其他的領袖，無論在其言論上，論文上，著書上，都竭力爲日本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他們號召爲「日本民衆的生存到益」而保

護日本資本主義的祖國。他們宣稱滿洲的佔領是社會主義的事業?!

在一九三二年正月十五的『日本民衆新聞』報上，日本社會法西斯蒂發表宣言，題爲：『不許把無產階級的赤血所保護的滿洲，又成爲資產階級的贓物』。社斯蒂騙徒們的筆鋒，把滿洲的佔領，當作爲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了!!!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日本法西斯蒂黨的總書記赤松說過：

『我們向着社會主義的日本的建設方面迅速前進』（見『改造』雜誌的『論科學的日本主義』一文）。

赤松對於日本佔領滿洲，公然起來辯護說：

『日本可以得到爲自己的民族生存的最低限度的安全，即把滿洲所有的寶藏，歸入自己的工業系統中，來供給自己，以發展重工業。……可是，這些寶藏與資本主義所享用，可使日本有被人誣爲侵略的危險』。

從這裏顯然可以看到，赤松完全擁護日本帝國主義的佔領滿洲。爲的要替這種佔領作辯護，他要求日本帝國主義要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托辣斯，來支配滿州，因爲日本社會法西斯蒂用西歐他們的同胞兄弟的理論，來『證明』這些托辣斯是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

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本社會民主黨中央全會的決議案上寫着：

『我們否認滿蒙的落後的資產階級的統治。要把這種統治變爲社會主義的統治，並且在這種基礎上，建立滿蒙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經濟合作，以達到他們的生存的利益』。

當然，日本社會法西斯蒂黨的全會要求用日本帝國主義所領導下的溥儀的『社會主義的統治』，來代替地主資產階級的張學良的統治呢!!

日本社會法西斯蒂，又用其從西歐輸入的理論，來準備爲日本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武裝干涉，作思想上的辯護。赤松在上述的『改造』雜誌所登的論文上，已經說過：

『蘇聯的五年計劃，是建設國家資本主義的完備的計劃。這樣一來，所謂蘇聯，實際上不是別的，無非就是大强國式的俄羅斯國家』。

於是乎赤松先生企圖把資本主義的日本，形容爲『向着社會主義方向迅速前進』的國家，使其負起反對『大强國式的俄羅斯國家』的使命，以此來擁護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戰爭。

現在第二國際的先生們，都向這方面努力，以便在思想上爲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準備着的戰爭作辯護。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比利時社會法西斯蒂黨報『人民』上寫着：

『自從俄羅斯軍事共產主義完結以來，那裏所培植起來的，不是社會主義，

而是國家資本主義。……但是，蘇維埃國家所採用的方法，無論如何不能移植於資產階級文明的國家裏。勞動者要推翻這些方法』。

樊迪文在上述的『社會』雜誌上的論文中公然說道：

『當然，第三國際在原則上不能不和一切的帝國主義鬥爭，除了牠自己的帝國主義以外』。

樊迪文所謂共產國際『自己的帝國主義』，當然是指蘇聯而言的。這樣一來，樊迪文和第二國際的一切先生們，可以有十足的『理由』來組織和擁護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戰爭，因爲這是反對『赤色帝國主義』呢?!

國際帝國主義者，現在從各方面加速準備反蘇聯的大戰，這種大戰，已成了國際無產階級的直接危險了。我們應當在廣大的羣衆面前反對這種大戰，尤其是要揭破這種大戰的組織者——第二國際的一切欺騙。

四月十二日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戰鬥任務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一九三二年國民經濟計劃（統制數字）的決定概要——

五年計劃之第三年度，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無產階級之新的成功與成功的年度。工業生產比之一九三〇年，增大了百分之二〇——二一。失業消滅了，工人的生活條件改善了，工資在這一年中，平均增大了百分之十八。

就農業而言，這一年是根本的轉變的年度。農村的集體化，平均達到百分之六二，播種面積之百分之七九社會化了。這即是超過五年計劃之集體化預定三倍的意義。雖有旱魃，穀物及工業用農產物底總生產額，比之一九三〇年增大了百分之六。五，其中商品化部分（供給都市的部分）之增加，爲百分之九——一〇。又這一年度，是農村中階級分化之總結，農村勞動大衆底貧困之絕滅與物質的條件之澈底的改善的一年。

工業及農業方面所達到的成功，是五年計劃之四年完成的保證，是這個國家裏面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底建設之完成的條件。

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着重的說，這些成功是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英雄的努力之社會主義競賽與突擊隊的結果，是蘇維埃聯邦共產黨之正確領導的結果，是反抗一切機會主義而爲布爾塞維克速度而鬥爭底結果。

全產業底發揚使國民收入增高了。一九三一年底國民收入，比之去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一三。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從以上事實出發，決定如次：

一　工業

一九三二年的國營工業總生產額的成長，估計爲百分之三六。這即是在第四年度底終末。完成五年計劃的意義。這也即是達到戰前工業生產額的四倍的意義。其中生產生產工具的工業底成長率爲百分之四〇，生產大衆的消費物的部門的成長率爲百分之二九。

重要部門之生產任務如次：煤炭九千萬噸，生鐵一千九百萬噸，鋼鐵九百五十萬噸，機器（農業機器，耕種機，鐵道機器等包括在內）六十八億盧布，棉織物三億六千一百萬米突。發展其他地區，尤其是烏拉爾，下莫斯科地區底煤炭產業，而與頓捏茨庫茨捏茨庫并立。煤炭產業底資本建設，決定爲八億一千萬盧布。在頓巴斯，庫茨巴斯，下莫斯科炭田，及卡拉干達等處開設新炭坑。預料總計約有一億九千萬噸採炭能力。

黑色冶金工業方面，一九三二年裏，開設二十四個熔鑛爐，六十三個平爐，及七個塊鐵爐。其所需資本定爲十八億盧布。

發電所總能力一九三二年中非達到五百六十萬基羅瓦特不可。一九三二年底電力

生產，規定爲一百七十億「基羅瓦特時」。

燃料，金屬，農業原料品的消耗程度非檢計不可。一九三二年生產中必須爲百分之一五，建築中的金屬節省，必須爲百分之二〇，節省，爲百分之一〇。

大規模工業的工人數，有從一九三一年之五，四四七，〇〇〇人增到六，二一八，〇〇〇人，即增加百分之一四的希望。工業工人之工資，比去年平均使增高至百分之二二。

生產原價之低下定爲百分之七。

資本活動之總額，由一九三一年之八十二億盧布，而增爲一百零七億盧布。

二 農業

春天播種總面積，一九三一年爲九千七百四十萬海克脫，今年增爲一千四百萬海克脫，集體農場之播種面積，增爲一億八百萬海克脫，機器耕種機站所播種的面積增大爲四千克脫。國營農場之播種面積（合春種與秋種）增爲一億八百萬海克脫，機器耕種機站所播種的面積增大爲四千萬海克脫。

穀物之每一海克脫的收穫準定爲八·五，禪特趙爾（等於五十個旺）。國產耕種

標之供給額至少須達百萬馬力，國產農業機器，主要的是收穫機應供給額，亦須達到九億盧布。耕種機站的數目，須使達到三一〇〇，而其所有耕種機之馬力須遞增一百三十六萬。因此非從新增設一，七〇〇站不可。

牧畜統一部之家畜數從一九三一年之二百十萬頭，使增至三百九十五萬頭。亞牧畜托拉斯之商品生產物方面，食肉使達至十六萬二千噸，牛乳使達至五十四萬八千噸。農業方面之投資額，去年爲三十六億盧布而今年爲四十三億六千盧布。

三　運輸，通信

鐵路，水運，陸運，及航空運輸之資本活動範圍，規定爲三十三億三千萬盧布，集中活動於莫斯科，頓巴斯線，由頓巴斯分出的諸線，及莫斯科，馬羅尼特哥爾斯庫，庫茨捏茨庫線。鐵路工人數決定爲一百十八萬八，其工資增加率爲百分之二三。通信活動之增長，規定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五，改善活動底質量，使工人數增加百分之一三。通信工人底工資之增加豫定爲百分之一億。三。

四　合作社及住宅經濟

關於社會化部分中都市住宅建設的總投資額爲十九億四千二百萬盧布。對於合作

而經濟及福利施設，投資九億五十萬盧布，即去年度之二倍以上。

五　供給

大衆的需要品之基金，對於一九三一年之二百七十二億盧布，定爲三百五十五億布，另賣流通之社會化部分，比之去年度增大百分之三〇。

廣泛的展開輕工業及食料品產業之資本建設。爲供給中央亞細亞及西伯利亞之住民的織物起見，在中央亞細亞設立大規模的紡織工場。

在莫斯科，列甯格勒，謝美巴拉丁斯庫，建立大製肉工場，在卡查庫斯坦，格車等處建設五大製糖工場，已經開始建設之七大罐頭工場，在一九三二年中完結工事。

發展供給人民委員部及中央消費合作商店之開設，至少，增設一萬商店，必須在各地區中心及州工業要地開設供給人民委員部的直屬商店。

六　勞動，訓練，文化

全工業，運輸，農業（國營農場）及其他國民經濟部門的工人及雇員人數，在一九三一年爲一千八百七十萬人，一九三二年使增至二千一百萬人。

全工人職員之工資基金從一九三一年之二百十一億盧布，增高至二百六十八億盧

布。

文化，社會支出總額（教育，訓練，科學，保險的津貼）從去年之六十六億盧布，增至九十二億盧布。

一九三二年之學校卒業者人數預定如次：高等專門學校五萬六千人，技術學校三十六萬四千人，勞動特別科十二萬一千人，工場學校十七萬五千人，勞動保護，社會保險，勞動保護，

七　資本建設，國民收入，國家預算

關於國民經濟社會化部分的投資總額，對於一九三一年之一百六十一億，一〇，極力節省浪費及節約費用及社會提高能率不可。

建築工人數定爲二百七十一萬九千人，其工資比去年度增加百分之五、七十億盧布，則估計爲四百九十二億盧布。建築生產原價之跌落，至少爲百分之三〇的增加。而國民收入中經濟的社會主義的部分，在一九三二年之國民收入，對於去年度之三百分之九一。

盧布。這對去年的百分之八一、五，在一九三二年爲二百〇五億盧布，而一九三二年之收入支出各爲九億二千九百萬，國庫預備金達至五

至於國家預算，一九三一年之收入支出各爲二百七十四億二千九百萬，支出二百六十

億。

社會主義建設之成功，完全的而且最後的保證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之勝利。五年計劃之四年完成的意義的一九三二年度底國民經濟計劃之實現，將爲對資本之環境的鬥爭之最大成功，將不但爲蘇維埃的無產階級之勝利，並且爲國際無產的最大的勝利。

湘鄂西紅軍擊破敵人四次「圍剿」中

一步進攻的教訓

魯易

政治上的動員蘇區羣衆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新的「圍勦」，領導蘇區災民向帝反國民黨鬥爭，與士兵鬥爭，而且將一切鬥爭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中國革命，反抗新的四次「圍勦」的鬥爭聯繫在一起。這是外發的反面，另一方面，紅軍行動積極化，互相牽制敵人，戰略戰術的精密完與紅軍給養的安全，以及政治工作的健强與紅軍戰士的英勇善戰；是完全擊破敵人新，

的「圍勦」最重要的條件。

從紅三軍在應城潛江黃陵磯龍灣等地的勝利中，我們得到很豐富的教訓。最主要的是：

一、因爲紅軍行動的積極化，消滅了敵人，擊破了敵人包圍蘇區的計劃：如九師很快的過襄河佔領皂市之後，進攻龍王集陳家河，消滅敵人第四師一旅。隨後卽回師張截港，進佔潛江，使新二旅與川軍侵入蘇區的計劃完全打破，七師在迅速的恢復侏行山，佔領黃陵磯之後，卽刻回師老新口驅逐川軍滾出蘇區，響應了九師的行動。

二、因爲紅軍行動客觀上互相配合，牽制了各方面敵人，使紅軍同時在各方面都得着勝利。如九師攻應城時，正是七師佔領黃陵磯；七師回師驅逐川軍時，正是九師進佔潛江。軍委獨立團與九師的配合行動，促成了在應城的勝利。二十五師的東下，盡了牽制川軍的作用。特別是紅三軍與紅四軍客觀上的配合行動，使武漢反動統治狼狽不堪。

三、紅軍戰士英勇善戰，與政治工作起了相當的作用，也是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如九師在襄河北岸不斷的行動，在嚴寒中完全消滅了兩團以上敵人的武裝；七師爲保障蘇區的安全，驅逐川軍出境，晝夜不停在風雪中行動與作戰。

四、對於敵情的估計與軍事計劃的正確，也是勝利條件之一。而中央對湘鄂西軍

事指示之正確，與中央分局正確的執行了中央的軍事訓令，是紅軍此次勝利最大的保障。

但是，在政治上的動員羣衆反抗敵人新的『圍勦』的工作，是太壞了。因此沒有能夠利用勝利的條件更得到進一步的勝利。在政治上的佈置，以及單純的辦理給養。對於動員羣衆配合紅軍行動大半是着重在軍事上的行動反抗敵人新的『圍勦』的宣傳鼓動工作，都是和平的，紙上的，普遍的，沒有與一般的羣衆鬥爭有多少聯繫。在九師出發之後，沒有任何文件揭發敵人大舉『圍勦』蘇區的陰謀，與號召羣衆反抗敵人進攻的準備。一直到老新口失守之後，才趕忙發出一些文件，召集羣衆大會。因此，在機關遷移的時候，不獨在羣衆中已發生了對於革命形勢的動搖與恐慌。如老新口有極少數羣衆反水的現象，即在同志中也可以發生政治上的動搖。但是，將機關遷移時的無秩序解釋成爲政治上的動搖現象，或認機關遷移就是表示動搖，都是不正確的。爲保持領導機關的安全，在當時的條件之下遷移是必須的，只是沒有很好的準備與佈置，是大缺點。

反帝運動早已在非蘇區各地兇猛的進展，蘇區的反帝運動反毫無生氣。當然更談不上將反帝運動與反抗敵人進攻的鬥爭聯系在一起。

而且在『做』，實際上仍是無計劃無系統領導羣衆鬥爭，雖是好久以前就在嚷：

的進行；對於災民不分階級亂鬥的現象，沒有很快的糾正過來。災民鬪爭在客觀上雖含有不少的反抗敵人進攻的情緒，但沒有將這些情緒發揚起來，沒有將這些情緒與反抗敵人四次『圍勦』的鬥爭在實際工作中聯繫起來。特別是沒有將赤區災民與白區災民聯合起來配合紅軍的行動，是非常的錯誤與損失。

第二、對於鞏固紅軍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夠，保障紅軍給養，還是採取一種遲緩的，不集中的甚至消極的辦法。如九師在應城；獨立團在皂市居留很久，沒有弄到很多糧食；天門漢川黨與蘇維埃，沒有好好組織運糧的工作。其次紅軍中有一種私自集中糧食儲藏起來，而不顧及整個紅軍給養的不良現象。此外，糧食的分散與浪費，運輸方法的不改良，往往幾千上萬石的谷子，得到手的沒有多少。

反抗敵人新的『圍剿』的宣傳鼓動，在紅軍中做得太少太不夠。政治工作還沒有成爲提高紅軍政治情緒最主要最有力的條件，紅軍政治情緒的提高還大半靠軍事的勝利；因此軍事失利的時候，便可以發生悲觀失望的情緒。

優待紅軍家屬與擁紅工作的和平辦法，在革命形勢極端緊張的時期，早已不夠了，特別對於幫助紅軍家屬弄給養沒有得到迅速的正當的解決。這樣便影響到動員羣衆參加紅軍問題。

第三、利用游擊隊靈敏的騷動與襲擊，牽制敵人，以援助紅軍的勝利，差不多完

全沒有實現。即利用游擊隊做偵察敵人行動的工作，都達不到任務。如潛江荊南游擊隊，對於周家磯蓮花寺一帶的敵軍撤退搬扒換防，完全不知道；天門游擊隊始終是保護縣政府的。各地對於守備工作，整個的忽視。敵人偵察與反動份子侵入蘇區，沒有受到阻礙與打擊。一般的都不注意做工事，如機關遷移時，分區還沒有加緊做工事。所以老新口的少數羣衆反水的眞相還不知道。蘇區公民買反動良民證的事，也能秘密進行。

第五、忽視蘇區周圍的白區工作，沒注意反動白區的各種羣衆鬥爭，與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革命，「圍勦」紅軍的宣傳鼓動，聯系在一起，沒有廣泛的發動反帝反國民黨鬥爭，沒有進行武漢，應城，沙市工人罷工鬥爭，特別是對於環繞蘇區的白軍，沒有任何有系統的有計劃的工作，以政治動搖最厲害的三十四師，我們還不能從中奪取大批的士兵羣衆。

這些缺點是非常嚴重的，但是對於這些缺點直到現在還沒有達到應有的糾正。

恢復潛江以後，雖然造成了湘鄂西革命新的開展形勢，建立了向北發展的主要門戶，但是省委對於這一新的開展沒有去佔計，因此沒有具體的工作佈置，紅三軍在同樣的狀況之下，重複了過去潛江失敗時候的覆轍，行動的遲緩與沒有充分的積極化，

以及對於敵情的估計不足與輕敵，與兵力不集中，因此，我們對於徐源泉部反攻張發港時，沒有取得勝利。

潛江的估領與川軍的撤退，在黨及蘇維埃中，形成「左」傾的樂觀情緒，在機關遷移時期緊張的動員羣衆反抗敵人進攻的工作，因爲勝利的昏頭又馳緩下去。

即一般的羣衆工作，還沒有很好的建立起來，還遠落在軍事勝利之後。

敵人新的「圍剿」又開始了，我們必須在擊破敵人新的「圍剿」中完全取得決定勝負的形勢。以鞏固與擴大蘇區，以開展與紅四軍完全配合行動，包圍武漢的形勢，那只有利用過去的教訓與經驗，糾正軍事行動，特別是政治動員中一切不可容忍的錯誤與缺點，更廣大的動員羣衆反抗敵人新的「圍剿」，領導蘇區與非蘇區的反帝鬥爭，災民與農民鬥爭，罷工鬥爭與士兵鬥爭，來援助與配合紅軍行動，物質上與政治上的動員大批羣衆參加紅軍，靈敏遊擊隊行動，加緊羣衆的肅反工作，總之，動員與軍事上的動員必須完全一致與非常充分，我們一定能夠取得勝利。

三月七日

（轉載湘鄂西蘇區省委機關報）

什麼叫做停戰兵會議？

——國民黨出賣上海的騙局——

于開

中國國民黨代表了中國地主豪紳買辦資產階級的統治，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早已決定了「鎮靜」，「不抵抗」，「忍辱負重」的投降政策，它從九一八直到現在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努力貫澈這一投降政策的實現。一手出賣東三省的張學良，是執行國民黨的這一政策，在上海英領事館所開的停戰會議，同樣也是執行國民黨這一政策，以求出賣上海的貫澈。

國民黨接續着出賣東三省來出賣上海的開頭，出乎它意料之外，遭受到革命和工農勞苦羣衆的反抗，使它不得不採取一種紆曲的方式來進行對帝國主義的投降。先用失敗主義強迫反日士兵撤退，同時，勵行白色恐怖和法西斯蒂手段鎮壓上海反日運動與反日團體，把革命羣衆壓在脚下，然後由停戰會議來出賣上海。

停戰會議，時經一月，共開了十四次，上海已出賣得差不多停當了，於是四一日要開的第十五次會議就沒有續開的必要，宣告延期，同時電告它在日內瓦的

「國」經理顧惠慶轉告收買中國的總公司國際聯盟，講妥當，快請進一步「考慮」怎樣受盤的「新建議」吧！（四月十二日申報第一版國民新聞社十日日內瓦電，謂國聯勢將被迫考慮新建議）。

國民黨雖然終於把上海出賣成功，但比之出賣東三省却費事得多了。它怎樣費盡了氣力迫退革命士兵，鎮壓反日羣衆，這裏不說，單着它在停戰會議中所說的那套把戲，也就已煞費心機了。開始是裝腔作勢的說要日本軍隊無條件撤退，接着就說，可以「暫時」駐紮租界越界築路的毗連地帶。所謂毗連地帶是那些？現已具體規定爲：㈠吳淞方面。在蘊藻浜之北，縱橫各二千密達，即二英里左右，南至外馬路附近，西至康家行，及北泗塘河，北及印家宅，孫家樓，東至黃浦江畔。其四圍之界限，則以附近之小河流爲間斷線；㈡江灣方面自淞滬路東之跑馬廳至殷行鄉屬之，各處亦爲日軍駐屯地，惟滬江大學則不在內：㈢引翔港方面，自引翔鄉西北至軍工路之一部分，該處西以橫浜爲界，東至黃浦江畔，北至康家行，及北泗塘河，北及印家宅，孫家樓，東至黃浦江畔。其四圍之界限，則以附近之小河流爲間斷線；㈡江灣方面自淞滬路東之跑馬廳至殷行鄉屬之，各處亦爲日軍駐屯地，惟滬江大學則不在內：㈢引翔港方面，自引翔鄉西北至軍工路之一部分，該處西以橫浜爲界，東至黃浦江畔，北至康家行，及北泗塘河，北及印家宅，孫家樓，東至黃浦江畔。其四圍之界限，則以附近之小河流爲間斷線；㈡江灣方面自淞滬路東之跑馬廳至殷行鄉屬之，各處亦爲日軍駐屯地，惟滬江大學則不在內：㈣閘北方面爲六三花園，至日本公墓一帶，

茲悉日軍當局，因停戰會議中，大致擬定吳淞鎮西沿蘊藻浜泗塘河一帶，爲日軍撤退「暫駐」地點，故欲將該地留作建築兵房之用，其中有一古時墳墓，被日軍用炸藥燬去，並運到大批建築材料，不日即將動工。又悉蘊藻浜橋於前晚重行修理，昨日天明始止。據云因有多數重量車輛欲經此橋』。

還不明白嗎，吳淞，江灣，引翔港，閘北四個「地帶」已把村落河舍一一註明送給了日本帝國主義？然而國民黨却厚着臉說，『這是暫時』的。多少時候呢？英公使藍浦森主張，由『日方發一單獨宣言，其字句爲日軍期望於六個月內，地方情形進展至確保安全之時，完全撤退』。『我方以該項宣言，字句空泛，且六個月期限太長，遂提出修正案，主張將該項宣言中之「期望」兩字，改爲「切望」，并將六個月期限改爲三個月，日方對於三個月之期限，堅不同意；爭執多時，我方始表示改限四個月內日軍完全撤退』（十日申報）。一個說六個月，一個說四個月，這樣「討價還錢」的把戲，只是在希圖欺騙中國的一般「阿斗」，就是那個買客日本帝國主義也覺得這把戲玩得太肉麻了。不耐煩的說：『賣就賣給我完了，還講什麼時限！』七日申報載：『日總領事署發言人昨日接見大陸報記者切實聲稱：日代表不能同意於撤兵時限，日政府固願逐漸撤兵，但不能規定軍隊撤退日期，此事或須一月，或再較久。記者詢曰：或將三月。日方發言人對曰：然。記者又詢曰：然則甚或須十年乎。日方發言人

亦笑答曰：然。或將十年。」還須要解釋嗎？日本帝國主義就因爲中國革命運動高漲，使它感受到它在中國的剝削權不能「確保安全」，所以才進兵中國來直接壓迫中國革命，現在只有兩句話，不是帝國主義在中國各地築起兵房以便就地屠殺中國工農，就是中國工農用民族革命戰爭的赤血逐出帝國主義的軍隊，講什麼一個月，三個月，十年，百年，就連「日本發言人」也要覺得狗記者裝癡得可笑！

帝國主義國民黨買賣上海，要費這許多周折——自然要使它們對於影響十九路軍士兵與號召全國國聯調查團，停戰撤兵會議等等——迫退革命士兵，國聯特別會議，工農起來反日反帝反國民黨的中國蘇維埃紅軍，痛恨入骨。事到今日，不是帝國主義國民黨屠殺中國工農，就是中國工農推翻國民黨逐出帝國主義的形勢，已非常明顯的擺在眼前。關於這一點，中國國民黨，日本帝國主義與英，美，法，意等其他帝國主義是完全「諒解」的。日本帝國主義說「外人在華權利不能確保安全軍隊就不撤退」，國際帝國主義說「期望地方情形能確保安全」，國民黨說「一點也不錯，所以勦赤就是反日」。國民黨爲要團結中國地主資產階級一致向帝國主義請求幫助「勦赤」以共保安全，一方面邀集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到洛陽，賞牡丹，議「綏靖」，一方面國聯調查團在查清上海反日運動的狀況後，再歡迎他們親到長江沿岸去視察「赤焰」實情，以便共同商定「勦滅赤匪」「確保安全」的切實計劃，同時，却

用停戰撤兵會議來蒙蔽中國工農大衆的耳目。現在調查團已在各地得到『所見所聞，於調查工作補助甚多』的『成績』，『到東京與南京，與兩國政府交接及中日人民之接談，又得到中國各地豪紳地主買辦資本家『決不排外』的『鼓勵』，他們的任務差不多也可以完成，就由日本帝國主義用「拒願入滿」的圈套來叫調查團去受滿洲獨立國的招待，以結束他們的行程。同時，出賣上海地帶也已查勘明白，以後的事當然也可以『交給國聯辦理』，『考慮新建議』，『緩靖』也已在洛陽的牡丹會上議妥，要另換新花樣如「促成憲政」之類來謀全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精誠團結」以「共赴國難」——『剿赤』。

這就是國民黨在停戰會議這一段時期中對全國工農勞苦羣衆所演一幕騙局的全景！

全國的工農勞苦羣衆！我們身上的血肉，已在幾年內被國民黨騙賣得體無完膚了，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解放，才是我們的生路，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組織革命的民族得到獨立解放！　四月十二日

國難會議和民憲協進會的醜態

——地主買辦軍閥資產階級進攻工農的兩種策略

范亢

國民黨召集的國難會議，很明顯的是團結一切反動勢力，進攻工農兵蘇維埃革命

的一種策略。自從九一八事變之後，尤其是國民政府和蔣光鼐蔡廷楷，聽着國際帝國主義的命令，服從日本天皇的上諭，强迫上海的兵士退却二十公里，而停戰議和出賣淞滬之後，國民黨的賣國罪狀完全暴露在幾萬萬中國勞動民衆的面前。雖然國民黨還用着一切方法，企圖欺騙民衆，可是，他們的假面具上，已經戳了幾百幾千個漏洞，實在很難掩飾的了。地主買辦軍閥資產階級的種種集團，一切派別，都覺得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也就是帝國主義的統治。於是乎七張八嘴的，咒罵國民黨快要完全沒有能力維持這種統治——騙民衆的方法太笨了，壓迫民衆的力量太薄弱了。他們都手忙脚亂的『積極起來』，居然算是『反對國民黨』。其實，他們一致責備國民黨『製造共匪』，『縱容共匪』。他們是爲着維持反革命統治而反對國民黨的。他們表面上說許多反對不抵抗主義的鬼話，發許多反對日本侵略的議論，其實，他們責備日本的，也只是埋怨日本用武力强搶滿洲，足以激起東亞『一發不可收拾的赤化』（羅隆基在去年九月底發表的文章，就是這樣說的）。他們主張只要日本用外交手段，『和平的』要求中國，或者提出國聯請求公斷，那麼，『中日的爭端，沒有不可以解決的』，這就是說，中國可以完全答應日本的要求。

國家主義派，北洋軍閥，研究系，政學會，老官僚，一切種種紳商耆老，——這

些善意的批評國民黨的派別，他們的主張都是這個樣子，半年以來的通電，宣言，談話，社論，文章，演說，對於國聯調查團的歡迎辭，以至太太小姐的魚翅酒席上的慰勞詞，都是同一樣的內容。總之，不論那一派，他們的主張——主要的是：對於日本和反帝國主義的工農民衆革命運動。

國民黨就對着這些地主資產階級的『在野名流』，表示非常之抱歉，承認自己的反革命力量和賣國本領還沒有十分到家，因此，很縝細的搜羅了全國的『名人』，（上自吳佩孚下至陶希聖王禮錫）——只沒有請陳獨秀彭述之劉仁靜，這是留着有特別用處的，其餘的都聘請去做國難會議的議員，最近（四月七日），在洛陽宣佈國難會議開幕，請這些紳商名流共同設法，來加緊壓迫革命，進攻紅軍。

國難會議的議事日程，據說只有三項：㈠禦侮，㈡剿匪，㈢救災，其他不准討論。其實，救災是『沒有問題』：去年的水災已經過了一年，餓死的民衆已經超過好幾十萬，幸而沒有餓死的正在地主資本家剝削之下做着最廉價的牛馬，而水災公債和賑災的款項，美國帝國主義的麥糧等等，至少已經有四分之三進了地主資產階級的荷包。至於禦侮，政府現在說：『禦侮必先勦匪，剿匪卽是禦侮』。這樣，除出『救

災』是點綴點綴的題目以外，事實上只剩得『勦匪』一項。——就是屠殺工農兵士的進攻紅軍的問題！本來，對於國民黨政府——不抵抗主義的信徒和假抵抗的巧妙的賣國賊，早就沒有什麼所謂『禦侮』。問題只在於怎麼樣幫助英國或者美國來和日本瓜分中國。現在，上海已經退兵停戰，正在聽着英國帝國主義的調停，而恭請日本軍隊駐紮閘北江灣吳淞引翔，那還有什麼『禦侮』的問題!!或者，將來聽從美國帝國主義的『勸告』，而邀請一切太平洋上的列强，參加中日圓桌會議，共同來『解決中日的滿洲上海一切爭執問題』，那還有什麼『禦侮不禦侮』!!

這樣，國民黨和現在出席國難會議的紳商名流，——他們都是要想就這樣團結起來，借着所謂『禦侮』的招牌，實際上完全是商議進攻蘇維埃紅軍，屠殺工農，壓迫反帝國主義的民衆革命運動。這是一種策略。

但是，地主官僚軍閥買辦和資產階級還有另外一種策略。這就是覺得國難會議這樣簡單的『禦侮』招牌欺騙不了民衆，認爲必須提出所謂『實現憲政』的問題——也就是第三黨，陶希聖派直到托陳取消派所主張的國民會議，——來欺騙民衆，才更加能夠和眞正民衆政權的工農兵會議運動對立起來；一方面誘惑羣衆，使他們不那麼樣急進的革命化，別方面可以大大的加强進攻蘇維埃紅軍的力量，『要求憲政，取消黨治』的眞正意義是在這裏。國難會議的一部分議員，就在這種要求憲政的招牌底下，

拒絕參加國難會議，而組織了所謂『民憲協進會』。這民憲協進會的宗旨，和國難會議是沒有絲毫的不同的，問題只在於他們想用另外一種策略！這個民憲協進會的流氓黃金榮（參看四月七日申報廣告），他們的政治主張，地主，資本家，一直到上海的黃辦，地主，資本家，一直到上海的黃辦，地主，資本家，一直到上海的黃辦

那篇文章的標題是『擁護帝國主義政策的特殊論據』（第一卷，第八期），表面上該文的目的，是在批評日本社會民主黨魁赤松克麿藉資源論人口論來擁護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滿蒙，可是整篇文章的眞正用意，特別是最後幾段結論表現得更爲明顯，還是逃不了執行上面我們所指出的任務和職能。最可笑的，是陳獨秀的解釋目前的世界經濟危機，他對帝國主義的出路問題和他對日本帝國主義前途的觀察。

文章的開首就是：『滑稽得很，資本主義國家所謂經濟危機，並不是因爲物質缺乏，而是因爲物質過賸。資本主義制度自身之矛盾性，即巨大的商品生產量和狹小的私有財產制度之間的矛盾性，形成了生產力和消費力之不平衡，於是生產過賸，物價低落，一般利潤絕對下降，生產停頓，工人失業等現象，遂相緣而發生，此即所謂週期的經濟恐慌，現時轟動全世界普遍的空前的經濟恐慌，就是這一回事（!!!阿唷！）』。（圈點是我加的——依凡）

這段話完全像十九世紀棺材裏的殭屍或背誦政治經濟學初步教科書的小學生說出來的，而絲毫不像活在一九三二年的大學教授『先進』之輩的陳獨秀所講。因爲，還是帝國主義前的所謂標本式的資本主義時代。十九世紀還是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的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規律式地經過了一定的

階段——衰頹，復興，繁榮——的時候，經濟恐慌的災禍就降臨了。這種經濟恐慌，爲期少則幾月多則一二年。牠的範圍，往往只限於一國或那一隅，甚至這幾部門或那幾部門的生產。歷史告訴我們，這種經濟恐慌，大約每隔十年左右爆發一次；所以名之爲『週期律的經濟恐慌』。而且，由於資本主義矛盾發展所造成的這種破壞性的經濟恐慌，牠本身同時就是推動資本主義繼續發展繼續前進的唯一彈機；所以牠同時又是具有創造性的。這就是『標本式』的資本主義之辯證的運動；這也就是這一資本主義底經濟恐慌底一般性。而老前輩的大學教授陳獨秀，偏偏說：『現時轟動全世界普遍的空前的經濟恐慌，就是這麼一回事』！

不僅我們知道現在是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底第三時期，是國際主義瀕於死亡的最後一個時期，目前轟動全世界的空前的經濟恐慌，就是在這一個資本主義總危機基礎上爆發出來和蔓延着的經濟恐慌。這次恐慌底特點是：㈠普及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㈡牠的深刻程度是空前（於今已二年半，不但不見起色，反而繼續陷落下去）的，㈢牠是一般的生產過剩的恐慌，㈣牠是工業危機與農業危機同時混合發展着的經濟恐慌，㈤這一恐慌在造成了資本主義有史以來所未見的幾千百萬的所謂有機失業（Organic Unemployment）外，㈥這次經濟恐慌在自然，有機失業在這恐慌前就已經開始形成，唯爲數頗小耳）。

多國家中都轉變爲政治危機，㈦最後，這次經濟恐慌之前，一般的說來，幷不曾有過繁榮時期，除了少數的例外（如法如美，一九二九年夏以前的幾年中比較景氣尙佳，可是絕對不配稱爲什麼繁榮）一般地說，大都是處在一種長期的，慢性的衰頹狀態中，而且直到恐慌發生二年半後的今天，我們還一點也看不見「轉機」底徵兆。正當由於這些特點——特別是最後一個特點，所以這次經濟恐慌，而是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基礎上的世界經濟恐慌。

陳獨秀像一個從十九世紀棺材裏爬出來的殭屍一樣，所講的只是十九世紀時代的資本主義，他完全沒有認識目前是個什麼時代以及此時代有些什麼特徵；要不然，他一定是個專以背誦政治經濟學初步原理爲能事的小學生，一聽見人家說到經濟恐慌，他就照初步原理直背出來：說資本主義如何矛盾，生產力與消費力如何不平衡，利潤率如何低落，……此卽所謂週期的經濟恐慌。而把這名詞簡潔地加到目前世界經濟恐慌的頭上去。他劈頭一句就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並不是因爲物質缺乏，而是因爲物質過賸……』，他認爲這是『滑稽得很』！實際上，資本主義，尤其是目前的資本主義，生產力大大地發展，而國內和國外市場却異常地縮小，所以經濟恐慌必然是所謂『物質過賸』（這又是陳氏杜撰的新名詞）的，這又有什麼滑稽呢？眞正滑稽的，不是什麼『物質過賸』，倒是陳獨秀認目前的世界經濟恐慌爲資本主義的週

期恐慌叫！

實在陳獨秀這樣估計目前的經濟恐慌，也沒有什麼希奇。

頂括的老牌取消派，向來就以崇揚資本主義的『萬古常青』，『前途無量』為能事的。他在中國，曾宣佈過在『穩固』的南京『資產階級政府』統治之下，中國經濟將有長足的發展（他的印度老哥羅易，則宣佈「非殖民地化」），在國際的範圍上，自然要崇揚世界資本主義之末來的繁榮。你們看陳獨秀怎樣觀察日本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原因及其前途：

『日本之經濟恐慌，甚至（！）資本主義衰落，只是由於廉價資源之缺乏和利潤率下降（！）……』。再則，『日本帝國主義確……反之，牠如果很順利的攫得滿蒙的廉價資源，日本的資本帝國主義因廉價的資源缺乏而走向沒落……』（!!!好一個資本主義的樂觀家的口吻，三井，三菱等等金融老板聽了這話，不禁眉開眼笑！）

這眞不愧為中國社會法西斯蒂的領袖！『……甚至資本主義之衰落』一語，至少是表示對資本主義衰落的懷疑；因為一切社會法西斯主義者，最怕的就是說資本主義底衰落，動搖，垂死，沒落等等，他們唯一的能事，是讚美資本主義。不過西歐的社會法西主義者說現在的壟斷資本主義，由於牠的有組織化有計劃化矛盾與衝突日益減

少，可以和平生長成爲社會主義，而中國的社會法西主義者，則說似乎目前的資本主義，是像十九世紀時代那樣的『標本式』的資本主義，所以目前的恐慌是週期性的，就是說，恐慌之後不久就會復興，以後還有繁榮。因此，目前經濟恐慌底原因，是在於廉價資源底缺乏和利潤率底下降。好一個熟讀原理的高材生！試問在這裏有不有一字提到資本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總恐慌，其原因是何等的簡單呀！試問在這裏有不有一字提到資本主義合理化底實行，工人階級大批的失業，廣大的農民和城市下層小資產羣衆之無數千萬的破產與貧乏化，國內國外市場之空前的縮小，壟斷集團間鬥爭底尖銳化等等。

正因爲他所看見的原因，是資源缺乏和利潤下降，所以他向資本家提出忠告：『日本帝國主義因廉價資源：而提高利潤……』同時又提出警告而指示前途道：『日本帝國主義因廉價的資源缺乏而走向沒落……反之如牠很順利的攫得滿蒙的廉價資源，日本帝國主義時期之壽命』。陳獨秀文章中口口聲聲斥赤松氏的資源論，他自已能夠延長若干繁榮時期之壽命』。陳獨秀文章中口口聲聲斥赤松氏的資源論，所不同者，赤松藉口資源論來公開勸告日本帝國主義侵奪滿蒙以前，原來是繁榮的，則侵佔之後恰恰也大談其資源論來解釋目前日本資本主義的恐慌，並指出：日本要延長繁榮時期（似乎侵佔滿蒙以前，原來是繁榮的，則侵佔之後，幷認此行動是合理的，必需的，而陳獨秀則用資源論來解釋目前日本資本主義的恐慌，並指出：日本要延長繁榮時期（似乎侵佔滿蒙之必要！再看『確是能夠……』一語，這是何

等的有把握呵。

自然，我們不否認日本的攫取滿蒙，是牠在從經濟恐慌中找出路；可是找這條出路的原因和動機，決不是簡簡單單的什麼取得廉價資源以提高利潤率。而且就是取得廉價的資源，我們也絕對不相信『雖能延長繁榮……』，我們連繁榮本身就不相信會在日本發生，何況『延長繁榮』？不僅唯是，在資本主義第三時期的條件之下，日本之奪取滿蒙，要從根本上挽救日本資本帝國主義之衰落，也是不可能的，最可注意的，陳獨秀在論日本攫奪滿蒙這一點上，完全沒有說到日美衝突尖銳化底表現，沒有提到瓜分中國這個意義，更沒有說到進攻蘇聯壓迫中國革命的兩大政治用意。後面這一點，當然是陳先生所不願說的；因爲蘇聯是『反動』的『國家社會主義』——這一點以下要講——進攻牠正遂了陳先生的心願；而中國革命之武裝力量（紅軍），他老早就認爲是『土匪』（與國民黨劊子手的口吻完全一樣！）了。

可是大衆要認清楚，陳獨秀大半篇文章的批評赤松，只是些門面幌子，他的主要動機，却表現在他最後的幾段文章中。這便是宣佈那臭爛的『不斷革命論』是到處靈驗的萬應如意膏，和攻擊『斯達林主義』的一個國家內的社會主義之『反動』理論。他寫道：

『不錯，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後，因所接受其本國資產階級的物質遺產厚薄之

不同；其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之難易便不一致，其大衆生活水準之上進，亦不得不有遲速之別，這都是事實。補救這一事實之缺憾的，只有站在不斷革命論的觀點上，以已革命的無產階級國家的力量，促成世界革命範圍之擴大，由已成功的無產階級國家間協立經濟的同盟」。

革命範圍，來補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難易之缺憾，這眞是玄之又玄的天下奇談！大概陳教授的意思，是到了各國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他還把革命的範圍，擴大到地球以外去；這樣一種不斷革命的精神，眞令人拜倒！至於幾個國家（假定隙獨秀的意思是說幾個國家，而不是各國）革命成功後，互相結爲聯盟，和牠們共同援助其他革命未成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這正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之國際的階級團結，這完全與革命已成國家的建設社會主義，毫無抵觸（蘇聯正是唯一的榜樣）；不但毫無抵觸，而且根本社會主義本身，能給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以極大的推動力。這樣的國際團結，根本

又與社會法西斯蒂的不斷革命論有什麼關係呢？

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之偉大勝利，已嚇得全世界資產階級大發其抖，他們日夜焦思的企圖來撲滅這個『怪物』；這種偉大的勝利，全世界資產階級都尙且滿口承認；這種建設本身所包含的破壞性（破壞舊世界，卽促進各國的革命）是何等的偉大，也是這

衆目共睹的事實。可是『不斷』地進行『革命』的陳獨秀，却看不見這些事實，偏偏用社會法西斯蒂的『民族社會主義』（民族法西斯主義）的名詞來侮蔑列甯的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他說：

『民族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會麻醉（原來如此！依）一部份甚至大部份工人羣衆（!!不斷革命論何以麻不醉呢?!——依）以阻礙（?!）世界的不斷革命之進行。我們對於這一反動的理論根據，必須不斷的（又是一個『不斷革命』！——依）加以根本痛擊……』

這段話眞是又肉麻又出醜！試問『斯達林派』（布爾塞維克）這樣一種『反動』的理論，何以『麻醉』大部分的工人羣衆呢？反之，托洛斯基的有史以來『最革命』的『不斷革命論』，何以不但一點沒有麻醉作用，而且爲全世界無產階級所吐棄呢？

陳獨秀越講到後來越露骨了。他竟推測到將來革命勝利的各國無產階級會發生『爭奪資源的戰爭』呢！請看：

『然而這種保守政策（指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會造成「特爾密多」（即蛻化，墮落化之意——著者）的有利條件之一；假定不會這樣，更假定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也認爲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這一理論是絕對正確，則將來便會發

生兩個無產階級國家爭奪資源的戰爭之可能……」

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是否會造成「特爾密多」，這早已被蘇聯的事實證得明明白白了，我們不必再來解釋。陳獨秀之最巧妙最『遠大』的地方，就是他看出了將來革命勝利的無產階級國家有發生『爭奪資源』的戰爭之可能。在他看來，這個戰爭一定是未來的空前的『赤色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了。陳獨秀因爲想防止這種可怕的『帝國主義大戰』，所以他結尾高呼『必須站在不斷革命論的觀點，把牠（指一國社會主義論）打得粉碎』！換句話說，在陳獨秀看來，與其革命後發生新的世界大戰，還不如現在不革命以至反革命的好！

這大概就是陳獨秀轉到反革命方面去的又一原因！

一九三二年四月七日

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

洛甫

一

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的偉大勝利，反帝運動的急激發展，工人運動反攻與進攻的浪

潮的高漲與全中國千百萬農民，災民與兵士羣衆的革命鬥爭，使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日益走向崩潰，使中國的革命危機更加成熟，幷且把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的任務，放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議事日程上。同時，帝國主義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正在用牠們的武裝力量，瓜分中國，積極的企圖着把中國從蘇維埃的「洪水」中，拉到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去。

在全中國階級鬥爭這樣緊張劇烈的時候，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反革命派別，更加瘋狂般的向着中國唯一革命的，唯一領導目前中國革命運動到勝利的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進攻。牠們不但用白色恐怖破壞我們的組織，逮捕與屠殺我們的同志，而且在思想上，利用種種造謠汚蔑的手段，利用一切牠們公開的報章雜誌，利用中國共產黨內的叛徒，托陳取消派與羅章龍派等向我們很明確的了解到：不消滅發動，組織與領導全中國千百萬工農羣衆，向着帝國主義與反國民黨鬥爭的共產黨，牠們的滅亡是必不可免的事。

在全中國階級鬥爭這樣緊張劇烈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正在動員全黨的同志，發動，組織與領導全中國千百萬的工農羣衆，向着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做積極的進攻。中國共產黨自從四中全會之後，克服了立三路線中，粉碎了羅章龍所領導的右派小組織，在執行四中全會的國際路線中，鞏固了黨內布爾塞維克的統一與團結，改變了黨

內的成分，鞏固與擴大了中國的蘇維埃區域與紅軍，領導了白色區域工農兵士民等廣大的羣衆鬥爭與反帝運動。這些成績使中國共產黨能夠更有陣地的向着統治階級與一切反革命派別進攻，更有力量的打擊黨內一切機會主義者，更廣大的發展自我批評，更澈底的轉變一切我們的工作方式，使我們的黨更能適應目前的革命環境，更能順利的去實現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戰鬥任務！

拿革命的進攻，去回答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別對於革命的進攻：

這是目前中國革命危機中，革命與反革命在決死鬥的過程中的中心特點。

然而這種特點，還沒有能夠爲中國共產黨內的全黨同志所了解。反革命的白色恐怖與反革命的武斷宣傳，不能不影響到了我們黨內一部分最不堅定的同志。使他們對於目前革命形勢，估計不足，對於黨所提出的許多中心任務發生機會主義的動搖，以至走到悲觀失望與消極怠工的道路上去。這類機會主義的動搖，對於中國黨實是目前最大的危險。因此同這類機會主義的動搖做鬥爭，實是中國黨完成他的中心任務的先決條件。而且只有最堅決無情的反對機會主義傾向的鬥爭，才能使全黨同志更能清晰的了解我們的任務，爲這些任務的實現而鬥爭。

從中國共產黨目前的中心任務出發，來檢查我們黨內的思想，那我們立刻可以發現非常嚴重的機會主義的思想，在許多地方障礙着國際與中央路線的執行。這種思想，主要的表現在對於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目前形勢的估計不足，即表現在對於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估計，雖是有時這種機會主義在「左」的詞句的掩蓋之下。

在世界革命方面，右傾機會主義最明顯的表現在對於目前兩個世界的對立，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對立，了解不足。我們有些同志不了解：「社會主義制度超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優點，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地猛烈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矛盾，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鮮明」（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決議）。這些同志也不了解：「兩種制度間這個天天生長的矛盾，現在成了國際關係的核心，影響到帝國主義世界許多矛盾進一步的發展」。因此我們的同志不能了解：「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間，資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間各種矛盾的發展，極端地加强了武裝進攻蘇聯的危險」。（同上）因此我們的同志放鬆了動員廣大羣衆擁護蘇聯的戰鬥任務。

譬如滿洲事變之後，山東省委認爲這一事件：

「發生的原因——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遭受美國的重大打擊，自然更要企圖培

植軍閥以與美所御用的南京政府相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眼見着華北固有的勢力，被美帝國主義日漸削弱，眼見着自己所養的軍閥被蔣系所打倒。在這忍無可忍的當兒，便不能不御駕親征了！使不能不揭破一切面具，向南京政府及張學良開戰了。』（爲『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三省宣傳大綱』九月三十日）

山東省委在這裏一句話也沒有說到日本佔領滿洲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因此山東省委也無法說明，爲什麼在日本佔領滿洲的開始時，各帝國主義表示了一致的贊助與擁護。因爲看不到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險，所以山東省委在擁護蘇聯的工作上，表示了機會主義的消極。

河南省委從錦州失陷一直到上海事變，在一切決議上無數次的提到『帝國主義強盜戰爭已箭在弦上』（見省委二月爲上海事變及甯政府遷都決議），但從沒有一字提到『在反對蘇聯戰爭的準備上，在將滿洲造成反蘇聯的軍事根據地上，在掠奪中國民衆壓迫中國革命運動上，帝國主義是一致的。』（見中央關於爭取革命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不但如此，而且在省委『檢查過去反帝工作決議』上，對於省委在滿洲事件的通告中關於『日本以武力佔領滿洲……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有計劃有準備的實際侵佔滿洲，進攻蘇聯，壓迫中國革命的開始』的分析，反認是錯誤的。

中央蘇區中央局的負責同志在『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中認爲『日本

出兵佔領奉天，長春，廈門，煙台，是爲着威嚇張學良反蔣，同時取得在華的根據地」（見澤鴻給中央報告）。同時這個負責同志還說：『從去年十一月起，世界狀況已有一個轉變，帝國主義內部恐慌，已達極點，世界大戰就要爆發。結果是無產階級要起來革命。在這一情形下，敵人是無法進攻蘇聯，和革命的。』（見三月二十七君鶴給中央的報告）

從這許多例子上分明的看出，我們的同志對於目前兩個世界對立的形勢，如何的不了解。他們只看到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而看不到目前『國際關係的核心』是兩個世界的對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是動搖世界資本主義制度，與推進世界革命的最有力的因素，看不到蘇聯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者與組織者，因此不了解目前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的危險，是最主要的危險，不了解帝國主義者正在加緊準備反蘇聯的戰爭中，找求着他們內部日益生長着的矛盾的解決與出路。

對於兩個世界對立的不了解，也就是對於世界革命的估計不足。這種機會主義的估計，必然會發生對於蘇聯的力量的不信任，不相信蘇聯在世界帝國主義的包圍中，會勝利地走向前去，以至對於世界革命的前途消極悲觀。這種估計，也就是使得我們黨內一部分同志不了解共產國際所放在各國共產黨前面『擁護蘇聯』的戰鬥任務的意義，對於這一任務，採取消極怠工的態度。這種消極怠工，不但在山東，河南，中央

蘇區等地表示出來，而且在其他的地方，也有開樣的危險。請問不同這種傾向做鬥爭，不使全黨同志明晰地了解目前國際關係的樞紐在那裏，這一工作的轉變，是可能的嗎？

三

對於中國目前兩個政權的對立的不了解或估計不足。我們的同志還不能了解，是對於中國革命右傾機會主義的觀念，是很了解，國民黨政府是在迅速地走向崩潰與死亡，蘇維埃政府，是在迅速地走向鞏固與發展。我們的同志不了解，或不很了解：『在中國，革命危機表現於蘇維埃與紅軍的組織，他們的領土內，有千百萬的戶口，因此中國遂站在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的前線。……從土地革命中產生出來的蘇維埃與紅軍，正在以蘇區的具體經驗，引起產業中心的工人與農民羣衆參加鬥爭，沒收地主的封建財產，分配土地於農民，消滅反革命國民黨創子手的政權。』（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決議）

『全國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的建立給蘇區與非蘇區的革命運動以總的領導，更能順利地實現無產階級對於農民土地革命的領導權。』（中央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

中國蘇維埃政府的存在是中國革命危機的主要標誌，蘇維埃政府是中國導者與組織者，所以工農兵政權與地主資產階級政權的對立，是中國革命的，在中國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上與相互關係上有決定的意義。不了解目前中勢的這一特點，必然不能了解帝國主義瓜分中是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的進攻的一致。

就是因爲這原因，山東省委認爲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滿洲，完全是爲了日，同中國蘇維埃運動沒有絲毫關係。還有其他省委或多或少都犯有這種錯誤。甚至有些同志，如像中央職工部的負責同志，認爲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滿洲，不是由於中國革命的發展，而是由於中國工人運動省委在二月二十五日國際失業的失敗。滿洲正在日帝決議上，也祇是說：『今年二七紀念與二月二十五日國際失業工人鬥爭日，國主義佔領滿洲，完全是爲了日，繼續擴大殘暴行爲，各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加緊進攻蘇聯有一句話說到帝國主義對於中國革命的進攻。中央蘇區在他們去年十一月黨過的政治決議案中，沒有一句話講到帝國主義對於中國革命，尤其是蘇區與攻問題，似乎帝國主義對於蘇區是沒有關係的對於兩個政權的對立的不了解，也必然會軍閥內部的戰爭，是無法免除的，以爲三次『圍剿』失敗之後，國民黨決不敢再向蘇發生這種機會主義的估計，以爲國民黨

區與紅軍實行進攻。犯這種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不能了解：雖是國民黨軍閥內部的矛盾的緊張，而停止他們對於蘇區與紅軍的發展與鞏固，所以他們正在『團結一致』向蘇區與紅軍進攻，在加緊他們對於蘇區與紅軍的進攻中，找求他們內部間矛盾的暫時解決。

在三次革命戰爭之後，中央蘇區的負責同志認爲：

『三次革命戰爭是反革命的國民黨軍閥向蘇區紅軍的進攻，我們是防禦戰，今後是我們進攻敵人，所以提出四次革命戰爭是不正確的』。（見澤鴻報告）

這類估計，當然很值得我們驚奇的。因爲這裏面，絲毫馬克思主義也沒有。這種估計沒有法子使我們動員千百萬工農羣衆在蘇維埃的周圍，使我們能夠在同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新的血戰中得到新的勝利。也就是因爲這種估計，所以使中央區紅軍等的中心任務放在腦後。

很明顯的，這類估計實際上是對於中國蘇維埃政權估計不足。也正因爲這一原因，所以不能明晰的了解兩個政權的對立，在中國革命中有何等重大的意義。陝西省委在過去曾經『號召全黨，號召羣衆，說工農紅軍在第三次圍剿中，受到了嚴重的失敗。蘇維埃運動已經到了嚴重的關頭』（見省委十二月政治決議），表示對

於中國蘇維埃運動沒有絲毫的信心。廣東省委在十二月十日『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目前階段中的任務』的通告上，簡直沒有一個字提到擴大廣東的蘇區與紅軍，以爲這是廣東黨所不值得注意的問題。甚至在中央宣傳部最近所印出的『上海三次暴動五週紀念宣傳大綱』上，在列數『無產階級領導一般勞苦羣衆的當前任務』中，也沒有提到鞏固與擴大中國的蘇維埃政權這一中心任務。

這類機會主義的觀點，當然不能動員全黨同志，去爲了擴大與鞏固中國的蘇維埃政權而鬥爭，去動員千百萬的工農勞苦羣衆起來擁護蘇維埃與紅軍，反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對於蘇區與紅軍的新的進攻，把這一工作當做我們黨目前的戰鬪任務。

四

在另外一方面，對於另一個政權，即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反革命政權，許多地方表示了過分的估計。在瘋狂般的白色恐怖前面，在國民黨調動數十萬軍隊向鄂豫皖蘇區與江西蘇區實行新的進攻的前面，我們的有些同志就對於革命力量表示了懷疑，對於蘇維埃與紅軍缺乏信心，以至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對於黨的任務消極怠工。

一些同志不能了解或不願了解，雖是國民黨這樣殘酷，這樣積極的向着革命，尤

其是蘇維埃與紅軍進攻，然而這種進攻，同去年三次『圍勦』時已經大不相同了。中央在『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上，很清楚的寫着：

『估計着目前的形勢，必須指出：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已經變動了。這個變動是有利於工農的，有利於紅軍與蘇維埃運動的。國民黨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農與蘇維埃運動的力量是增長了，强固了。』

全中國的水災，國民經濟的總崩潰，反帝鬥爭的普及全國，工農兵士鬥爭的開展，蘇區與紅軍的偉大勝利與發展，中國共產黨政治影響的擴大，對於國民黨當然有絕大的影響。國民黨在廣大民衆前面的『威信』已破碎得不堪的了。國民黨以及其他在野反革命派別的欺騙宣傳的範圍，是大大的縮小了。國民黨政府的財政，完全宣告了破產。甚至國民黨政府所依靠的武裝力量，經過這樣一個激變的時期，也在急速動搖崩潰的過程之中。整連整營整師，以至整軍（二十六路軍）的叛變，投入紅軍，已經是常見的事。

國民黨對於中國革命，對於蘇維埃與紅軍的進攻，是愈加感覺到『辣手』與困難了。然而這愈是使他瘋狂的利用白色恐怖與血的屠殺來壓迫革命運動，與進攻蘇區與紅軍。也正是因爲國民黨的崩潰，因爲他表示出消滅中國革命運動，中國的蘇維埃與紅軍的無能，所以帝國主義加速的瓜分中國，『促使帝國主義從隱藏的武力干涉（供

給反革命軍隊以軍火軍費與軍事顧問等等）轉變到直接的公開的武力干涉。」（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

在白區對於統治階級力量的過分估計，對於這一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動的不了解，是我們常見的事。我們從各級黨部的文件中，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這種估計只爲造成對於目前形勢的悲觀失望；對於黨的任務的消極怠工。在蘇區，這種估計造成了對於蘇區與紅軍的取消觀點，保守主義與等待主義。

我們在這裏想把蘇區的一些例子拿來，指明出我們的同志對於敵人力量的機會主義的估計。湘鄂西蘇區的一部分反對中央分局的布爾塞維克領導的潘家珣與萬濤同志，他們認爲在敵人猛烈進攻蘇區的形情之下，必須縮小紅軍，將紅軍化爲地方武裝，化爲游擊隊，把紅軍的向外發展看成逃跑右傾」（見湘鄂西省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對於潘萬二同志的批評）。鄂豫邊的負責同志，在敵人進攻的情形之下，不去堅決的組織羣衆實行，給敵人以嚴重打擊，却號召羣衆「總退却，而且自己却不得中央與邊特的同意逃跑到上海。贛東北蘇區的一些同志在去年敵人砲壘政策之下，表示張惶失措，主張紅軍主力避免與敵人作戰。中央蘇區中心任務，只是這樣的寫着：

十一月黨大會的決議案，對於目前形勢與黨的「統治階級爲要挽救其死亡，正在企圖團結與聯合，以求一致進攻革命。現

在這種企圖雖然沒有達到，但是他們進攻蘇區與紅軍的準備與計劃是毫不放鬆的。不過反動統治內部的矛盾和崩潰，並不因此而消滅而減弱，而革命力量，一定能夠戰勝反動統治無數次更瘋狂更野蠻的進攻，而在這些無數次的革命戰爭的勝利中去完成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

中央蘇區的同志似乎在這裏，講到國民黨的崩潰，講到國民黨的一致進攻，以至相信在無數次革命戰爭的勝利中去完成一省與數省革命的首先勝利。然而很明顯的，中央區的同志在這裏表現出了濃厚的等待主義，等待敵人的進攻，等待新的勝利。他們始終沒有能夠利用客觀上的順利環境去採取積極進攻的策略。他們把『鞏固蘇區根據地』當做符咒一樣的去唸，把消滅『土圍子』當做了鞏固根據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敵人的新的進攻，新的『堅壁清野』，新的『誘敵深入』與新的勝利。這種觀點，實際上同樣是對於反動統治的過份的估計所產生的。

不是沒有原因的吧！中央區同志在他們的決議上，沒有一句話講到在國民黨新的進攻蘇區與紅軍中，帝國主義的作用的擴大，在許多地方帝國主義準備用自己的武裝力量向我們進攻。他們也不能了解，國民黨正因爲感覺到自己的力量的削弱，愈是公開無恥的投降帝國主義，把重要的中心城市，交給帝國主義共管，明顯的表示出了它是帝國主義侵掠中國的清道夫。

也就是對於反動統治力量的過高估計，使他們不能了解：

『過去正確的不佔取大城市的策略，現在是不同了。擴大蘇區，將零星的蘇區聯系成爲整個的蘇區，利用目前順利的政治與軍事的條件，佔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是放到黨的全部工作與蘇維埃運動的議事日程上面了』（中央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

當然，在我們反對對於反動統治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估計時，我們還必須指出對於反動統治的一些『左』的估計。

滿洲省委在『爲反對國民黨統一政府的宣言』（一月二十七日）中說到『國民黨各派的和平會議，全體會議與統一政府的成立；這是國民黨統治中國宣告最後破產的一幕』，是國民黨『企圖拯救已經絕氣的統治』。河南省委認爲『怒潮般的反日運動當中，羣衆所得到的教訓，以至最落後的羣衆，都認識國民黨各派，新月人權派，第三黨等等的眞面目，表示不滿意了，最後的幻想已絕望了，都環繞在共產黨的周圍』（關於廣暴紀念通知）。滿洲省委甚至在二個月的工作計劃上寫着『在遼西，把工農兵代表會議建立起來，首先在遼西，哈爾濱開始』，這類荒唐，東滿，珠河，把工農兵代表會議建立起來，首先在遼西，哈爾濱開始』，這類荒唐到萬分的條文。當然，這些『左』的估計，并不阻止這兩個省委對於目前的許多戰鬥任務。表示悲觀失望，放棄放在他們前面的羣衆鬪爭

就是鄂豫皖蘇區省委在正確的了解中央決議的精神之下，也不免犯了對於國民黨力量的「左」的估計。他們在今年二月七日省委會的政治決議案上說：

「國民黨政府的遷都洛陽，一方面表示國民黨由於進攻蘇區與紅軍的失敗，已經成爲帝國主義所斥逐的走狗，不過降級都是地主資產階級所擔任，而國民黨洛陽政府與其他軍閥政府只擔任偏師的任務」。

這種「左」的估計，當然同我們上面所說的，沒有絲毫共同的地方。這種估計，會使我們看不到帝國主義利用國民黨對於蘇區與紅軍的進攻，看不到國民黨的軍隊在目前還是我們正面的敵人。這必然會使我們放鬆反國民黨的鬥爭。

然而目前的主要危險，是對於國民黨統治的過分估計，與對於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的右傾機會主義！

五

在我們黨內現在特別嚴重的問題，是在民主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的問題。對於這一問題，不論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方面，不論在土地革命方面，我們的一些領導同志沒有明晰的了解，甚至根本忽視這一問題，而實際上這一問題正是

中國革命問題的中心的中心。

如若我們研究一下爲什麼自從『九一八』滿洲事變起一直到現在止，我們黨內許多負工作，沒有得到應得的成績的中心原因，那不能不指點出，這是由於我們黨同志還不知道如何利用這一反帝鬥爭，去爭取無產階級的領導。我們的許多同志或者是在『爭取公開』的名稱之下，做國民黨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尾巴，或者是在『左』的口號之下，根本放棄這一工作，採取了消極怠工的關門主義。在中央『爲上海事變給各地黨部的信』上也曾經這樣說：

『在各地的反日工作中，我們很明顯的看到兩個不能容許的極端。或者是完全的關門主義，不參加任何反日運動；或者是所謂完全的『公開主義』變爲國民黨的俘虜。譬如陝西省委，過去對於反日運動完全消極，後來改正了這種錯誤，即轉到了另一極端，使我們的反日運動，變成了和平的公開運動。再譬如四川省委，當廣大羣衆起來反日時，我們主張反帝不反日，但後來自知錯誤，即另趨極端，組織『援馬委員會』，要求國民黨政府的保護，并且在刊物上表示願意同國民黨合作』。

日本帝國主義自在滿洲事變發生之後，提出了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而不提出反對滿洲省委在滿洲事變發生之後，提出了『民衆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帝國主義海陸空軍出境』的口

號一字未提。對於蓬勃發展着的東北義勇軍，更是不聞不問。更說不上組織東三省各重要企業中的反日罷工。江蘇省委對於反日罷工，義勇軍的組織以及抵貨運動等也表示消極怠工。廣東省委公開在『兩廣實話附刊』上發表『反對救國義勇軍，學生軍等的組織』，認爲『抵制日貨是消極的不中用的方法，而且一方面必然要擴大英貨的市場，是英國最得意的一件事』（白希同志十月十五日爲廣西工作來信）。此外河北省委，山西省委，也有同樣的觀點。山東省委甚至把鐵路支部一個工人同志開除，因爲他提議組織工人義勇軍。

很明顯的，我們的同志還沒有了解深入到各種形式的反帝運動中去爭取反帝運動的領導，用一切力量組織反日罷工與武裝工人，使工人階級成爲反日運動的骨幹。對於中央很久以前所提出的『以民族的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出境』的反日的中心口號，表示懷疑與動搖，甚至對於民族二字表示畏懼。一直到現在，在各省的文件上與工作上還沒有成爲動員羣衆與組織羣衆的中心口號。這些同志還沒有了解到爭取民族革命戰爭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使無產階級成爲中國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領導者與組織者，是中國共產黨在反帝革命中的中心的中心，他們不了解，只有這一領導才能使反帝革命擴大深入，才能推動中國革命運動到更高的階段。

在蘇區的我們的黨，對於這一問題，同樣的沒有明確的了解，在過去，蘇區的只知道土地革命，不知道民族革命。現在在有些蘇區，如像鄂豫皖蘇區與湘鄂西蘇區，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但是對於蘇維埃，是中國唯一反帝國主義的政府，工農紅軍是唯一反帝國主義的軍隊，只有蘇維埃與紅軍才能夠取得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這一點，還是不很瞭然的。這裏我們又可舉出中央蘇區的例子。在他們的政治決議案中：

『爲着發展蘇維埃運動，爲着進行革命戰爭，必須加緊反帝運動及職工運動的工作，爲要發展反帝運動必須堅決反對蘇區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帝運動的右傾觀念。必須使全黨認識只有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才可以保障土地革命的勝利。要利用一切反帝國主義的廣大宣傳與鼓動。最近要切實利用日本出兵佔領東三省的事件，進行廣大的反帝運動，並須在這個時間內成立蘇區的反帝同盟的組織』。

這就是中央蘇區對於反帝運動的全部了解！這裏完全沒有了解中國蘇維埃是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者與組織者，是唯一主張以民族革命戰爭去保護中國不受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政權，是唯一主張以民族革命戰爭去爭取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的政權，雖是他們一般的指出了『只有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才可以保障土地革命的勝利』。這

變，顯然的，把爭取民族革命的領導問題，放到腦後去了。

蘇區的黨不但在反帝運動中忽視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問題。而且在土地革命中，同樣忽視了這一問題。幾個蘇區，如像贛東北蘇區，湘鄂贛蘇區，湘贛蘇區，中央蘇區等對於怎樣保證無產階級在蘇維埃運動中絕對領導權的問題，可以說完全忽視。在分配土地上，中央蘇區過去提出『分配一切土地給一切人』的觀念，不用說是十足機會主義的觀點，即去年八月的土地問題決議上的『絕對平均主義』也還是機會主義的。然而十一月的政治決議，却認爲這一決議是正確的。在關於紅軍問題的決議上，沒有一句話，講到保證在紅軍中無產階級的絕對領導與工人骨幹的問題。關於黨內工人分子的吸收與工人幹部的提拔問題，始終沒有注意。在蘇維埃政府中工人成份的增加，以及蘇區工人運動與工會工作的發展，完全表示了消極怠工。甚至在十一月黨大會所通過的『蘇區工會運動決議案』上這樣說：

『現在蘇區還未包括有大的中心城市，還缺乏產業工人。農村工人羣衆主要的是雇農，手工業工人和苦力。

『蘇區不斷的在敵人包圍封鎖和殘酷的戰爭中，經濟受着極大損害，最大多數手工業工人隨之而失業，雇農在土地革命後都已經分得了土地』。

照中央蘇區的同志這樣說來，他們過去完全忽視工會工作與工人運動，是完全有

理由的，因爲他們那裏根本沒有工人。這些同志一方面根本不了解，中國蘇維埃運動是中國無產階級所領導的，中國的蘇維埃不是農民的蘇維埃，而是工農民主專政，是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已經在國家政權的萌芽中鞏固了起來』（國際十一次全會決議），另一方面，他們也不了解如何在發展工人運動，提拔工人幹部等工作中去鞏固無產階級在蘇維埃中的領導。

與組織力量，提拔工人幹部等工作中去鞏固無產階級在蘇維埃中的領導。

在共產國際雜誌去年十一月十一日的社論上曾經這樣寫道：

『中國共產黨員愈鮮明的估計到現存政權的階級基礎，則中國共產黨對於蘇維埃的領導愈堅固，愈强健。在這個問題上的一切動搖，都馬上要反映到蘇維埃政權與紅軍的日常具體的政策上，而使革命具有很大的危險與破壞。所以中國共產黨用如此强固性與堅決性去揭破了和揭破着立三同志的半托洛斯基的路線。李立三同志忽視了一種根本重要的情形就是：蘇維埃的一切革命辦法，應從現存政權的兩個階級性之估計出發，應從運動現階段上過早的社會主義的辦法之不可容許中出發，同時應從鞏固無產階級在這個政權中的領導作用，而有堅忍的有系統的有紀律的工作之責任之估計中出發（建立正式的工農紅軍，並有無產階級的共產黨的指揮骨幹，在蘇區的城市中組織工人代表蘇維埃，在蘇維埃專政的一切機關中有系統的提拔工人）。所以凡把中國蘇維埃當做似乎只是『農民』蘇維埃或

勞動者蘇維埃等等的，也是同樣的危險。這樣把無產階級融化在勞動者的一般革命中，這樣把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加以抹殺。……』

這種『極端危險』的托洛斯基主義者的『農民蘇維埃』的觀點，與對於在民主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忽視，在中國黨內是分明存在的。不同這種機會主義的傾向做鬥爭，中國革命將受到很大的損失，而且也沒有法子使中國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方面去。只有像猶新同志那樣的『馬克斯主義者』才會在『論革命轉變問題』中，可以一句話都不講到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見布爾塞維克四卷四期）

同上面所說的問題有直接關係的，即是對於目前工人運動形勢的估計不足。中央職工部，全總以至上海工聯的一些負責同志的言論與行動，差不多給了我們以最好的例子。

在去年十一月中央通過職工運動的決議時，中央職工部劉同志等更略爲在經濟恐慌資本進攻的條件下，罷工不能得到勝利，罷工不容易發生形勢的估計，即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認爲目前工人的鬥爭是防禦的與反攻的，

，他們甚至說工人懼怕罷工。在中央職工部關於一九三一年職工運動報告上，曾經這樣說：

『資本家與國民黨帝國主義更加聯合一致來壓迫工人的鬥爭，更加採用一切的暴力與殘酷的方法來鎮壓爭鬥的工人，黃色工會更與資本家國民黨打成一片來破壞工人的鬥爭，因此使爭鬥迫着很大的困難，罷工的失敗經常威脅着壓迫要求鬥爭的工人，赤色工會還沒有來得及準備羣衆的力量去克服客觀上所給與的這一切困難。』（見紅旗週報三十一期）

『國民黨資本家壓迫和破壞工人鬬爭這一切的系統，是非常嚴密的，是從工人羣衆的內部與外部齊來的。在工人一方面如果不能擊破資本家國民黨這一切的進攻使之失敗，那鬥爭的勝利，就是很難的，試問在工人羣衆一方面，在赤色工會一方面是不是能夠對付資本家國民黨這一切進攻呢？』（同上）

『工會組織問題』上職工部劉同志更說到工人積極分子如何動搖畏懼，工人羣衆如何在鬥爭中胆怯與沒有辦法，如何『在勝利之後，切忌領袖個人的驕傲，並且還要注意到羣衆的驕傲。』（見紅旗週報三十二期）

對於中國工人運動這種悲觀失望的估計，當然會使這些同志放棄組織罷工，走到消極怠工的路上。當然會使這些同志放棄組織罷工，與領導工人羣衆的反帝工，並且使經濟鬥爭政治化。這種觀點，當然會使全總與工聯的「工作沒有對象」，使工聯的黃同志感覺到「什麼也沒有」，以至使工會工作深深的陷在機會主義的泥坑中間。

對於工人運動的這種機會主義的估計，在各省也是同樣的嚴重。這裏最有趣味的例子，是在他們對於山東省委巡視員與鐵總特派員李芳歧的爭論。機會主義者李芳歧，雖是在他的算子下面發生了津浦路與膠濟路的罷工，然而對於他，這是「工人運動低落」的表現。但是在省委巡視員的結論中也同樣的表示出對於工人運動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估計：他說：「不過在津浦路中雖然現在正認爲工人害怕，不敢鬥爭」，這自然是右傾，「不過在津浦路中雖然現在正有鬥爭的歷史，羣衆受我們的影響很少，那是很難可能的。」我們不要忽視了，要領導工人經濟鬥爭革命化，沒有廣大羣衆圍繞與擁護的政治鬥爭革命化，也有若干自動的組織，但這一路沒有鬥爭的可能，不敢鬥爭」，這自然是右傾，「不過在津浦路中雖然現在正

不在領導工人的經濟鬥爭中去取得廣大的工人羣衆，去使鬥爭革命化，而是先要

有了羣衆，然後能領導鬥爭：這不是很明顯的右傾機會主義觀點嗎？這種先組織後鬥爭的機會主義觀點，差不多在很多地方發現過。就是中央職工部的仲篤同志也有過這樣的意見。

對於目前工人運動形勢估計的不足，使我們的同志不能堅決的去準備罷工，組織罷工，與領導罷工，使我們的同志深入到企業中去開展與領導罷工鬥爭，用最大的力量去建立工廠委員會與赤色工會，以及黃色工會中的革命反對派。這種機會主義的估計，使我們同志不能了解：

「罷工依然是革命的階級鬥爭的主要武器，罷工在整個的革命時代是無產階級鬥爭的主要武器之一，罷工鬥爭在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有更重大的決定的作用與意義。無產階級不僅以罷工這個工具來擊碎資本對於工人生活水平線的進攻，而且只有無產階級的罷工鬥爭才能給反帝運動，城市貧民的鬥爭，與失業工人運動以決心與革命的持久性。」「每一個經濟鬥爭，每一個罷工，每一個羣衆發動，這在非蘇區之中，不僅是進到組織羣衆的一步，亦就是進到武裝暴動道路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對於蘇維埃區域的幫助」。因此在我們赤色工會的領導者之中流行的機會主義的觀點，認爲在經濟恐慌之下，只能進行總同盟罷工，或同盟罷工，而不能組織個別罷工與個別工廠的罷工是不會勝利的觀點，是極端危險與極端有害

的（中央爲職工運動告同志書）。

不同對於目前工人運動形勢估計不足，以及在工會運動中各種機會主義的觀點做鬥爭，黨在工人運動中的工作的激底轉變是不可能的。只有這一工作的轉變，我們才能保證工人階級在民主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領導，使鬥爭更有持久性與組織性，使鬥爭走到更高的階段，使我們的黨眞正變爲中國工人階級的羣衆的布爾塞維克的黨！

七

最後，我必須講到對於中國革命不平衡發展的機會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在我們黨內還有很大的影響。

這種革命不平衡論，在去年贛東北蘇區黨代表大會的決議上，曾經這樣說過：

「在目前整個贛東北羣衆鬪爭的發展中，還仍然有很大的弱點。最主要的，如城市與農村發展的不平衡，蘇區周圍如閩浙贛南，浙西，景德鎭，鄱陽等處的農民運動不但沒有達到爲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程度，即使有些農民羣衆的鬥爭，亦多是自發的散漫無組織狀態」。

照這一觀點看來，就是在贛東北蘇區內城市的工人運動與鄉村的農民運動，赤區的農民運動都是發展不平衡的，而且這是贛東北蘇區羣衆鬪爭

中最主要的弱點。

這種觀點，不但在蘇區的黨內，就是在白區的黨內，也是同樣存在的。一般的，大家認爲城市的工人運動是落後於農民運動，北方的革命運動是落後於南方的革命運動。這一革命不平衡發展到極點時，甚至說上海滬東的一個紗廠的工人運動，落後於滬西的另一個紗廠，因此在上海工廠與工廠間的革命運動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上海工聯同志）。

河北省委在反帝運動的決議案上，認爲：

『華北反帝運動有許多弱點：主要的是沒有取得工人羣衆的積極參加與領導，學生運動的反日鬥爭沒有同工人農民的鬥爭很好的聯繫起來。學生羣衆的反日情緒，大部分只表現在『請願』方面，未能不斷的舉行羣衆示威遊行。反日鬥爭沒有像南方那樣的激烈，未能很好的轉變爲反國民黨軍閥的鬥爭』。

陝西省委在去年十二月七日的政治決議上說：

『目前有些區域內農民的武裝鬥爭的政治經濟客觀條件是已經成熟了……同時我們特別要深刻了解目前農民運動還有許多嚴重弱點，農民羣衆對蘇維埃政權，土地革命的決心與勇氣還是沒有的』。

依照這許多革命不平衡論專家看來，在北方決不能提出創造北方蘇維埃區域的問

題，因爲北方的農民革命運動落後於南方，因北方的革命的決心與勇氣還是沒有的。如若誰提出創造北方蘇維埃區域的問題，誰就是立三主義者。

我們認爲這類革命發展不平衡的理論，同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對於中國革命發展的了解，沒有絲毫共同的地方。這種理論除了給機會主義的消極怠工以辯護之外，沒有任何的意義。

中國目前的工人運動落後於農民運動的觀點，在蘇維埃運動方面，必然要以爲中國目前的蘇維埃，是農民的蘇維埃。然而事實上，像共產國際雜誌所說的：

「中國現在所存在的蘇維埃（雖然牠們還沒有把自己的政權普及於國內的各工業中心），無論如何，不能視爲只是農民的蘇維埃。如果這樣看法，那麼這個無異只看到現象的表面而已。還在一九二七年中國無產階級經過共產黨在政治上已經形成了農民的要求，規定了土地革命與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綱領，同時又提出了根本重要的口號，如要求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土地給農業工人，貧農和中農，然後進而（在蘇維埃政權在中國決定一切的領土內鞏固起來的時候）國有土地。無產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以及直接的派了自己的最好的隊伍爲紅軍中英勇

奮鬥的部隊，而集中了農民散漫的游擊隊，
共產主義指揮的骨幹，造成了和鞏固着紅軍
種紀律，那麼紅軍也許不會有最偉大的勝利
導工農紅軍的戰鬥，指導蘇維埃，而且在中
多數」。
只有反革命的取消派，才會污蔑中國的蘇維
農民軍，而不知道沒有無產階級在蘇維埃紅軍中
在的紅軍，就不會取得這樣偉大的勝利。同時也
工人階級直接起來武裝暴動之後，工人運動才算
命的特點正表現在中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羣衆把
的城市到大的城市。

可見，以爲中國工人運動落後於農民運動的
的觀點，是機會主義的，托洛斯基主義
此外，這種觀點在白色區域內，也完全是不
中，這樣描寫了目前中國工人運動的現狀：

「中國無產階級最主要的隊伍（上海的紡織工人，市政工人，印刷工人，唐

山的鑛工，天津的市政工人與紡織工人，津浦與北寧路工人，外洋與長江船的海員，四川的鹽井工人與紡織工人）都捲入於洶湧的罷工浪潮之中。在許多產業部門之中爆發了產業的同盟罷工（上海絲廠，招商局海員，唐山五礦），在別的一些部門之中正在成熟着（上海天津的紗廠與市政工人），河南的兵工廠工人，津浦與北寧路的鑛工，天津的市政工人與紡織工人，外洋與長江船的海員，四川的鹽井工人與紡織工人）都捲入於洶湧的罷工浪潮之中。在許多產業部門之中爆發了產業的同盟罷工（上海絲廠，招商局海員，唐山五礦），在別的一些部門之中正在成熟着（上海天津的紗廠與市政工人）。對於國民黨政府機關，資本家，黃色工會的一致進攻，工人階級正以自己的反攻與進攻來回答。罷工的浪潮粉碎了國民政府接一連二的禁止罷工的命令，衝破了警察的彈壓與黃色工會官僚的破壞而在全中國的重要產業中心與部門中震盪着。爭鬥帶着極大的堅決性，堅持性與頑強性，常常轉變到警察肉搏與衝突。在某些罷工中，罷工工人甚至企圖解除那些去彈壓罷工的軍警的武裝（如吳淞永安等），工人階級依着自己的團結，堅持與英勇，在許多罷工中得到了勝利或者部份的勝利（北甯路，唐山五鑛等等），無情揭破了赤色工會中某些領導者的在經濟恐慌之下罷工或一二工廠的單獨罷工不能勝利的胡說的機會主義性質。在高漲着的罷工浪潮中，一切經濟的爭鬥都帶着極尖銳的政治性質，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在個別的城市中爆發了反日的總罷工（太原）」。

誰能說在白色區域內工人運動落後於農民運動呢？這種觀點，必然會走到對於目前

中國革命運動中無產階級的領導問題發生懷疑，而向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與取消派投降。

至於說北方的革命運動落後於南方的革命運動，像現在一般同志所說的，是完全錯誤的。北方的工人運動，不但不比廣東，香港，武漢等地落後而且超過。陝西，山東，河北等省的農民運動，也並不比江蘇浙江的落後，當然在目前，在北方，沒有像湘鄂贛數省那樣的蘇維埃與紅軍。然而這種蘇維埃運動也正在向着北方發展。並且紅軍二十四軍曾經一度的在北方樹起了蘇維埃的旗幟。事實證明『紅二十四軍的失敗，最明顯的告訴了我們，不是在山西沒有創造蘇區與紅軍的客觀條件，而是十足的機會主義的葬送。』（中三月九日給河北省委的信）事實證明不是陝西的『農民羣衆對於蘇維埃政權，土地革命的決心與勇氣還是沒有的』，而是陝西的黨還沒有決心與勇氣，去發展陝西的土地革命，去創造北方的蘇維埃區域。事實證明如若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不去向農民羣衆宣傳蘇維埃政權與土地革命，不去領導他們的日常鬥爭轉變到奪取土地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鬥爭，農民是不會單獨的起來建立蘇維埃政權的。

創造北方蘇維埃區域的問題，現在是明顯的提在全國黨的前面。然而我們的同志却想以北方革命運動落後於南方革命運動的不平衡理論來掩蓋他們這一職門住務的消

極想以我們黨在領導革命運動中的主觀弱點與錯誤放到客觀的身上。

當然革命發展不平衡在全中國是存在的。但這種不平衡不是在於工人運動落後於農民運動，北方落後於南方，如像那些托洛斯基主義者與機會主義者所說的，而主要的表現在有些區域已經有了蘇維埃與紅軍，而有些區域還沒有。但是這種革命發展不平衡的產生，一方面『是因爲中國的封建割據的狀態，是因爲帝國主義列强對於中國各地的勢力和政權，是因爲中國各部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而另一方面也是由於黨的基礎與黨的領導。譬如贛東北蘇區附近農民羣衆還沒有在蘇維埃旗幟之下起來鬥爭，紅二十四軍的失敗，以及北方還沒有蘇維埃與紅軍等這許多不平衡的事實的基本原因，當然不是由於客觀條件，而是由於我們黨的主觀力量的薄弱與機會主義的錯誤。

立三主義者根本不顧一切客觀的與主觀的條件，空喊暴動，如山東省委同志突創造山東蘇維埃，而放棄工人，農民，災民與士兵的工作，即爲最好的例子，而同時却有些同志想以『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來解釋他們自己的消極怠工。這在表面上雖同立三主義者的『左』的盲動相反，但其爲機會主義則一也。布爾塞維克指出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基本原因時，首先就應該指出黨的正確的領導與正確的策略是消滅這種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們不但要認識這個世界，而且要改造這一世界。』這種革命者的精神，當然同一切機會主義者沒有絲毫共同之點的。

不同那些托洛斯基主義者與機會主義者的革命不平衡論做鬥爭，我們對於中國革命運動，就不能有堅決的信心，我們就不能動員一切力量去發展新的紅軍，領導與組織工農兵羣衆的革命鬥爭，配合已有蘇區與紅軍的發展去創造新的蘇區與新的紅軍，而只有等待革命條件的自然成熟了。

八

對於上面這許多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的機會主義的動搖或不了解，無疑的是妨礙我們黨動員全黨同志與千百萬羣衆去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戰鬥任務的主要危險。不同這些「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尤其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開火，我們的黨決沒有法子去完成我們在目前中國革命危機中所負擔的重大責任。

同時爲得要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爲得要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使鬥爭深入到全黨同志中去，我們也必須同那些對於機會主義的調和主義，或者像斯達林同志所說的「腐朽的自由主義」做鬥爭。

對於傾向的自由主義或調和主義在我們黨內也是非常嚴重的。在我們不少同志中間，往往缺乏一種對於傾向的仇恨與同傾向鬥爭的積極性，以爲一點點的小錯誤是可以馬虎過去的。這種傾向發展到極點，就是對於反革命分子的調和與自由主義態度。

譬如北平同志甚至與取消派反革命分子做朋友。上海黨內圈內也有同志以爲托洛斯基主義在理論上是還可以在黨內討論的東西。鄂豫皖蘇區會中生同志的自由主義，曾經造成了紅四軍內整個反革命的組織。

這種對於傾向的調和主義與自由主義，就是我們中央黨報的編輯同志與宣傳部的一些同志，有時也不免表現出來的，像猶新同志的「論中國革命轉變」的文章，包涵有許多嚴重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甚至有些地方偷運着托洛斯基主義的私貨，然而黨報的編輯者却「馬馬虎虎」的把它發表出來了。貫雷同志的世界經濟恐慌的小冊子上也有嚴重的政治錯誤，甚至在有些地方偷運了立三主義的私貨，然而我們却不加任何註解，而把它出版了。此外有些含有個別錯誤的一些文章，我們也沒有能夠加以詳細的審查，而把它們發表了出去。這種現象當然絕對不能再行繼續下去！

爲得要使全黨同志對於中國革命目前的任務有明確的了解，使他們爲了這些任務的實現而鬥爭，我們必須要絕不調和的同一切這些機會主義的傾向做鬥爭，在鬥爭中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理論水平與警覺性，以鞏固黨在思想上的布爾塞維克的一致，便我們黨能夠領導全中國千百萬的羣衆向敵人實行勝利的進攻。

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

爲聯共黨史之布爾塞維克的研究而鬥爭

——十二月一日卡岡諾維支同志在紅色教授學院第十週年紀念會上演說的第三部分——

黨史中托洛斯基的偷運品

目前新的任務擺在我們的面前。斯達林同志已經暴露了在我們布爾塞維克黨史中所表現的最有害的廢物和極大的錯誤。在他的信中，把黨史的各種問題及其研究之任務，提到很高的水平線。我們黨的歷史，是一部與離脫始終一致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的各種傾向，作不可調和的鬥爭的歷史。

我們黨的成長，是非常巨大的。牠是從反對各種傾向及反對各種曲解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激烈的和有力量的鬥爭中成長出來的。在過去十年中，這種爭論，是集中在黨的策略的主要問題的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問題上。關於日常策略和實際的爭論已成爲一種明顯的理論方面的爭論。這種爭論完全由於曲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發端於理論上意見之分歧。而實際上的錯誤，便是由於

因爲在我們黨裏面，有二百五十萬以上的黨員，其中之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的黨齡只是三年，四年或五年；我們有五百五十萬青年團員。你們看，這是一個數量的問題。但是這是一個質量的問題也是一個數量的問題，因爲這裏我們在世界的歷史中，有最革命的，理論方面一致的和有紀律的數百萬青年？怎樣將他們變爲堅強的和有經驗的列寧主義者的教育之整個問題。這個問題怎樣的用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去解決——不應當爭取形式的和呆板的方法去解決；而應當以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的觀點去解決。通常我們接近黨史，是很形式的，事件的記載或多或少是正確的我把有些事實特別着重的說過了，別的事件也或多或少是正確的記載了，但是這些事實和事件中之相互聯系，沒有表現出來。我們黨史之辯證的研究，發展律之了解，以至於爲我們革命階段中之主要的和重要的問題之銳敏的關心是非常必要的。

我們應當教育黨員和青年團員，提高工人階級的階層，而教之以布爾塞維克的黨史。這種歷史，不像許多型式的歷史家所說的，是一種已經遺忘了的過去史。我們整個的歷史是一個綱領，策略，和戰術，是我們階級中之最優秀的領導份子爲無產階級

專政的勝利與爲廢除階級，爲共產主義的英勇的鬥爭之組織者。

假若我們的國家以前被認爲是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一變而爲今日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不能不感謝布爾塞維克的綱領，和無產階級的戰術和組織，不能不感謝那些以列甯同志爲首的人們之百折不撓的鬥爭，經年與民粹派，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孟塞維克，托洛斯基主義者，右派以及黨內不可調和的份子鬥爭。因爲這個原因，站在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精神上來教育我們的青年，再沒有比用我們的黨史還要更好些，更有經驗些的方法了。

因此，斯達林同志堅決的反對編輯我們的黨史所犯的異常有害的曲解，和大的錯誤。

在致「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者的信中，斯達林同志揭發了托洛斯基主義的誹謗的企圖，曲解我們的黨史、污蔑列甯並向黨的羣衆和青年團員作詆毀列甯的宣傳，說列甯在革命之前還不能算是一個布爾塞維克。

這些斯路斯基式的卑劣的歷史家所犯的罪惡，在於企圖陳述各種事實的時候，認爲：列甯迄革命暴發時止，過低地估量了第二國際的中間主義，幷且沒有眞正與它作鬥爭；列甯僅僅微弱地，擁護了所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盧森堡等，而且在某些事件上一點也沒有擁護他們。

其中有一位米洛魯夫，他曾經在紅色教授學院中，受過訓練，并充過共產主義大學（二千以上的共產黨員的學校）的指導代表，是這樣地寫着：一直到大戰時止，布爾塞維克並沒有反對考茨基，因爲他們認定考茨基是一個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

對於這些向列甯主義的歷史作惡意的曲解和僞造的記載，是不是需要去辯駁呢？

爲要了解列甯歷次異於常人的，向每種機會主義所作的鬥爭，這包括揭發俄國社會民主黨黨內各級的中間主義，以及第二國際中的中間主義和考茨基主義，人們僅只要去想想列甯自一九〇三年以來，與莫爾托夫，阿克塞洛得，蒲列哈洛夫以及最後與托洛斯基鬥爭的歷史就夠了。對於談到別國的問題表現得非常『革命的』而向自己國內的敵人，却不肯作鬥爭的那些機會主義者，列甯經常與之爭鬥過；他反對在他左右的修正主義者與調和派，他也同時在無產階級國際革命運動的整個戰線上，反對修正主義和調和主義。

這恰恰解釋何以列甯沒有盡量擁護所謂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這些左翼的社會民主黨，如盧森堡，拔福斯等，究竟是些甚麼樣色的人呢？是不是他們的左傾和列甯及俄國的布爾塞維克的左傾一樣的呢？人們能夠說他們也是布爾塞維克嗎？略知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即可毫無疑的認識：列甯以及一般的俄國布爾塞維克，是戰前時代整個第二國際中的唯一澈底堅實的馬克思主義左派；同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並不是布

爾塞維克，他們始終擺動於布爾塞維克及孟塞維克之間，而趨近於孟塞維克及中間主義者。

列甯和布爾塞維克並沒有擁護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其中也包括盧森堡。何以呢？因爲正如列甯和斯達林所指出來的，盧森堡在許多基本問題上如組織的，民族的，殖民地的諸問題以及關於帝國主義，農民，不斷革命，諸問題上，與布爾塞維克的意見不同而且接近中間主義者。她更接近托洛斯基主義者些，托洛斯基在那時候是一個眞正的中間主義者，他在一九一一——一二年之間創立了中間主義的八月聯盟。

中間主義已成爲反革命主義。和昔日的中間主義者考茨基一樣，昔日中間主義的托洛斯基已成爲今日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最出色的戰士之一。中間主義的托洛斯基和中間主義的考茨基獲得了同樣的命運。

盧森堡自然有許多功績。牠的名字在歷史上已成爲解放工人階級的戰士，爲社會民主黨所陷害的戰士。這是沒有人否認的。不過，站在要求歷史的眞實面前，我們是不是應當，對於盧森堡以及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的錯誤忽略過去，或竟保持沉默呢？這不是我們的意思。

拉迭克同志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家的支部會上說過：他承認盧森堡並沒有時常採取正確的布爾塞維克觀點。不過他沒有將他討論盧森堡時所採取的錯的觀點，與後

來討論托洛斯基時所採取的錯的觀點連貫起來。他創作了一種理論，說盧森堡橋，使最好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可以走向我們這邊來，所以批評盧森堡的時候應當溫和些。第一點，這個理論是錯誤的：工人們走向我們這邊來，并不是絕對需要盧森堡這座橋。第二：現在仍與這座橋有關係的那些工人們，須要我們告訴他們社會民主黨左派的錯誤，使他們能研究這些錯誤而變爲眞正的布爾塞維克。否則，如果我們將盧森堡的錯誤掩蓋起來，這座橋一定會變成一座走向社會民主主義而非共產主義的橋。不過，設或我們以布爾塞維克的方法來揭露盧森堡的錯誤，這座橋一定可以成爲工人們從社會民主黨的錯誤，走向布爾塞維克的一座橋。拉迭克同志沒有充分的說出來。這明顯的因爲他沒有完全揭露他還站在介乎盧森堡與托洛斯基之間的橋上或是已經完全走過了這個橋，從盧森堡達到了托洛斯基，走上了這個一般的非布爾塞維克的道路。（笑聲）

斯路斯基的作品的重要點在那裏呢？它的旗幟和盧森堡主義的旗幟之下，來搬運托洛斯基主義的私貨。在這個意義之下，斯路斯基的作品是目前情形的一個特點。斯路斯基元前本是一個老的孟塞維克；當時他不是黨員，一直到一九三〇年，他才成爲我們的候補黨員。這是事實，這位最近才成爲我們的候補黨員斯路斯基先生，得了刊行反對列甯著作的可能，在他的作品中，他

詆毀列甯，說列甯過低地估量了中間主義的危險；沒有一面到底擁護接近托洛斯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因此列甯不是一個眞正的革命者。對於這種謗謗的毫無意識的文字，如果我們還要成系統的來批評它，這未免對於斯路斯基太尊重了些。斯路斯基寫了一篇無意識的文字，我們認爲更嚴重的就是布爾塞維克的刊物　居然登載了這篇無意識的文章。這是我們其產黨員當中某些人，對於具有托洛斯基主義思想的作者的腐敗的自由主義。當托洛斯基在他的可鄙的大言不慚的「我的生平」這本書中，自稱爲革命中心人物而不提及他已走進了反動的營壘的時候，我們並不覺得希奇，因爲除以自吹自誇自慰之外，一個破產的叛徒還有甚麼可做呢？

斯路斯基企圖在他的作品中，偷藏盧森堡的旗幟下，運輸些托洛斯基主義的私貨，到我們的刊物上來，這也不希奇，因爲除用些這樣的偷偷摸摸的把戲來自慰之外，破產的托洛斯基主義者還能做些甚麼呢？

不過，布爾塞維克的報紙「無產階級革命雜誌」居然可以容許托洛斯基主義的偷運者來發表他的作品。這就不是一樁輕微的事了！這就是說在我們的隊伍中，現尙存留有向布爾塞維克主義歧異的理論，以及向我們的黨史曲解的腐敗的自由主義。這就是說，在我們的隊伍中，還有些人很愚笨的隨時爲着腐敗的自由主義而自覺的扶助對

於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歷史的僞造。

爲這些原因，同志們，我們向腐敗的自由主義的鬥爭，應當組成我們向僞造曲解我們的黨史的鬥爭的一部分。

二

列寧主義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與歷史家底錯誤

不幸「無產階級革命」雜誌並不是我們的唯一弱點。雅洛斯拉夫斯基同志的「聯邦共產黨史」，更呈露了更弱的一點。編輯了一共四冊的聯邦共產黨史的雅洛斯拉夫斯基同志，容忍了極明顯的錯誤。他放任了他所選擇的青年歷史家，不僅沒有阻止他們將黨史曲解，而且簽名蓋章擁護他們底作品。

我並不打算在此處將雅洛斯拉夫斯基同志底這本「黨史」之錯誤，完全分析出來。這些錯誤已經部分的受到了批評，而且，毫無疑的，還要受到更深刻的批評。我所要在此處談的，就是雅洛斯拉夫斯基同志底「黨史」，確切些說，他所編的「黨史」，錯誤的論斷了一九〇五年革命；一樣錯誤的他論斷了列甯關於俄國革命性質底估量；而且在述說我們布爾塞維克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底論斷，尤其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底論斷，也是錯誤的。

我們且舉一個例來說。在「聯邦共產黨史」第二冊，第二〇六頁上，巴依夫斯基同志這樣地寫着：

「同時，這種反沙皇制度革命與反帝國主義革命間的客觀的連鎖已經（？）在大戰期內爲黨所承認了」。

你們看，他這樣地寫來，說列甯和黨在大戰的時候，「即已」（！）承認了這種連鎖，他好似在贊許列甯和黨、照這位深奧的「歷史家」的意見，列甯只是因爲大戰的關係，重新提出了關於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也因此列甯改變了他的戰略計劃。

人們或者要問：這與托洛斯基底有名的列甯主義的「重新武裝」有甚麼地方不同呢？根本說來這兩者之間就沒有甚麼異的處所。

在這本「歷史」底第二冊內，人們可以找出許多以托洛斯基主義的眼光，來窺測列甯主義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觀察的錯誤，以及對於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的立場的絕端含混的估量。

雅洛斯拉夫斯基同志所編的這本「歷史」底錯誤，對於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底任務的錯誤估量，以及否認列甯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而努力，引到一個非眞切的並帶有中傷性

的估量方面去了，這是對於布爾塞維克一種卑劣的誹謗。現在設或幾位開恢博士一類昏頭昏腦的歷史家「歷史」的形式論者，上前來說：同志們！我是擁護黨，擁護中央的。我僅僅寫了一小頁，請你們自己去評判，我犯了甚麼罪過——如果這些人想把這個整個的問題縮成一小頁，——自然這只表現他們對於理論和歷史的無知識。看！一小頁呢？如果要看出，雅洛斯拉夫斯基同志所編的這本「歷史」，關於批評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的任務的錯誤與托洛斯基主義者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間，對於布爾塞維克的任務的估量的相互關係，我們並不需要許多的篇幅。

我們黨的歷史以及列甯的觀點，也同樣遭受了波波夫同志的曲解。他幷沒有以布爾塞維克的精神去論斷列甯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這問題的觀點。為要證實他的供獻的「正確」，他在編輯列甯底著作品選集的時候，竟遺漏了列甯關於革命轉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且在此處引讀列甯這篇重要作品之一段：

「我們最初盡量扶助一般的農民，一直到沒收地主們的財產，然後（不僅以後，而且同時）我們扶助無產階級反對一般的農民。如果在目前，在（民主的）革命之後，那是一種空洞幻想。不願犯盲動的錯誤，不求沽名，我們僅只能說：我們將用我們一切力量扶助整個的農民階級內部的聯合力量，那是一種空洞幻想。不願犯盲動的錯誤，不求沽名，我們僅只能說：我們將用我們一切力量扶助整的第一天來計算農民階級內部的聯合力量，那是一種空洞幻想。不願犯盲動的錯誤，不求沽名，我們僅只能說：我們將用我們一切力量扶助整

個農民階級，去把這個革命轉變爲民主革命，使我們無產階級政黨，可以更容易些，盡可能地快，向前進到新的更高的社會革命底任務。跟着農民暴動目前的勝利，我們所得的不是和諧，平等，「社會主義化」，恰恰相反，我們還有新的鬥爭，新的不平等和需要我們努力的新的革命」。（全集第八卷一八六至一八七頁，俄文版）

現在，我們且想一想，這段文章，這段述及我們黨對於農民運動的主張的文章，居然被波波夫同志在選輯列甯的作品時，將它遺漏下來了。

何故？爲甚麼原因？波波夫自己對於革命轉變這個問題的意見又是怎樣？據波波夫說，截至一九一七年，列甯有一個特別計劃，即布爾塞維克認爲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時候，歐西方面一定還要發生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波波夫根本就把列甯的革命轉變理論，給托洛斯基的理論所代替了，所以列甯的著述不合他的脾胃，而他將它丟棄不要。我們的黨史就是這樣寫成的！

當容許托洛斯基主義性質的錯誤之時，有些「歷史家」們還在輕描淡寫的談些甚麼「客觀關係」和「政治的權宜」想藉此來辯護他們自己，這不過更增加了他們的錯誤之反黨性，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家學會之一次會議席上，有一位擔任雅洛斯拉夫斯基同志所主編的這本「歷史」的輯者之一，名叫繆滋的同志，對於第四集的錯誤曾有以下的話：「在注意這個或別個事實的時候，我們並不是從教治的權宜這個觀點出發，

而是由一種客觀關係的觀點出發的，這種觀察方法，決沒有成爲我們這部政治史的特點，僅是一種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重犯」。

繆滋同志，當他這樣的批評資產階級歷史家以及他自己以前的錯誤時候，實在，照他這樣處理這問題——將『客觀關係』來對抗『政治的權宜』——又回復了他的舊的機會主義錯誤。此處並不是這些方法的錯誤問題，而是繆滋同志想藉他的話來說明他似乎是寫了一部好的客觀的歷史，似乎他應當爲了掩護『政治權宜』而犧牲了『客觀關係』。繆滋同志忘記歷史，聯共黨史亦然，必須是科學的客觀的而絕對與眞實相吻合，不具備這些條件，歷史必失掉它之科學性而成爲神話集。

我們用不着來討論繆滋同志這種新的立場之理論上的不堅實。和第二國際資種手腕，一種卑鄙的企圖，想藉此將雅洛斯拉夫斯基同志所主編的『歷史』錯誤的主要內容，掩飾起來。這恰恰表示繆滋的『歷史』不是一冊客觀的歷史。和第二國際資產階級社會機會主義的歷史家一樣，他們表面上也用『客觀關係』來做他們所謂『科學的』著述的廣告，其實他們是在幫助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繆滋同志和他底朋友們，也是以他們所謂『客觀的歷史』，來幫助托洛斯基主義者們，來幫助這些黨史之誹謗者和僞造者，不管這些『客觀的歷史家』怎樣努力，『使一部完全客觀的描寫得以在第四集的序言中，高傲地說着他們曾如何如何

產生」，盡最大可能的歷史的客觀關係來處理這問題，并在這整個工作經過當中保持歷史的遠景在他們底面前，這一個歷史家們的集團，在雅洛斯拉夫斯基同志領導之下，並沒有編給我們一部客觀的歷史，但僅給了我們一部在許多地方將事實虛構了並帶着托洛斯基主義意義的歷史而已。

所以繆滋同志在非難他自己著的「歷史」的時候，竭力申辯沒有甚麼「政治的宜」作用是徒勞的。這裏有的是政治權宜，不過純粹是托洛斯基主義的政治權宜取巧而非別的而已。

雅洛斯拉夫斯基同志所編的和別的歷史家所編的這些歷史著作的錯誤，都是因為以非辯證法的方法，以著作家的方法，以形式論的方法，去處理一般的歷史學和特殊的黨的式論的研究歷史的鬥爭。當某幾個為黨的一般路線而鬥爭的布爾塞維克戰士們，被托洛斯基主義者的香餌所淆惑了的時候，他們大半是因為忘記了辯證法而將理論和實際，歷史和政治，分開起來對立起來。

以形式論或形式論的類似品來研究事物，研究歷史事實，是常常要引起對於策略，對於黨的鬥爭許多方面的許多錯誤觀念。譬如，人們也許會譴責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所提出來的「打倒十個資本家的閣員」！這個口號為不合理（事實上有幾個蘇

史家眞是這樣說過），當那時候，我們知道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正在當權。不過這個口號，在那時候是唯一正確的，而且在工人當中也是最流行的。這個口號只有以形式論以著作家的態度，來看這問題的，才會說不合理。如果人們熟考當時的情形，知道當時從那些上流社會的黨手中，奪回蘇維埃是必要的，那末他們定能了解當時布爾塞維克策略之機敏的處所。

在一九一七年的某個時期，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蘇維埃中佔有優越的勢力。我們曾提出了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要求。我們何以這樣提出這個問題呢？因爲在革命開始的最初幾月中，羣衆之立脚點是非常動搖不定的，如列甯所說：『憲法的幻想仍流行於他們之中』。沙皇已被推翻了。每個人都帶了紅帶子。許多人仍不能立時知道甚麼事情業已發生，許多人並沒有立刻爲革命的發展而執行澈底的鬥爭路線：沒有立刻察覺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性質。所以布爾塞維克贊成將政權交給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的蘇維埃，使他們可以實現他們的政綱，使羣衆可以看出他們眞正面目。形式論者不會了解這點，但列甯主義者可以了解它。

或者另外舉一個旁的例。我們責難克倫斯基政府展緩立憲會議之召集，彷彿我們布爾塞維克是贊成立憲會議的。但不久之後，我們又將它解散了。這如果以形式論，我們以著作家，官僚們的眼光看來，是『不合理』的。但是辯證法的列甯主義者，不能再

有別種任何不同的策略，因爲革命需要引導羣衆到立憲會議的膞旁，使他們用他們自己的眼睛去察出立憲會議之絕對無用。

不了解列甯的，充滿了好勝心的，不能理會列甯主義策略的彈力性的，都不能懂得我們黨的歷史，不能研究它，不能從它得出列甯主義的結論。在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的時候，列甯改變了口號，因爲他把羣衆的情緒，他們的決心鬥爭，他們的偏見克制，都考慮到了。他獲到了羣衆，一步也沒有離開他的主要任務，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這個任務。

爲要以我們黨的經驗來教育後進，我們需要的，是這樣地來研究黨的歷史，決不能用腐敗的形式官僚的搜集紙頭的方法，像斯路斯基那一類的『歷史家』所慣做過的一樣。因爲這類人幷沒有看過列甯罵『考茨基爲無恥之徒』的記載，所以會經奉考茨基爲偶像，現在或仍舊如斯路斯基，責備列甯沒有與中間主義者做鬥爭。關於這點，他們準備篇許多文章，但決不肯注意每個人都知道的事實，即列甯和俄國的布爾塞維克是世界上將中間主義者從黨中驅出去的唯一的左的集團。在此處我們可以看一個典型的托洛斯基孟塞維克之研究，解釋與述說，歷史的方法。

暴露托洛斯基主義者的陰謀，以布爾塞維克的鬥爭擁護列寧主義，擁護黨的總路線

擁護黨擁護列甯主義的鬥爭的目前階段的特殊點，是在托洛斯基主義已經被擊敗了，右傾的錯誤被揭穿了，在整個戰線上，黨的總路線都得了勝利。我們的牠們是繼續不斷的渦輪，繼續不斷的工作，工業與農業生產的發展，我們的發展的布爾塞維克速度。

現在一個人很難公開的在托洛斯基主義旗幟之下站出來。因此不得不用其他的旗幟，口號，主張，公式等懷疑列甯布爾塞維克理論的澈底性，而妨害黨的總路線的實現。

目前機會主義因此企圖用各種扮裝，鑽進我們的隊伍中來，牠想搖尾乞憐，巴結討好，爬過我們黨史的側門。

斯路斯基，亞耳特及其他私販子們的「歷史哲學」的意義是什麼呢？毫無疑義的，是托洛斯基主義者與半托洛斯基主義者們直接的或間接的企圖影響我們黨史的研究，影響我們黨的青年與團員的教育。他們這種形式上是很狡猾而實質上是很淺薄的歷

史研究的政治意義就是在此。

托洛斯基現在不在我們國內。這兒同我們一起，在蘇維埃的國家中的最汚穢流臭的托洛斯基旗幟，已經被工人階級撕成粉碎，再不能引誘人。因此他們不得不從另一方面，用「合法」的方法，溫和地去接近羣衆。他們從黨史與職工運動史的戰線上前進，同時利用盧森堡主義的旗幟與其他的假面具。

這些托洛斯基主義的搖旗吶喊的走卒有下的企圖：現在你們布爾塞維克，你們正忙於計劃央委員會的委員們，正忙於建立大電站，新的莫斯科，建設大炭坑，你們很小心地前進與電耕機，薯，煤等，你們努力工作罷。但是我們將從事於歷史，我們很小心地前進，當狡猾無用的地方，我們就假裝愚笨，利用一些布爾塞維克的腐臭的自由主義，我們將努力以圖達到我們的目的，影響青年的教育，我們的心中時時刻刻記着我們破產領袖們的『遠大目的』。

就是爲這個原因，所以斯達林同志很重視對於托洛斯基主義的僞造者取一種腐臭的自由主義態度的危險。

我們必須把這事實記在心中。斯路斯基是一九三〇年的候補黨員，以前是一個孟塞維克，有機會來誹謗汚辱列甯，而且是在我們布爾塞維克報紙『無產階級革命』的篇幅中，和『馬克思主義歷史家』的篇幅中。亞爾特是一個從黨中開除出去的托洛斯基

主義者，而有機會在共產主義學院中演說並且請你們想想，恰恰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家協會中，黨團討論斯邁林同志的文章時。給他的回答是很客氣的，并且是帶自由主義的態度：『亞爾特同志弄錯了』。他是在擁護托洛斯基主義的私販貨物，他是有些錯了，他改竄事實。我們只要一看這個人的歷史，就足以知道他不是一個販運私貨的人，而在根本上他本人是托洛斯基主義者，有機會在共產主義黨團中演說，他們站出來擁護盧森堡主義，并且宣言『盧森堡主義已經與布爾塞維克主義混合起來』。以前在一九二七年，在他的文章中說：『在一九一八年盧森堡主義轉變成布爾塞維克主義』。亞耳特抓着盧森堡主義的旗幟來掩飾他自己。

同志們！事實是這樣，這些托洛斯基主義者，不能再抬出他們汚穢的反革命的旗幟，這種旗幟是被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兇的敵人所用的，因此他們打出一面新的旗幟——盧森堡主義的旗幟，利用這面旗幟達到他們托洛斯基主義的目的。

什麼目的呢？想在盧森堡主義的旗幟下面，重提出托洛斯基主義綱領的問題，企圖修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他們想在新條件之下，用一種新的方法，提出舊的關

於布爾塞維克主義，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黨團等問題的托洛斯基主義的意見。

我們看出這種事實：這些努力想脫離他們過去的托洛斯基主義的人們，在實際上還沒有除去他們以前的繫累。拉迭克同志，也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家黨圈中演說。我們從他的演說中，知道共產國際從職工運動中一切最好的份子吸收到共產國際的隊伍中來，共產國際不應忘記那些流到布爾塞維克黨中來的潮流和溪流。拉迭克同志應該知道他的「溪流」理論是包含什麼意義！追根到底，這是八月聯盟的觀念。他們想要各種溪流，把這些溪流匯合起來成爲一大河流。然而結果並不是這樣，這些溪流流的方向各不相同。托洛斯基主義是一個腐朽有漏孔的大桶。雖然目前我們的灌溉是在一個很高的水平線，雖然我們莫斯科人很想把莫新科河與伏爾加河相聯繫起來，然而這種灌溉法不能適用在政治方面。在這兒溪流的學說，各種溪流機械地聯繫起來的學說，不能有什麼結果。

有些個別的左派社會民主份子，已經入了布爾塞維克黨，這是眞的。然而他們來到布爾塞維克黨中，是在布爾塞維克主義打倒和消滅他們的偏見與克服他們虛僞的態度以後。在說及共產國際時，拉迭克同志忘記了二十一條件。這二十一條沒有實行嗎？這二十一條不是我們反對那些想維持他們獨自以前態度的武器嗎？在這兒我們能說

一個混合與聯系嗎？自然不能。拉迭克同志應當知道這種溪流的學說爲自由組織小派別建立了一個基礎。假使我們承認一個「溪流」，那麼我們也必須承認這種溪流有牠的「潮流」。不，同志們，我們的黨不是一個許多涸竭溪流滙合的流域，而是一條浩浩蕩蕩的大河流，沒有溪流能阻止這一河流，因爲這河流能冲刷在牠途中的一切障礙物。（大大的鼓掌）

現在我們的黨，堅決地站在牠的列寧主義的中央委員會的週圍，整個的黨一致的團結爲羣固無產階級專政，爲保障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鬥爭。今日中央委員會立在一個很偉大的高度上，黨在工人集體農民羣衆中有極大的威權；我們的領袖，我們黨的首領，斯大林同志（强烈的鼓掌）受黨團工人階級與集體農民的最大多數的一致的擁護和愛戴，這是由於我們布爾塞維克的中央委員會，堅決的無情的，在各方面一步一步的，揭發每一個脫離我們的大道路，脫離在我們國家內與全世界上社會主義勝利道路的企圖。（大大的鼓掌）

同志們！在建設工作中，我們仍然還有許多困難。鬥爭尚未完結。在我們國家內階級鬥爭仍然在進行。在城市中和鄉村中，在各種地方，我們都遇着階級鬭爭。富農

與半富農份子正在鑽進我們的隊伍中來，而且在動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在紅色教授學院的十週年紀念日，每一個學生應當說：在過去我是一個擁護黨的路線的戰士，我要變成一個更強有力的堅決地與黨團結起來，我要團結別人與我們一致，堅持而固定的作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中央委員會週圍的工作。（大大的鼓掌）

（完）

路光明週報

第三十九期

一九三二年五月七日出版

紅旗週報

第二十九期

目錄

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各蘇區黨部信
為馬克思主義而鬥爭
反對新的進攻與動搖
時事——新報館工人罷工鬥爭中反黃色工會的工作
國民會議——國難會議——國民代表會
甲報的武斷宣傳
互濟會工作的「轉變」
蘇區階級工會的會員成份

■每期定價大洋五分■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日出版

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各蘇區黨部信

各蘇區黨部：

帝國主義從穩秘的干涉（供給反革命軍隊以軍火，軍費與軍事顧問等等）中國的政策：國民黨政府的無恥的出賣中國，投降帝國主義；紅軍與蘇維埃運動的新的偉大的勝利及牠在羣衆間的威信的增長，開展了中國的千百萬勞苦羣衆反對國際帝國主義鬥爭的新的階段。這在中國共產黨以及他的光榮的英勇的蘇區的組織面前提出許多偉大的歷史的政治任務。

中央曾經屢次着重的指出：『紅軍與蘇維埃運動偉大的勝利，國民黨統治的崩潰，促使帝國主義者從穩藏的武力干涉（供給反革命軍隊以軍費，軍火與軍事顧問等等）轉變到直接公開的武力干涉，這便產生了日本的武力佔領滿洲的事變。同時日本佔領滿洲是帝國主義新的瓜分中國的開始，是進攻蘇聯的具體的危險的步驟，在將滿洲造成反蘇聯的軍事根據地上……』目前的形勢顯然是：在反對蘇聯的戰爭準備上

，在掠奪中國民衆，壓迫中國革命運動上，帝國主義是一致的，牠們在瓜分中國的富源上孕育着開展着帝國主義各國間的衝突與矛盾。反蘇聯戰爭的準備，瓜分中國，直接公開的壓迫中國革命運動是目前帝國主義國際策略的中心。對於中國勞苦羣衆之掠奪與瓜分中國是在急劇的進行。紅軍與蘇維埃運動的發展，將使帝國主義更公開的用武力壓迫中國革命運動，中國工農革命運動與帝國主義者的武力廣大的武裝衝突的歷史是在面前』（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決議）。事變的發展，完全的證實了這個分析的正確。

掠奪中國，瓜分中國，將中國殖民地化的戰爭，正在進行着。不僅滿洲的廣大的曠原，踐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鉄蹄之下，無數千百萬的及滿洲的勞苦羣衆在日軍槍林彈雨之下流血死亡；而且在中國無產階級中心的上海的鬧市中，澈響着七十五生的大炮的雷鳴，人煙稠密的閘北，吳淞，變成爲一片焦土；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不僅在滿洲與上海的近郊橫暴地屠殺着中國勞苦羣衆，並且大量的軍艦與軍火向着接近蘇維埃區域的口岸方面集中。在上海，漢口，汕頭，福州，九江及其他政治與軍事的要點，齊集着日本帝國主義及一切帝國主義的武裝力量，準備任何時候進行『必要的保護僑民』的緊急舉動，帝國主義直接的武力進攻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危險是異常的緊張起來了！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哈爾濱之後，更進的向着蘇聯的邊境進發，砲火

在蘇聯邊境上震響着，白俄的組織積極地活動，他們公開的聲言在日本的幫助之下企圖奪取遠東的邊境各省，組織『中立』的國家，環繞在中東路及其他問題周圍，日本帝國主義的挑釁政策層出不窮。蘇聯政府提出的締結日俄互不侵犯的條約，日本帝國主義六個月不給任何回答；日本政府的領袖人物公開的主張進攻蘇聯的戰爭。所有這些證明反蘇聯戰爭的危險是箭在弦上。

一切帝國主義都是日本帝國主義強盜行爲的助手，牠們一致的贊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掠奪中國，壓迫中國革命運動，並鼓勵日本帝國主義進行反蘇聯的軍事冒險，雖然在牠們內部爲着分配中國的富源上發展着極緊張的衝突和矛盾（首先在日美之間），但是美法英意各國的戰艦，競爭似的向着中國的重要的工商業及無產階級中心集中，與日本帝國主義共同的瓜分中國，壓迫中國革命。帝國主義軍隊的調遣，明白揭露牠們一致的進攻中國蘇維埃革命的陰謀，揭露牠們包圍和封鎖中國蘇維埃的企圖。在上海『和平會議』的幕後，及倫敦四強會議的講價中，清楚地揭露了帝國主義瘋狂般的進攻蘇聯的準備。

反革命的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國民黨的統治，最無恥地屈服與投降帝國主義，出賣中國，汚辱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不僅對帝國主義不敢作任何的抵抗，而且在進行無恥的出賣滿洲與上海；舉行着的上海和平會議與建立上海自由市的計劃；最清楚

地揭露了國民黨統治的出賣民族利益的面目，牠們不僅斷送了滿洲與上海，並且正在進行出賣全中國的勞苦羣衆給帝國主義强盜奴役剝削和屠殺。對於中國勞苦羣衆的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國民黨統治採取了血腥的屠殺政策，槍殺反日的民衆，封閉民衆的反日團體，拘捕和槍殺反帝爭鬥的戰士；對於帝國主義者牠們完全的屈服，投降，答應一切日本强盜的蠻橫的要求，向着國際聯盟——乞求，向着帝國主義的巨頭——美國帝國主義哀求主持公道。國際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內奸，是國際帝國主義奴役中國的清道夫，同時牠們更在帝國主義的指揮之下來進攻中國蘇維埃。屈服在帝國主義面前的國民黨統治是積極的向着中國蘇維埃與紅軍作全線的新的總進攻。在中央蘇區方面，南京與廣東的統治調動了新的十幾師的兵力，在進行一致的共同的進攻。在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贛等蘇區方面，國民黨同樣的以全部力量來向着已經脫離帝國主義羈絆的蘇區，與唯一反抗帝國主義到底的工農紅軍進攻。

所有這些決定了中國的廣大的勞苦羣衆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有力高漲。帝國主義的積極的侵略與國民黨的出賣中國，引起了廣大的勞苦羣衆的忿怒，憎恨，走上保衛中國的完整與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爭鬥。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吸引了廣大的工人，農民，學生，城市貧民的參加。有力高漲着的工人羣衆的罷工高潮，給了這個運動以堅決

性，持久性與勝利的信念。紅軍和蘇維埃的勝利，鼓勵國民黨區域中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增長，指出了脫離帝國主義羈絆與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在這個基礎上，反帝國主義運動走上民族革命解放戰爭的道路。與紅軍的積極行動相應着的是關外的義勇軍的英勇的戰鬥和上海十九路軍士兵的自動的抵抗日本的進攻，雖然由於這些隊伍的失敗主義的領導者及賣國的長官，而沒有能夠得到勝利，然而，牠給全國的勞苦羣衆指出了，在蘇維埃政權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千百萬的武裝的民衆將是不可戰勝的力量。牠能夠戰勝帝國主義者，求得中國的完全的獨立，解放與統一。紅軍和蘇維埃的威信是大大的增長了，廣大的勞苦羣衆逐漸的了解只有蘇維埃政權和工農紅軍是能夠抵抗帝國主義進攻與保衛中國的完整與獨立的力量。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黨的任務：便在用一切力量開展羣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組織，準備，領導，武裝千百萬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羣衆進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戰爭來保衛中國，反對日本及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與瓜分，來爭取中國的獨立，解放與統一。○號召，組織與領導無產階級與農民來消滅出賣中國，汚辱中國的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消滅這個反革命的投降帝國主義的政權，建立民衆的蘇維埃政權是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

從這裏，在蘇區的黨的組織面前放着極端重要的光榮的任務：

一 領導工農紅軍與千百萬勞苦羣衆進行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民族的革命戰爭，鞏固現有的根據地，利用目前有利於蘇維埃運動與工農紅軍發展的形勢，進行堅決的武力是給帝國主義的直接打擊，是與帝國主義決戰的準備，是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是眞正的擁護蘇聯的革命爭鬥。爲着實現這個任務，必須十倍的加緊擴大紅軍，及紅軍中的政治工作，使每一個勞苦羣衆及紅色戰鬥員了解：只有在土地革命產生起來的，得着千百萬勞苦羣衆熱忱擁護的工農紅軍是唯一的能夠統一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及保障中國民族解放的力量，使他們了解：帝國主義者是三次圍剿蘇區的主要組織者與指揮者，使他們了解：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武力進攻蘇區的危險，使他們了解：不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土地革命的勝利是不能鞏固的。擴大紅軍，增加一倍紅軍的數量應該成爲每一個蘇區的戰鬥的任務。應該在「問答日本帝國主義之下進行最廣大的羣衆運動。應該在「保衛土地革命的利益及爭取中國的民族解放而戰」「擊潰阻礙工農紅軍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的國民黨軍隊」「一寸蘇區不讓帝國主義及國民黨軍隊蹂躪」「擴大蘇區是給帝國主義的直接打擊，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等口號之下，來粉碎敵人的進攻，與進行革命的進攻，鞏固的擴大蘇區，爭取聯系一片的蘇區與一省數省的首先

勝利。

二　鞏固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及各省的蘇維埃政府，使得全國反帝國主義的羣衆更明瞭覺到只有蘇維埃政府，眞正的唯得到領導政治中心與鮮明的旗幟。要堅決地實現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一切反帝國主義的，土地的，勞動的法令，使着廣大的勞苦羣衆的政府，而更加增加他們消滅國民黨與帝國主義統治的決心。蘇維埃政府應該用一切力量來結合蘇區與非蘇區的革命爭鬥，每一個蘇維埃區的政權應該成爲環繞着他的國民黨區域的羣衆爭鬥的領導的政治中心，幫助這些區域內的羣衆的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日常經濟爭鬥，組織他們，領導他們爲着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而爭鬥，爲着民族解放而爭鬥，爲着蘇維埃政權而爭鬥。

三　在蘇區之內應該進行最廣大的反帝國主義的宣傳鼓動；應該最殘酷的揭露國民黨的投降帝國主義出賣中國的面目，應該向紅軍戰士及勞苦羣衆說明帝國主義是來鎭壓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鎭壓中國的蘇維埃運動，帝國主義者過去是以供給反革命軍隊軍費軍事顧問組織反革命的進攻蘇區來干涉中國革命，現在因爲國民黨軍隊屢次慘酷的失敗，他們準備直接的武裝干涉中國革命。說明國民黨是帝國主義瓜

分中國的清道夫，是出賣中國汚辱中國的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每年費幾萬萬的所養的軍隊不去與帝國主義作戰而來進攻脫離了帝國主義羈絆得到了解放的蘇區，與眞正反帝國主義的武力——工農紅軍。說明只有蘇維埃和紅軍是眞正的反帝國主義的侵略及保衛中國與民族獨立的力量。說明在蘇維埃政府組織的，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武裝民衆的力量，是能夠抵抗帝國主義與求得中國的完全獨立與解放的。

四 應該在這種宣傳鼓動的基礎上來戰鬥的動員與組織蘇區中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羣衆：應該廣大的發展反帝國主義同盟的組織。堅決地實行去年中央關於反帝同盟的決議，同時應該以最大的力量來發展與創立蘇區的工會與貧民團的組織，這些組織不僅是保護工人雇農經濟利益的機關，而且應該成爲組織和領導蘇區的反帝運動的骨幹。黨和團的組織應該更大的發展，吸收新的幾千幾萬的工人雇農入黨和入團。羣衆武裝組織赤衛隊與少年先鋒隊尤其應該廣大的發展起來，并戰鬥地動員起來。

五 在今年紅色五月中應該進行最廣大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這個運動應該與擁護蘇聯和紅軍的總動員，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密切地聯結起來；應該組織廣大的有力的蘇區的武裝示威與游擊行動，應該組織一部份紅軍與地方武裝檢閱。紅色五月的運動應該加緊地進行工會的工作，使他得到眞正的轉變。要反

對一切忽視蘇區工會工作的機會主義觀點。在紅軍中紅色五月應該是用來加强紅軍的戰鬥力，擴大紅軍與提高紅色戰鬥員政治水平，及開展勝利的進攻。

爲實現上面指出的任務，必須眞正的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右傾機會主義是表現在：對於目前革命形勢的估計不足，忽視反蘇聯戰爭的危險，忽視反帝運動與土地革命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輕視中國革命的民族解放的任務，與帝國主義直接干涉蘇區的危險，不相信工農的力量能夠戰勝帝國主義的干涉，不了解紅軍的積極行動的必要，而陷於庸俗的保守主義，甚至個別的情況之下，提議解散紅軍編爲遊擊隊，實際上這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完全的投降。同時對於『左』傾機會主義，亦不能一分鐘的放鬆，這些『左』的機會主義表現在以『左』的空話來掩飾機會主義的消極，忽視國民黨進攻蘇區的危險，以爲國民黨已經不是蘇維埃運動的正面的敵人。只有對着爲些傾向，尤其是右傾作最堅決無情的爭鬥，才能夠使蘇區的黨完成歷史放在他身上的任務！

中央

爲馬克思主義而鬥爭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

五月五日，這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卡爾馬克思誕生的一天。

蘇素

當一八一八年前後，正有法蘭西大革命的浪潮，洶湧澎湃地浸透到全歐大陸，正是反動的專制魔王梅特涅，揮着血腥的鐵腕，頑守着殘壘，對當時的新興勢力作迴光返照的鎮壓的扎掙。正在這個時期，正在這一藏蘊着大爆發的大山將爆發之時，誕生了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卡爾馬克思。

邇來已經一世紀以上了。不僅代表當時新興勢力的資產階級，代替了梅特涅的反動王座而鎮壓着無產階級及一切勞動羣衆，而且革命的馬克想主義，也已經不僅只是唯一正確的革命的理論、而且是已經生產了偉大的成果——在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大地、創建了無階階級的專政，實現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巨步！

不僅如此，而且在東亞反動的王國的中心在隸屬，剝奪和殘酷的象徵萬里長城的南方、也已經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樹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臨時政府，牠將盡一切封建的剝奪，牠將遵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英雄的步着十月革命的光榮而進向社會主義的目標。

這是何等偉大的變遷呵！

但是，我們在這裏，不是數一數過去的歷程，而是要在這個偉大的創立者誕生之一日，來喚起我們鬥爭的精神，來學習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加强我們領導千千萬萬的勞動羣衆，爲中國民族之激底的獨立和解放，爲打倒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

國民黨統治而建立蘇維埃中國而鬥爭的力量！

『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行動，便沒有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唯一光榮的承繼者，英雄地領導了俄國無產階級創立社會主義的同志列甯，是每一布爾塞維克的一句名言，給予我們布爾塞維克學習馬克思主義和領導羣衆鬥爭之時，一刻也不能忘記的指南針。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決不是我們武斷的教義，也不是學究先生的公式，牠是世界革命運動的總結，是實際鬥爭的方針。離開了實際的具體的行動，便不配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離開了實際的具體的理論，便不會有革命的行動。

但是，這正是我們最缺乏的，正是我們在順利的客觀的革命的情形之下，不能很好的領導千千萬萬的勞動羣衆來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進攻蘇聯和擴大蘇維埃運動與推倒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的基本原因之一。我們還沒有學會怎樣去領導羣衆鬥爭，甚至不願意在每一次鬥爭之中去學習教訓，去改正我們的錯誤而幾次三番的重覆着過去的錯誤。

現在正是我們紅五月鬥爭的當中，現在正是我們在中央指示之下轉變工作，開展羣衆鬥爭的當中，我們必須喚起全黨同志起來學習革命的理論，細心的去研究『中央給省委的信』和『關於職工運動的決議』，只有從眞正的理解這些當前的問題，只有從

實際鬥爭中來提高我們的認識，才能開展我們的羣衆工作，才能的導起千百萬勞動羣衆來實現我們目前的嚴重任務。

其次，我們必須認識，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是在鬥爭之中，在和一切反革命的思想鬥爭之中，發展壯大起來的理論。我們要以我們靈敏的階級的嗅覺，去揭發一切「左」右機會主義的觀點，與之作堅決無情的鬥爭，我們要以我們階級的立場，去暴露並擊碎一切反革命的欺騙和麻醉羣衆的思想。只有不斷的暴露和擊碎反革命派別的麻醉欺騙的思想，才能徹取羣衆到我們的周圍，才能更加提高我們的認識。

但是，這又是我們目前最缺乏的，我們還不能迅速而正確的打擊一切反革命派別的武斷宣傳，甚至感染了反動思想的毒素而不能自拔，而對於離開了無產階級的立場，早已變爲反革命的資產階級進攻蘇聯進攻革命運動的托洛斯基陳獨秀派的猙獰面目，還不能有深刻的認識，甚至對於這個反革命的先鋒隊採取腐朽的自由主義的態度。我們必須嚴重的指出，托陳取消派決不是我們共產主義營壘內部的一種不正確的傾向，牠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進攻無產階級的整個工具，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用以破壞共產主義運動的急先鋒，對這種反革命的工具之腐朽的自由主義態度，就是對世界革命有機的一部的中國蘇維埃革命之最大的罪惡！全黨同志，必須起來批碎

反革命的托陳取消派的假面具，必須在討論『斯達林同志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的信』中來警惕自己，來同這種腐朽的自由主義的態度，作殘酷的鬥爭。只有一致的行動，才能使全黨同志像一個人一樣的爲實現黨的路線而鬥爭。

最後，我們應該從現在起，爲提高同志政治的理論的水平線而作廣泛的黨內教育運動，我們應該每一個支部，特別是產業支部的同志，進行列甯小組的組織，來經常的研究幷討論國際及中央所發出的決議及指示信，深切的幷研究蘇維埃憲法，勞動法，土地法，經濟政策，及少數民族問題決議案等，來認識我們當前的問題和任務；因爲這一切東西，才是最具體的最實際的革命的馬克主義的理論的結晶，只有理解我們當前逼於解決的問題，只有把握了我們當前的行動之指針，我們才能眞正成爲最有力量的布爾塞維克，才能使我們黨成爲領導千千萬萬的廣大羣衆的黨而完成我們當前的嚴重任務。

我們現在處在嚴重的任務之下，我們現在必須爲實現我們的任務而鬥爭，因此，提高我們各自的政治的理論的水平，已成爲當前刻不容緩的問題。爲獲得革命的思主義的理論而鬥爭，因此也就是爲實現黨的總路線而鬥爭。我們重複的說：『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沒有革命的行動，便沒有革命的理論』！四月廿五

反對新的進攻與動搖

大雲

中國蘇維埃與紅軍偉大的勝利工人鬥爭浪潮的洶湧，反帝運動的急激發展，與全國農民災民，兵士鬥爭的猛烈發展，已經非常明顯地展開了一幅革命形勢向前發展的畫圖。在這個革命形勢發展的前面，一方面證明了黨的政治路線的完全正確；另一方面宣告了一切反革命派別的破產。事實的發展，使廣大羣衆認識，只有唯一革命的中國共產黨，才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與先鋒隊，而日益團結在它的旗幟之下。

在這一情勢之下，我們看見了羅章龍右派最後的破滅。當然右派的破產，不是今天才開始，遠在國際路線獲得全黨同志的擁護與執行，與右派分裂黨走向敵人懷抱的時候。事實證明，許多被右派欺騙蒙蔽的工人同志，都重新回到共產主義的隊伍中來，就在那個時候，右派的非常委員會，已經宣告了它的破產。但是革命的大風暴，掃盪了這個反革命組織，使它——非常委員會，不得不最後宣告自己的破產。

非常委員會鑒於本身力量薄弱和許多實際困難，在這次偉大事變的當中，不能

很順利的開展黨的工作，經二月十三日全體會議決定宣佈解散，特此通知希即派人前來接收線索」——非常委員會致中央信。

當許多被收買騙蒙蔽的同志完全離開了這個反革命的組織，當然不使非常委員會幾個領袖感覺得本身力量薄弱。同時革命危機日益成熟，革命運動飛快的發展，共產黨政治影響迅速地擴大，這又使非常委員會的反革命工作，不能在偉大事變的當中，很順利地開展。這是必然的事實，並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不過由右派最高機關來宣佈這一事實，這對於揭穿羅章龍右派，却是異常殘酷的一幕。

右派的破產，當然是黨的路線的勝利，但是如果有同志以為這些右派分子，從此停止反革命的活動，不向黨進攻了，這是完全錯誤的。就在右派宣告解散的時候，我們接到了另一個文件，那是非常委員會主席張金保給黨的聲明書。在他的聲明書中，表現出對於黨新的進攻。聲明書開頭就說：

『現在非常委員會是否正確，鬬爭有無意義，國際與七次代表大會自有明確的論斷』。自共產黨內流出去的反革命的右派，一年以來反黨的活動，已經是鐵一般證明，牠已經不是一個黨內的小組織，而是反革命的統治階級進攻革命的工具。然而右派始終要表示牠與我們還是一個黨內的鬬爭，這當然可以多少掩蓋一些反革命的實質，同時表示在他們向黨寫聲明書，承認錯誤，企圖混進黨來的

時候，打定了他們反黨的陣地。聲明書中另外一段：

『我考慮中央的路線，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政治上與非委的分析，參照國際決議案原則上是一樣相同的。在實際工作的行動中，從廣暴紀念起，也有相當轉變了，是這樣，中央的路線已有相當的轉變到國際路線』。

如果有人相信右派要求回黨，是眞正爲了「革命利益」，那完全是沒有看見右派進攻黨的新策略。他們說中央『在九一八以後政治上與非委的分析原則上是相同的路線。因，這明明是說中央有了兩條政治路線。九一八以前，那是一條與右派不同的路線，此他們要反對黨，破壞黨，九一八以後，政治分析在原則上是相同了，而實際行動，『從廣暴紀念起也有了轉變』，因此右派就有解散自己組織的必要，這是最明顯的反革命的造謠。中央從四中全會以來，一貫的就是執行與右派不同的國際路線，一年以來，證實了中央路線的正確，決不是右派所說『從廣暴紀念起，才有相當轉變』。右派在這裏把中央路線分裂開來，成爲兩條路線，這正是暗示別人相信他們對黨進攻的正確，因爲有了他們的進攻黨，所以中央在九一八以後，才與非委原則上相同。爲了黨的利益不是要謝謝右派嗎？可惜，右派這種無恥的造謠，對於在偉大的階級鬥爭中鍛鍊出來的布爾塞維克隊伍，不能動搖一分。他只是表示比統治階級在反動報紙登載伍豪等二百四十餘人啓事的方法，新鮮一些，同時也聰明一些！此外

不會有任何的意義。

這裏也可以告訴我們，右派等待我們去接收的「線索」是什麼把戲了。右派極力向黨表示這是『一部分革命的動力』，然而血的教訓告訴了我們，敵人正在千方百計混進黨內來破壞黨的組織。因爲敵人已經了解，從黨內來破壞我們，比任何方法，都更有反革命的收穫。難道還不夠證明右派告密的事實嗎。所謂接收線索當然是右派進攻黨的具體步驟之一。

× × ×

在我們隊伍中間，我們最近也看到了新的進攻與動搖。中央發出了給江蘇省委信，與爲職工運動告同志的一封信以後，在江蘇廣大的討論中，我們首先看到的是黨的主要幹部，工人同志等極大部分是團結在中央信的週圍，勇敢地堅決地爲着中央指示而鬬爭。這種布爾塞維克的鬥爭，已經使江蘇工作在領導罷工上，工會工作上黨內領導上都有了新的氣象，證明中央領導之正確。然而正在發展廣大自我批評的中間，有些立三主義者，就趁機進攻中央，他們在討論中央信的時候，並不是站在正確的鬥爭立場，揭發工作中一切錯誤。相反的，都想把討論引導到責任問題，他們這樣發問：官僚主義的領導，機會主義的領導，這是誰要負責的。這是中央要負責。對於他們，似乎最重要的不是工作的轉變，而是責任問題。同時在這裏說中央要負責。正是用來

證明中央也是機會主義與官僚主義。當然這是很明顯的立三主義者對中央的進攻。

其次是有些同志表示他們對於立三路線的黃金時代，是念念不忘的。他們是天生的回憶家，在討論中央信的時候，聽見了許多工作的錯誤與缺點。就說立三路線時代還有許多成績，還沒有這樣許多的錯誤。要來證明立三路線時代比現在好些，這就是要證明立三路線比國際路線好些。這種公開擁護立三路線的表現，當然又是立三主義者進攻中央的又一種。

除了這些對黨的進攻以外，我們同時遇到了許多機會主義的動搖。

首先是有些同志，看到了信中布爾塞維克的銳利的批評，就以爲是突如其來，平地的春雷，認爲中央省委忽然發了神經病。這當然證明這些同志就在日本帝國主義隆隆的砲聲中，也還是甜蜜地睡在秘密工作的床上，伴着許多嚴重錯誤與缺點，大做其黃粱好夢。所以遇到了中央的批評，就認爲突如其來，出乎意料之外。

第二，有些同志表示了對於中央批評的懷疑態度。全總一個月開了一次會，中央難道不知道？他不去了解在偉大事變的前面，全總機會主義的領導，完全破產的根源，是由於全總過去領導上對於革命形勢估計不足，對於工人階級沒有信心，因此對於工人階級的領導，表示了實際的怠工。

第三，有些同志表示了悲觀失望的意見，認爲這一批評是過遲了，中央與省委近

在咫尺，爲什麼早不說，致使客觀的時機，已經過去了。這是他沒有看清楚目前的形勢，仍然是極順的羣衆工作的條件。所以不得不發生失望的情緒。另一種是說，現在還未到武裝暴動，已經這樣多的錯誤，如果到了武裝暴動，不知道要錯到什麼田地？這是對於唯一革命的中國共產黨悲觀。對於它能否領導無產階級的暴動，沒有絲毫信心，尤其是不了解黨從不斷鬥爭中生長成布爾塞維克隊伍的過程。

第四，最後還有同志繼續着過去派別糾粉的觀點，來分析這次錯誤的原因。說是因爲江蘇幹部中到處都是莫斯科學生，或者說爲了工人太少學生太多。這一類把莫生與「實際家」對立，把工人與學生對立，無疑義的是企圖使這次偉大的自我批評，惡化爲無原則的糾紛，以阻礙黨的路線的澈底執行。

對於這些新的進攻與動搖，我們只有堅決發展兩條戰線上的鬥爭，無情的打擊右派與立三主義者進攻中央的企圖，打擊一切懷疑失望悲觀等機會主義的動搖，爲着中央指示百分之百的實現而鬥爭。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

時事新報館工人罷工鬥爭中反黃色工會的工作

金生

雖然中國黃色工會欺騙工人，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方法沒有西歐改良派工會那樣巧妙，但是上海，商務郵務報館法電等黃色工會比較一般黃色工會是要狡滑得多，所以七大黃色工會從一九二八到現在、雖然出賣了上海無數次工人鬥爭，雖然國民黨資本家殘酷地壓迫工人而使黃色工會的欺騙作用客觀上要日益縮小，但他們還能在羣衆中進行其欺騙出賣工人鬥爭的勾當，這正因爲黨和赤色工會領導工人鬥爭的消極；放棄黃色工會羣衆中去建立革命反對派；沒有正確的領導鬥爭反對黃色工會的策略，一（非左卽右）因此，在客觀上是幫助了黃色工會，爲要執行職工國際和中央的指示，反對工會工作中的右傾消極，赤色工會首先要去加緊領導正在擴大的上海報館工人的罷工，開始去學習在黃色工人之內革命反對派的工作。

一　報館工人的鬥爭形勢

在整個國民經濟總浩刼，民族工業的破產，資本家必然在加緊剝削工人中找出路

，報館資本家標榜着『文化事業』幕『國難』來積極向工人進攻，整個報館資本家，報館托辣斯首先向時事新報工人進攻加印大晚報，經過工人反抗，立刻將大部份工人武裝驅逐出廠，拘禁工人，宣佈開除工人張寶康，收新工人，威嚇工人簽志願書進廠復工，利用工頭來威逼工人復工。這一進攻明顯地向着全體報館工人進攻，全體報館工人也完全能夠了解資本家的陰謀。

時事新報工人被迫離廠後，即自動開會，組織被迫離廠委員會，提出了恢復四月二日前狀態，道歉，保證以後不得有同樣事件，停工工資照發，並威脅黃色工會，召集各個報館的羣衆大會，自動到派報工會，和郵務工會活動，要求他們不派不寄時事新報，得到羣衆的同情，這些行動雖然黃色工會取消派一再障礙着羣衆與資本家的鬥爭，並且積極的消極的幫助資本家組織復工，但終於每個報館的羣衆大會上，工人提出立刻限期要求資本家答復（時報）立刻要求衝進時事新報工場，去會合被資本家禁閉着欺騙着的工人，一起罷工（新聞報館），自動決議每人捐款一元援助時事新報工友（全體報館工人）

當然在這一鬥爭中，黃色工會和取消派一開始就在破壞全體報館工人鬥爭，出賣工人利益，但是在工人羣衆本身，亦存在着許多嚴重的弱點：首先是黨和赤色工會基礎的薄弱（幾乎沒有）工人幹部政治上鬥爭上反對黃色工會策略上的不堅定，因此表

現了領導作用的微細，黃色工會在羣衆還有很大影響，進行牠一切欺騙出賣的勾當，指導鬥爭的赤色工會領導機關還有部份策略上的錯誤和工作的放鬆；這些都是使能工不能迅速發動和擴大的主要原因，然而這一鬥爭必然會引起全體報館工人鬥爭，已無疑議。

二 黃色工會的欺騙和出賣工人的策略

報界工會是有名的欺騙工人的黃色工會，牠在國民黨下令改組上海產業工會時是採取反對的態度，九一八以來，曾經幾次發宣言，假仁假義的反對國民黨『不抵抗』鎮靜『忍耐』和『長期抵抗』，所以的確在工人羣衆中有牠相當的欺騙的影響，但當本廠工人起來鬥爭時他的假面具完全要暴露出來，這次黃色工會在時事新報館工人退出工廠以後，直到現在他執行的欺騙和出賣工人策略是：

（一）極力縮小鬥爭，破壞鬥爭。牠立刻㈠在組織上由黃色工會指定了一部份黃色領袖和取消派等組織特種委員會，假意領導鬥爭，實際上是要壓制時事新報工人選舉的被迫離廠委員會的活動，同時特種委員會組織的作用，在出賣鬥爭中又以傳遞羣衆文對工會執委的目標，而更加便利於工會執委的欺騙活動。

前狀態。把羣衆要求的「停工期內工資照發」，「保證以後不得有開除工人張寶康，後來愈加投降，委託鄭務工會調解承認簽志願書復工，準備在任何可能之下欺騙工人復工，結束鬥爭，同時還可增加工會威信。㈢在行動上，工會委員表示「不願小題大做」，雖時事新報工人，一再到特種委員會責問，始終採取躲避政策，并且把一切交涉情形，完全秘密，雖然經過工人責問，工會依然完全秘密，欺騙工人說「調停人是上海有面子的現在交涉未有結果，不能宣佈」。經過羣衆四次責問（第一次第二次特種委員會與時事新報工人代表相對痛哭表示工會眞正保護工人利益，第三第四次卽不到辦公處，徊避工人。）完全把辦公處和行動祕密起來。但羣衆轟動起來時立刻出面欺騙壓制工人鬥爭，當時事新報被迫離廠委員會在四次責問工會毫無結果以後而自己派宣傳隊到各報館工場中去，要求各廠工人，召集大會討論援助時事新報時，工會卽刻宣佈輪流召集各廠羣衆大會，但是，預先計劃不使這些會議有進一步鬥爭的結果，所以在申報館召集羣衆大會時特委會一方限制時事新報只能添派三個代表，拒絕全體工人參加，同時特委會去了四個代表，首先由四個特委代表輪流報告，又長又臭的說了將近三個鐘頭，延宕時間不使羣衆有發言機會。并且黃色領袖用最奸滑的壓制羣衆的說話，使羣衆不敢發言。他們說「現在資本家是要引誘我們

全體工人罷工，他們就好全體開除，把我們一千多人的飯碗打碎，還是何等忍毒的『漢奸』的陰謀，我們決不要上漢奸的當，誰主張這樣誰要打碎我們一千餘人的飯碗，誰就是漢奸』果然，在他們這樣說話以後，時事新報的代表和申報工人羣衆完全不敢發言。黃色工會申報的兩個幹事就說『我們申報工人，不組織共產黨的糾察隊，組織保工隊：保護我們自己安心工作，每家進攻我們出。』但是如果只有這樣的壓制羣衆，牠知道是不行的，所以通過了羣衆提出的主張每人募捐一元援助時事新報被迫離廠的工人。在新聞報，時報工人羣衆大會上，黃色工會也正確的估計了，這兩個報館黃色工會的下層小領袖的欺騙和壓制力量不如申報，羣衆情緒更高些，因此雖然也去了四個黃色領袖，但是不敢如申報館大會上那樣毫無忌憚說『漢奸』的那一套話。但是把新聞報工人自己提出的『衝進時事新報去會合廠內工人一起罷工』的主張，以『門口有巡捕把門，鐵門緊閉』兩句話，欺騙工人現在不要去衝。在時報羣衆大會上把羣衆大會上工人自動提出『限期資本家答復條件』的主張，說不要操之過急是有特委會辦理。也只有通過了羣衆募捐一元的主張。這些羣衆主張和行動更加威嚇着黃色領袖，積極去委託郵務黃色工會調停，承認了時事新報工人復工。一方面再散衍時事新報工人說『長期抵抗』，同時辦公機關徊避工人。

（二）黃色工會極盡一切方法和力量來破壞分裂着時事新報館工人的罷工和團結，他採取了罷工失敗策略，他首先宣佈時事新報未退出來的工人是破壞鬥爭的工賊，不要與他們合作，分散工人團結，使被迫離廠的工人不到廠內羣衆中去活動，使廠內羣衆怕與廠外工人聯合。同時長時間的延宕敷衍，使時事新報被迫離廠工人沒有領導而恐怖動搖，坐待資本家工頭工賊來欺騙。等到又有三十餘工人被資本家工頭威逼引誘忍痛簽志願書進廠復工時，他更說『時事新報所有進廠工作的工人都是走狗，你們自己不團結，』『工會有決心抵抗到底』『工會準備長期抵抗』，工會可以保證『民國日報開廠時介紹被迫離廠二十餘人去作工』使時事新報工人本身不團結，不敢積極援助。實際上黃色工會介紹職業，而愈加不敢反對工會，使其他報館工人看見時事新報工人本身不團結，不敢積極援助。實際上黃色工會的這一失敗政策，到今天完全在準備犧牲二十餘個積極工人職業，幫助資本家開除這些活動分子。

（三）黃色工會始終看清時事新報二十餘工人的活動，可以破壞工會的陰謀的，因此，首先採取把被迫離廠工人與外界工人特別是赤色工會影響下的工人封鎖隔離，工反慰問信件，得到羣衆同情，工反代表得到羣衆歡迎，工反的代表演說的主張是得到羣衆熱烈同情，因此黃色工會不許工反代表繼續去接近被迫離廠工人，很巧妙的在另一房間中婉轉敷衍，拒絕外界代表進去『一切由特委轉達』客客氣氣的送出大門

，不許工反代表與任何工人見面。另一方面欺騙工人退出佔據了的時事新報寄宿舍，恐嚇工人說資本家要用巡捕驅逐，工會可以給錢開旅館，給火食，退出公開辦公處，使行動與外界工人完全隔離。并且限制被迫離廠工人開會及一切活動，宣佈一切工人的活動，如空言，會議，到各廠及外面活動，必須預先得到特委會的允許。最後因爲滬中區的旅館還是能夠接近外界工人，和赤色工會領導機關，因此宣佈工會進備長期抵抗，但是不能長期維持，命令被迫離廠工人遷至城內報界工會內去住，工會可以開飯，節省開支，長期抵抗。雖然『到工會後不許工人開會』的命令被工人打破了，但是，被迫離廠工人在這種得不到任何外界援助和黃色工會一再恐嚇威迫之下，終於被欺騙到南市的工會機關去住了。

三　取消派的活動和無恥的幫助資本家黃色工會組織復工。

一九二九年黨內反陳獨秀托洛斯基取消派時，取消派馬玉夫欺騙了大部分報館支部工人離開黨。他們是要在資本主義之下去實行『工人管理生產無產階級革命的最高原則(?)』實際上所謂管理工場的幹事起了工頭的作用，不僅幫助資本家管壓工人，而且曾經幫助資本家開除積極反資本家的工人幹部。他早已盡到了幫助資本家的實際任務。在這次時事新報工人羣衆被迫離廠中，他們要『保存』取消派在時

事新報中的「實力」積極開意並舉與黃色工會的一切活動，在三十餘人復工後三個取消派去簽志願書，進備在最嚴重的關頭，去最後動搖堅持着的工人的戰鬥。取消派份子時事新報被迫離廠的黃色工會領袖，完全脫離被迫離廠的工人，到所謂特委會來主持破壞罷工的大計。

四

正因爲黨和赤色工會過去完全放棄黃色工會內革命反對派的工作，沒有去積極學習反對黃色工會的策略和工作，沒有艱苦深入的工作，所以在鬥爭開始時，沒有估計到在這種狡滑萬分的黃色工會中，是需要萬分精細的策略，我們個別同志的領導曾經有過企圖不去積極領導工人與黃色領袖鬥爭，避免這些鬥爭，偷便宜，要求赤色工會會員簡單地執行赤色工會獨立領導的策略，以粗糙的原則去領導工作（下面再說）結果我們策略非但不能執行，而且連較好的一個幹部都幾天不來接頭。任何策略也不能執行。

（一）我們對於鬥爭的估計是不僅時事新報工人的鬥爭，而是整個上海報館工人資本家進攻工人，是資本家企圖進攻全體報館工人的開始，最明顯申報時事新報大晚報是屬於一個報館托辣斯的，時事新報工人離廠後，大陸報大晚報即來代印時

事新報申報新聞報時報工人羣衆所以熱烈援助正因爲他們懂得這是報館資本家破壞勞資條約的開始。而需要整個報館工人共同鬥爭，來回答資本家的進攻。所以黨的策略不但不是因大部份工人已復工去組織二十餘被迫離廠的工人的復工，相反的依然要加緊去組織時事新報廠內工人的罷工，加緊推動組織全體報館工人的同盟罷工。

（二）黨和赤色工會爲要把握住這個鬥爭的領導，必須十分正確的拿住兩個策略：步步緊逼，毫不放鬆領導工人羣衆向黃色工會威逼鬥爭，揭破黃色領袖任何欺騙，要了解黃色領袖的每天一言一語，一舉一動，才能知己知彼，針鋒相對的領導羣衆向黃色工會中絲毫不放鬆執行獨立領導的策略，這樣才能領導鬥爭到勝利。

如何來反對黃色工會？（A）首先我們要告訴羣衆這次鬥爭是全體報館工人的鬥爭，時事新報工人的勝利和失敗，是全體報館工人的勝利和失敗。只有全體報館工人一致向資本家進攻，才能保障勞資條約。指出黃色工會的『不願小題大做』是把十六十餘工人飯碗打碎還以爲小事，不能保障我們勞資條約，不領導各報館工人共同鬥爭，對於資本家進攻，採取無抵抗，鎮靜，忍耐，長期抵抗的策略，是張學良政策。張學良的不抵抗，退出了瀋陽還要退出錦州和山海關。不反抗時事新報資本家的進攻，必然會使資本家步步進攻而向各報館工人進攻。這種無抵抗主義，才是『漢奸』。要求工

會增加時事新報被迫離廠委員會提出的『反對武裝壓迫，保證以後不得有同樣事件』，『停工期內工資照給』的兩條件。要求一切交涉公開，反對工會祕密交涉，認開除，交涉退職金，堅持時事新報工人條件。反對工會承認簽志願書，簽了志願書是自己破壞了條約屈服資本家，白白犧牲了時事新報工人的堅決奮鬥。正因為工會表示：承認簽志願書是郵務工會調解人自作的主張，未得工會同意，那末更加應該勞資直接交涉，不要不請自來，踏爛資本家的門檻的第三者調解人。

（B）指出黃色工會的謊言。時事新報的廠內工人，不是完全走狗工賊。正因他們得不到工會的領導，工會誤了工人事，他們才去復工，詳細地說服時事新報廠外工人，必須以兄弟的態度對待廠內工人，去說服他們，一齊參加鬥爭，告訴全體報館工人，運用一切企圖分裂工人團結的陰謀，不領導工人鬥爭，坐待資本家來壓迫欺騙，而使工人去復工的，才是幫助資本家的『走狗』。

（C）要求被迫離廠工人自由活動，一切限制工人的活動只是幫助資本家，要求得到各報館工人同情援助，要求與全上海工人接近，才能得到他們的幫助，而更快得到勝利，封鎖消息是幫助資本家。

（D）積極向工人提出要求工會，限期要資本家答復條件，不許延宕，不許工會提出條件後陰陽怪氣把條件拋置不理。讓資本家從容不迫地進攻工人。要求工會立刻

召集各報館羣衆大會和全體羣衆大會，檢查上次大會的決定，要求大會選舉各廠代表，擴大特種委員會。

（E）正因爲工人羣衆對於工會還有很大幻想，因此這些工人的要求，要能絲毫不放鬆向黃色工會提出，逼迫黃色工會執行羣衆的要求。抓住黃色工會一切敷衍，迴避的陰謀，當場領導羣衆揭破。一次一次耐心地在羣衆中揭破其欺騙，當黃色領袖不能滿意答復工人要求時，黨和赤色工會會員要能夠預先有準備的，在羣衆中指出工會不能執行工人的意旨，鼓勵工人，只有自己要求各廠工人起來開會援助。這樣無情的領導工人與黃色領袖鬥爭，才能眞眞暴露黃色工會的罪惡。

一開始企圖用偷懶辦法，不去艱苦地領導工人揭破黃色工會的欺騙，只能幫助黃色領袖藉口破壞工會系統，欺騙工人，離開我們的領導。因爲在羣衆自己還未完全了解黃色領袖欺騙時，還未了解黃色工會欺騙實質和飽嘗痛苦經驗時，左的過早的，放棄與黃色領袖的鬥爭，於鬥爭是有損無益。這裏的確要精細的藝術的，分毫不差地領導，決不粗糙的原則的領導。

如何爭取赤色工會的獨立領導

反對黃色領袖的欺騙，是爲了爭取赤色工會對報館鬥爭的獨立領導。一切右的永久的，停留在向黃色工會鬥爭上，不去爭取獨立領導，也只能做黃色工會的尾巴，只

能幫助資本家。因此我們同時要與黃色工會的主張，對立起來，針鋒相對的指出工人羣衆應該如何做，特別在一次一次逼迫黃色工會而工人感覺不滿時，我們要及時的鼓動羣衆自己起來執行自己的主張。衝破黃色工會一切限制，自動到全體報館工人中去宣傳，要求援助，要求工人自動執行自己的決議，宣佈黃色領袖的欺騙。爲要執行這一獨立領導的策略，必須：

一、抓住被迫離廠委員會的領導，使赤色工會的主張，首先能夠經過赤色小組提出被迫離廠委員會通過，提出被迫離廠羣衆大會通過。把我們的主張，成爲羣衆的決議，領導羣衆爲這些決議而鬥爭。提出這些決議，必須預先在赤色小組中，在積極羣衆中互相討論，使我們提到委員會中多數通過我們的主張，在每次向外活動中預先在委員會或羣衆會中討論代表必須向外表示的意見，成爲決議，運用羣衆路線，使取消派份子不敢在各廠羣衆會上表示違反羣衆的意見，如果取消派不執行羣衆的決議，我們必須立即指出取消派的欺騙罪惡，領導羣衆改組這個委員會，現在被迫離廠委員會的改組，完全參加了積極份子是保障鬥爭勝利，保障革命反對派領導的第一步成功。

二、被迫離廠委員會，必須廣泛的採取公開活動。派宣傳隊到各廠羣衆中宣傳，發表自己的宣言，指出黃色工會的不執行時事新報工人的意見，不執行各報館工人的

決議，是幫助資本家。號召工人羣衆起來督促黃色工會執行這些決議，指出黃色領袖的欺騙，發動和擴大羣衆的不滿，使各廠羣衆自己起來執行這些。同時在組織上儘量利用公開路線被迫離廠委員會去召集各廠工人開聯席會談話會。從個別的找人做起直到要求開羣衆大會及聯席會議。特別要在時事新報廠內工人中利用個人關係，公開路線去召集他們會議，首先抓住他們新的不滿——工頭壓迫，工作加緊，一切行動不自由。工頭相互間衝突，利用工人等等事實，——向他們表示兄弟的親善態度，要求他們重新來參加鬥爭。

三、上海一切赤色工會，和赤色工會領導下的羣衆團體，要不斷地派代表在物質上精神上去慰勞被迫離廠工人鬥爭的勇氣，嚴格的批評黃色工會陰謀，指出他們的出路，這些行動，在反黃色工會工作上，堅定羣衆鬥爭的勇氣上，有莫大作用。現在上海黨和赤色工會，完全忽視反對黃色工會的工作，是絕不允許的現象。

四、被迫離廠委員會的二十餘工人，我們必須認清這是報界工會內革命反對派的巢窟。加緊赤色小組的領導，擴大赤色小組。現在赤色小組的基礎，必須擴大到其他報館工人中去。尤其要利用被迫離廠委員會的公開路線，吸引各報館積極工人

，去用各種名義，如時事新報工人後援會，同情會，保障勞資條約會等，甚至去組織各種灰色名稱而有領導鬥爭作用的各種組織，有系統地建立報界工會的革命反對派，同時也就是眞眞確確地準備同盟罷工的發動。

五、要爭取黨和赤色工會獨立領導，必須把黨的支部建立起來，擴大起來。大胆地吸收新的積極工人入黨，擴大支部小組到各廠工人中去，反對介紹黨員的階段論（必須經過赤色工會的階段等等）只有共產黨的核心領導，才能堅決鬥爭的領導。每個工會工作的同志，他有完全的責任來發展黨員團員。黨的組織上的發展，將要成爲計算工作成績的尺度。

五　精細的估計我們的優點和弱點，善於運用我們的力量

黨和赤色工會必須時時估計到我們組織上的基礎，是異常可怕的狹小。必須估計到好些工人是許久離開赤色工會和黨的領導。即是好的幹部，也深刻的受到立三路線的惡影響，而常常在懷疑黨的路線，還有許多動搖猶豫的情緒。報界工會中的一切黃色領袖，是包含國民黨各派直至取消派等，他們非常聰明和狡猾，必須估計到在這些環境中作戰，是艱苦異常的。因此：

一、不能忽視我們舊有的幹部。雖然他們一時還不能完全執行黨的指示，但是必

須估計到過去對於黃色工會機會主義的錯誤；立三路線的錯誤；估計到我們此次指導上還有新的錯誤——沒有羣衆活動和羣衆基礎，而硬要幹部去超過黃色工會範圍去孤立活動——這些都是使幹部更皆感覺困難執行工作。更皆動搖的極大弱點。因此絲毫不獨不能否認舊的基礎，說服他們，教育他們，工聯能夠及時改變忽視的觀念爲教育說服工作，是對的。現在組織上有了相當的成績，這是莫大的成功。

二、但是在鬬爭中已經湧現出許多積極的工人幹部，黨和赤色工會要把吸引這些幹部，作爲戰鬥的任務。用一切可能，個別談話，鬥爭經驗研究和教育，舉辦流動訓練班，只有使許多積極工人來參加報館鬥爭的領導，才能領導到勝利，只有黨內工會內吸收大批新幹部才能更加教育舊幹部，轉變舊幹部的情緒。現在的領導方式上，必須立即轉變，只抓住一個人的錯誤，必須以赤色小組爲中心來領導報館鬥爭。

三、領導工作必須深刻。分配幹部工作不宜過多，而且要每項工作的決定，必須詳細與他們討論，告訴他們如何把這決定，事先向積極工人宣傳，提出會議通過，以組織來推動和領導，不是個人拚命和勇敢。時時與羣衆在一起，時時刻刻知道羣衆的脈息。時時刻刻去領導羣衆。不僅如此，而且許多在羣衆中的說話，和對付黃色領袖時，我們必須與他們商量用同一意義而能的說話，他們還不敢直捷爽快在羣衆中提出時，我們必須在羣衆中發言（如黃色工會說誰要攜大罷工，就使工人完全了解的說話，便利於他們在羣衆中

是漠奸。幹部還不敢在羣衆中立刻提出反對黃色領袖，我們就教他說：我們工會是無抵抗的張學良）。特別重要的就是幹部對於鬥爭前途失望而消極，那我們要用艱苦精神來說服這些幹部，堅定他們鬥爭勝利的信心。

四、在計算領導鬬爭的實際效果上，當報館鬥爭開始時幹部不敢即時散發赤色工會的傳單，假使我們硬逼他們去散發，必然會避不見面，那時非但赤色工會的宣言，沒有散發，連黨與羣衆可憐的橋樑也拆斷，使工作更感困難，這樣也決不是一個聰敏的領導者。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善於運用我們力量，只要把我們的主張，經過幹部到羣衆中去提議，成爲羣衆的決議，用被迫離廠委員會名義發宣言，實際上把鬥爭領導在我們手裏，這並沒有損失。同時赤色工會的宣言同樣可以經過其他產業的每個工廠赤色工會或小組的代表以慰問的方式傳佈到羣衆中去。

艱苦不息布爾塞維克的工作，十分正確領導鬥爭的策略，是保證我們開始黃色工會中去建立革命反對派工作成功的前提。

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一日

國民會議——國難會議——國民代表會 丁九

去年五月五日，國民黨召集過「國民會議」。由地主資產階級政權所召集的「國

民」，當然只有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和走狗。結果，國民黨政權沒有因這會議而鞏固起來，並且反而使工農民衆更清楚的認識了國民黨政權和蘇維埃政權的階級性，認識了共產主義叛徒托陳取消派「要求國民會議」的反動性。國民會議在工農民衆面前已經破了產，然而國民黨當然不會從此放棄這一類「民主」改良的欺騙。

今年四月七日，國民黨又召集了「國難會議」。這些地主資產階級「最優秀份子」（汪精衛語），就是大小漢奸，前清皇族，新舊軍閥官僚政客，豪紳地主買辦資本家，學閥工賊，流氓洋奴，一切剝削者的代表，各種反革命黨派的領袖。國民黨原企圖在這廣大羣衆反帝反國民黨的革命高潮前面，用這個會議聯合國內各反革命黨派，一致向唯一革命政黨——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蘇區紅軍和全國工農兵勞苦民衆進攻，以保障對帝國主義的繼續投降，對工農民衆的繼續剝削。這些企圖，有些「是通過」了，例如：㈠通過保障（除共產黨以外）自由案；㈡通過清剿匪共案；㈢批准國民政府外交方針（即批准出賣東三省上海，完全投降帝國主義）案；㈣號召全國人民不分黨派階級贊助政府案。但實際上這個會議又是失敗的，「各反革命黨派團結起來」這一中心任務幷未完全實現。因革命力量猛烈的進展，以及反革命內部矛盾的增劇，以致到洛陽出席會員只五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二還是國民黨員，並且許多反革命黨派利用民衆對國民黨的不滿，更提高了對國民黨「獨佔反革命政權」的責罵和攘奪。

因此，國難會議決議在十月十日以前由國民黨召集「國民代表會」。

國民代表會這個所謂「中央民意機關」，非常明白，主要的是地主資產階級反革命政權用來對抗工農兵民衆革命政權（蘇維埃），而附帶的是國民黨這一反革命黨派用來對抗其他反革命黨派的要求「取消黨治，實行憲政」。

國民黨眼見民衆反帝反國民黨的怒潮愈漲愈高，深知不集合一切反革命力量，更不容易挽救自身的危亡。但同時又捨不得放棄反革命的領導權。在這種情勢之下，國民黨從許多反革命方案中，採取了「國民代表會」這個方案。這是溶合汪精衛的「國民救國會議」，社會與教育派的「國民代表大會」和托陳取消派的「國民會議」三大反革命派別的精華而煉成的。

汪精衛的「國民救國會議」在去年本爲挽救國民黨的危亡以及抵抗蔣介石的「難會議」而發。「蔣汪一家」以後，本已束之高閣，現在國難會議破產太快了，自然有拿出來用一用的必要。

社會與教育派的「國民代表大會」，是對國民黨政權毫無危險而對工農民衆有些欺騙作用的冒牌貨。國民黨這次慷慨的買收了社會與教育派陶希聖，梅思平等等，當然不是偶然的。只要看陶希聖在「國民戰與國民代表大會」論文上他首先提出中國對日抵抗的大困難（補充難，籌餉難），一下就把國民黨不抵降罪抗的投惡洗刷得乾乾

淨淨；中間主張表面很「左」而骨子卽是「長期抵抗」式的國民戰；結論要農工大衆代表組織「國民代表大會」，而乖乖的把「召集」的責任歸之予『我政府』。這當然絲毫不會妨礙國民黨統治大權，梅思平說得好：『無論何國選舉政府黨總是佔一點便宜，何況以中國國民政治智識的幼稚，那能有眞正民意的選舉……中國國民黨在社會上的勢力，以之專政則不足，以之競爭選舉則有餘』（時代公論第一期。）這就是社會與教育派在民衆面前招搖撞騙的『推翻官僚的統治而代以民衆的』政權！這種政權「又可敷衍「憲政派」，因此陶希聖梅思平立刻名登「龍榜」而貴爲國難會議「莊重宣言」的起草者，前程遠大，有厚望焉！

托陳取消派的「國民會議」，性質上同「國民代表大會」根本沒有分別。取消派所要求的所謂「民衆」政權，也不會比社會與教育派的「農工大衆政權」多出一分「民衆」氣味！同樣反對蘇維埃的眞正民衆政權，同樣在國民黨統治下爲維持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權而努力麻木工農民衆的革命性。無怪取消派老祖宗托洛次基「論滿洲事變」的文章會公然在社會與教育週刊上義務刊登。托洛次基在短短的那段文章上就已寫出惡毒的兩點：第一他說現在國民黨的軍事動作不能抵抗日本是「得力於史大林派官僚之幫助」，用這種卑怯無恥的武斷宣傳，想把全中國工農民衆「反對國民黨！」

的革命狂熱，轉移過來「反對共產黨（所謂史大林派）」；

第二，他說「從遠東方面對蘇聯存在之危險，直接的或尖銳的威脅，無論如何是沒有的」，用這樣陰險的暗示，企圖抹殺日本帝國主義爲進攻蘇聯而佔領滿洲的主要作用，企圖緩和全世界工農對武裝擁護蘇聯的努力，企圖蘇聯減弱在遠東方面的國防而便利帝國主義的侵襲。這些反革命資產階級先鋒隊的觀點，當然是同社會與教育派先生們心心相印的。從這「反對共產黨，擁護國民黨」的共同觀點出發，一個主張召集國民代表大會實現民衆政權」，一個主張「經過國民會議實現民衆政權」，同樣主張「反對共產黨」，一個主張「苦心」，他就取其實而不用其名。國民黨更顧慮到後日方長，因此把社會與教育派舉薦入「朝」，而把取消派故意仍留在「野」，使仍用「反對黨」的名義，繼續在民衆中作國民黨的暗探。

「國民代表會議」就是這樣的來源。這所謂「國民」自然照例是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和走狗！

對於我們革命的民衆有興趣的，不在國民代表會議「由各大都市職業團體海外華僑及各省區地方人民選出」，還是「由各小城市……選出」，不在「代表三百人」還是二千人，也不在有沒有「決議預決算，國債及重要條約權」。不在那些，對我們有

興趣的只在於這個國民代表會是地主資產階級政權召集的，還是工農兵民衆政權召集的？簡單明白，只消一句話！

由國民黨政府（或由所謂國防政府也好）召集的各種「國民」代表會議，必然是代表地主資本家剝削階級的利益，必然更進一步的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鎮壓革命民衆。小走狗梅思平尚且明白這一點，難道我們革命民衆還對「國民代表會」存一毫「民主」幻想嗎？

只有民衆自己，在推翻了地主資產階級以後而召集的工農兵代表會議，才眞正能夠代表民衆自己的利益！近有蘇區，遠有蘇聯，放着我們現成的榜樣。

我們必須加緊宣傳兩個政權對立的實際內容，加緊擁護蘇聯蘇區和紅事，加緊揭破地主資產階級各黨派的反革命性，加緊反帝反國民黨的革命鬥爭，——去回答國民黨「國民代表會」的召集！

四月二十日

申報的武斷宣傳

范亢

上海的申報，算是招牌最老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報紙了。自從九一八事變之後，牠也『左』起來了。這所謂『左』顯然是想替地主資產階級『趁早收買一部分人心

」，——換一個花樣來欺騙民衆。原因是很明顯的：國民黨的官場機關報和一切言論，已經太不堪了，太露骨了，很難欺騙羣衆的了。所以，要有申報時評之類的「後備軍」，假裝着不滿意國民黨的態度，從另一方面來宣傳所謂三民主義，所謂民生主義的社會主義。這是復活孫文主義的反動的企圖，中國的工農民衆一定要揭穿牠的假面具。

申報，時評說些什麽？

最早的申報上做了批評中國經濟學會的論文，這裏面就講起什麽「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三時期恐慌」（牠其實根本不懂什麽是「第三時期」），還問出「中國經濟的發展前途是什麽」的問題。牠的答覆呢？牠說：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要想把中國領導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而同時蘇聯的社會主義要想絕滅中國的民族精神的，照牠的意思，中國應當走上三民主義的非常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這種論調已經夠明顯的了：這是極狡猾的反蘇聯的宣傳，這是反社會主義的孫文主義的宣傳。

但是，這還不夠。最近申報上登了幾篇，討論「紼靖」的文章，牠先說：中國遍地盜匪的現象，是國民黨應當負責的，這是國民黨製造出來的盜匪。又說共產黨紅軍，和明朝的李自成張獻忠不同。最後的結論是恭恭敬敬向國民黨上條陳：要消滅共匪

，單是剿殺是不會成功的，必須實現民治，必須實行民生主義的『社會主義』。這就是申報的自由主義和改良主義的作用！原來所謂『三民主義的非資本主義』，所謂『民生主義』等等的口頭禪，近最還喜歡談談蘇聯，牠不能夠不承認蘇聯是眞正社會主義的國家說濫了。申報的『左傾』，事實上不過是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別動隊。

申報的時評，都只是屠殺工農紅軍的旗幟！其實，這些『民生主義』，早就給孫文蔣介石汪精衞胡漢民戴季陶……

牠還稱讚着蘇聯的兒童教育，蘇聯的教育制度等等。牠更不能夠不承認列强帝國主義一致進攻蘇聯的事實。但是，牠對於這個問題採取什麼態度？牠表面上暗示着對於蘇聯的崇拜和同情。這同樣是收買人心的手段：現在幾萬萬中國的工農和革命民衆對於蘇聯的同情和擁護一天天增長，申報要維持牠對於民衆的欺騙，就不能夠掩飾自己對於蘇聯的眞實態度。而實際上，申報關於蘇聯的消息，和其他的反動報紙一樣，差不多不斷的登載着各種各式的謠言。

不但如此，申報時評對於蘇聯的態度，無論他自己怎麼樣掩飾，始終暴露了根本敵視的立場。牠認爲中國的蘇維埃革命運動是蘇聯指使的，牠認爲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蘇聯『赤化中國』的企圖。這是牠的根本立場，所以牠要提出所謂中國的民族精神，提出中國『國貨』的『民生主義的發展前途』

，來和工農羣衆的蘇維埃革命對抗。

今天，申報又登了一篇時評，說列强進攻蘇聯的問題了。牠又承認一次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牠說日本對俄宣戰的形勢日益接近成熟時期了。但是，牠的結論是：蘇聯的和平政策『已經失敗』，蘇聯因此正在準備着戰爭；牠絲毫不表示自己的主張，絕對是旁觀的態度，反而暗示着讀者：蘇聯也應當擔負戰爭的責任！假使再深刻些研究牠的文章和關於蘇聯的文章聯系起來，那麼，我們更可以看出牠的用心的險毒。牠曾經說過：要眞正『絞靖』，就要實行『民生主義』。牠現在又說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準備着戰爭。這兩篇意思聯系起來的結論應當是什麼？顯然是：要消除世界的戰爭，就要請孫文復活，到俄國去推翻蘇維埃政府，而進行『民生主義的建設』！！

總之，申報時評的『左傾』，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別有作用的宣傳，牠正在很細膩的很調皮的準備着『輿論』，混淆着革命民衆的視線，企圖新翻花樣的挽救反革命的統治。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明遠

互濟會工作的『轉變』

互濟總會自從去年把阿喬同志的超等右傾機會主義——即所謂『只做援救工作，

不談政治問題」的理論，以及由這理論所產生的「不要羣衆運動，不許互濟會擁護蘇維埃紅軍，不要援助罷工」，在組織上主張「中心分會不是羣衆分會」的超等右傾機會主義——加以嚴重打擊之後，他一般的工作，誠然有了些轉變和成績，尤其在政治領導上的轉變，是更顯明的。

但是這個「轉變」（政治領導的轉變），現在表示出了另一極端的傾向，即他沒有把反對白色恐怖，援助革命戰爭的基本特殊任務抓緊，而只着重於一般的政治號召。因此，不僅在目前白色恐怖格外猖狂，羣衆痛苦日益深入，與革命鬥爭飛速發展中，吸引千百萬飢寒交迫流離失所的失業工人災民難民以及一切勞苦羣衆到自己周圍；沒有能夠進行廣大的羣衆反白鬥爭，沒有在民衆反日反帝運動的高潮中，組織起可能的反白示威罷工與其他方式的鬥爭，去答覆帝國主義國民黨前空的屠殺；也沒有在這些鬥爭中去充分擴大自己的組織；並且，就是互濟會在廣大羣衆中的政治影響，亦同樣的未能深入和普遍。

足爲互濟會只着重一般政治號召，而忽視其基本任務之證例的，我們可以拿他紀念「二七」的宣言爲代表。在這個宣言上，寫着『我們紀念「二七」，要以總同盟罷工，來回答一切帝國主義，武裝起來保護上海的勞苦民衆和一切革命組織，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這完全是黨的口吻，沒有一點互濟會的氣味。下面雖然又說『我們紀

念「二七」，還須在各產業……組織救護隊……」這顯然是把組織救護隊等工作，放在次要地位，并且就在這裏也沒有明白說出要組織羣衆做反對白色恐怖的鬥爭。其他一般宣傳品，雖然沒有像這個例子一樣的露骨，但却是把反白色恐怖的主要任務，放在比較不明顯的地位上，而偏重於總同盟罷工，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反對世界大戰等等政治口號的空泛的宣傳。

其次，互濟會對於白色恐怖是狹義的了解（雖然主觀上或者不是如此），在宣傳品上，我們經常的可看到互濟會列數白色恐怖事實時，只說些「革命戰士拘捕了六十人，……羣衆大會屠殺了百餘人，……民衆反日會，中學聯，都被封閉……」（互濟生活第十一期），把廣大的災民難民及失業工人被投擲在十字街頭，被囚禁在監牢一般的工房或收容所內，竟一慨忘記不提！這決不是個偶然的忘記事實更證明了，互濟會的宣傳隊，只到難民收容所去過三四次，沒有組織上的收獲，更談不到鬥爭；在失業工人中，也只是一個一個的請他們入會。

依據上述的兩個缺點，自然會反映到領導與組織羣衆鬥爭的工作上去，而成爲不切實際與離開羣衆的現象。「三一八」示威的前夜，三月十七晚上，法南一個區總負責人，才跑到黃包車夫和苦力工人集中的平房裏（是公安局的房子），去「動員」他們來參加示威，當場就有羣衆提出求討論進行反對房租的問題，這位區總負責人「堅

決反對」討論，說是時間不夠！說「今天主要的只應討論三一八示威」！他（孫亳也不會想着：只有從這些爲羣衆所迫切感到的要求上，組織起羣衆的鬥爭來，才最能動員廣大羣衆，極積參加反白的革命示威行動。

這樣，就在羣衆動員的工作上面，充分表現出右傾機會主義的消極遲緩。「三一八」示威經過三禮拜的準備動員，各區飛行集會沒有舉行過一次。滬西濱北的「模範」宣傳隊，在規定「三一八」計劃兩禮拜之後（三月十二），還只到羣衆中去過二次；汽車工人高興看互濟會的宣傳品，叫他們多送些去，而互濟會就只送過那一次。法南的會員，最初兩禮拜也『好似探險家一樣，到羣衆中去「找」人，結果「找到了」十幾個人』。滬東亦相差無幾。所以到「三一八」那天，滬東僅僅動員了六十個基本羣衆，吸引了三百人參加遊行示威；法南動員了二百人，合計參加示威的，還不到四百人；滬西單在工反領米的失業工人就有七八百，而那天也只能動員二百人（江蘇省委說有三百人），合計參加示威的亦不過千人左右。

對於發展組織，互濟會是十分嚴格的關門主義。滬西日華紗廠有幾十個工人，因爲聽過互濟會的宣傳，就自認爲是互濟會員了，到羣衆中去做互濟會的工作；因而日華分會中竟發生了「眞」會員與「假」會員的怪名詞，不承認那些「假」會員！又別的廠裏，有女工來找日華的模範隊，而模規隊不要她們，說因爲她們不是日華的工人

！此外，還有些接受了互濟會宣傳的人，互濟會派人和他談話之後，每每認爲還不能成爲會員，還得先放在附屬組織內試試！像這樣，怎麼能夠使他成爲「一所偉大的羣衆革命組織」？怎麼能夠使他成爲「一所偉大的羣衆革命學校」？

當然，這許多弱點，是不能完全歸咎於互總的領導路線的。互濟會有些下層工作同志在羣衆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觀點，如不相信羣衆要鬥爭，不相信會員有工作能力，說羣衆怕組織，這種種都是有極大的關係。

最近有幾件事實，完全打破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這類幻想。滬東偉通紗廠的工人，因爲工頭打了一個女工，我們有個會員知道工人平日都恨那個工頭，一聲叫「打」！就集合了幾十個女工齊同下手；資本家調來巡捕，更激發了工人，立刻圍攏來幾百人，逼着巡捕出廠了，逼着資本家承認開除工頭，與以後不許開除工人了，工人自動提出罷工的口號來了，工人自動召集羣衆的慶祝大會了。只因我們事先沒有把工人一切迫切要求作廣大宣傳，沒有把組織赤色工會的宣傳印入每個工人的腦海裏；臨時，我們的同志又不會隨機應變的去組織工人，領導鬥爭更向前發展，致使鬥爭就那樣的暫時停止下去，然而工人須要鬥爭，能夠鬥爭的論斷，是有了充分的證明，與機會主義的幻想完全相反。還有××紗廠的青年工人，因爲我們給了他們一個球玩，就把他們組織起來了。他們自己提出赤色小組的名稱來，他們說還可以集合許多十四五歲的小

孩子，共同玩打工贼的把戲。最近經過他們，又多集了五十多人的羣衆積極分子會議，討論反對開除的問題。雖然在會議上，我們的同志不能圓滿回答羣衆提出的問題，「罷工那裏有飯喫？若因鬥爭被監禁又怎樣辦？」但是羣衆仍然組織了二十六人的工人自衞團，是完全工人糾察隊的性質，這就不但表示工人要鬥爭，要組織，而且證明了工人懂得如何去組織自己鬥爭的力量。

所以，互濟會目前主要的工作，是要抓住反對白色恐怖，援助革命鬥爭的中心任務，抓住羣衆中的迫切要求，這樣去配合黨的政治口號，發動工人的罷工，組織失業工人災民難民的示威，佔駐公共住房，反對從原來的住宅中趕出去，向國民黨要飯吃，要救濟等等。以及利用募捐，組織藍衫團各種宣傳方法，在廣大勞苦羣衆中進行反日和擁護革命的宣傳，擴大互濟會在羣衆中的政治影響。向着產業，向着鬬爭，大胆的在鬥爭中向工人及勞苦羣衆開門，這是互濟會要改正自己脫離羣衆的現象，使互濟會成爲眞正廣大羣衆反日組織唯一道路。

爲執行這些工作，自然要努力肅清對羣衆鬥爭沒有信任的那種機會主義觀點，同時，就必須加緊對內部的政治教育工作。像最近殘留的惡現象中，竟有區總主任，在討論了「三一八」計劃，出席了幾次活動分子會議之後，還要說「三一八」是勞動節，是互濟會成立的日子等等；或者一個區委的負責人，可以幾個月不看文件；這些

是決不能再容許存留下去的。

此外，互濟會本身，對於許多政治問題，也應當有深刻的討論，不有祇照黨的決議去依樣畫胡蘆，那樣會常常畫錯的。總會宣傳品上，有『中國勞苦羣衆將不惜以重價去換得和平（！！）』（二月十九東方新報）在三月十五的一張傳單上，說『士兵（十九路士兵等）不得已而退却』！這些都是沒有細加討論，以致無意中就接受了反動宣傳影響的結果。還有總會通知第二十一號上，不說革命羣衆和組織，在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偵探巡捕……『在帝國主義國民黨所收買的偵探巡捕……監視壓迫之下，而要說『彷彿偵探巡捕還不一定是反動統治中的一部份。同一文件的上面，更確定的說：『白色恐怖的執行者，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絕對不是下層的巡捕警察……與士兵』。這裏把巡捕警察和士兵平等省待，這是何等危險的右傾觀念。目前上海的巡捕警察中，的確有一部份在廣大羣衆反帝的革命高潮中，也傾向革命，且組織了華捕反日救國會，我們自然應該到他們裏面去工作使他們內部分化，使他們中間的一部份能在革命運動中盡保護革命的作用，然而我們決不能忽視整個巡捕警察的組織，是比較自覺的支持反動勢力的重要武裝力量，他和軍隊不同的地方，不僅是初招募時有特殊的限制條件（如必須有重要反動份子的介紹），而且在招募後，他的生活習慣，教育，日常職務，都是刻刻和羣衆對立的，所以我們決不能忘記巡捕警察在反革命營

羣中的特殊作用。

最後，互濟會要幫助，領導區總，建立獨立的工作。要改正過去互濟會工作幾乎全部停頓在總會裏，總會工作偏重在宣傳工作裏，宣傳工作又幾乎完全範圍在寫文章編小冊子裏。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產業中，放在鬥爭中就是宣傳工作也是如此。

再在反對工作中的機會主義時，要有具體變更工作方式的辦法，單加批評與指摘是絕對不夠的。有人不相信羣衆要鬥爭，要組織，那末，我們就應該把滬東緯通永安以及其他事實告訴他，並告訴他如何去接近羣衆。例如某同志他過去是感覺得召集羣衆會議很困難，廠內的壓迫很嚴，工人聚集的機會很少，下工是一二十人一批，先後參差出廠的，也無法在廠門外集合，他自己又不會說話，不會煽動，不會擬議事日程，不會做結論，種種都使他覺得羣衆會議是太難召集了。後來經過其他同志解釋，說明只要是羣衆感覺興趣的問題，不論他或大或小，或屬一般政治的，或屬日常生活的，這僅僅只是一種街談巷議，只須我們能夠參加進去、引導他們討論到羣衆痛苦和鬥爭，以致我們黨的中心政治任務上去，使羣衆了解接受我們的觀念，而慢慢走向鬥爭，這就是羣衆會議，並不須定要多少人以上，定要有主席台，講演台，議事日程等等的。那位同志，聽了這話以後，就很高興的說：『原來如此！那末我每天在飯堂裏，

廁所裏上工放工的時候，那裏不能召集幾個羣衆會議——」這就充分證明，目前要有完全切實的新的領導方式與工作方式，去進行黨所提出的中心口號——組織罷工。

我們相信互濟會在進行它的工作的澈底轉變中，定能糾正過去的錯誤傾向。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二日

蘇區階級工會的會員成份

仲虎

「建立階級工會」這一口號，在各蘇區都提出來了。但是執行這一口號，首先就要確定加入階級工會的組成份子，尤其是他的領導成份，都是工會的會員成份。必需是工會的階級路線的執行。現在各蘇區的工會，都發生了這一個問題：那些人是應該從工會中洗清出去的？那些人是應該吸收入工會的？那些人是應該從工會中洗清出去的？因爲中國鄉村中間的複雜情形，和鄉村中間許多半無產階級的成份，及蘇區土地革命後的情形的變動，把蘇區許多同志們的腦筋弄糊塗了，各個蘇區的工會對於這個問題的決定不一致。這裏我們必須採取嚴格的態度，來辨別鄉村和小的城市中的勞動者，那些是階級工會的會員成份。這裏，我們不說到階級地位很明顯的工廠，作坊，鑛山中的工人，也不說到「驅逐資本家，富農，地主殘餘，和尙，道士及ＡＢ團等出

工會』的口號，因爲在這裏我們沒有不同的意見。

在過去全總的文件上及現在各蘇區來的文件上，都可以看到『獨立勞動者』這個名詞；幷且認爲『獨立勞動者出工會』不是工人，是小資產階級。因此，一致的提出『驅逐獨立勞動者』加入工會，因此，洪湖不雇請工人的獨立捕魚的漁民，鄂西總工會決定『獨立勞動者』加入工會，因此，所謂『中農工人』及『富農工人』出工會，也加入工會。此外，在鄂豫皖總工會正在清洗所謂『師父』出工會。在中央區還提出了驅逐『師父』出工會。在中央區還提出了驅逐『師父』出工會的口號。地以後是否應該退出工會這一問題，不能解決。

所謂『獨立勞動者』所指的是一些什麼人？這在許多文件上都沒有明顯的界說過。湘鄂西的同志們是把一切個人獨立從事生產的勞動者，看作『獨立勞動者』，漁民，手工業者，以及貧農，中農都是。但是這就沒有理由允許這些人都來加入階級工會，可以在下面一段文字中看出來：

中央區的同志們對於『獨立勞動者』的界說：『建立眞正的階級工會組織。澈底洗刷非階級的份子出工會。這裏對獨立勞動者要有明顯的劃分，只有自做自賣，以及沿門賣工，中農都是。但是這就沒有理由允許這些人都來加入階級工會，可以在下面一段文字中看出來：

中央區的同志們對於『獨立勞動者』的界說：『建立眞正的階級工會組織。澈底洗刷非階級的份子出工會。這裏對獨立勞動者要有明顯的劃分，只有自做自賣，以及沿門賣工，中間不經過資本家剝削的（如裁縫，剃頭，木匠，泥匠，篾匠中之一部份的個人勞動）不是工人，不能加入工會，只有資本家的工廠，老板的作坊，工廠中，賣勞

動力，換工錢的方算工人，要從階級上去團結工人羣衆，才能建立眞正的階級工會。』（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蘇區工會運動決議案）

這裏是把一切『沿門賣工』的個人勞動的裁縫，剃頭，木匠，泥匠，篾匠等手藝工人，雇農，苦力，短工等，都要被驅逐於工會之外。工會裏面只留下在『資本家的工廠，老板的作坊，工廠中賣勞動力換工錢的』都不算工人，都不能加入工會，要澈底洗刷出工會。這樣一來。如是散在鄉村和城市中間的

方出賣商品，單有自己很少的工具，還是不能從事獨立的生產）。

散在鄉村中的裁縫木匠等，天天帶了自己很少的工具，到雇請他的人家去作工（即所謂沿門賣工），原料是僱主的，縫好的衣，作好的檯子（生產品——勞動的結果），也交給了雇主（不是屬於他自己所有），得到了工資的報酬（年底月底或當日付給，或者是貨幣，或者是自然品）。這難道不是賣勞力的工人嗎？是工人！

鄉下的散漫的剃頭匠，天天到農民家裏去剃頭。結果他得到工資（那怕怎樣零碎），靠工資過活。他也得是工人。

鄉村中及小城市裏面的小車夫，挑脚，抬轎的苦力，他們也有自己的小車和扁担等，但他們也是十分不固定的出賣自己的勞力，只要他們主要的是靠着替人家挑脚，抬轎和推車的收入來過活，他們也得是工人。

鄉村中的泥水匠建築工人，是鄉村無產階級重要的一部份（除開極少的包工頭外）。我們完全不能設想世界上會有『蓋好房子出賣』的泥水匠和建築工人，蓋房子和建築工程是可由『個人勞動』來『獨立生產』的（除開小的修葺）。但是中區的同志們認為泥水匠是『獨立勞動者』，要『驅逐泥水匠出工會』。這難道不奇怪嗎？

我們應該明白的認定，鄉村中『沿門賣工』的那『一部份個人勞動的』裁縫，剃頭，木匠，泥匠，篾匠等，有許多是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活的主要來源的工人，

是無產階級的成份，是應該加入工會的。中區的同志們認爲這些人都是『獨立勞動者』，都要驅逐出工會，是錯了的。這些『沿門賣工』或零碎賣工的工人，雇農，苦力，就不受到資本家的剝削嗎？不然，一樣的是要受到雇主的剝削的。不管雇主是什麼人。

但是鄉村中間的情形，是非常複雜的，我們必須注意下面的幾種情形：

一 鄉村中有許多木匠，篾匠，鞋匠，裁縫等，他們一方面出外替人家做工，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家裏生產一些商品出賣，或者作一些『定貨』或者還有自己的一塊土地自己耕種。這些人的階級地位，的確是不明顯的混合的。那就應在個別的情形下面來辨別他們。如果他們的收入主要的是靠替人家作工出賣自己的勞力得來，就應加入工會。如他們的收入是主要靠出賣生產品或作『定貨』，或經營土地得來，出賣勞動力只是附帶的，就應加入手工業者聯合會或貧農團。同樣的半無產階級雇農（他生活的來源主要的是出賣自己勞力得來，經營土地只是附帶的），應加入工會。半無產階級的貧農（他生活的主要來源經營土地得來，出賣勞動力只是輔助的收入），就應加入貧農團。

二 在鄉村中有很少一部份手藝人，雖然他們自已也到人家去作工，但是對於同

行夥計進行一種『工頭式』的剝削，又剝削學徒，或者還作『定貨』，還出，或者經常向人包工，作包工頭，剝削夥計（比如甲的手藝很好，資格也很的人大家都要請他去工作，徒弟都要向他學手藝，如是他有很多徒弟，有很有工作不了，他就相當的『壟斷』了鄉村中的雇主。同時他的同行夥計乙，和資格都不好，很少人去請他做工，他就常常閒着沒事做。這種情形就使乙跟甲一道到甲的雇主那裏去作工，即所謂『作甲的雇主』，如是甲就從雇主的工資領來，再付給乙，甲就從中剝削一部份（約十分之一二）。同時因爲手藝學徒和夥計，他常常從雇主那裏包些工作來在自己的家裏作。甲又有機會去買些原料來作些『定貨』，或生產一些貨物出賣。如果有比較大一點的困難一點的工程，雇主總是要找甲去計劃和指揮，或包給甲（因爲他是有了信仰的）如是甲就常作包工頭。這在鄉村中的裁縫，木匠，篾匠，泥水匠中是常有的。我們或者把甲這類人叫作『半工頭』。但是這種情形並不是一定對夥計有剝削的。比如當甲忙不開的時候，甲可以請乙來幫忙，當乙忙不開的時候，乙又可以請甲來幫忙。在泥水匠中也有時是甲作包工頭乙作夥計，有時又是乙作包工頭甲作夥計。）。工會在鄉村中是要反對這種『工頭式』的剝削。蘇區工會更應根據勞動法來消滅（怎樣消滅在蘇區經濟鬥爭問題上再說）這種『工頭式』的剝削和包工頭。因此對於這種帶有很多『工頭式』的剝削，

又剝削很多學徒的，或者經常向人包工的『半工頭』，在目前是不允許他們加入工會的，卽令在蘇區這種剝削消滅以後的一個時期。

三　在鄉村經濟中及城市中還有其他一部份勞動者，雖然他自己也勞動，但他同時又剝削夥計的人。如城市中的理髮店的主人（夥計幷不是雇請來的，夥計贍來的錢與老板是四六分賬或二八分賬），有些成衣店的主人，有些運貨物的大車，帆船，駁船的主人（有許多也是四六分二八分），在湘江和贛江有些小碼頭上的老碼頭工人（霸佔了兩根三根『扁担』，常常把自己的『扁担』租給別人），城市裏有些洋車夫，小車夫（他自己有一輛車，自己拉半天，又租給別人拉）等，工會也是應該反對這種剝削的。那些有自己的作坊，有自己的工具來剝削夥計的人，是不能加入工會的。但是有些洋車夫是自己從車房裏去租一輛車，自己拉半天再轉租給別人拉，又有些碼頭工人又小車夫僅僅在自己病了或有事抽空時才把自己的『扁担』和小車租給別人，這種人還是不能把他們屏之於工會之外。

除開上面幾種情形以外，還可以說到以下幾種情形：第一是『師父』。在我們的鄉村中幷沒有一種專門帶徒弟的師父。原來行會的行規，是徒弟三年出師，加入行會之後，就有作工帶徒弟的權利。鄉下手藝工人一生完全不帶徒弟的，是很少的。但實際上總是那些手藝好資格老的『半工頭』，手工作坊的老板等，大多數是經常帶徒弟

的，甚至有好幾個徒弟。師父對於徒弟是很厲害的剝削和虐待。工會是要爲解放徒弟而鬥爭，蘇維埃也應頒佈保護這些學徒的條例（怎樣解放怎樣保護另篇再說）。對於反抗蘇維埃政府條例剝削徒弟的『師父』，是不能加入工會的（或者開除他一個相當的時期）。但一般的提出『驅逐師父出工會』的口號是不對的。鄉村一切手藝工人都可以而且應該帶學徒，只要他遵守蘇維埃政府的法律待遇學徒，是可以加入工會的（那些『牛工頭』和老板當然在外）。尤其被雇在工廠，作坊，店舖中的『師父』，是和學徒一樣被工廠，作坊，店舖的主人所剝削的，『師父』并沒有剝削學徒，工會絕對不能把些『師父』驅逐出工會。

第二，家庭工人。有些工廠，作坊不把工人完全招到工廠裏來作工，把一部份原料甚至工具分發給附近的農民貧民去作（如火柴廠把盒子分發給廠外的去糊）。這些家庭工人，是應該把組織在工會之內，聯絡他們一致向工廠作坊主人作鬥爭。但他們加入工會組織的條件是要『變通』的。如果他們一家人男女老幼都是作的，都要加入工會，不能因爲他們一家的生活主要來源不是由作工得來，就不把他們組織在工會之內，他們對於工會所交的會費等應比一般的會員是不同些（照他們作工的多少來計算）。但這種家庭工人中常發生有『工頭式』的剝削。有些人到工廠領回許多工作，自己一家人作不完，如是就把自己的親戚及附近的人招來工作，或者再分發給其他的家

庭去作，從中就可以剝削多少。如果經常進行這種剝削的人就不能加入工會。工會是一要消滅這種中間剝削。

第三，還有一種家庭手工工人，如家庭織布工廠，織襪工廠，差不多已經普遍到了中國的鄉村。有些家庭從商人那裏把原料實來，自製工具或者從商人那裏把工具買來，租來，一家人從事生產。生產品向城市和鄉村的商人出賣。他們受商人的剝削是非常厲害的，有些就是一個商人，供給他們的原料，供給他們的工具，同時又購買他們的生產品。商人的這種『供給』是以借貸的形式，更有一種利息的剝削。被雇在家庭的家庭手工業者，是應該組織在手工業者聯合會裏面，反對商人的剝削。這種獨立工廠作工的手工工人，就應加入工會。

第四，季候工人，臨時工人。如鄉村修堤，築壩，修路，春季採茶，冬季伐木等，常常有很多的工人聚集在一地工作，這種工人大半是農民，臨時被雇來的，除有加入工會組織的。工會應該去幫助這些季候工人，臨時工人組織起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工會應派人到這些地方去招集工人大會，選舉他們的領導機關，討論他們的勞動條件，並幫助他們進行工作。不管在這裏的工作只有一個月或幾個月，都成將工人組織起來。但組織這些工人是要用比較特殊的方式，要使在這個地方作工的全體工人，都能加入。

第五，此外就是獨立生產的小手工業者。不雇請工人（或者有一個學徒，或請一個助手），有自己的工具和原料，用自己的勞動力生產商品，或作『定貨』，主要的以出賣商品或『定貨』來維持生活。他們是應組織成手工業者聯合會裏面。

一切以剝削別人爲生的剝削者，不能讓他們加入任何組織。一切被雇傭的工人，職員，雇農，苦力，學徒，助手，都應加入階級工會。一切不雇請工人的獨立從事生產的小手工業者，家庭工業者，加入手工業者聯合會。一切攤擔小販，不雇工人的洪湖獨立捕魚的貧苦漁民，組織貧苦漁民聯合會，判別一個勞動者是否屬於階級工會的會員成份，標準應當是看『他的收入生活的來源是否主要的從出賣自己的勞力得來』出發。

（蘇區的許多同志過於過視『有沒有自己的工具』這一個條件，他們認爲凡是有自己一點工具的工人，都是獨立勞動者，都不是工人。在他們看來，碼頭工人有一根扁擔，外國的建築工人和中國大工廠的許多機器匠，常常有自己值百元以上的工具，都不能算是工人，他們看不見這些人的簡單的工具，僅僅是爲着便利自己出賣勞動力的一個條件，而且『獨立勞動者』這個名字，是一個太籠統的名字）。

在蘇區土地革命勝利之後，在經過工人舉衆激烈的改良生活的經濟鬥爭及勞動法實行之後，情形就會有很大的變動。很多工人，雇農，苦力分得了土地，工頭包工頭的剝削，師父對於學徒的剝削。消滅了或減到最低限度，許多生產合作社勞動公社組織起來等。這些對於工會的會員成份，是有些影響的。在這裏所發生的問題有：

㈠僱農苦力雖然在土地革命中得到了一塊土地，但他還是完全沒有保證的保住這塊土地；因爲他沒有工具，資本及經營土地的經驗技術，時時都有喪失這塊土地的可能。工會不能在他分得土地以後，馬上就要他退出。但在這裏是應該有一個限止的，就是雇農苦力在分得土地以後，經過了兩年三年，還是繼續專門經營土地，完全不作工了，這就應該退出工會了。因爲他這時候對於工會的要求和勞動法等，已經不感覺什麼興趣了。他感覺興趣的是另外的東西，黨中央關於蘇區工會的任務及目前工作的決議案上說：『工會會員在六個月至一年完全不作工，改營獨立經濟者（如經商經營土地等），亦不能再留於工會組織』。這裏是不是與決議的上述條文衝突呢？不，決議上說的是：因爲鄉村的階級分化，極少數的工會會員，以種種原因，個別的脫離了工人階級。所以只在一年之後，就應該退出工會。這與土地革命中雇農苦力驟然得到土地的情形，是不同的。現在我們的蘇區裏面，因爲敵人的封鎖，經濟的破壞，工會沒有去發展工人的經濟

鬥爭，勞動法還大部未實行，工人生活的改善還非常少，使得鄉村中的階級分化不是很快的進行。所以雇農苦力還不是很快的就拋了自己那塊沒有味道的土地。這時候保留這些雇農苦力在工會的會籍，是應該的。從這裏就批評到：

㈢鄂豫皖總工會的『凡一年做一百八十工以上可加入工會』的規定，是否正確，凡一年做一百八十工的工人可以加入工會，這沒有什麼問題，因爲這已是全年的大部份時間（除去疾病休假等計算）出賣勞力。但把『一百八十工』作爲加入工會的唯一標準還是不妥當的。因爲（一）有些工人雖然每年沒有作到一百八十工，但其收入已經是他全年生活主要來源了。短工，季候工，苦力大半是夏天工作賺錢作冬天的用途。他們常常是做不滿一百八十工的。尤其在北方；（二）有些工人是因爲疾病，失業及其他原因而作不到一百八十工，而其收入是要作爲全年開支的；（三）在這一規定之下，已經把分得土地的雇農苦力等，一下子全部棄之於工會之外了；而且即使他還作雇農，只是每年不到一百八十工；（四）工會會員發生很大的流動，而這種流動不是代表會員中糾正階級地位的變動。從工作時間上來觀察一個人的階級地位，固然是可以的。但我們不能這樣機械的規定。一個工人原來是工會的會員，他在一年之內雖然只作了很少的（兩三個月）工，但工會在一個相當時期內，還可以保留他的會籍。但我們不能那樣害怕着，工人會變成小資本家（這總是工人中的極少數）。但吸收新會

員來加入工會的條件，就應該是這個工人的工人經濟地位已經明顯了的時候。若是組織家庭工人和季候工人，簡直還不能用這種條件來限制。

㈢鄂豫皖總工會的報告上說：

『在鄂豫皖區的手工業工人，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與農村經濟密切聯系着，在這種帶有農民性的手工業工人，他一方面在農閒的時候去做手藝，他有土地又做工，所以他家庭經濟地位多屬中農，而且有的是富農者。這種帶有農民性的手工業工人，是否可以加入工會爲會員？……現在各地工會已在清洗的口號之下開始清洗所謂『中農工人』，有些地方還根據着以前『每年做一百八十工以上者可加入工會』的原則，仍保留所謂『富農工人』……』

鄂豫皖的『中農工人』『富農工人』是從那裏來的，是因爲在土地革命後，『他有土地又做工』所以他的收入多一點，生活過得好一點（雖然他在農閒的時候每年還要作一百八十工以上）。我們的同志害怕工人生活過得『太好了』，就認定他已經是『中農』或者『富農』，把他趕出工會之後，好來打他。鄂豫皖的同志僅僅從這個人收入的多寡，生活的好壞，來判定他的階級地位，而不是從這個人是否被人剝削，或剝削別人的觀點上來判定，我以爲這樣的手工業工人，只要他的收入主要的是從賣工得來，他不雇請工人（或者祇是幫助的性質），是應該留在工會裏面的。他對工會的

要求勞動法是感到興趣的。爲什麼在土地革命中得了一塊土地，就要被清洗出工會呢？難道他不應該得這塊土地嗎？但這種人的收入比較豐足，每年或者還有些剩餘，有的就開始放高利貸，或者又雇請雇農來種地，他對於剝削和投機事業感到了興趣，他逐漸變成了鄉村中的剝削份子，這時候將他驅逐出工會是應該的。

清洗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成份出工會，這在蘇區工會是絕對必需的。但這不是官僚式的決議案所能做到的，這是需要發動廣大羣衆的階級鬥爭，澈底去改良工人生活的，深入到羣衆中去了解各種複雜的情形，進行堅決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才能夠建立眞正的階級工會。從消極方面去清洗，從積極方面來發動羣衆鬥爭，是必需相互聯系的。而且這是目前蘇區應提出積極的建立手工業者聯合會的經常的工作，在蘇區工會的經常的口號，和驅逐ＡＢ團，富農，老板等反革命份子出工會的口號，清洗小手工業者等出工會的口號，是不能擺在一起的。

這是一篇討論的文章

編者　（四月二十五日）

光明之路

週報

第四十期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四日出版

紅旗週報　第四十期

目錄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日宣戰通電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爲對日宣戰告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通電
中國工農紅軍在進攻中的勝利
我們應該怎樣擁護紅軍的勝利
日本對於蘇聯不斷挑釁
烟幕中的『民主政治』
論中國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
蓬蓬勃勃的中國蘇維埃運動
湘鄂西省蘇維埃的工作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每期定價大洋五分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對日宣戰通電

日本帝國主義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佔中國東三省後，繼續用海陸空軍佔領上海各地，侵擾沿海沿長江各口岸，用飛機大炮屠殺中國人民，焚燒中國房屋，在東北及淞滬等地被損失的不可數計。這種屠殺與摧殘，現在仍在繼續發展。反革命的國民黨政府，與其各派軍閥，本其投降帝國主義的慣技，接連的將東三省及淞滬各地奉送於日本帝國主義，任其隨意屠殺中國人民。現更藉和平談判，實行出賣整個中國，促進各帝國主義迅速瓜分中國，對於全國反日反帝的革命運動，則盡其壓迫之能事，解散反日團體，壓迫反日罷工，屠殺反日羣衆，强迫對日自動作戰之淞滬士兵和民衆義勇軍撤退，用機關槍掃射抗拒撤退命令的十九路軍的英勇士兵，以表示其對於帝國主義的忠誠。國民黨政府，及其各派軍閥的所謂『長期抵抗』，所謂『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實際上不過是欺騙民衆的把戲。

現在中國蘇維埃區域，早已脫離帝國主義的羈絆，而國民黨軍閥，則甯肯將東三

省上海及整個中國送給帝國主義，而對於眞正能實行民族革命戰爭的中國工農紅軍，則不斷的以其最大的軍力來進攻，企圖消滅蘇維埃政權。國民黨各派軍閥的一切欺騙，無非想掩飾其出賣中國，汚辱中國民族的行爲。他們實際上都是帝國主義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工具，中國民族革命進行的障礙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此已正式宣佈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衆，以民族革命戰爭的解放和獨立。蘇維埃中央政府向全國工農兵士及一切被壓迫的勞苦羣衆宣言：要眞正實行民族澈底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實行瓜分中國，以求得中華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必須首先推翻幫助帝國主義，壓迫民族革命運動，阻止民族革命戰爭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只有這樣，才能直接的毫無障礙的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才能使民族革命戰爭在全國大大的發展起來。蘇維埃中央政府鄭重聲明，要不是國民黨軍閥集其全力來進攻蘇區與紅軍，蘇區工農勞苦羣衆與紅軍兵士早已與抗日的英勇士兵和義勇軍站在一起，直接對日作戰了。所以不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就不能實行眞正的民族革命戰爭。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正在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蘇區廣大工農勞苦羣衆，積極進行革命戰爭，是直接與日帝國主義作戰的前提。我們號召白色區域的工人，農民，士兵，學生及一切勞苦民衆，自己起來組織民衆抗日義勇

軍，奪取國民黨軍閥的武裝，武裝自己，直接對日作戰，成立抗日反帝軍事委員會。白軍的兵士，要暴動起來，打倒反動軍官，自動對日作戰，成立工農紅軍。要認識只有蘇維埃政府，才能眞正領導全國的民族革命戰爭，直接對日作戰，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只有中國工農紅軍，才是眞正實行民族革命戰爭的民衆武裝，只有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和蘇聯，才是眞正能同中國民衆聯合起來去反對帝國主義的國際力量。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號召全國工農兵及一切勞苦羣衆，在蘇維埃的紅旗之下，一致起來，積極的參加和進行革命戰爭。在白區各地，自動武裝起來，推翻反動的國民黨在全中國的統治，建立全中國民衆的蘇維埃政權，成立工農紅軍，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與蘇聯，來實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澈底爭得中國民族眞正的獨立與解放。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　江西瑞金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爲對日宣戰及被壓迫民族通電

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團結起來！

蘇聯和全世界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壓迫民族！

自從日本帝國主義施用其橫暴，侵略政策以武力佔據東三省，進攻上海及中國沿海沿江各口岸後，現在東三省已爲帝國主義完全殖民地化！并且以此爲進攻蘇聯與準備太平洋帝國主義大戰的根據地。强盜組合的國際聯盟，及英美法德等帝國主義國家，正在計劃瓜分中國，及鎭壓中國蘇維埃旗幟下的一切革命運動。上海的和平談判與國聯調查團的主要作用，便在於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向全世界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壓迫民衆宣言，本着中國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精神正式決定對日本帝國主義宣佈戰爭，領導全國紅軍與工農兵羣衆用民族革命戰爭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進攻中國革命的嘗試與企圖，爭得中國民族的澈底解放與完全獨立。中國國民黨軍閥及其政府，早已成爲中國民族革命的敵人，他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他不獨絕對不會以民族的戰爭，去反抗日本和

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且本其一貫的出賣中國民族利益的慣技，幫助帝國主義實施其瓜分中國的政策，順從帝國主義努力於壓迫中國革命，屠殺反帝羣衆，特別是積極進攻已經脫離並且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蘇維埃區城與紅軍。因此反對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就成爲順利發展民族革命戰爭，實行對日本帝國主義宣戰的必要前提。現在所有蘇區紅軍和工農羣衆，在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領導之下，正在努力發展革命戰爭，首先推翻國民黨統治來匯合中國工農勞苦羣衆和革命士兵的力量，去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及其統治中國的一切勢力。我們相想這是爲着中國幾萬萬工農士兵勞苦羣衆和整個中國民族解放和獨立而戰，也就是與你們一致起來，援助我們這一艱難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中國，要一切帝國主義滾出中國去，尤其是希望日本的工人農民士兵兄弟們和我們一致起來，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和日本的統治。

各級黨部：

這兩個宣言，我們必須盡量轉載與翻印，以廣宣傳。我們必須要把他們眞正的散發到工廠，農村，兵營與學校中去。這是擁護蘇維埃與紅軍的最好的具體材料。

編者　二十九日

中國工農紅軍在進攻中的勝利

洛甫

自從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滿洲，佔領上海之後，國民黨對於中國革命，尤其是對於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的進攻，是更其加緊了。因爲急速崩潰着的國民黨，只有這樣，才能保持牠自己的統治，也只有這樣，才能表示牠是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才能給帝國主義充當清道夫。同時各帝國主義國家爲得要積極的瓜分中國，也非更殘酷的鎮壓中國革命，去消滅中國蘇維埃與紅軍不可。牠們在中國沿海岸，尤其在長江一帶密佈着牠們的軍艦，牠們把大批的牠們的軍隊集中在上海，漢口等各重要通商口岸，並且提議組織國際警察，實行這些重要城市的共管。牠們現在是更公開，更直接的幫助與組織國民黨對於中國革命的進攻，對於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的『圍勦』了。

然而這一次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對於蘇區與紅軍的『圍勦』，顯然同對於江西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勦』，有着非常不同的形勢，這主要的一方面表現在參加這一次『圍勦』的國民黨軍隊，是更其擴大與增加了，帝國主義對於國民黨的幫助，帝國主義在『圍勦』中的作用也擴張了，『圍勦』的範圍，是愈形遼闊與延長了，『圍勦』的困難比較從前大大的增加了。而在另一方面的紅軍的行動，比較從前更加積極化了，

紅軍參加作戰的數量也大大的增多了，紅軍活動的範圍也愈形擴大，而且相互中間也更能呼應了。最後，紅軍能夠向白區進行勝利的進攻，在新的蘇區與敵人作戰了。

在去年年底，正當日帝國主義佔領滿洲，各帝國主義積極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時，國民黨即開始了向鄂豫皖蘇區的進攻，動員了十二師兵力，向鄂豫皖蘇區實行『包剿』。同時對於贛東北，湘鄂西，湘鄂贛，以及湘贛蘇區，也調動了數十師兵力，採取了個個擊破的策略。當時只是對於閩贛蘇區因三次『圍勦』的失敗，採取了暫時的守勢。然而閩贛蘇區的擴大，使反動統治不能不更加團結起來，在『剿共卽抗日』的口號之下，使蔣介石與陳濟棠分工合作的，開始了對於閩贛蘇區的新的進攻。依據現在的統計，廣東軍隊向江西進攻的有三師二旅（約二十團），向福建武平上杭進攻的，有二師以上。合計原有部隊在江西一省的國民黨軍隊，現在就有二十五師以上。

但是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對於蘇區與紅軍的新的進攻的結果呢？首先牠在『圍勦』鄂豫皖蘇區中受到了嚴重的失敗。英勇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在鄂豫皖中央分局正確的領導之下，對敵人的『圍勦』採取了積極進攻的策略，佔領了黃安城，消滅了六十九師趙冠英全部，擊潰了李鳴鐘，蕭之楚，夏斗寅各師，使紅軍的力量逼近黃陂城下與京漢路旁邊。紅四軍鞏固這一勝利之後，卽向豫南白軍進攻，佔領了商城，

潰川，固始等縣，消滅白軍第二師，幷生捉了師長湯恩伯，擊崩了敵人五六師之衆。現在已經東下六安，霍山，消滅了皖西陳調元岳盛宣的主要部隊。現正準備南下長江，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行更大規模的戰爭。

英勇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在天門，京山，應城一帶，也同樣的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他們在三月中間在京山，天門交界處消滅了徐源泉的一旅，繳得了敵人機關槍二十餘架，步槍千餘枝。並且在漢陽附近徐儒山與黃陵磯也取得了勝利。重新佔領了潛江縣城。最近帝國主義的報紙，更登載白軍四十一師，四十四師與四十八師在孝感，應城，雲夢一帶與紅三軍作戰，均潰不成軍，使徐源泉，夏斗寅，何成濬之流，不能不驚惶失措，請求帝國主義，國民黨政府以及武漢商人資本家的援助了。

英勇的紅軍第十軍不但恢復了許多舊蘇區（如萬年，樂平），而且大大的擴大了閩北的蘇區，佔領了崇安縣城。擊潰了崇安援軍錢玉光及甘復等旅。最近紅十軍又向浙省邊境進攻，佔領了華埠。

至於閩贛中央蘇區的中國工農紅軍一三五軍團自去年以來所得到的勝利，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在贛南曾經佔領上猶，南康，信豐，崇義，福建的甯化，清流，上杭，武平等縣。贛江上游的兩岸，現在差不多已經完全赤化。最近一三軍團的一部份，更

為籌款問題，東下龍虎，潼州，擊潰了張貞的六團，陳國輝的三團。現正準備集中力量，給入閩入贛粵軍以迎頭痛擊。三軍團一部現正配合湘贛紅軍積極在湘贛活動。湘鄂贛的工農紅軍第十六軍，現在也正在鄂南鄂東贛北積極行動，給湘鄂敵軍以打擊，威脅漳樹與南昌。

而且在這一時期在北方的陝甘邊創造了新的蘇區與紅軍第二十六軍！

從所有具體的材料看來，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在對於蘇區與紅軍的新的進攻中，已經遭到了部分的嚴重的失敗。在幾個決定的蘇維埃區域內，蘇維埃區域是擴大了，鞏固了。紅軍的數量是大大的增加了。在殘酷的國內戰爭中，紅軍的確堅強了自己，鍛練了自己，奪取了敵人的武裝，武裝了自己，大踏步的向着紅軍的鐵軍的道路上前進。

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的這一勝利，當然不是偶然的。這一勝利很明顯的指出了中『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的完全正確。在這一決議上，很清楚的指出，全中國國民經濟總崩潰，十八省的空前的水災，反帝運動的高漲，工人鬥爭的反攻與進攻，以及災民農民與兵士的發展，尤其是工農紅軍三次戰爭中的偉大勝利，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建立，使國民黨的統治更其加速的崩潰，使全國的革命危機更加成熟。所以中央在這一決議上曾經寫着：

是有利於工農的，有利於紅軍與蘇維埃運動的。國民黨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農與蘇維埃運動的力量是增長了，强固了。紅軍成了極大的羣固的力量，蘇維埃政權統治了幾千萬人口的區域，紅軍與遊擊隊的發展，造成了包圍南昌，吉安，武漢等重要與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勢。過去正確的不佔取大城市的策略現在是不同了，擴大蘇區，將零星的蘇區聯繫成整個的蘇區，利用目前順利的政治與軍事的條件，佔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是放在黨的全部工作與蘇維埃運動的議事日程上了」。

幾個主要蘇區的我們黨部，正因爲他們能夠很清楚的了解到目前的形勢，能夠很堅決的執行中央所指示的向敵人堅決進攻的策略，所以我們能夠取得偉大的勝利。這些勝利，更鼓動了全蘇維埃的同志與工農羣衆，鼓動了非蘇區的千百萬在帝國主義國民黨鐵蹄之下呻吟着的勞苦羣衆，使他們圍繞在蘇維埃政府的周圍，更能努力地去爲了鞏固與擴大蘇區，爲了將零星的蘇區聯繫成整個的蘇區，爲了佔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而鬥爭。

只有右傾機會主義者，才會把中央這一正確的指示，看做立三主義的盲動冒險，才會在敵人進攻的條件之下，張惶失措，主張解散紅軍與全線的退却（如湘鄂西的潘

家宸，萬濤同志，鄂豫邊的沈宗源），才會對於紅軍發展的前途表示悲觀失望。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我們黨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的最大危險。要順利的完成這一戰鬥的任務，必須最堅決的同這種右傾機會主義做鬥爭！

然而，這些勝利，絕不能使我們看輕敵人對於我們進攻的力量。我們的勝利必然使敵人更其團結一致的，更瘋狂的動員一切力量向我們進攻，而且我們必須看到在國民黨的背後，站着有世界帝國主義的武裝力量。所以如若有人以爲國民黨在三次戰爭失敗之後，不會再向蘇區與紅軍進攻，只會等待我們的進攻（如像中央區的同志），或如像鄂豫皖同志所說的，國民黨在進攻蘇區與紅軍已經成了偏師的理論，當然都是忽視敵人力量的左傾的空談。

正確的估計到敵人的力量，正確的了解敵人內部的崩潰與動搖的情形，堅決的擴大紅軍，加强紅軍中的政治工作，執行一切蘇維埃的法令，使蘇維埃眞正成爲羣衆的政權機關，深入土地革命，開展反帝國主義的爭鬥，領導工人反對雇主，雇農反對富農的日常鬥爭，加緊對於工會工作的領導，肅清蘇區內部的反革命，最大限度的發展羣衆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最堅決的在廣大羣衆熱烈的擁護之下，向敵人進攻，消滅敵人的主力，互相呼應地有計劃地佔領幾個中心城市，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這仍是我們黨目前的中心任務！

紅軍的這些偉大勝利，自然使國民黨更其無恥的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使國民黨更其要依靠帝國主義的力量向蘇區與紅軍進攻，使帝國主義更其要加速度的來瓜分中國，共管中國。所以中國工農紅軍的偉大勝利，更促進了中國工農紅軍直接同帝國主義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時期的到來，使中國工農紅軍更能爲了『以民族的革命戰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以民族的革命戰爭爭取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的黨的這些中心口號而鬥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已經負擔起了組織與領導民族革命戰爭的任務。牠在『對日宣戰』的通電上公開告訴全中國以至全世界的民衆：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此已正式宣佈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衆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實行瓜分中國，以求得中華民族澈底的解放與獨立』。

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這一宣言，與中國工農紅軍在反帝國主義與反國民黨鬥爭中的許多勝利，使中國的工農勞苦民衆更能了解中國蘇維埃與紅軍是反帝國主義的唯一的民衆的政府與民衆的武裝，使他們了解中國蘇維埃與紅軍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唯一領導者與組織者，使全中國千百萬民衆更能團結在他們的周圍，爲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而鬥爭。

但是像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言上所說的：『要眞正實行民族革命戰爭，眞正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必須首先推翻幫助帝國主義，壓迫民族革命運動，阻止民族革命戰爭在全國大大的發展起來』。所以在目前，雖是我們同帝國主義作戰，才能直接的毫無障礙的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才能使得民族革命戰爭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只有這樣，才能直接作戰的時候，更形迫近，然而如若以爲同帝國主義軍隊直接戰爭，已是目前的任務，因而忽視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工具與代理人的國民黨的軍隊的任務，如像在湘鄂西的青年團同志那樣，決定在長江沿岸設置炮壘，轟擊日本軍艦，與日本『作戰』，而忽視動員青年團的一切力量去消滅在湘鄂西蘇區周圍的十數萬國民黨軍隊，去擴大爲蘇區與紅軍，這當然對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兒戲行動。然而忽視這一與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的前途，不去積極的動員廣大羣衆擴大與鞏固蘇區與紅軍去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工具，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統治，來準備這一殘酷的戰爭，這無疑的是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

在非蘇區的我們的黨，必須利用紅軍這許多偉大的勝利，去發展擁護蘇維埃與紅軍的工作，更廣泛的宣傳蘇維埃中央政府的一切法令，告訴一切工農勞苦民衆只有蘇維埃政權，才是工農民衆自己的政權，只有蘇維埃政府才能對日宣戰，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爭取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把這許多事實同國民黨的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

益一切行動對照起來。利用一切機會組織『紅軍之友』，『蘇維埃之友』等的組織，為紅軍募捐，動員大批的工人到紅軍中去。同時千百倍的加强對於工人鬥爭的領導，堅決打擊工會工作中的機會主義，澈底轉變工會工作，擴大反帝鬥爭，領導正在急速開着的災民鬥爭，兵士鬥爭與農民運動，使這些鬥爭轉變為游擊戰爭，一直到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只有對於這些日常鬥爭的領導，使這些鬥爭轉變為反帝國主義與反國民黨的鬥爭，我們才是眞正的擁護了蘇維埃與紅軍！

中國工農紅軍是在勝利的進攻中。擴大與鞏固這些勝利，去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呵！

四月廿九日

我們應該怎樣擁護紅軍的勝利

博古

——評我們對於擁護紅軍的宣傳鼓動工作——

『在目前的形勢之下，必須千百倍的加緊宣傳蘇維埃與紅軍。……最普遍的告訴全中國的工農兵以及一切勞苦羣衆，正在中國內地同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血戰着的中國蘇維埃與紅軍，同時是反帝國主義最强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是目前反帝國主義最

有力與偉大的先鋒力量，也正因爲這一原因，所以一切帝國主義國家與一切國民黨派別，這樣一致地把蘇維埃和紅軍看做他們在中國統治的最大的危險，這樣一致地向着蘇維埃和紅軍進攻。」——中央爲反帝運動致各級黨部的信。

一

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中國工農紅軍，在堅決的戰鬥之中，又獲得了新的偉大的勝利。不管帝國主義者與其清道夫——反革命的國民黨怎樣用盡一切力量來向着中國工農紅軍•中國蘇維埃與紅軍作全線之進攻，英勇的中國工農紅軍•在鄂豫皖線上，都得到空前的偉大的勝利。在鄂豫皖線上，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去年年底消滅了白軍第六十九師全部，活捉師長趙冠英，佔領了黃安縣城，逼近武漢門戶的黃陂，擊潰了李鳴鐘，蕭之楚，夏斗寅各部，在今年三月中四軍積極向着豫皖邊進攻，在商城潢川固始擊潰了白軍第二，第十二，第七十六，第三十三旅，共二十四團，繼又打潰七十六師，佔領商城，圍潢川，固始，在三月二十二日紅四軍移師六霍，擊潰陳調元部隊，幷於四月初紅四軍繼獲敵人步槍八九千枝，機關槍迫擊炮無數。

在湘•鄂•西線上，紅軍第三軍團，在漢水流域的積極行動，擊潰了敵人第四師一旅

，蕭之楚一部，活捉了旅長，給敵人四十一師，四十八師與四十四師以重大的打擊，繳獲步槍數千枝，機關槍幾十架，佔領了距武漢五十里的黃陵磯，皂市與潛江縣城。

在贛東北線上不但恢復了舊的蘇區（萬年樂平），而且擴大了許多新的蘇區與閩北蘇區聯系一起，擊潰了敵人五十師及劉和鼎部，曾一度佔領婺源，現在還佔領着崇安縣城及浙江的華埠。

在湘贛及湘鄂贛線紅十六軍及獨立三師，擊潰了瀏陽白軍十五師之一旅，積極在平修銅鄂南行動，與恢復了蓮花縣城，佔領了安福，向着吉安樟樹推進。

在中央蘇區線上，中國紅軍第一三五集團軍，在積極的行動之中，擴大贛南閩西蘇區（上猶，崇義，信豐，南康，三南，甯化，清流，上杭，武平各縣）給馬崑旅與范德星重大打擊，將范旅一團全部繳械。最近又佔領了龍岩漳州，消滅張貞陳國輝部九團，蘇維埃的紅旗蕩移在中國南海的邊岸上。

新的游擊區域在長江以北怒長起來，江蘇海州游擊隊發動，與陝甘邊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的成立，打破了「化方落後」論的胡說，成爲黃河流域蘇維埃運動烈燄的最初的火先！

這是中國工農紅軍在一九三二年春季的偉大勝利的簡單的不完全的敍述！這已經明白證明了最近紅軍的空前的偉大的勝利！這些偉大的勝利是全國勞苦羣衆的勝利，

是中國工農革命的勝利，亦是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勝利。戰勝國民黨的進攻，消滅國民黨的武力是給帝國主義的直接的打擊，是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因爲國民黨統治是國際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內奸，是國際帝國主義的是國際帝國主義的組織國民黨進攻蘇區與紅軍的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偉大的勝利。中國工農紅軍的戰勝國民黨的軍隊是中國民衆對於國際帝國主義的偉大的勝利。

正因爲這樣，所以紅軍的光榮勝利，引起了帝國主義的恐怖，憎恨咒咀與新的進攻的組織！字林西報在四月十八的社論上說到紅四軍在六安的勝利時說：

『有這樣善於作戰的十九路軍，使我們不能不發生這樣的意見，即在中國能夠有效的進攻紅軍的軍隊是有的。過去的失敗是由於政府方面還沒有能夠利用最好的力量去對付紅軍。不能消滅危害中國的和平秩序的這一咬着心臟的毒虫，中國在世界輿論面前要得到好評當然是完全不可能的。』

這說明了帝國主義的醫生，在「咬着心臟的毒蟲」面前驚慌失措，帝國主義甚至要把『赤化士兵』的十九路軍去進攻紅軍，因爲沒有別的更好的力量！帝國主義的老爺們還是安靜些吧，十九路軍的士兵羣衆將會與二十六路軍一樣全部到紅軍中去，而倒轉槍來向着你們與你們的走狗——國民黨的呢！

但是紅軍的光榮的歷史意義的勝利，不僅引起了帝國主義與其走狗們的恐怖，驚惶，憎恨與新的進攻的組織，而且他最大限度地興奮，激勵，推進了中國工人，農民，兵士與一切勞苦羣衆的革命爭鬪，蘇維埃與工農紅軍成了全國勞苦羣衆革命的柱石，他們以自己的光榮的勝利給全國勞苦羣衆指出了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道路。因之非蘇區黨的組織的任務，應該是千百倍的加緊蘇維埃與紅軍的宣傳，最廣泛的解釋中國工農紅軍及他們的最近的勝利的作用與意義，用一切力量來開展工人，農民的爭鬪組織擧應紅軍行動的革命爭鬪的浪潮，與動員工人羣衆到紅軍去及組織他們對於紅軍的切實的精神上物質上的幫助。這個任務已經不止一次地最清楚地最具體地提出全國黨的組織面前。

我們來看我們的各種出版品——報紙，傳單等，怎樣來進行這一個擁護紅軍的運動！

首先，我們的羣衆報紙，對於紅軍的光榮與偉大的勝利沒有充分的加以宣傳和散播。個別的報紙，甚至於沒有一個字提高最近的工農紅軍的空前的偉大勝利！這裏最不可允許的例子是青年團出版的勞動青年在第一第二兩期上（四月七日與九日出版的

，可惜我們所看到的亦只有這兩期）沒有一個字說到中國工農紅軍的消息，是團的反對進攻蘇聯與中國蘇維埃擁護紅軍週（四月七日——十二日）積極進行的時候。也許這便是運動週完全沒有任何成績的原因之一。其他的報紙如法南的工報（三日刊）在二十二期到三十一這十期中，僅僅有兩次的紅軍消息一束，簡單的幾十個字的「消息」！滬東的前線報及東方新報在登載紅軍的勝利消息，是比較別的報紙來得經常些，多些，充分些，雖然，前線報在十一期上，曾經把許多紅軍的勝利的消息，放在輕描淡寫，毫不令人注意的題目：「零訊一束」之下。

在這些消息一束而沒有加任何的編輯的工作（「士兵之語，工報學」）。有時，這些門爭的紅軍消息，會變成莫明其妙的消息：譬如省委宣傳部在「鄂豫紅軍大勝利」一小傳單上寫道：「在湖北，孝感，鹽城，魚門一帶紅軍與徐源泉軍隊進行過激烈的戰爭之後，消滅敵人的四十師與四十二師，並與四十八師以重大的損失，武漢動搖」。讀者讀了這段之後，將會到地圖上去找鹽城與魚門在那裏，但是這是枉然的，鹽城在江蘇地圖上或許可以找到，而魚門則在中國地圖上是不會有的！實際上所謂鹽城和魚門是應城和雲夢。像這樣的大意和疏忽，只有妨礙工人羣衆了解紅軍的實際的勝利的情形。只有個別的情形之下，我們的報紙將紅軍的勝利和號召工農羣衆擁護紅軍的行動聯系起來，

如前線第十二期寫道：

『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最近在漢水北岸一帶活動，佔領潛江，京山等縣城，嚇得國民黨屁滾尿流，說要封鎖漢水幷派飛機七架去轟炸，但是這是枉然的，紅軍正在配合當地羣衆着向武漢逼近發展。我們要大家起來擁護紅軍，組織「紅軍之友」社，派人到紅軍中打砲去，派代表團到蘇區參觀去。』

湘鄂西紅軍的活躍

這樣的例子我們還很少看到，而這樣的例子是應該廣大的採用的，我們的報紙不僅要經常的廣大的傳播紅軍勝利的消息，而且要成爲擁護紅軍運動的組織者。每一個紅軍的勝利消息應該與號召羣衆擁護紅軍聯系在讀者中間進行收集『一個銅板的擁護紅軍募捐』，『動員工人加入紅軍』，及『組織「紅軍之友」』等等的活動！報紙不僅是宣傳者，他同時應該是組織者。

三

對於工農紅軍的作用及最近的光榮勝利的歷史的意義的解釋與宣傳是非常不夠的，而且有時是完全不了解這種意義的。在有些傳單上曾正確的明白的說明，紅軍反帝國主義的先鋒，紅軍的戰勝白軍是給帝國主義的直接打擊。如

如上面提到過的江蘇省宣傳部的「鄂豫皖紅軍大勝」的傳單上僅僅這樣說：

「這是紅軍戰勝白軍，值得我們注意并慶祝的勝利！現在蘇區工農紅軍勞苦羣衆正和敵人苦戰苦鬥的時候，我們在白區的工農勞苦羣衆也要團結武裝起來，向國民黨軍閥豪紳地主資產階級鬥爭！」

好的，紅軍的勝利是「值得我們注意慶祝的勝利！」但是難道只要告訴羣衆這句話就夠了麼？爲什麼在整個傳單上對於紅軍是反帝國主義的先鋒，紅軍的勝利是全國勞苦羣衆對於帝國主義及國民黨的勝利，不說一個字?!

極端的機會主義的輕視紅軍的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的先鋒作用曾經表現在前線報的社論上：

「蘇維埃已經是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得到了解放的民衆，在蘇維埃區域，兄弟們，國民黨，不開兵去打日本帝國主義，却派二十七師以上的兵，去圍剿蘇維埃紅軍，紅軍早已在武漢，上海來打日本帝國主義了！國民黨盡量圍剿紅軍，紅軍是反帝國主義的勢力；但是賣國的國民黨，不是國民黨若他還竭力壓迫，屠殺反日民衆，封閉反日團體，替帝國主義當漢奸，使他好來瓜分中國！」（見告華捕兄弟書）

軍將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唯一的領導者，它將取國民黨白軍而代之，站在反日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最前線，擴大這一戰爭，取得最後的勝利。』（見前線第九十期合刊：擁護紅軍動員）

照前線編輯看來，那末紅軍以前及現在還不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唯一的領導者，以前及現在還沒有站在反日反帝國民黨的最前線，站在反日反帝反國民黨的最前線的還是國民黨白軍，紅軍要到將來去「取而代之」！很明顯的這是對於反革命的國民黨完全的投降，這是絕不容許的輕視和抹煞工農紅軍以前的「站在最前線的」反日反帝反國民黨的爭鬥！中國蘇維埃和工農紅軍以前是，現在是，將來永遠是民族革命戰爭的武力與先鋒，他以前是，現在是，將來永遠是站在反日反帝反國民黨的最前線的！正因這樣，所以全國的勞苦羣衆看他的勝利是自己的對於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勝利，而無限的快慰，與奮與加强着自己爭鬥的決心與勝利的信念。也正因爲這樣，所以他的勝利引起了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各派的驚惶，憤怒，仇恨，與他們一致的把紅軍和蘇維埃看做他們在中國的最大危險——所謂「咬着心臟的毒蟲」，而進行瘋狂般地進攻紅軍與蘇區。最廣泛的解釋這點是我們的報紙傳單及口頭宣傳的不能延緩的任務。

一般的說來，正像我們上面所指的，我們的宣傳品上，沒有很好的來號召廣大的工人羣衆來擁護和援助蘇維埃運動和紅軍，常常僅僅限制在空洞的擁護蘇維埃和援助紅軍的口號中，而沒有告訴工人羣衆怎樣來擁護和援助紅軍的行動，特別是青年團的組織，說盡了一切最空洞與抽象的大的政治口號，而沒有一個提到工人的經濟鬥爭和怎樣真正的去援助紅軍，擁護紅軍。譬如：團閘北區委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進攻區宣言這樣的寫道：

『勞苦青年羣衆們！我們要想解除自己的痛苦就應當起來反對進攻蘇聯瓜分中國，進攻蘇維埃紅軍。高呼我們的口號：

中國總同盟罷工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進攻蘇聯！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維埃和紅軍！武裝保護蘇聯！擁護蘇維埃和紅軍！打倒出賣上海的國民黨！

青年自動武裝起來成立青年自衛軍，收回閘北！加入共產青年團！

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這裏除了李立三式的空喊總同盟罷工之外，一點具體的東西都沒有！這是黃鶯的歌唱，不是真正的組織青年工人去反對進攻蘇聯和蘇區！團省委的宣言甚至勞動青年

的社論都是同樣的空洞，與一般的空喊！

其他的報紙比較的在這方面稍爲好些。（如工報，窮人小報等等）譬如窮人小報寫：

『可是，反對進攻蘇區紅軍，擁護蘇維埃紅軍，不應只是口頭上的，我們應在行動上表現我們反對進攻蘇維埃的任務。

工人加緊一切鬥爭，用工人團結鬥爭，震撼國民黨資本家豪紳地主的統治，奪取國民黨帝國主義的武裝，組織工人武裝糾察隊，以打倒國民黨，驅逐帝國主義。

農民武裝起來抗租抗稅，實行分田分糧，組織農民自衛隊，與國民黨軍隊作游擊戰爭，聯合城市工人，革命士兵，創造新的蘇維埃區域。

災民貧民起來擴大分糧佔屋運動。

一切革命學生民衆起來，加緊反日反帝和爭取自由的鬥爭。聯合工人，農民，貧民的鬥爭，反對國民黨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進攻蘇區紅軍。

工農兵學生一切革命民衆，用自己的力量加緊民衆的各種鬥爭，在行動上反對進攻蘇區紅軍，援助蘇區紅軍。』（見該報第三期：「爭鬥起來，加緊反對進攻蘇區和紅軍」）

但是這裏還都是一般的叫喊爭鬥起來擁護紅軍，而沒有具體地估計到區，地方，和個別工廠的特點。而提出特別的適合這些地方的工廠的特性的緊要明了的鼓動的口號，譬如對於兵工廠，海員，鉄路工人的口號，「不替反革命軍隊造槍械去進攻紅軍！」以及「拒付一切用來進攻紅軍的捐稅！」「每人捐一個銅板來幫助紅軍！」「女工們！到紅軍中去！」「工人們，到紅軍中去當看護婦，幫助受傷的戰士！替紅軍士兵製草鞋來幫助他們！」「女工們！到紅軍中去，幫助紅軍打彈開機關槍去打帝國主義國民黨！」「炮手與機關槍兄弟們！到紅軍中去，幫助受傷的戰士！」……應該提出一些最具體的口號來動員和組織工農勞苦羣衆而不是最一般的只是叫喊爭鬥起來擁護紅軍，而沒有具體地估計到區，地方，和個別工廠的特性的緊要明了的鼓動的口號，譬如「拖槍到紅軍去」這個口號，在上海就變成抽象的無實際意義的口號，應該注意口號的適合當地情形。而同時在我們報紙上應該經常告訴羣衆，他們自己的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地主資本家的爭鬥同樣是對於蘇區及紅軍的直接幫助！

因爲紅軍的偉大的勝利在羣衆間到紅軍中去參加革命戰爭的情緒是很快的增長起來，在羣衆間增長着極大的到紅軍中去的願望，我們的報紙與宣傳品應該最大限度宣傳「工人們到紅軍中去」的口號，應該堅決的反對把這個口號改爲「派專門技術工人到紅軍中去」（江蘇省宣傳部）的關門主義的辦法。

我們報紙上一般的都沒有反映上海的工人羣衆的擁護紅軍的爭鬥與熱忱。沒有一

個字講到在許多工廠與工人羣衆間存在着的紅軍之友之類組織的生活與爭鬥。沒有一報登載過工人羣衆所通過的致蘇維埃和紅軍的賀電，而這些賀電是很多的（如上海反日工人代表會，女工代表會，滬西罷委等所通過的具體的賀電，而這些成績是有的，沒有一字講到那些工廠有多少工人願意到紅軍去，情形和成績，而這些成績是有的）。沒有一個字講到募捐的報紙上看不到在上海工人羣衆增長着或者已經去了。這是我們最大的弱點，在我們的報紙對於這種運動的組織作用。應該即的擁護紅軍蘇維埃的情緒，更說不上，我們的刻的消滅這種情形，應該在我們的報紙上反映一切工人羣衆間援助紅軍的熱忱，並且組織他們的熱忱，這裏最主要的是使各廠的工人及勞苦羣衆了解其他工人羣衆的擁護紅軍蘇區的活動，他們的方法，組織方式等等，給他們以好的先例和模範，使他們能夠採用別人的經驗來進行這個重要的有決定意義的運動。

工農紅軍的一切報紙和宣傳品，要進行一個廣大的擁護紅軍的英勇的鬥爭和光榮的勝利責成我們的一切報紙和宣傳品，要進行一個完成紅軍的勝利所給他們的光榮的任務！這轉變！我們的一切羣衆報紙應該即刻的來

日本對於蘇聯的不斷挑釁

范亢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滿洲，設立所謂滿洲『獨立國』——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

進攻蘇聯。中國的滿洲，就要做日本和列强帝國主義攻打蘇聯的軍事根據地；中國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因此不但是甘心出賣中國，並且也是幫助帝國主義進攻心把滿洲奉送給日本帝國主義，以促進反蘇聯戰爭的進行。就是日本帝國上海吳淞，繼續籌備着佔領漢口……主要的目的是親自來進攻中國革命，軍閥的攻打蘇維埃紅軍，這同時也因爲中國工農民衆的革命運動，尤其是，不但是眞正抵抗日本列强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唯一力量，而且是妨礙進大的力量。英美法德等列强帝國主義在這個問題上完全和日本一致；他們論怎樣衝突，而對於蘇聯是一致的進攻的，對於中革命，是一致的進攻的。

自從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進攻蘇聯的政策一步步的有系統的進行着。最初，當然表面上有時候要玩耍一些外交手段，企圖欺騙世界的勞動民衆。只有帝國主狗，才會說『日俄有聯合對美的可能』（『國際評論』梅襲彬）——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義務外交官的言論！同樣，一些地主資本家走狗還在說什麼日本帝國主洲，沒有進攻蘇聯的意思。現在的事實，完全把這些『理論』打得粉碎！

請看日本政府的進攻蘇聯的軍事計劃：

『關於對俄宣戰問題，我以爲有迫切的必要，按日本對俄已決的策略，準備隨時，

可以宣戰，而此次戰爭的眞目的，並不僅在於防止日本的共產主義化，這裏的眞實而主要的意義，還在於統治遠東，併吞東部西伯利亞……日俄戰爭的爆發問題上，要顧到蘇俄事前的防禦，和其列強的態度。開戰愈早愈好。我們要明瞭，情勢是利於他們的。我們相信：帝國政府已經採定了一種策略：就是要使蘇俄於最近的將來迫着我們和他宣戰。』『我們將要攻擊的是貝加爾湖以東的沿西伯利亞鐵路一帶的地段，要把蘇俄遠東的一切領土，完全劃歸日本，這些地方，必須由日本駐紮軍隊，以便作爲軍事中心，換句話說，就是日本軍隊必須長期的駐紮，隨時防備着佔領以後的反抗運動。再則，因爲日本在遠東方面攻打蘇俄，還是沒有可能把他置之死地，所以必須利用軍事宣傳，引起西方隣近蘇俄的列強也和蘇俄宣戰。我們再進一步利用白俄軍造成蘇俄內部的不穩。用這種計劃去對付現在情形之下的蘇俄，可以說正是時候了。」

當然，日本政府很狡猾的說：這是個人的意見，參謀部裏的某某中將的意見，『這並非日本政府的政策』！這種騙人的話，自然也只有一些帝國主義的小走狗會『相信』；他們還要跟着日本帝國主義用這樣的話來『安慰』中國的和世界的工農民衆。

事實上，這個計劃的實現，正在一步步的準備着：

第一步，日本假意聲明只佔領南滿，不向北滿「進取」，同時就派張海鵬去打黑龍江，又暗中接濟馬占山的軍火，叫他假意抵抗，造成北滿的戰爭狀態，以便日本藉

口北進（這些事情，已經有文件可以證明）。第二步，日本反過來說蘇聯接濟馬占山，造出許多稀奇古怪的謠言；接着就進攻齊齊哈爾，包圍並且截斷中東略。第三步，在進攻上海的同天，日本軍隊就開進哈爾濱——這是美國領事調停的結果；當然，他們進攻哈爾濱的藉口，就是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白俄人和中國人的『民族衝突』。第四步，成立滿洲組織『白俄軍』——謝米諾夫等公開的在東京接洽談判，滿洲『獨立國』，撤換中東路的中國董事和理事，滿洲的護路司令，撤換中東路的中國人的『民族衝突』。第五步，就是他們進攻哈爾濱，包圍並且截斷中東略。第三步，日本軍隊就開進哈爾濱——這是美國領事調停的結果；當然，

有這些手段，都是明白的向蘇聯挑釁。而且這正在國聯調查團將要到滿洲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的用意，無非是要「表示滿洲的不安狀態，以造成日本軍隊繼續增加的藉口……對國聯調查團說：佔據滿洲的日本軍隊和當地的白俄隊伍是「文明的守衛」」：（四月十五日蘇聯政府新聞報社論）。這是進一步促進帝國主義的列強準備開始反蘇聯鬥爭的手段！

「日本帝國主義者如果以爲蘇聯的和平政策是一種怯弱表示，是不能夠保衛自己邊界的表示，那他就大錯而特錯了：……蘇聯絕對不許任何國家侵略他的境土，也不能夠容許任何人在他的領土以內成立什麼緩衝國。爲着保衛領土的完整，蘇聯的勞動者將要盡力保衛自己的國家！」（眞理報十六日社論）

蘇聯的無產階級也將要有充分的力量，充分的信心，用自己的羣衆的鬥爭，打破日本和列強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陰謀。尤其是日本和中國的工農羣衆，要動員自己的力量，爲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也就是爲着反對進攻蘇聯的戰爭而鬥爭！只有機會主義者，才會把蘇聯的和平政策，解釋成爲蘇聯無產階級的怯弱，說什麼如果發生反蘇聯的戰爭，那就「十四年來成立着的世界革命的大本營，便會立時消滅」！（『研究』第一期之三十九頁）

）。中國無產階級和工農民衆，必須打破這種機會主義的胡說八道，必須堅定的相信國際無產階級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發動偉大的鬥爭，克服一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陰謀！

煙幕中的『民主政治』

平江

在全中國蘇維埃與紅軍急速發展，國民黨反動統治日益崩潰，兩個政權對立更形尖銳的條件之下，全中國工農民衆對於蘇維埃政權的信仰是愈益提高了，國民黨在民衆中的權威是更加破產了。一切反革命派別爲得要維持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近來都很積極的利用他們在野的反對派的地位，大放其『民主政治』的煙幕彈，甚至痛罵一下國民黨的統治，想以此來欺騙民衆，防止民衆的革命化，使民衆對於他們的主張發生幻想，使他們繼續『信仰』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使他們繼續爲地主資產階級的奴隸牛馬，而同時也可以借此來進行反動統治內部的鬥爭。

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吧。那一個不久以前因出賣『民主政治』而取得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長地位，後來因爲『民主政治』失敗而下台的那位孫科先生，近來又大放其『民主政治』的偉論了。他一方面承認『現在中央不能領導全國民衆，無可諱言』，另

一方面『主張速行籌備憲政開始，不必再待訓政形式之終了』。所以他在他的「目前抗日救國綱領」上寫着『於本月十日，由立法院起草憲法草案，提交國民代表大會議決，於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召集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議決憲法并決定頒佈日期』。同時在綱領第六條上寫着：『全國人民，在不危害中華民國，不違反三民主義之原則下，皆得自由組織政治團體，參加政治，均有國民代表大會之選舉及被選舉權』。（均見四月二十五日申報）關於這一條，他更說明道：

『人均知極左者爲共產黨，極右者爲國家主義派，而國民黨介乎兩者間（!?），然左右兩者，其政治主張與三民主義有一部分相同（?!），只要其在法律範圍內活動，則當允許其存在，不當一律目爲反動（?!）』。（見二十六日申報孫科談話）

這就是孫科先生的『民主政治』！這一『民主政治』是在地主資產階級統治之下的民主政治，是在三民主義統治之下的民主政治，他們主要目的是『人民參加政府，人民與政府合作』，因爲『欲負澈底抗日主張，唯政府與人民合作，始能收最後之効果』。這一民主政治的價值是大家早已領教過的了。這當然仍是白色恐怖的屠殺民衆，壓迫民衆革命運動的『民主政治』。這種『民主政治』對於孫科先生是『民主』，可以重新跑進南京政府，榮升爲行政院長或立法院長，然而對

於民衆却不過是新的絞索！

像孫科這樣的主張，在各種反革命派別的刊物，現在是非常之普遍。而且這樣的主張在不久以前召集的國難會議中，也曾經爲一部分「學者」「名流」所提出。那位在『九一八』事件之後，以大喊『農工大衆』而取得國難會議議員地位的『社會與教育』派的陶希聖先生，與那位編輯『讀書雜誌』而著名的AB團（卽反共團）領袖王禮錫先生，實際上就是孫科先生的綱領的附從者。

陶希聖先生在時代公論創刊號『國民戰與國民代表大會』上很明顯的寫着：

『以須訴求於國民大衆，才能貫澈對日的戰爭。

『必須有國民大會的支持，才能於金融資本停滯中樹立政府的基礎。

『必須有國民大衆共赴戰場，才而作持久戰，打開最後的出路。

『爲訴求國民大衆，政府應召集國民代表大會。

『此國民代表大會，必須以能執行武裝，能供生命，能以現實的勞動生產支持政府的大衆代表組織之』。（第九頁）

陶希聖在這裏對於國民代表大會的解釋是非常清楚與明瞭。這是能執行武裝，能供生命，能給勞動以『支持政府』的大會代表所組織的。誰反對政府，誰不願爲政府拚命，誰不願爲政府剝削，那當然誰就不是「國民」！

王禮錫也很清楚的寫道，國難會議

「廣泛引進民衆的力量，使民衆有其赴國難之途徑。『民意代表機關』就是引進反帝民衆偉大之門。國難會議應當集中於民意代表機關的爭取」。（時代公論第二期，十三頁）

至於這些先生們，對於共產黨的態度，那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們一方面竭力幫助反日暴動的所謂『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即托陳取消派，盡量使他們的活動能夠合法，給他們以出版與發表反對蘇維埃與紅軍，反對共產國際，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書籍與文章的可能（讀書雜誌上近來充滿了取消派反對所謂『幹部派』的論文），而在另一方面對於爲了推翻國民黨而爭鬥的中國共產黨，則利用一切方法實行破壞。在國難會議席上，討論『綏靖』問題時，這些先生們當然給蔣介石出了不少的主意！

對於共產黨的態度，這些先生們也是同孫科先生完全一致的！

再其次說到那些主張『接受孫總理的革命精神』，『建立農工小市民的革命政權』的第三黨（又名『國民黨革命行動委員會』派）的先生們。這些先生們，近來大吹大擂的發表了他們的政治主張，而且出版了他們的機關雜誌新創造。只要誰有時間去一讀蕭淑宇先生的似通非通，又臭又長的大作，那立刻可以看出，這位新從德國回來的先生的主張，實際上同孫科的主張完全一致的！

蕭淑宇在他的『今後中國的政治路線』一文中，東拉西扯說了一大頓之後，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民衆應該如何去負起國難，和担當復興中國民族的責任呢？』他自己回答道：

『第一，廣泛糾正以前認識錯誤，不要盲目的依賴政府，不要以爲革命已經成功，不要以爲軍閥，官僚，買辦能愛國，反過來應該要求自己參加政治，自己參加革命，自己組織武力。第二，應該用自己的力量，實行監督政府，改組政府，使以後改正認識和行動的錯誤』。（新創造，創刊號，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原來蕭先生的『農工小市民的革命政權』是用來監督政府，改組政府的。這一『政權』也者的主要目的，當然也不過是實行『官民合作』的一種方法，同孫科，陶希聖，王禮錫等的國民代表大會當然沒有絲毫區別的。

這位先生同孫科一樣，說到蘇俄問題之外，對於『中國共產黨問題』也有同樣的意見。他對於這一問題主張：

『A將現有的紅軍改編，受國軍同一待遇，以後發生變亂時，以對付其他的叛兵的辦法的，對付之。

『B准共產黨公開組織在野黨，但不得有暴動行爲，對於一切違反治安的行

動；按照法律與政府的法令裁制之。」（同上二十二頁）

照法定手續應付之」。（同上二十二頁）

這位先生的話，眞不免有些滑稽，因爲像他這樣的意見，與其說他是意見，還不如說他在放屁，因爲他在這樣明明知道，打倒國民黨的工農紅軍決不會受國民黨的改編，爲推翻國民黨而鬥爭的中國共產黨決不會停止推翻國民黨統治的一切活動。所以他的結論，當然同蔣介石陳濟棠不會有絲毫的區別，就是對於共產黨與紅軍只有屠殺與「圍勦」。從這裏可以分明的看出這位主張農工小市民的革命政權的蕭先生實際上同樣是工農民衆的劊子手的現政府的擁護者！

除此之外，那個代表江蘇銀行家，資本家，豪紳地主集團的國難救濟會派的機關報申報上的言論，差不多也是如此，在該報「評二中全會」的時評上，很清楚的寫着：

「曰「積極設置民意機關，培養民主政治之基礎，」自國民黨主政，早已無民意可言，今猶曰民意，當不能認爲黨政府漸有覺悟之表示。猶是所謂民意機關，究何由而設置乎？國民會議，固亦曰民意團體也，國民會議果能代表眞正民意，而民主政治之誠意，則民意固不必求之於指派之手續。國民黨如有接納民意實現民主政治之誠意，則民意固不必求之於指派之手續。際此國難日亟明知一黨之力不能打破難局

，則亟應取消一黨之「狄克推多」，公開政治，予全國人民以參政之機會，予人民以充分之自由共赴國難，政治才有新生氣象，脫徒藉所謂國民會議國難會議等敷衍人民，適見其心勞日拙耳。」（見申報三月十日）

這位彬先生在這毀文字裏，向國民黨跪求撤嬌的態度，是十二分的明顯。國民黨的大人先生們，給我們一點位置，一點「民立」罷！只有這種官民合作，才能「共赴國難」呵！

對於共產黨，這位彬先生說：

「吾人認爲今日之共產黨。不同於明末張獻忠李自成等因緣時會之流寇，彼有嚴密之組織。有共信之主義，有實行之政綱，而又有國際之背景，其產生，其擴大，非爲偶然，卽如普通一般人所想像，共黨勢力之所以日益擴大，爲由於一般窮苦工農之盲從，然而彼窮苦之工農，究何從而來乎，政治之黑暗，內亂之綿延，捐稅之榨壓，官吏之敲詐，豪紳之吸吮，於是而國民經濟日益凋敝，人民生計日益窮蹙，民無生路，自挺而走險，是孕育共產黨而且日益助長其勢力者，皆政治黑暗所致也。共產主義，今已成爲一種根深蒂固之學說，世界各國皆可公開討論，其宣播，其流傳，固絕非斷絕其出版物，禁止其研究所可遏抑者也。如曰大舉圍勦可以撲滅，則民不畏死，峻罪嚴刑，將安所施，去年數次圍剿，動員數

十萬大兵，成效如何，或者勦之結果，適爲助長其勢力之擴大，何也，軍隊之騷擾，官吏之貪汚，豪紳之誣陷，皆適爲淵驅魚，爲叢驅雀也。

以故吾人認爲今日之「匪」，絕非「勦」所可「滅」，思想不可禁錮，亦絕非禁錮所能阻遏，欲言「綏靖」，必從澄清政治建立適合大多數人民之利益之民主政治着手，民主政治建立，由解決土地問題，進而建設非資本主義之民生主義的社會，而後民乃得生，社會乃得繁榮，社會秩序乃能永久安定，除此而外，吾人誠未見綏靖之道，如其有之，應亦不過殘民以逞耳。」（四月十二日申報時評「論綏靖」）

這位彬先生也是聰明人，他知道對於蘇維埃與紅軍，對於共產黨用屠殺壓迫的方法不但不能生效，而且「適爲助長其勢力是擴大」，所以他更提出了一個方法來消滅蘇維埃與紅軍，來補充屠殺壓迫之不足。這一方法，就是實行民主政治！而且還要「由解決土地問題，進而建設非資本主義之民生主義的社會！」

要在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之下，要求召集「國民代表會議」，要求「廢除一黨專政」，要求給他們一點「民主」的位置，好使得他們更能出力的來擁護這一統治，另一方面，要國民黨除了壓迫與屠殺革命運動與革命民衆之外，再用一點「民主政治」的烟幕中的民主政治的內容。這一「民主政治」的欺騙：這就是烟幕中

幕，主要的是爲得要用來反對眞正民衆的——工農兵的代表會議與工農紅軍。同時也爲得要反對共產黨。他們是想拿這一虛僞的地主資產階級的民主，去反對蘇維埃政權下眞正大多數民衆的民主！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更『左』的騙子，經常的做着欺騙，等待別的騙子不能欺騙時好遞補上去。這類騙子，是『社會與教育』派。這一派自從空喊『工農大衆』之後，胡一源卽代替了他的陶希聖榮升爲國難會議會員，自辦『時代公論』之後，胡一源卽代替了他的位置。

這位胡先生近來不斷的發表痛罵國民黨的論文，并且大喊，要『推翻官僚的統治而代以民衆的政權！』

使政治不爲剝削者的手段，而爲勞動民衆的工具，不爲營寄生生活的遊民階級的生活機關，而爲全國民衆在生產過程中之一齒輪。』（社會與教育七十一期下半期『論黨治』）

還有另一位叫做易非其人者，在他的『取消黨治問題』一文上，也叫喊着：

『現在內政和外交，是一件事物的兩面，外交的解決，須以內政的解決爲前提，民衆應該用自己的力量來推翻現政府國民黨的統治，代以反帝國主義及反軍閥官僚的民主革命政權。』（同上，七十二期下半）

但是這些先生們的所謂『民衆政權』，究竟是什麼政權呢？胡一源在他的『國難

會議中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中說道：

遲遲，勦匪，救災三事——（洛甫），敢一侮，亂人意，次在只簡單的要求國民黨政府問其責任之所在。我們不要辭費，多言徒還我五年前中華民國來！』（七上半期，五年前的北京政府，原來就是胡一源先生的『民衆政權！』

在另一方面，他們對於中國蘇維埃區域，同國民黨一樣，把他們稱爲『匪區』。他們對於共產國際與共產黨，則登載托洛斯基的幾篇論文，利用這一只反革命資產階級的走狗，向着共產國際與共產黨狂吠。這眞是一個惡毒而又聰明的方法！

除了『社會與教育』這一騙子之外，當然還有著名的上面所說的托洛斯基與陳獨秀的取消派，關於這一派的著名的『國民會議』的『民主』的要求，與他們對於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汚蔑與攻擊，我們已經一再論及，在這裏不再重復了。

明確的，清楚的揭破一切這些欺騙，是我們黨目前的一個重要任務！

四月三十日

論中國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

一　中國工農民主專政的過去與將來

洛甫

在中國蘇維埃運動急速發展的過程中間，對於中國蘇維埃政權發展的前途，實有最嚴重的意義。

關於中國蘇維埃政權發展的前途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上最明確的寫着：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根本法（憲法）的任務，在於保證蘇維埃區域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和達到它在全中國的勝利。這個專政的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餘，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貧農羣衆在它的周圍，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第一條）

可見中國蘇維埃政權，是工農民主專政，是工人與農民的政權。它在目前所要解決的是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它的前途是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

共產國際在一九三〇年在『中國問題決議』上也分明的寫着：

『一九一一年的革命階級和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都沒有完成，民主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的任務沒有解決，所以新的革命高派的時候，革命仍的保存着以前的任務：消滅帝國主義統治，取消地主私有土地的制度，打倒地主資產階級的聯盟，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所有這些任務，就規定中國革命的當前階段，是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

『然而中國革命和普通民主資產階級革命動力的成分，不但因爲工人和農民，已經不是同資產階級，更不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都要直接反對資產階級，而去執行民主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的任務。中國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持殊性還在於：他的勝利就要開闢社會主義發展的前途。所以當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托洛斯基陳獨秀主義者的取消派說中國的蘇維埃政權，是農民的蘇維埃，這當然無非爲的要污蔑蘇維埃爲的要反對蘇維埃、要證明這種蘇維埃的不能存在。然而事實上、如若在中國各省的蘇維埃政權，在它統治下有五千萬人口的蘇維埃政權，沒有工人階級的堅强的領導，它決不能那樣在同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決戰中間，得到不斷的勝利與鞏固，它決不能有那樣堅固的團結力量與覺悟程度，領導全中國民衆去爲了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統治而戰爭。』

共產國際雜誌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社論上，曾經這樣的說：

『中國現在所存的蘇維埃（雖然牠們還沒有把自己的政權普及於國內的各個工業中心），無論如何不能視爲只是農民的蘇維埃。如果這樣看法，那麼這無異於只看到現象的表面而已。還在一九二七年中國無產階級經過共產黨在政治上已經形成了農民的要求，規定了土地革命與反帝國主義革命的綱領，同時又提出了根本重要的口號，如要求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土地給農業工人，貧農和中農，然後進而（在蘇維埃政權在中國決定一切的領土內鞏固起來的時候）國有土地。無產階級經過了自己的先鋒隊以及直接的派了自己的最好的隊伍爲紅軍中英勇奮鬥的部隊，而集中了農民散慢的遊擊隊，造成了和造成着紅軍中自己的工人的共產主義指揮的骨幹，造成了和鞏固着無產階級紀律，那麼紅軍也許不會有最偉大的勝利了。中國無產階級經過自己的黨而指導工農紅軍的戰鬥，指導蘇維埃，而且在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無條件的佔有了大多數。』

無疑的，在全國各省發展鞏固着的蘇維埃政權，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民主專政。這一政權，是保障中國民主資產階級革命得到澈底的政權，這一政權也就是眞正的民衆的政權。

列甯一九〇五年這樣回答『何謂革命對專制的澈底勝利？』這一問題：

『對於『對專制澈底勝利』的力量，祇有民衆，如果拿根本的最大的力量來看，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對專制的澈底勝利，』即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第六章）

列甯這樣說了後，更詳細的解釋了這一專政的意義：『且這樣的勝利，定將成爲一個專政，就是說這樣的勝利，必然應當依靠羣衆的武裝和暴動，而不是依靠什麼別的機關——用『合法的』，『和平方法』而造成的機關。這祇能是一個專政，因爲工農所需要的一些急不容緩的改革要實現，必然引起地主資產階級，和專制政府的拚命反抗。要打破這個抵抗，壓倒反革命的企圖，沒有專政，是不可能的，但這自然將是一個民主主義的專政，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這個民主主義的專政是不能動搖（沒有革命發展的許多的過渡的階段）資本主義的基礎的。』（同上）

中國蘇維埃政權，就是這樣的一個工農民主專政，它的鞏固與發展，完全不依靠任何用『合法的』『和平方法』而造成的機關，而依靠工農的武裝，工農的紅軍。它在它所統治的區域內，澈底的消滅了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政權機關，沒收了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把這些土地平均分配給了雇農，貧農與中農。它也沒收了富農的肥田，在他們不反革命的條件之下，給以『勞動份地』。它消滅了蘇區內帝國主義的勢

力，沒收了一切帝國主義者的財產，與進行着反蘇維埃政府鬬爭的中國資本家的企業。它施行了澈底的民主主義，根本剷除了鄉村中與城市中一切亞洲式的與奴隸式的剝削，認眞開始了工人地位的改良及其生活程度的提高。

中國蘇維埃的這一工農民主專政，是像列甯所說的，是民主主義的專政，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却正相反，尤其在農業方面，在消滅地主私有土地制度之後，消滅軍閥制度高利貸剝削之後，資本主義一定要表現向前發展的趨勢。在帝國主義資本家與中國資本家不進行反革命活動，遵守蘇維埃政府的一切法令時，蘇維埃是允許他們的經濟活動的。蘇維埃政府對於沒收來的企業，在目前應該盡可能的避免自己去管理，有時亦可將小企業與中等企業出租，甚至可以將沒收來的小企業出賣。蘇維埃對於商業上的自由是不禁止的。只有在商人投機怠工，實行經濟封鎖，危害供給人民羣衆以重要生產品的時候和地方，只有爲着紅軍需要供給有必要的時候和地方，蘇維埃才可以對那些首先最必須的主要物品，規定最高價格。蘇維埃在目前也不禁止土地賣買，如若這種賣買並不用來恢復過去封建式的剝削的時候。

很明顯的，中國蘇維埃政府目前所執行的，是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澈底勝利，也就是中國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澈底勝利。它的勝

但是正因爲這一工農民主專政，是在中國無產階級直接領導之下，『無產階級不

但對於農民能夠實現思想上的領導，而且能夠實現國家組織上的領導」（國際中國問題決議）。同時在它和帝國主義資本家與中國資本家，以及鄉村富農實行殘酷的鬥爭中，它將要有澈底沒收外國資本家企業的必要，以至不能不去進行主要的社會主義步驟，使這一工農民主專政很快的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

列甯同志在論工農民主專政時，很明顯也說到了工農民主專政的過去與將來。他說：

『革命的工農的民主專政，像世界一切存在的物件一樣，是有其過去與將來的。其過去方面爲專制，農奴制度，君主，特權等。在反對過去這些成份的鬥爭時，無產階級與農民有「共同意志」之可能，因爲他們有共同的利益』。

『其將來的方面——是反對私有財產制，雇傭工人爲反對主人而鬥爭。這裏的「統一意志」是不可能的。因這裏的道路，不是由專制達到共和的道路，而是由小資產階級共和的制度，到達社會主義的道路』。（兩個策略，第十章）

當然，正像列甯同志所說的，在『歷史上具體的事件中，過去的成份與將來的成份自然沒有這樣分明』（同上）。尤其在中國，當工農民主專政在同帝國主義資本家與中國資本家與鄉村富農，實行殘酷的鬥爭的過程中，蘇維埃政府已經要採取重要的

社會主義步驟了。在工農民主專政發展的過程中間，將要包含有社會主義的成份。然而這兩個階級的分別是絕對必要的。領導全中國幾萬萬勞苦的農民羣衆，同他們在一起，澈底消滅帝國主義與封建制度，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完成中國民主資產階級的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目前的戰鬥任務，這一任務對於共產主義者是臨時的與過渡的。

列甯同志關於這一點最明顯的在兩個策略上寫着：

『不理或輕視目前臨時過渡的緊急責任，那便是笑話，是反革命。與專制奮鬥——是社會主義者的一個臨時過渡責任，但若不理或輕視這個責任，便無異對於社會主義變節，爲反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自然只是社會主義者的一個臨時過渡責任，但若在民主革命時期，置這責任於不理，那簡直是反動』（同上）

這樣反革命的，對於社會主義變節的，爲反革命工具的，反動的，在中國，就是托洛斯基與陳獨秀的取消派。這些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把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販賣到中國來，而同時在這貨物上面還貼上了『列甯主義』的封條，想偷偷的推銷到中國的工人階級中間來。然而列甯的這些斬釘截鐵的話，正是針對着這些資產階級的走狗們說的！

中國的托洛斯基主義者，爲得要反對中國的蘇維埃革命，反對工農民主專政，所以說中國民主資產階級的革命已經完成，而同時因爲中國的工業還沒有發展，中國無產階級還非常幼稚，非常落後，所以社會主義革命還是遙遙無期，所以現在只能同『自由資產階級的黨派』（見二月十日取消派『目前的時局與我們的任務』）做做合法的國民會議運動，很合法的，很公開的在『反共團』『社會民主黨』國難會議議員王禮錫等所辦的雜誌上做做公開的合法的反對蘇聯，反對共產國際，反對國共產黨，反對蘇維埃與紅軍的文字上的活動，很合法，也很公開的同國民黨公安局，黃色工會領袖與工賊走狗在一起，破壞工人階級的鬥爭與破壞我們黨的組織！

反革命資產階級先鋒隊的托洛斯基主義者，爲了要反對中國革命，爲了要擁護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統治，自然不能不瘋狂般的反對蘇維埃，反對工農民主專政說：『工農民主專政，他將來在第三次革命中，只能替資產階級開放門戶，讓其絞殺無產階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廣州的無產階級已經在實際上給了這個口號以反駁。我們堅決反對這種反動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我們認爲將來的中國革命及東方革命，只有領導城鄉貧民的無產階級專政，才能保障其勝利』。（見取消派統一大會決議：『過渡時期中共產黨的任務』）看呵！原來在中國蘇維埃區域所實行的反對資產階級富農的工農民主專政，是資

產階級的專政！原來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民主專政，是絞殺無產階級政權！所以取消派併命要中國萬千百萬革命的民衆，暫時停止革命運動，擁護國民黨，要求國民黨召集國民會議，好讓國民黨來絞殺民衆！

現在是『反革命時期』，大家還是安安穩穩的讓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來剝削與屠殺吧！到將來，等到取消派認爲可以起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時，再起來推翻國民黨吧！

請問，取消派的反革命，取消派之爲地主資產階級的忠實走狗，還有比這個更明顯的嗎？！

取消派反對中國目前革命階段中、數萬萬農民勞苦農民羣衆的革命作用是看不到的，取消派對於中國無產階級在這一革命的領導作用也是完全沒有信心的，所以他們的反對工農民主專政，投降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充當他們反革命的工具，對於我們實是毫不足怪的。然而取消派的一切反革命的企圖，爲正在全中國各地發展羣固着的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所打得粉碎了。

然而在我們隊伍內也居然有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爲『工農民主專政在本質上是小資產階級的，它不能具有實行社會主義的任務，他的目標只是在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見布報第四期猶新同志的『論中國革命的轉變』）這當然是偷運托洛斯基主義私貨的最好的例子！

（本節完，本文未完）

湘鄂西省蘇維埃的工作

一　土地問題

第一，蘇區內平分土地的工作，還沒有完成，據不精確統計，漢陽有十分之六，監利有十分之二，江南有十分之五，沒有平分，天門還只平分了兩三鄉，荊南還沒開始。潛江有十分之四，沔陽有十分之四，漢川有十分之五，江陵有十分之四，這一原因，一方面是因爲水災的影響，土地被水完全淹沒，羣衆出外逃荒，確有不便平分之處。同時富農路線爲之障礙，如天門羣衆迫切需要土地，而政府不積極領導羣衆進行平分，漢川漢陽仍然有隱藏富農土地的事，有些負責人說，我們現在還沒有把土地分給誰，羣衆沒飯吃還要土地嗎？特別查清楚不平分，或者說現在羣衆不在家把土地調是江陵潛江已經做了兩個月的統計調查工作還不來領導羣衆平分。同時有些地方土地

業已經過平分了，而得土地的羣衆還不知道土地的位置（如漢川）以及在水退出後，黨和蘇維埃都未着重提出土地問題等錯誤。

第二，黨和蘇維埃已經認識了這一嚴重性，現已積極開始完成與發動平分土地的鬥爭，依據各地實際情形所決定的辦法，是：㈠在水災區域按已退出土地和在家羣衆數量平分。㈡新蘇區如羣衆組織力量還不能平分時，當先將豪紳地主土地沒收分給紅軍和基本羣衆，富農土地亦在沒收之列，盡可能沒收富農土地，另分給富農壞的勞動份地，加緊澈底平分土地的宣傳。㈢平分土地必須動員羣衆，使羣衆自動手的起來幹。㈣中農土地必須得到他的同意始能變更其土地。現在省蘇已派了一批人到各地發動去了，有些地方已經在進行。

二　堤工問題

第三，水災發生，各地的堤垸無論江堤襄堤垸堤，都打壞得亂七八糟，小潰口不計其數，而主要潰口有江南之陝家垸堤和新廠江堤，有江陵之麻布拐江堤，有潛江之蓮花等江堤，有沔陽之東荊河襄堤和新提到青淮口的江堤，有漢川之同興垸江堤，總計這些沿長江沿襄河堤工修築費共要二新堤到螺山的江堤，有漢川之同興垸江堤，總計這些沿長江沿襄河堤工修築費共要二百五十萬元。蘇維埃曾經動員組織領導羣衆起來修築這些堤工（只新堤到螺山，新堤

到黃蓬山敵人在修），現在已修好十分之三的工程。在堤工經費上蘇維埃發萬水利債券（推銷主要對象是白區商人富農），各級政府每月全部收入抽取十分之三×份，紅×，並組織特務隊到白區綁票籌經費，別着重鼓動羣衆自帶火食來修堤。在修堤的步驟與方法上，是首先集中力量完成江堤，襄堤，堽堤採用大挽和×挽的辦法，對於敵人佔領區域的和赤白交點的堤工則加緊動員羣衆特別是白區羣衆反抗國民黨官廳鯨吞堤款，加緊白軍士兵工作。爲實行修堤而鬥爭，黨及蘇維埃各機關人員採用禮拜六的方式實際參加修堤，對於敵人已在開工的堤工運動，則組織羣衆打入修堤，爭取與鞏固蘇維埃在修堤羣衆中的領導影響。有堤工運動中曾表現出一種不正確傾向，如悲觀失望，依靠，推諉，等待，官僚和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等，黨和蘇維埃還在與這些傾向作鬥爭。我們估計全部江堤襄堤要到六月底才能完成。在堤工運動中蘇維埃還是帝國主義國民黨製成的，反革命之都認識水災是帝國主義國民黨製成的，反革命之言修堤是欺騙的，只有蘇維埃才眞正領導羣衆修堤，爲完成堤工而奮鬥。

三　恢復生產與加緊春耕問題

第四，在生產方面，黨和蘇維埃曾用大的力量幫助羣衆恢復生產，實際解決了羣

衆一部分困難，如在種子上，各地黨和蘇維埃能夠發給部分的羣衆，有的縣發數十石的，有的鄉發十餘石的不等，在耕牛耕具上，縣和中心蘇區都組織有農具製造廠，專門製造鋤頭犂耙等補救羣衆之不及（如監利，沔陽，江陵），在新發展區域內沒收很多的牛交給羣衆了，如省蘇發給各縣的牛就有四百餘頭，同時發展了羣衆志願的犂牛站的組織，在監利和沔陽較普遍，有些區域每一鄉每一村都有這種組織，其他各縣部份也有這種組織，在羣衆生活方面，有部份的羣衆邊湖一帶的組織有漁業合作社，打菱菓等，自然更進一步的反富農鬥爭中解決一部分羣衆飢外則隨紅軍在發展區域進行沒收工作，就渡過了去年各種的飢荒時節。現在約計全湘鄂西種下的春收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佔計這百分之六十的春收，如果能夠保證，可夠羣衆三個月吃，因爲飢荒的延長，在種子耕牛耕具和資本方面，總感很困難，而牛又因走症死得很多，更形牛的缺乏，總計現在全蘇區所差的牛還欠十分之六，還欠耕具十分之四，還欠種子十分之七，目前救濟的辦法是：㈠發動羣衆集股買種子，組織糧食合作社。㈡宣傳災民到白區從鬥爭中帶回種子春耕。㈢多建立與擴大農具製造的組織與廣泛的發展羣衆的犂牛站。㈣羣衆間舉行友誼的借貸耕牛耕具和互助隊代耕隊和競賽隊。㈤愛護與保養耕牛修理耕具。㈥廣泛的組織羣衆的春耕互助隊代，並成立生產委員會專門計劃與領導春耕工作。㈦政府購買種子借貸或

低價出售給羣衆，㈧沒收富農多餘的耕牛耕具和種子。㈨鼓動羣衆學習樂於耕種工作。㈩責成紅軍的游擊隊要幫助羣衆解決耕牛耕具種子的困難而鬥爭。現在蘇維埃還在從宣傳上理論上組織上鬥爭上動員羣衆。

四　反富農鬥爭問題

第五，水災發生後，黨和蘇維埃爲了基本羣衆利益決定了更進一步的反富農鬥爭（其詳已見過去報告），執行的結果，確解決了部分羣衆的生活，紅軍的給養，但因爲黨和蘇維埃領導力的不夠，有些區域形成不分階級的亂鬧，破壞中農聯盟，走到消滅富農細綁吊打逼死富農的事到處發現，因而影響中農的動搖，有的中農自動逃跑到外面去，有的中農逼得反水，因而在黨內發生了不正確傾向，謂進一步反富農鬥爭策略的決定是不正確的，根本懷疑這一決定，而不了解這些錯誤的發生，決不是這一策略的不正確而是因爲黨和蘇維埃領導的正確之所致，黨已經糾正了這種傾向。有些地方的反富農鬥爭，失掉土地的中心內容，專門用現金和糧食（這自然是羣衆當時的需要），不沒收富農土地，有的拿綁票的方式，代替了反富農鬥爭（如漢川天門），過去蘇維埃對這些錯誤傾向沒有抓緊，沒有與之作堅決的鬥爭，在領導責任上沒嚴格的糾正過來，現在仍不免有這些現象，現在黨和蘇維埃關於階級路線問題已有具體決議

，詳見黨四代大會的決議，茲不另贅。

五　紅軍公田與租佃政策問題

第六，過去蘇區每一鄉都有廿至卅畝的紅田，以便分給非蘇區的紅色戰士（包括拖搶的俘虜和別地很遠不能回家的戰士），對於收穫量的處置未詳及討論。現在蘇維埃的決議是：㈠新蘇區要建立紅軍公田，實際平分每個戰士，㈡收穫量以十分查非蘇區的紅色戰士退伍耕種土地時之耕種基金，㈢調之七發給戰士寄回家用，十分之三交蘇維埃保作戰士退伍耕種土地時之耕種基金，㈣每塊紅軍公田，均須插標書明這些公田是交給那幾個非蘇區的紅色戰士。現在已開始進行幷分配參加白軍的士兵的土地（就是他人是蘇區內的在參加白軍），應分得份地後交給他家屬。此外關於租佃問題，黨的擴大會和省蘇土委會均有詳細討論，仿彿在當時把那租佃當着了解決羣衆的種作困難的主要辦法，減低了羣衆和蘇維埃對於籌辦種作的積極性，現在我們已糾正了這錯誤，指出租佃政策決不是解決羣衆種作困難的中心問題，茲將省蘇決議案寄來，請查審。

六　經濟財政問題

第七，現在一般說來，蘇維埃大都認定了經濟財政工作的重要，都在統一財政節省開支這一策略上想實際辦法，幷有相當成績，如省蘇在二個月前正確收入只一千五百元的海關稅現在積極的成立了十三個海關，每月增到一萬五千元的收入，省縣蘇維埃都按月做工作計劃預算與決算，但因水災特重，土地稅不能征收，仍使財政陷入無法的境地，蘇維埃財政開支唯一的靠杜，還是紅軍游擊隊過去每月每人是發十五元的生活費，現減低到七元，江監沔潛船等，漢川紅軍游擊隊軍事勝利的沒收，與綁票打各縣和紅三軍以及傷病殘廢戰士都只按每月六元生活費標準喫飯，機關工作人員每月只有飯吃，再不另發零用，剃頭洗衣由公家請人共用，而各縣每月還能解交一切現金到省府作用，但這統一財政節省開支的轉變，還未深入到下層蘇維埃中去，現在仍有些區鄉蘇維埃亂浮開支，各自爲政的現象，如天門漢川等縣。

第八，合作社問題，在水災前全區有消費合作社約一百三十個以上，在水災後即減少到現在只九十多個了，其原因是水災奇重和紙幣塌台，這九十多個合作社的社員和社金數量還無統計，蘇維埃在合作社工作上起了相當的領導作用，如將沒收的貨物部分交給羣衆合作社作基金，糾正專門上冊强迫攤收社金和政府工作人員把持等怪現象（當然不能肅清了這些現象），幷發展了生產合作社的組織（如漁業柴林梅子等）共有四十多個，提高了羣衆對合作社的認識與信仰，解決了羣衆部分的生活，調劑了

羣衆部分的物質痛苦，（對於羣衆入社的基金的規定是中農五角，貧農三角，富農不准入社，入社以個人爲單位），但這還不夠，沒有一致在觀念上認定合作社是組織羣衆生活水平抑制奸商調劑羣衆物質痛苦的最主要的方式沒有用很大力量來領導與興奮這一運動，還沒有成爲眞正最廣大羣衆的合作社社員大會，研究合作社的經驗，討論興奮與發展的具體辦法。

第九，蘇區因爲敵人的經濟封鎖和清鄉擄搶，水災的影響，紙票的塌台，商業必然要形成現在凋零的現象，現在各大小市鎮，沒有大的商店（如布舖，雜貨舖……）只是擺小攤子的，開茶館的賣灰麵的，賣小菜的比較還普遍，還比較多，羣衆和政府均形甚感主要的物質的恐慌，如鹽，洋油，布疋，特別是糧食，因而蘇區內的物價昂貴（米賣一串到一串二百錢一升，鹽買一串三四百錢一斤）商人幷且隨時可以提高物價，蘇維埃未曾設過法來抑制，同時各地物價高低不一致，政府未注意統計工作，考究這些原因，對於保證中小商人自由營業的政策上未堅守，羣衆把商人貨物鬥爭了，所謂向「富農鬥爭」，政府不僅與這些左的傾向作鬥爭，甚至有些政府還領導羣衆來做侵犯商人營業自由的行爲，特別是亂折商船，使更形成了白區商人怕攏赤區邊，就更引起蘇區不敢營業，有的停業，有的跑到白區去營業，更減少了商人的中間作用，赤區的物質的恐慌，蘇維埃組織有國家商店（省及各縣政府都有這種商店），然而貨

物的主要來源都靠着沒收，未加注意怎樣從外面購買好多日常品進來調劑羣衆，因而很少起得抑制商人投機事業的效力。

第十，蘇維埃所規定的稅共有三種，土地稅營業稅海關稅，土地稅是按田畝的收獲量與農民的階層收稅，以全年計算，分春秋兩季繳納，營業稅分行商坐商兩種，坐商以貨物與流通資本爲標準，征收累進稅，行商以流通資本與採辦貨物的總價征收統一的關稅，出口入口均以三十元起碼，征收百分之一，如只經過赤境的白區商人。而資本上五千元者，關稅須根據累進稅的營業稅比例征收，爲了使白區糧食源源運進赤區，免收糧食船的稅，因爲羣衆生活的飢荒，現已決定今年春季凡屬是去年的水災區域免收一屆土地稅，茲將三種稅收比例表列下：

一 土地稅

成份	征收起碼	百分比
富農	一〇〇元	百分之一五•
中農	一〇〇元	百分之二五•
貧農	一〇〇元	百分之三• 或免稅

二 營業稅

資本	稅額比
資本	稅額比

五〇—一〇〇	百分之二•
一〇〇—二〇〇	百分之二•五
二〇〇—四〇〇	百分之三•
四〇〇—五〇〇	百分之三•五
五〇〇—六〇〇	百分之四•
六〇〇—八〇〇	百分之四•五

三　海關稅

A赤白區域輸出入率：

種類	征收標準	稅率
普通物品	價格在卅元以上	百分之一
奢侈品	同上	百分之五
糧食入口	不論價格	免稅
油鹽		減半

八〇〇—一〇〇〇	百分之五•
一〇〇〇—二〇〇〇	百分之六•
二〇〇〇—四〇〇〇	百分之七•
四〇〇〇—五〇〇〇	百分之八•
五〇〇〇—八〇〇〇	百分之一〇•
八〇〇〇—一〇〇〇〇	百分之一二•五

B白區運到白區經過赤區的稅率：

種類	征收標準	稅率
普通貨物	價格在卅元以上	百分之一
同上	價格在五千元以上	累進營業稅
奢侈品	不論價格	百分之五

【附註】粮食油鹽包括在普通貨物之內

給養，軍事設備，救濟被迫羣衆及各種開支浩繁（紅軍），以致紙票的發行超過市面的需要，充滿市場，農產品缺乏，羣衆拿着紙票買不出東西，所以在市面不能行使。現在省蘇曾

用很大力量收回了六十多萬，準備在春收後逐漸設法完全收回。但銀行會在羣衆中已發生一些不好影響了，害了我們羣衆說：蘇維埃發了紙票又不收回，有的縣份已成立了小規模的織襪廬席農具廠等工廠，省蘇本身建立了一個實業工廠，專門打草鞋廬席。

七　文化工作

第十二，現在各地對於文化工作比較注意，省縣蘇維埃都建立有文化本身獨立工作，並有工作計劃，經常舉行會議，討論實際問題，俱樂部，識字班，讀報班，演講所，新劇團，工農夜校，以及列寧小校，各鄉及中小蘇區的地方，都有這種組織，但形成空洞機關，因水災關係，實際來參加這些組織識字讀書的羣衆較少。對於放足運動，確因羣衆要出門逃荒便於灰色，各地仍有纏足的現象，還有個別地方，秘密燒錢紙，敬神，接元帥公公燒香。各縣均不定時的辦有教師訓練班，訓練文化人材。省縣編有工農讀本一類的書籍，過去因無教本，勢逼文化私塾採用三民主義的教本，甚至讀孔孟諸書（這主要的是我們在羣衆中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好）。文化工作固有相當的建立，但最大缺點是文化工作失掉了中心，對於羣衆中的政治鼓動做得很少，眞正廣

大羣衆的識字運動，俱樂部的工作也沒做到什麼。

八　勞工委員會工作

第十三，從過去到現在，蘇維埃是取消勞工委員會的工作，把改善工人待遇減時加資，……等等工作，當着是工會的專有任務，未眞正去實現勞動保護法。現在雖說省和縣成立勞委組織，還是一塊空招牌，沒有工作。固然工人生活是比前改良了些，大半是蘇維埃的命令來代替工人的鬥爭，現在蘇區工人每天工資一般的還只一串八百到二串四百錢，仍然個別發生雇主開除辭退工人的事，蘇維埃，很少對於這事的過問，就是在蘇維埃各種企業內的工人，如省蘇之兵工廠，被服廠，醫院實業工廠等也還沒大部份的執行勞動保護法，企業的負責人還是站到簡單裁汰冗員上面時常辭退工人，因水災關係，政府經費困難，企業中的工資每月六元到十五元的數目，不過星期日休假完全執行了。工農監察委員會的組織，各縣還沒建立，省蘇只是有這樣幾個兼差的委員，根本沒有工作。

九　災民工作

第十四，湘鄂西的災民計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數量，各地蘇維埃未曾注意這一廣

大的羣衆工作；沒有了解目前政治形勢的特點，災民羣衆確是推動白區工作發展蘇區的偉大力量，不去實際組織與領導幷武裝災民出外，只坐到機關裏面空叫做計劃和不肯派忍苦耐勞的得力幹部領導災民，有些被派的幹部反而起反的作用，幷有反革命組織從中進行反革命宣傳，專門陰謀搗鬼（此事還未查覺），因而災民羣衆在各地發生不分階級的亂鬧，損及基本羣衆利益，阻礙革命的發展，打罵綑送政府負責人，包圍政府，與紅軍游擊隊衝突，到白區與當地羣衆對立仇視互相撕殺。蘇維埃對於這些錯誤現象，未曾力加糾正，作無情的鬥爭，大半是採取聽其自然的態度，雖省委省蘇指出災民工作的重要性，力求克服這些錯誤，各地轉變仍然不夠，仍然發生這些錯誤現象。現在的辦法詳見省委對於災民問題的決議。

十　蘇維埃的改造

第十五．各級蘇維埃從開始平分土地起直到現在，均經過幾次的改造，雖說驅逐了不少的富農腐化官僚分子，吸引了很多的工農來參加政權，得到了成份上的改造，但是富農腐化官僚份子仍然沒有澈底肅清，參加蘇維埃的中農成分很少，雖說工作方式上逐漸走向有計劃集中指導的道路，但事務主義的精神仍然是一個總的現象。雖說工作是接近羣衆了些，但是脫離羣衆命令羣衆的毛病仍然時常發現，一切轉變還只是

停留在上層蘇維埃，沒有深入到鄉蘇維埃，並且一般的說來，蘇維埃的改造不是鬥爭中的改造而是一種和平主義的改造，現在要繼續加緊改造運動，抓住平分土地春耕堤工這幾個中心鬥爭任務來進行蘇維埃的改造。

十一 黨對蘇維埃的領導

第十六，黨號在蘇維埃中成立有黨團，可是黨團好久不開一次會，如省蘇過去三四月不開黨團會，甚至有不在蘇維埃中成立黨團的（如潛江縣政府），黨團好久不向黨作工作報告，黨也不檢查黨團工作，有什麼事也不經過黨團便直接命令蘇維埃機關照辦。同時蘇維埃自己不建立獨立工作，有事就找黨解決，黨也就替蘇維埃包辦下地，這種黨包辦命令與代替蘇維埃工作的現象，確很普遍。蘇維埃的委員大都是黨員，非黨羣衆很少，不派得力幹部到蘇維埃做工作，不注意蘇維埃工作的指導，也是普遍的現象。

十二 蘇維埃組織系統

第十七，省蘇維埃是經濟，土地，財政，勞動，文化，社會保養，工農監察，軍事，裁判，十個委員會，由執行委員會推舉十一人組織主席團，領導蘇維埃的一切經常工作。此外成立政治保衛局，由主席團指定專人負責，專於懲辦反革命，成立祕書處管理各委員會文件兼管統計工作。縣蘇則成立赤衛總隊部（不成立軍委），把勞動

與工農監察，合併爲勞動監察委員會，主席團由七人至九人組織，其組織與省蘇同。區蘇則有行政，土地，經濟財政，文化，人民法庭，赤衛大隊部等組織。政治保衛工作則設一國家政治保衛局特派員。鄉蘇則有行政，人民法庭，財政經濟，土地，文化，赤衛中隊部的組織，鄉蘇執委推選三人爲主席團。自三次大會後各級蘇維埃都是根據這一組織系統組織的。現在省縣區鄉又增加了一個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的組織。這樣的組織系統是否適宜，請指示

第十八，省委最近對省蘇黨團工作討論的總結

第一、對堤工生產工作，盡了領導作用，能夠想出辦法來克服困難。

第二、統一財政節省開支，引起了下層的重視，本身增加了財政正確來源，各縣還能供給省府財政，在財政上確有轉變。

第三、文化工作，在社會教育與國民教育上均有相當建立。

第四、工作日益接近實際，日益接近羣衆，在工作方式上走向有計劃與具體指導的道路。

第一、乙、在工作上的主要缺點：

一、對生產工作做得不夠，現在蘇區內已很多土地沒有耕種。

第二、在水退出後，未嚴重提出平分土地的問題，未加緊領導新舊蘇區實際進行平分土地的工作。

第三、沒有把合作社的工作當作蘇維埃組織羣衆提高羣衆生活水平調劑羣衆物質痛苦的最主要方式，對合作運動領導不夠。

第四、各級蘇維埃中，仍有階級異己份子潛伏着，在工作上表現官僚命令主義的存在，沒有繼續加緊蘇維埃改造運動。

第五、對於勞工委員會的工作取消觀念，仍未能成爲羣衆中眞正政權的核心。

第六、蘇維埃與羣衆的聯系還不十分密切，仍未能成爲羣衆中眞正政權的核心。

第七、在鬥爭中許多不分階級的錯誤違害了中農利益蘇維埃未與之作堅決鬥爭。

第八、沒有發展自我批評的精神，尤其沒有發展羣衆對蘇維埃的批評。

第九、對災民工作是忽視的，沒有實際加緊災民中的領導發動災民到白區去參加鬥爭。

第十、在省府本身的工作方式，還是陷於事務主義，未眞正完全建立各部門的工作，所定的工作不能按時檢查，有些工作陷於敷衍狀態。

丙、省蘇今後的工作任務

第一、繼續努力對堤工的領導，廣泛的領導羣衆自帶伙食來修堤。

第二、來努力去實際佈置災民工作，成立災民鬥爭委員會和計劃指導災民工作。

第三、繼續擴大生產運動，要切實想法來幫助羣衆，解決耕牛耕具種子等困難，加緊春耕工作。

第四、趕快領導羣衆起來分配新蘇區的土地完成老蘇區的平分土地的任務。並派幫助與檢查平分土地的土地。

第五、立即建立勞工委員會工作，切實實現勞工保護法。

第六、建立工農監察院，眞正發展羣衆對蘇維埃的批評，舉行工作上的嚴格檢查，首先從省再及於各縣。

第七、加緊合作社運動的領導，溝通輸入與輸出，在最近要召集一次湘鄂西合作代表大會。

第八、要實際加强對土地文化經濟財政各部委員會工作領導，要建立統計工作。

第九、以最大力量轉變機關主義，事務主義的工作方式，建立羣衆運動的方式。

反對命令主義，又要反對脫離蘇維埃的領導。

第十、培養與提拔下層的積極的非黨羣衆的工農幹部來省蘇參加實際工作。

第十一、抓住現時政治任務來繼續加强改造蘇維埃的運動。

第十二、加緊巡視工作，要了解下層實際情形，建立與下級工作親密的關係，工作要深入到鄉蘇和羣衆中去。

第十三、加强工農日報的領導，建立各地工農通信員和讀報小組。

第十四、特別在工作中加緊兩條戰線上的鬥爭，肅清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要吸收中農和非黨羣衆來參加政權機關。

湘鄂西省委　二月二十五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31-40
作者=
页数=1000
SS号=0
出版日期=

目录
正文